

目 录

-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
..... 曹天生 张琨 何英玉 合译(1)
- 驻俄日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报
..... 刘俊 整理(62)
- 第四次旅法华工情形报告书 李 骏(113)
- 与五卅运动有关的北戴河华人信函
..... 刘蜀永 搜集整理(151)
- 四川续备军规则 耿来金 整理(153)
- 沈钧儒收文录(1937—1939 年) (161)
- 赴莫斯科谈判日记(1945 年 8 月) 王世杰(205)
- 蒋介石、宋子文等关于处理河北平津敌伪
产业的指令
..... 天津市档案馆供稿 张秀芳 整理(215)
- 审判细菌战诉状(下) 张唤民 译(223)
- 张国淦先生传略初稿 周家骏(260)
- 《天禄琳琅正编》亡失旧闻钞 祁龙威(268)
- 六枝汉族丧葬仪式补遗 刘成学(273)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

曹天生 张琨 何英玉合译

说明：巴拉第（1817—1878），俗名为彼·伊·卡法罗夫。十九世纪俄国的汉学家、修士大司祭。1849 年来华，为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第 13 班的修士大司祭，1858 年换班返俄，在北京共住十年。

巴拉第返俄后，整理出版了他 1858 年的日记。该日记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中美、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幕后一些细节情况，同时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沙俄对华政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日记是俄《外交部通报》1912 年第二部的单行本，由圣彼得堡 В. Ф. 基尔什巴乌姆印刷厂 1912 年印行。本译材料就是根据该俄文本译出。在翻译时我们作了一些技术处理：1. 本材料译自俄文，但原文中个别地方为拉丁文的或可能会产生歧义的地方，录入原文，并加以注明。2. 个别地名、人名限于条件查不出来的，作音译处理。

【原出版说明：】

上个世纪的汉学家、修士大司祭巴拉第（Паладий）^① 的日

^① 俗姓卡法罗夫。参见布罗加乌兹和叶弗隆（音译）编撰的百科辞典。此为原书注释，以下凡未注明者均为原书注。

记已在 1860 年的《海军文集》月刊（第 48 期第 408—509 页、第 49 期第 88—105 页）上出版过。

但是，在校对保存在圣彼得堡外交部的这位已故学者的手稿原文时，发现漏刊了整整 17 天的笔记，还删减了一些内容。

日记所写的时代，正是俄罗斯远东政策的过渡时期。我们认为，由此而引起的特别的兴趣，和亲身参加谈判的作者崇高的声望，足够成为完整出版这本日记的理由。^①

皇家圣彼得堡大学编外副教授：А·И·伊万诺夫

1 月 17 日 今天颁布了中国皇帝昨天关于欧洲军队占领广州事件的圣谕。皇帝怪罪于广州总督叶名琛^②，指责他不和别的广州高级官员们商量就自作主张，与欧洲人打交道办事不力。叶名琛人不在北京，就被撤了职。接任广州总督的是前任直隶总督黄宗汉^③，并且，他还将作为全权大臣与欧洲人谈判。黄宗汉将走海路到广州，以便收集到所需的关于当前事态的情报。

叶名琛出身名门，家族中出过一些大官和学者。他以正直和实干著称。这些优秀的品质现在在中国已很难得了，因此他被派到广州担任了一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职位（即广州总督——译者注）。在“亚罗号”^④的不幸事件中，他本就应该像一个仇恨英

① 有关日记中提到的人物生平情况由 А·И·伊万诺夫和 И·И·杰斯尼兹科夫提供。

② 叶名琛（1807—1860），出生于湖北省，以严酷打击太平军著称。奉命到广州任职后，挑起了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广州沦陷后被英国人俘虏，后死于加尔各答。

③ 黄宗汉接任广州总督前为四川总督。——编者注。

④ 欧洲型号的船身，中国的圆材（桅杆、帆樑、系艇杆的总称——译者注）和帆。船员通常是在欧洲人指挥下的本地人。“亚罗”的名称是殖民者从南美传到中国的。这里所提的“亚罗”号，中欧的第一场战争就是由于中国人扣留此船而爆发的。

国人的真正的中国人那样做。民间传闻添油加醋地把广州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说叶名琛已被俘，现正被囚禁；有些人甚至想象出，英国人抓获了自己的对头后把他从船上扔到海里去了。关于叶名琛被俘的传闻在北京传了很长时间，与其说它让人忧虑不安，不如说它使人感到奇怪好笑。

在关系紧张时期，“亚罗号”事件成了中欧之间争执的导火索。面临着财政危机和国内大规模起义的满洲人，能够采取什么办法与欧洲人对抗呢。如果广州事件不发生，北京政府可能还在应付国内的造反和骚乱。但是现在，和强大的欧洲联军之间的力量悬殊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整个王朝面临的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了。看来，不是他们执迷不悟，而是满洲人的灭亡在劫难逃了。老皇帝至今病得仍很严重，缺乏深谋远虑的军机处、亲王和大臣们掌管着事务。年轻的皇帝^① 调动不起政府官员们的活力，也无力维持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

2月17日 收到我国内阁从俄罗斯发给本地俄罗斯馆的公函，终于宣布将来一个新的布道团换回我们。在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焦虑不安的等待中，在中欧纠纷不断发展中，我们在北京白白呆了一年，毫无收益，我们很高兴接到这个把我们从中国牢笼中解放出来的消息。新的布道团在边境上的滞留，当然会对这里有些影响，但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为了收到彻底的成效，应该先不派新的布道团来，只召回原先的这一个，这样也不是特别好。不管怎样，这种不彻底的办法，除了让我们政府多费开支和使蒙古人受损失外，还是没有什么用处。

2月27日 广州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出来。——理藩院命令我把葛罗男爵^② 于公历2月11日从广州发给大学士裕诚的

① 咸丰（1851—1862）。

② 法国公使葛罗（或译为葛历劳士），布郎·简-瓦德特斯梯-路易斯（1793—1870）。

外交报告译成中文。同时，普提雅廷伯爵^① 1月27日（公历2月10日）从澳门给清军机处的两个文件也被送到俄罗斯馆翻译。还没有关于英国和美国外交报告的消息。葛罗男爵的报告措辞彬彬有礼，但语气很坚定，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实质和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政治、贸易联系的必要性后，他赞同英国全权大使的意见，为新的条约提出七个条款：1) 在北京设常驻大使，或者至少要在特殊时期往北京派遣委托人；2) 开放中欧通商新口岸；3) 欧洲人在中国境内可自由游历；4) 在中国信仰基督教自由；5) 中国境内产品贸易自由；6) 取消中国境内关税；7) 补偿军事开支和损耗。葛罗男爵要求北京派遣全权大臣公历3月底去上海谈判。

普提雅廷伯爵在自己的第一份文件中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邀请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参加将举行的谈判，并且提出三条要求：1) 自由地、毫无阻碍地同北京交往；2) 扩大贸易；3) 信仰基督教自由。伯爵也坚持要求北京派全权大臣去上海。伯爵显然没通知别国的全权大使们有关他的第二份文件的内容，这份文件提出要沿阿穆尔河左岸和乌苏里河右岸重新划定边界线。这样一来，在后一条河的源头附近发现了另一条河后，海岸这边就都划归我国了。屯居在萨哈林—乌拉的满洲居民从阿穆尔河左岸移居右岸的费用，用伯爵的话说，俄罗斯准备自己承担，并且除此之外，给中国金钱上或别的方式的补偿，最好两国之间在伊犁地区的边界也能像这样清楚地划定。

① 海军上将。叶甫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提雅廷伯爵（1803—1883），参加过那瓦林战斗和征服高加索的战争，远征过土库曼，是俄罗斯在里海阿斯特拉巴特湾的阿舒尔—阿德岛上第一个海军基地的奠基人。历任驻波斯大使（1842）、驻日大使（1853—1855），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驻华期间还曾三次访问过日本，又与其缔结了两个条约：长崎条约（1857）和淀川条约（1858）。1861年任教育大臣，并于同年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

我发现，葛罗男爵的外交报告是发给大臣裕诚的。尽管他并不负责国际联系，而忙于处理国内事务，甚至也不是军机处的成员，但仍然可以根据官服和官衔判断他是中国政府头号人物，并深得皇上的宠信。

考虑到欧洲人所提要求的实质，不可能看不出，他们是想掌握即将灭亡的中国，并使中国政府在精神上也受控于他们的意志。这将是个不合时宜的变革。为了防止这种沉重的后果发生，最好让欧洲人限制一下他们的欲望，提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条件。至于伯爵参加谈判一事，大概他有全权帮助欧洲人使中国政府接受他们的坚决要求，但是难道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应付了吗？难道我们这一类人的参加能对中国政府造成什么压力不成？欧洲人在中国称王称霸，我们最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不明白的还有伯爵关于信仰基督教自由的要求。这一条我们得不到也无所谓，它显然是想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我们很少收甚至从未招收过新教徒，将会无力与天主教的竞争。最好完全不提这个让本地政府如此不愉快的建议，而以后，如果我们已下定决心要引导中国的宣传，可以利用欧洲在中国取得的共同权利。最后，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问题，应该象北京政府所坚持的那样，公正地在原地解决，可却再次详尽地出现在伯爵的外交报告中，难道真的想在上海谈判中讨论这个问题吗？所有这些情况，特别是俄罗斯代表人物与中国的敌人有公开的联系和其所负有的责任，都会对这里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不管怎么说，在和中国交好时，我们不能和别的大国有紧密的来往，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纠纷和自己的友谊。

3月10日 等待已久的理藩院给我国政府关于伯爵两个文件的复函终于送到俄罗斯馆了。像以前一样，第四项条款遭到了拒绝，建议伯爵到阿穆尔河去，为谈判准备的特派全权大臣正在那里等着他。复函中表示，在中欧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

应该破坏邻居间的和睦，也就是说，现在，尤其是我们俄罗斯人，应该维持与满洲政府的睦邻友好关系才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暗示，我们的问题将会在阿穆尔河方面得到渴望已久的解决方法。伯爵现在又将做些什么呢？他不必离开。回函上还提到，为了和欧洲人解释清楚，向广州派去了特派全权专员。当然，葛罗男爵和伯爵所要求的关于公历三月底前向上海派驻中方全权大臣一事绝对不可能执行，因为时间太短，但是可以让黄宗汉顺路去一趟上海，和欧洲人谈判。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北京政府目光短浅，犯了重要的疏漏，它没有重视欧洲人的要求，以为他们还会从上海回到广州。

3月26日 下午我收到参加明天军机处满洲班翻译某个欧洲国家文件的邀请信。因为皇帝现在住在城郊的圆明园里，所以军机处和别的高级机关也暂时迁至那里。我们教会会馆（即俄罗斯馆——译者注）的监察员、理藩院一位叫穆彰阿的官员在那里等着我。我照例没有拒绝邀请，于是今天出发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一个叫海淀的小镇去。我从城西的西直门出城，门外是一条直通海淀的石路，过去这条路上人很多，很热闹，而现在人却很少，死气沉沉的。这个城门附近的运河上有座石桥，很有名，因为最近几年而且现在也有好多一贫如洗的人从桥上往河里跳，也没人救，就淹死了。曾有这样的例子，全家人包括儿童和吃奶的婴儿都投河自尽了。人们偏爱这里，大概是因为这儿的水比别的地方深吧。出现这种事时，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保护这些自杀者。在走过这座桥时，我看到了河面上漂着的无人理会的溺水者的尸体，一路上都很难过。风从尚有积雪的西山上吹来一股冷空气，卷起桥边石路上和郊外平原上的灰尘。到达海淀时天已很晚了，我们在旅店门口好不容易才叫出相识的主人。出于小心，他很早就锁上了大门和所有的房门。不久以前，就在皇宫正门口的这个小镇遭到了抢劫，居民们至今心有余悸。

3月27日 上午7点，我从旅馆出来，坐上马车去皇宫。宫门前有个人工湖，夏天湖里就会开满粉红色的莲花。一条通往皇宫南门的土路把湖分为两半。南墙边铺满了帐篷，好象野战营一样，这是北京大官们吃饭的场所。他们穿着正式的官服，不拘礼节地在露天里吃早餐、饮茶，还有一些人蹲着。平底煎锅的滋滋声，汤沸时的咕嘟声，和茶馆的吆喝声充斥于耳。由私人 and 公家的高头大马所拉的达官显贵们的马车也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过去，来到查房厅。这间又大又空的房子是廷臣们换衣服、吃午饭和过夜的地方。在这里我和穆彰阿见了面。他给我拿了一个令牌，就是一个木牌子，用它可以进宫。我们拿着它进了皇宫大门。这个门后还有一道大门，再之后还有第三道门。像各个房门一样，每扇大门旁都躺着通报员和递送员，他们裹着羊皮袄，睡得很熟，鼾声在我们穿过的小院中回响。从最后一道大门向北延伸着一条长而宽的走廊，走廊里站满了穿着礼服的大官。这里一片肃静，有几个人在悄声耳语。走廊左右两旁各有几扇门通往各机关的临时办公室，而走廊通向一个东西跨度很大的干净的院子。走廊尽头有几间房子，左边的供王子和贵族歇息；右边是军机处的值班房，它们的入口都在院子里。北边正对的是一面东西走向的红墙。在这堵墙后，正对走廊，露出了大厅金色的屋顶，从清晨起皇帝就坐在那里处理政务。这个大厅的门不是正对着走廊，而是有些偏西，门口堵满了一大堆侍卫，都一动不动地站着。走廊里挤满了官员，他们按顺序朝觐皇上。在他们前面，走廊外的院子里站了一堆廷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站在他们排头。他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站了几个小时了，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我们转向右边，走进军机处的满族班。这里有两个干净的房间，站满了军机处的官员们，他们以平常的礼节接待了我。墙后往南是军机处的汉族班，有个专门的入口；往东是军机处官员们会议室的入口。军机处不是正式的官衙，它是由皇帝从著名人士

中选出的一些用于咨询和谏议的人组成的。事态紧急时，亲王、贵族、部长们和首都的高级官员，也将加入军机处。军机处就是北京内阁。军机处现有四位成员，领班是尚书伯夔（蒙古人出身）和尚书彭（汉人）（为彭蕴章——译者注），后者比其他人更富有经验、更精明强干，他的意见总是能占上风。这个人对北京的朝政很有影响力，被看作是被疏远的汉官系统的捍卫者。两个班由来自不同部的官员和皇帝指定的人组成。

过了一会儿，满洲班领班从军机处成员那里拿到一张又长又窄的纸，像藏族人献哈达一样，横着捧递给我。我以为将要看到某个重要文件，却原来是一张从英文香港杂志上剪下的一张纸，上面印着英国和法国的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①和葛罗男爵于公历2月6日发布的传单，宣称将于公历3月10日前，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的河与港口期间，解除对上述地区的封锁，并颁布对广州进行内部军事管理的规则。不知道军机处从哪儿弄来的这份剪下的资料。有的官员小声说，可能是黄宗汉寄来的，但更可能是在那个从上海给华北的基督教主教们运送邮件的中国基督徒的行李箱中找到的，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天津被捕了。

就在我和穆彰阿把文章译成汉语时，疲惫不堪的大臣们进来过好几次，他们摘下念珠和帽子，坐到圈椅里，大口喘着气，似乎刚干完重活。这是轮值的向皇上呈递奏折的军机处成员，他们负责一字不漏地记下皇上和谏议大臣的话，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

译完传单后，军机处立刻把译文呈给皇上。官员们趁空围住

^① 詹姆斯·额尔金和金卡黛勋爵（1811—1863），大不列颠政府在中国的高级专员和全权代表。在此之前曾任牙买加总督。离开中国后任印度副总督（参见《Walrond》，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八世的信件和日记，1873年出版；《Wrong》额尔金勋爵，1905年伦敦出版。）

我，问一些他们似乎不太明白的有关欧洲人的行动和意图。同时他们还向我打听：英俄真的停战了吗？当我作出肯定的答复时，其中一人小声说：“我不会感到奇怪，这以后普提雅廷想去哪就去哪了。”

过了一会儿，尚书带回来一个消息，说翻译已毕，按中国人的惯例以军机处名义请我吃一顿官宴。当然，我拒绝了，在一大群官员的护送下出了军机处。我的同伴穆彰阿本来是无权进这间高级办公厅的，他拿着我的皮包，有些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大忙人的样子。走向走廊时，我发现，宫廷议会的老大臣还站在老地方，已有些恼怒了。当我们穿过走廊时，沉默的官员让出一条道来，这使我的同伴非常激动。我们再次走过熟睡的传信人身边，最后走到扎着帐篷、车马喧嚣的广场，就好象是从黑山洞出来到了天堂一样。已经上午 10 点了，而皇帝的早朝还没结束。无论是在城郊的还是在北京的皇宫里，除了重大庆典和祭祀的日子，他每天都这样高坐在议事厅里。不要完全轻信那些恶意的谣言，似乎皇帝完全不理政事，只沉湎于后宫。实际上，他这么年轻（27 岁），而祖先留给他的只是一个混乱的中国社会，而且还让他意识到无法奢望帝国的繁荣了，甚至连安宁也是奢想；大臣们治理经验的不足，全国普遍的赤贫，所有这些老天爷对历代王朝和官宦阶级滥用职权的惩罚，使他神往一个能暂时忘却痛苦的环境。但是，他仍然掌握着政府机构的中枢，在王公大臣的帮助下，自觉地或不情愿地制定各种政治纲领、颁布各种谕令。据说，如果他能有足够的自由和精力听取新皇后的建议，他就能在她那里得到精神支持。我沉思着，回到住宅，并于当天返回了北京城。

4 月 3 日 到处都在散布关于欧洲军舰抵达天津海岸的消息。这本在预料之中的。将上演一场悲剧，序幕已经拉开。为了能有几天轻闲时间摆脱令人难过的北京印象好好休息一下，我到

城外西北郊区的一个有温泉的道观里住了下来。

4月4日 教会会馆给我一封刚从俄罗斯发来的穆拉维约夫^①写的公函。信中通知我：我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决定与它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普提雅廷海军上将被任命为解决中欧问题的专员；如果北京政府决定请伯爵调停，并委托我传信，那我应该向伯爵转达这个政府的意愿；最终勘定阿穆尔河边界的工作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做。这些消息非常令人高兴，因为：1) 阿穆尔问题不属于伯爵的外交职责范围，成了他当前行动的重要障碍；2) 伯爵应该对北京政府采取和平的行为，成为它和欧洲人之间的调停者，这才是有利的和体面的地位。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调停的实质是什么，它能否让双方都满意？能否会有效？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调停的主意很感兴趣的，但它会不会期望过高以致大失所望？

4月10日 整个晚上风雨交加，直到今天上午才平静下来。早上，我看到周围群山山腰以上部分被雪覆盖着，空气澄净，晴空万里，远处清晰现出沟沟壑壑和河流的曲线，湿漉漉的田野上满是播种者。首都军事行动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了这里，亲军和炮队正向天津出发，抵抗欧洲人的进攻。农民们也在谈论这个现实的话题。

4月11日 晚上俄罗斯馆给我一封伯爵写给裕诚大学士的公函，通知他关于我国政府对中国的和平政策。概括地说，愿意调停中欧之间的纠纷，表达了想和大学士建立私交的愿望，并且要我和一个布道团的成员到他那里去，以便他与中国全权大臣交流。公函里还有一封给我的未封口的信，信中说，如果如伯爵所坚持的那样，容许他来北京的话，请我和布道团中那位刚才提到

^① 东西伯利亚总督（1847年）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1809—1881），1858年签署了《中俄璦琿条约》。

的人员一起去见他。关于阿穆尔他一字未提。不知我们到海边去能对意义不明的调停起多大作用。考虑到我两次收到的信中的授意，而且我也不指望理藩院会主动跟我说这件事，我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他的意见。我准备去跟理藩院说，根据俄罗斯传来的命令，我要申请外出，明天我就回京城里去。

4月14日 回到京城后，我从传闻中得到证实，所有的欧洲人都已到了天津港了。今天，穆彰阿应邀来到我处。我更愿与这个官员打交道，他很得大学士的宠信。当我开始解释天津事件时，发现穆彰阿早已做好准备了。他认为我去天津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向我说明，北京政府希望在伯爵的作用下，英国人能归还广州，并不向皇上要几百万两白银；这两条都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并且全部问题就在于不要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于谨慎，我没有对这两个过分的要求给予任何答复，而只是提醒他，应该先弄清伯爵的意思。

4月15日 我给穆彰阿一封信，信中谈了伯爵此来天津调停的意义，并请求，如果北京最高政府接受俄罗斯友好的照会，就请允许我去见伯爵。穆彰阿没经过理藩院就把这封信送给裕诚，大学士答应把它呈报皇上。

4月18日 穆彰阿送来消息：皇上恩准我去天津，命令穆彰阿和一个理藩院的下级官员陪同。穆彰阿不止一次地坚持先前的要求，而我也只是用原来的托辞。事实上，我并不了解伯爵的意思和调停的程度。显然，他们在遭到几次不客气的拒绝后，突然注意到我国的照会，于是对伯爵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我能促进伯爵积极调停此事，希望我此行能对他们大有裨益。我们决定4月22日离开北京。

4月22日 上午8点前当送行的官员来到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行九辆车上路了。我对到首都东南方那些从没去过的至今仍严防着外国侵略的地方很感兴趣。到通州的石路可能会被

阻塞，所以我们从北京城南的东大门出发，走了另一条更直的路。这样一来，通州就在我们的左边了。出了大门，道路蜿蜒曲折，好象是因循运河以前的河床。路旁是耕地、茅舍和墓地。大概这里就是北京历史上某个时期开辟的从首都往西南接通黄河的引水渠。走了25里，我们在裕家卫（音译，Юй-цзя-вэй）镇上一家宽敞但是住房条件很简陋的大车店里歇了一会儿。从北京往这个方向的旅行非常枯燥乏味而且越来越难走，周围是一成不变、毫无特色的平原，很远就能从小树丛中辨认出来的穷困的村庄，无边无际的田野，无数的坟堆，这就是一路上透过灰尘呈现在已习惯北京西郊和北郊变幻多端的山区景象的旅人疲倦的双眼前的所有景象。除了掉在地下的砖瓦外，我在路上没发现一块石头。勤劳的中国人在从这里向南延伸的广袤的平原上翻地、垫土、耕耘。北京的山消失在春雾里，我不无遗憾地挥别了它的影子，来到这一望无际、毫无遮拦的平原上。走了25里，我们来到很有名的张家湾镇残破的墙边，镇子坐落于白河右岸（以后将经过的所有镇都在这条河两岸）。在以前平静的年代里，它是码头和水陆换乘的地方。小镇被断壁残垣包围着。郊区的海拔比河面还低，一座美丽的小桥把它与镇子连结起来。我们没有进张家湾，而是越过石桥向东南偏南继续行进。这条小河是黄河的古老支流，它流经皇家苑囿，北京南郊的海矾（音译 Хайцзы，今南苑地区），汇入白河。走了一会儿，我们上了堤坝来到白河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它不是很大，河水浑浊，两岸是灰色的粘土坡。这个地方的右岸很陡，在河水的冲击下，渐渐塌陷了。河非常浅，到处都是淤泥的浅滩。几艘帆船逆流而上，还有一只大官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供官员家眷住的楼船，有好多小房间，涂着赭红色。这些船用纤绳拉着前行。官船由十个纤夫拉着，他们把一端系着纤绳的短扁担背在左肩上，跟着领头人低声地喊着号子“哈、呀、嗨”，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我不理解，这

种奇怪的帆船能在象白河这么浅的河里航行，想必是中国人的这种平底船吃水特别浅。在船顶上坐着一些乘客，叼着烟管，安详耐心地欣赏着周围空荡荡的景观。毫不奇怪，以这种方式沿河航行 350 里从天津到通州，最少要 15 天。我们在离张家湾 35 里外的马头镇（音译，Матой）上过夜。我们所住的旅馆在紧临白河岸边的开阔地带，大概，也因此让我们感到有些冷。它象这条路线上的其它旅馆一样，设备简陋——真奇怪在这条路上还有人营业。在此住宿的旅人们在房间墙壁上写满了诗和随感。其中有些表达了离都而去的悲伤，和对挥泪作别的所热爱的人的思念；另外一些歌颂寂寞，等待好天气去河里游泳；还有一些嘲笑旅馆，尤其是这里确实很难闻的水，或者说一些在京城房子墙壁上也能看到的俏皮话。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承受着在中国官方旅行的种种不便，他们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为了照顾和保护我们，旅馆门口整夜都架着由桌椅板凳堆成的防栅，点着火把，还挂着一些灯笼；旅馆周围通宵都有几个巡逻，毫不留情地有节奏地敲着杏木做的声音很响的板子，还敲着铜锣。静夜中可怕的锣声回响在整个院子里。院中还有一个专门的守夜人，他开始不知疲倦地敲几根木棍，但我坚决反对这种安排，于是他不敲木棍了，代之以整夜学驴叫，好让人知道，他没睡着。院子里满是轻便马车和驴子，20 只驴子嚼着麦秸发出的声音像哗哗的流水声一样。我整夜都未能合眼。

4 月 23 日 天没亮，我就叫醒同伴们。院子里弥漫着寒冷而难闻的浓雾。晨曦微露时，我们出发了。道路象以前一样横贯在一成不变的平原上，仍是那些村边的树林和坟丘，左边渐渐显出长长的白河坝的弧线。远处帆船的桅杆指示着白河的流向。我们经常遇到背着沉重的装有紧急外交报告的肩袋的驿使。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从海边来的。离马头镇 17 里处我们经过安平镇旁，又走了 18 里，到了一个大镇，河西务。这条路上经过一个很美

的清真寺，寺顶上不是月亮而是被这里的穆斯林所接受的苹果。这些善于经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后裔散居在全中国，并到处和中国人进行工商业竞争。在河西务歇息一会儿，我们继续前进。又走了35里，经过战略要地蔡村（俄语地名为 Цай-хунь），然后又走了25里到了一个位于白河北岸的著名大镇：杨村。这里是小货船的码头，它们被称作驳船，从天津往通州运送官粮，每艘船装载约二十袋米。这里有4000—5000艘这样的船。杨村还因是海潮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出名。穿过满是店铺的长街，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白河堤岸上。这里河岸平坦，数不胜数运粮的驳船一只接一只逆流而上，它们沿着白河鱼贯而行，直到天尽头，桅杆连成一线，描绘出河流的曲折蜿蜒。沿岸街上都是人，非常热闹。趁着还未和欧洲人完全打起来，人们努力尽快把官粮运上通州。南风帮助运粮船逆流而上，却给我们吹来了一大阵灰尘。我们在南风中又走了25里，停在蒲口镇（今上蒲口）过夜。

4月24日 一大早我们离开蒲口去离此35里远的天津。土地干硬，已有好几天没人管了，但今天却有许多农民拿着农具来了，他们预感到将会有雨，就高兴地成群结队来干活了。我们沿着河边行进，路上超过了几辆去天津和欧洲人打交道的北京官员们的马车。这一地区渐渐有了生气，白河岸边的粮库现在到了我们的左边，粮船的桅杆也遥遥可见；往右也可看到从西南来的船帆，象是航行在原野高处似的，它们是沿黄河到天津去的。黄河绕过北京地区，注入一个大湖，然后以运河的形式向东流出，并与白河在丁字沽（Дин-цзы-гу）汇合。平原上满是桅杆和帆连成的线条，看着非常有趣。丁字沽也落在我们左边了。我们沿着高高的白河堤坝继续前进。广阔的平原上美丽如画的天津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黑压压的房屋群中闪现着明艳的花园、绿色或黄色屋顶的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路上行人和肩挑装满东西的篮筐的小商小贩络绎不绝。我们好象来到了首都。黄河上有座由八、九只

平底驳船搭成的浮桥。我们到了黄河边，却不得不等一会儿，因为这时候浮桥被从中间断开让几艘商船通过。工人们唱着小调用钩竿不紧不慢地工作着。终于商船过去了，浮桥又被连起来，我们下到岸边，沿着颠簸的木桥到了对岸。接着，我们沿着高高的堤坝到下游与黄河交汇的水道去。水道上架了一座用土桥墩固定的木桥，由此往南是长长的天津市郊居民区。我们沿着窄窄的、完全由小店铺围成的马路前进，尽管天气干燥，石头铺的马路上的低洼处又脏又滑。马路通往国家运河，更确切地说，是通往渭河（Вэй-хэ）。渭河是运河往天津的延伸部分。运河上有座由 6 艘平底驳船搭成的浮桥，这里还有天津城门和海关。木板铺的上坡路太陡峭了，我们的马车不得不让几个人拉着才能上去。运河不宽，没有什么特点，象穿越峡谷一样在密集的房群中穿过；河水浑浊，黄黄的，像黄河里的水一样。白河在上游不远处与黄河汇合后在天津东北角与运河汇合，这个地方叫三岔河（音译，Саньчахэ）。从三岔河汇合了的河流与支流形成一条河，叫海河，向东南流去。它的入海口处有一个镇叫大沽^①。过了运河，我们向天津的北大门驶去。大街上摆着数不清的琳琅满目的特产：鱼、海蟹、水生的果子和菜园里长的蔬菜。空气湿润，充满沼泽的味道，渗入我们的衣服里，久久不散。挺进周围有许多郊区居民区，通过水路和海路运来的商品汇集在郊区，因此这里住着许多富商。我们穿过几俄丈深的北门进到城里，穿过拥挤的街道来到南门前，门两旁有许多用来防止炮击的土袋子。城中耸立着底部可通行的报信鼓楼。经过城里时我们冒失地停了一会儿，以便把银两换成铜钱。这时，过路人认出我们是外国人，就停下来在我们周围聚集起来。这一大堆人都想看看现在占住他们土地的欧洲蛮夷的模样，许多人向我们点头致意，希望能引我们说话，听

① 塘沽——译者注。

到我们的声音，从而对海外人能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红衣服的护送我们的官员徒劳地向人群喊话，叫他们别吓着外国人；我的车夫爬下骡子，也徒劳地向看热闹的人们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因此，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人。吵闹的人群继续围观我们，直到我们起程急奔出城。我发现在天津板车和四轮大车都没有用，居民们都步行或坐轿子。

出城向南，在我们面前是一片荒凉的草原，看起来像盐碱地。从热闹的城里出来到寂静的海边平原上感觉很突兀，人口都聚集到海河两岸了。我们向东南前进，光彩夺目如沙漠里的绿洲的海光寺被抛在身后。空地上满是坟堆，像蚂蚁窝一样，但在更远处偶然可看到有耕地和菜园的农庄。整修过的平坦的公路比草原还高。离天津 10 里处，我们来到海河岸边沿着堤坝走了一段路，数不胜数的从江南和浙江经海路运米到此的南方船停泊在这里，不允许它们再往上游去。每只船都载了 1000 袋左右的米。粮食卸到驳船上后，从这里运到上游去。上海的沙船为数最多，和它们一起的有浙江的船，黑色的尾部陡而短，还有一些奇形怪状、五颜六色、长圆形的船。海河在我看来和色楞格河一样宽；河心的深度约 12—13 英尺。左岸是青青的芦苇丛，岸上很平坦光滑，象用粘土抹过一样，中国人精心装饰着这条运载着数以百万计财富的肮脏的河流。它象白河一样弯弯曲曲的，水路长度是陆路的两倍。有时，特别是夏天下暴雨时，各条支流的水注入河中，河水漫过堤坝，浊浪汹涌，决堤而出。它的河床在某些地方比城郊的地势还高，远远望去，河里的船就象是在丘陵间航行一样，那些三桅船的桅杆就像树林一样。当我们经过时，骡夫带着中国人经常看我们时所带的宽容转向我，不无自豪地指给我看那些漂浮的粮仓（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同时为了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他伸出两个指头向唇边作出吃粥的样子。他象他的同胞一样坚信我这个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粮食。根据中国人的观点，我们

只知道羊肉和牛奶。

我们沿着这条了无人烟的平坦大道到达咸水沽。镇旁有条淡水泉，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一条。我们在此停下歇了一会儿。咸水沽离天津 50 里，跟到大沽一样远。我们决定今天到达大沽。下午 4 点左右，我们上路了。这段路和前一段一样好。空气有些潮湿，充满着近海地区所特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土壤湿润，乌云笼罩下，这片美丽的土地一览无余，薄雾中清晰可见遍布坟丘、偶有绿树林点缀其间的无边无际的郊区。我们向渐渐变宽的海河驶去。我们跨过几座美丽的小木桥。河水微溢出陡峭的堤岸，退潮后，这一片的洼地里长满了异常嫩绿的芦苇。据可靠的传说，黄河以前从这里流入大海，并留下自己的足迹：向西南延伸的湖和沼泽散布在这里的平原上；一些支流从这些沼泽和湖泊流向海河，这些像冲沟一样的支流被称为“沽”；海潮来时，支流里充满了水，缓缓向海河流去；退潮时，河水咆哮着冲向海河；有的支流上建了水闸。这里的土壤毫无疑问是由微黄的黏性的粘土形成的冲积土，由于没有石砖，人们就把它搅伴后涂在村里的房屋上，很是干净整洁。我们驶过一个很有名的大镇，葛沽。顺便说一下，同英国人开战后，大商船都被拦在这里而无权往上游航行，运往天津各店的商品由牛拉的四轮大车或小船转运，葛沽也因此而出名。象所有这一片的镇一样，葛沽的大街上也是中国很少见的干净。现在葛沽镇到处都是军队，到处都安插了军人巡查队，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几支北京亲军骑兵的巡逻小分队。离葛沽不远的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座满是北京部队的小镇，新城。这里也是保卫海河下游的军船和水兵的军港。道路两旁是美丽的果园，还间种着冬小麦，有灌溉渠和宽阔的蓄水池，池中露出去年被割下的稻秸。从这个果园过去，海岸方圆 16 里不长任何植被，只有无数的坟丘点缀着这片荒野。但是海岸并不贫瘠：渔农可以从事捕鱼业和钓海蟹，而主要的收入就是晒盐，10

个专卖厂供应整个渤海湾地区的盐。

当我们到达大沽时，天色已晚，并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沿着镇上静寂的空无一人的大街小巷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官栈。到处可见顶上涂了一层土的雇佣步兵住的窝棚，用于骑兵部队传递信息和迁移的马道，也就是干渠，纵横交错，有的地方建了拱门。从此距海边五、六里的地方，都修筑了防御工事。黑夜里我们冒着雨终于在一个叫做神泉庙的小寺庙里找到了一家官栈。我们被领到一间什么家具也没有、四壁空空的房间。他们还抱怨说，从北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把私人房间都占满了。寺庙位于海河边，离入海口不远；我们还听到了水兵低声的歌唱。尽管夜很黑，还下着雨，他们仍忙着离那些不速之客——欧洲人更远些。显然，海边的居民都像水兵一样，唱起歌来低沉而和缓，说话也是这样，最后一个词的拖音很长。而根据我对京郊人的印象，山地居民说话的特点是响亮而急促。正当我由于无事可干而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有个英俊机智的大官，卞（为卞宝书——译者注），来到我们这里。渤海湾总督谭廷襄^①（即直隶总督——译者注）命令他从常州到此与欧洲人谈判。卞经常坐俄罗斯的轮船。照例，他先表达了和我见面时非常高兴的心情，然后命令给我们找一间更舒适的住房。于是我们搬到了一个贩鸦片的富商家去住，占了主人那间宽敞华丽的书房。当然，书房里并没有书，它是作为客厅使用的。有几个公差为我们服务，他们对我们很殷勤，都不让我们自己的仆人服侍我们，还老是令人心烦地候在门口。快到半夜时，给我们送来了一桌由设在大沽的公费厨房供应的20多道菜的晚餐。这个厨房是为像看戏一样聚集到此的军事和外交官员供应伙食的。食品从上游运来，每位官员都有一桌按其官衔高低供应的饭菜。我们屋通宵灯火通明，仆人们整夜不眠

^① 后来任户部副尚书、总理衙门成员、刑部尚书。

伺候着。

4月25日 一大清早，我们在海风的呼啸声中起了床。房子上有两杆非常高的风信旗，飘扬的布条给船只指示着风向的变化。天放晴了，风正从东方不断地吹来。据说，风每天中午前随涨潮而来，然后就转向东。我们得等到风向随退潮而变时，才能乘舟到轮船上去。上午10点，我们吃了非常丰富的宴席。渤海湾官署的长官江新河（音译 Цянь Синь-хэ），派人送水果给我们。接着，许多官员来看我们。他们都是谭廷襄带到大沽的和欧洲人谈判的老手。现在这种情况主要是卜造成的。还有两名沿岸卫队的军官受命和卜一起把我们送上轮船。聚集在我们屋里的官员们抱怨英国人粗暴无礼，说英国人不愿认真谈判，而以蔑视的态度侮辱中国大臣们；他们表示希望我能说服伯爵劝阻英国人，而且能让他们回国去。在中国官员眼里，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意识到自己尴尬的处境，开始预感到此行将毫无意义、一事无成。角色好象发生了转变，现在不是我们对中国，而是他们对我们抱有错误的期望。下午两点，谭廷襄给我们派了两顶轿子，终于，在闹哄哄的看热闹的人群的簇拥下，我们向海岸出发了。半路上我们绕过谭廷襄和他的属下与指挥部所在的宏伟的海神庙。为了表示对我们的重视，并显示一下军威，谭廷襄命令守卫部队夹道欢送我们。他们依照地势和帐篷站成歪歪扭扭的一列，士兵们持枪、矛而立；架在炮架或支柱上的大炮旁站着一列队伍，士兵们大都是雇佣来的，他们胸前缝着标记，装备是由天津商界提供的。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骑兵。我同情地看着这些挑选出来的缺乏战斗经验和技巧的边疆卫士，战斗打响时他们注定要变成炮灰。中国战略家的神情使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死亡的气息，笼罩着失败的气氛。穿过这支可怕的军队，我们走上一条充当公路的土堤。在海河的入海口一片镶着绿边的宽广水域波光粼粼，海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弯，从东北转向东南流入大海。我们沿着土

堤来到岸边防御工事，从军营大门进去，炮台沿着低海岸在掩体后排开。我们在面向大海的帐篷边下了轿。帐篷顶盖着细蒲席，而里面用红呢绒和丝绸装饰。帐篷内横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上摆着一小碟一小碟的干果；桌子周围摆着几张用贵重木材做的圈椅。这个帐篷通常用来接待乘坐舢舨来此谈判的欧洲客人。我们礼节性地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然后在官员们的护送下走到海边。海平面几乎与海岸相平，只是颜色稍有不同。退潮后齐膝的泥浆约有15俄丈深。我们坐在一只由几个老弱的水兵拖曳的小船过了软泥地，换坐上舢舨，再换乘为我们准备好的帆船。帆立刻升起，我们这只笨拙的帆船，在强劲的岸风吹送下，迅速向前漂去，劈开浊浪，把我们带离那些让人受不了的殷勤的折磨。面前的东方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黄浊的水域，波涛起伏，像雨后耕过的地。前方偏右有两艘英国炮舰。它们后面出现我国轮船“亚美利加”号轮子上的白色掩护物。在我们所乘帆船的尾部有个通往船底的梯形槽，有1.5俄丈深，舱底的前后左右侧壁上都有用来坐的小凹坑，或者说是壁槽。我们按航线要经过英国人的轮船边，乍想把我们和他藏起来，避开英国人多疑的目光，于是建议我们下到这个陋室里，但我们更愿呆在甲板上。乍和一位护送我们的军官藏身到宝座上，另一位军官和我们一起留在甲板上，但随着帆船向英国轮船靠近，他不顾英国人已能看清我们和他，也藏到那个巧妙的密室里去了。确实，即使我们的帆船抵到英国轮船的船舷边，英国人从桅杆上往船舱深处看，那他们也会除了我的神秘的旅伴们的缎鞋鞋尖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的轮船离岸边只有1.5俄里，我们几分钟内就到了它旁边。帆船划了个半圆，轮船上放下一个小艇向我们划来。轮船的船舷上站满了白帽薄衫的俄罗斯同胞。舵手指着一位穿着灰色短礼服戴着制帽的人对我们说：“喏，那个穿短上衣的，就是伯爵。”我们攀上舷梯到了轮船的甲板上。同胞们围了上来，我们向伯爵做了自我介

绍，带着可以理解的激动的快乐心情拥抱了海外的客人们。伯爵不到 50 岁，表情冷漠，下巴很长，严肃的灰眼睛长得很开，灰色的小胡子翘翘的，嗓音低沉，头次见面他的这些特征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他是一个性格坚毅、头脑敏锐的人。伯爵立刻把我带到大船舱，坐下后直接进入正题。他通知我，他不止一次给北京写信，却到现在也没收到一封对自己所提要求的回复，要我尽可能地促进北京政府同意他去北京的建议。同时，他还说，他的要求已写进两项基本条款：1) 立刻批准他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提案；2) 给予我们和欧洲人得到的同等的权利。他补充说：“我所坚持的就是这两条，能让中国皇帝批准它们，我就心满意足。”我很惊奇地从伯爵的解释和语气中听出，阿穆尔河问题仍像以前一样由他主管，而他连提都未提我国对中国的和平政策及其行动。用伯爵的话说，他只能建议中国人应该在哪方面对欧洲人作出让步、在哪方面不能够作出让步；他不能参予别的任何事。我出于职责向伯爵宣布了在中国政府眼中我此行的目的。大学士裕诚不满足只有谭延襄的报告和伯爵的公文，仍派了自己的心腹与我一同来，以便通过我能得到关于欧洲人所提要求的可靠而全面的消息：能把它们限制到什么程度？伯爵调停的目的何在？他会不会积极地促进和谈双方达成协议？他期望伯爵会尽一切可能强迫或说服英国人收回他们过分的要求。为了感谢这种帮助，北京政府准备就俄中问题达成最友好的协议。伯爵仍象以前一样答复，说自己的作用有限。还说，他本来就已经受到别国公使对他中立地位的怀疑了，公开的调停不仅不会成功，还会把事情弄糟。这完全是事实，不幸的是，中国人不能明白和相信。我们在谈话中说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伯爵也是竭力推行的。我不能不说出在当前局势下这样广收门徒是不合时宜的，但伯爵激烈地否定了我的观点。当可敬的 O. B. (即后来提到的巴尔柳泽克) 说，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应该

首先遵循这种信仰、这种爱的美德，而不应当强迫时，伯爵答到，基督本人也指使用惩罚制裁的方式传播他的宗教，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让儿子反对父亲，让臣民反对政府。我象看着托尔克韦马达（音译，Торквемада，疑为圣经中人物——译者注）一样看着他。“如果中国政府听不进善意的忠告”，他补充说，“那就应该惩戒它，打击它。”每次说到中国人的动摇不定时，他都重复一下最后这一句话。我怀疑，我们的政策并没有向和平转变，甚至没发生任何转变。

傍晚我们在公共客舱里吃了晚饭。吃饭时，我把H. H. 穆拉维约夫写给我的信递给伯爵看。伯爵读完后还给我说：“说的都对，但H. H. 解决不了（阿穆尔河）这件事，尽管我也受到了新的指令，但就目前局势来看，我不能遵循它们。”我把话题引到了采取和平政策的俄罗斯在目前的中俄问题上处于什么样的有利地位上来，但是，没说几句这个话题就被中断了。我的邻座小声地对我说，这还是个秘密。后来我得知，伯爵收到马尔特诺夫^①的紧急报告后，没有公布它的内容，而是擅自处理了。晚饭后，我和伯爵坐上小艇到停在不远处的他在上海买的一只帆船上去。奥斯坦-萨肯男爵^②腋下夹着一个笔记本与我们同行。我们在帆船上唯一的小船舱里坐下。为了让我弄清他的目的，伯爵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纸，戴上眼镜，开始读他给军机处和大学士裕诚的公文的复件。这些信件写在我所知道的伯爵从澳门发出的那封信之后。它们用相同的话语坚持在前面提到的两个共同条款中的主张，首先就是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提案。可见伯爵急

① 中校，H·H·穆拉维约夫的副官。

② 现仍健在的Д·Т·С·费尔多·罗曼诺维奇·丰特尔奥斯坦-萨肯男爵（出生于1832年），于1858年担任普提雅廷伯爵的秘书。后任亚洲司副司长、国内交通厅厅长和外交部大臣会议常任委员。著有《Souvenirs de l'Ambassade du Comte Poutiatine en Chine》，Journal de St. Petersbourg 1876.

于结束他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并想通过坚定的一再强调而达到目的。当伯爵用单调响亮的声音一张接一张地象在讲课一样地朗读时，强劲的风把这艘不结实的小船吹得摇摇晃晃，我们也随之倒来倒去。有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掉到甲板上，好象是圆木从上面掉下来了。我不时地向上看，双手紧紧抓着桌子，我对面的读信人伯爵，却傲然不动，象在参加庄严的外交会议时应该表现出来的一样镇静。由于不习惯这种摇晃的状态，我像煤气中毒一样感到头晕恶心。最后一页模仿别的欧洲全权大使的最后通牒，以“下面署名的是”为开头，并宣布伯爵已到天津来了。刚一听完，我就请求让我到甲板上清醒一下，便走了出来。我坐在无边的黑暗里，看不见的海浪拍打着船舷，阵阵冷风给我汗湿的身体带来彻骨的寒意，但这对身体无害。根据海员的经验，海风不会让人感冒。在新鲜的空气中完全清醒过来后，我再次下到舱里。这次谈的是英国人的要求。伯爵解释过自己处境所受的限制后说，中国人应该在他本人申请的几条上作出让步，而反对另外几条，即：在北京设常驻大使，欧洲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游历，中国境内贸易自由，撤销国内关口以及仿照满洲俄罗斯馆在北京设立中英会馆。关于这一点，伯爵已不止一次在私人的和间接的解释性谈话中对谭廷襄说过，我回到北京后也应重申这一点，劝说中国政府应该毫无争议地并毫不犹豫地批准伯爵认为应该通过的条款。否则，他说，英法联军将占领天津，攻打北京，还可能要推翻王朝的统治。而我回到北京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批准伯爵关于我国自己事务的建议，即两项基本条款：1) 给予我国和欧洲人一样的权利；2) 批准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提案，在乌苏里河的问题上，建议沿着这条河到它的源头，从它的源头到绥芬河，再沿绥芬河到入海口划定界线。为了让事情进展的更顺利，伯爵想到北京去和大学士裕诚举行会谈。伯爵去北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当场解释许多真相，提出许多解决满洲皇朝现在

面临的危机的好建议。所有这些伯爵都写在了文件里并向谭廷襄解释过，但是伯爵却没收到北京政府的任何答复。而中国全权大臣只接受建议，却未对伯爵坚决的要求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伯爵认为自己的问题是首要的，而别人的问题是不相干的，但中国全权大臣和他的看法完全不一致，认为对英国武装的态度要比和俄罗斯罗嗦的代表打交道更重要得多。后来伯爵全权委托我，如果我们的问题得到预期的解决，就转告北京政府负责人俄罗斯政府的允诺：俄罗斯派军官到中国修筑海河入海口的防御工事；给中国2万支马枪（后来减少到1.5万）、几种（不到20）要塞炮和野战炮以及传授制造优质火药技术的工人；除此以外，还答应出10万两白银用于把阿穆尔河左岸的满洲人迁至右岸，并供应他们几年内所需；豁免20万两的塔尔巴哈台商行赔款，最后还有俄罗斯将来对满洲王朝的大力支持（大概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伯爵说，这些允诺他还没说出来，因此我应该在北京宣称这些。预定明年春天送来这些军官和枪炮。根据协议，我明天就要上岸去，而且我也急着回北京完成授予我的任务。伯爵建议我留在帆船上过夜，但我不想留在这个吊篮里，于是和他一起回到了安稳得多的轮船上。被禁闭在北京城内八年后，我很高兴能和同胞们相聚，我和老友们公共船舱里聊了大半夜。

4月26日 一大清早我被甲板上不同寻常的吵闹声惊醒了，这是水兵在洗甲板。过了一会儿，值班员敲起鼓。我们从我昨晚睡的公共舱上来时，我看到有些卧室建在轮船的船帮上，一个叠一个的，好像柜子里的书架。我来到甲板上。海滨地区很荒寂。风不停卷起层层浊浪。周围浅滩上停着两艘轮船，一艘英国的，一艘美国的。向西可以看到海岸防御工事、了望塔和海神庙黄色的房顶；东边某个地方设了一些灯塔或挂着三角红旗的旗杆，是浅水区的标志。远处可见中国的运粮帆船正胆怯地绕过欧洲舰队，朝海河入海口驶去。欧洲舰队停在锚地里，从远处的沙洲或

是从岸边延伸过来几俄里的浅滩末端的东边望过来，看不到舰队。浅滩随着落潮显露出来，在无边无际的沿岸地带形成了光滑平坦的海滨广场。欧洲人的炮舰或轮船是用螺旋桨推动的，共有 8—9 艘。从和老朋友的短暂的谈话中我得知，伯爵去年在天津遭到回绝后就去了上海，从那里到澳门过冬。在澳门他极力联合英法联军并与全权代表们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他收到了北京政府通过美国公使请他去阿穆尔河的邀请信，就说服英法公使到天津来，向他们许诺会由此得到全面的胜利。为此他们还给他写了感谢信。伯爵没等欧洲人，先他们一步从上海来到天津，期望能到北京结束此次中国海上历险。当然，欧洲人即使没有伯爵的劝说也可能会决定到天津来，但是也可能会强迫中国人到上海谈判。伯爵期望在英国对中国威慑时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伯爵坚持说服中国人绝对不要和欧洲人决裂，预言这样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英国人似乎就希望这样。中国人在处理事务时表现出对这个国家无法抑制的仇恨。

我觉得，在谈判可能会破裂的情况下，我们给他们提出一些防御方面的建议，要比让他们束手就擒更好一些；即使如伯爵所说，海岸炮队两小时内就会被消灭，通往海河的阻碍也会被清除，但是中国人很擅长被他们称为“坚壁清野”（即加固城墙、清光田野，为原作者注——译者注）的防守之道，敌人在北京城外将会找不到一块面包，和一头能驮运的牲畜。中国人还可以毁掉海堤和海河的河坝，使海滨平原的低洼地带泛滥，从而让敌人无路可走。上游的 4000—5000 只帆船是丰富的封锁用船资源。此外天津和北京之间的海河水很浅，只能通过小型军用艇和轻便快艇。但是伯爵内心赞同英国人好战的狂热，听不进这些意见，他更想知道的是中国的道路适不适合军队走，而不是研究当地的防御。今天上午我和伯爵谈了几次。伯爵希望消除我对他和中国人谈判中几个观点的疑虑，郑重向我声明，他在最近一次到彼得

堡觐见沙皇时，陛下对他说：“去到中国取得通商权、传教自由和阿穆尔河，那我将会很满意。”伯爵还告诉我，他要求北京政府对他的提议作出肯定的答复，并给了四天的期限，否则他就派信使到彼得堡去（中国人对英国人激烈的最后通牒都保持沉默，如果他们会被这种威胁所吓倒，那可就奇怪了）。伯爵吩咐我到岸上后宣布，他将把此期限延长至六天，他许诺，如果收到北京令人满意的答复，那怕是过了六天的期限，他也会阻止英国人对海岸工事的进攻，但条件是，中国人要批准伯爵所指定的那几项欧洲人提出的条款。伯爵吩咐我，当北京政府最终接受并批准他的建议时，尽量让他们同意伯爵派两名信使去俄罗斯，一个通过满洲到阿穆尔河，另一个经蒙古和西伯利亚到彼得堡。拟派的信使大概是马尔特诺夫和巴尔柳泽克^①，他俩在船上无事可做，也不参与伯爵的事务。伯爵告诉我很多别的设想：在北京设立新的布道团，在中国传教，在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和我们通商的地方学欧洲の様式建立几个富丽堂皇的领事馆。他可能觉得我们开始在全世界传播文明和基督教。伯爵多方面的考虑和规划的能力着实令人惊叹。

下午下来找我，趁此机会他再次请求伯爵调解中欧之间的纠纷。但无疑，他的话毫无效果。伯爵以一贯的严肃和刻板建议，该对英国人让步就让，不该让的就不让。他劝告甚至是命令道：“如果你们不想让步的话，那就等着失败吧，我自己也影响不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坦白地说，如果因为中国而发生战争，我们没有能力同他们在海上竞争。”下把我拉到一间单人舱里，劝我和

^① 列夫·巴尔柳泽克，近卫军炮队的上校，参加过1854—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伊格纳季耶夫任大使时护送他去北京（1859—1860）。1863年任驻京常驻公使，曾在北京于1862年签订了关于陆上贸易的协定。后任图尔盖总督。于1879年去世，被授予圣彼得堡荣誉市长的称号。

他一起请求伯爵。“您住在北京时也知道”，他说，“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年轻的皇帝能做成什么事；他剥夺了弟弟恭亲王的权力，削弱他对事务的影响力，而恭亲王本来是能用自己的智慧应付目前这种困难的；皇上现在没人可依靠，也没人能提出什么好建议，一切都完了！”卞当然是想的太简单了！只因为中国现在的处境困窘，他们就想让伯爵能带着欧洲人撤回！

总之，一方想得到一切，另一方什么都不想给。我告别伯爵和轮船上所有俄罗斯同胞（我的北京同事留在伯爵这儿），和卞下到帆船上。这次我和他一起坐进舱里的壁槽上，以使用更友好的方式表达伯爵的建议，让他得到安慰。黄昏时我们靠了岸。我坐在挂着灯笼的轿子里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海岸警卫队的吆喝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某个人大概是坐在小船上围着炮台转，大声喊着什么，海岸上合声回答他。他们的喊声渐渐消逝，海滨炮台上闪烁着灯塔的火光。

4月27日 上午，昨天拜访过我的大臣们和穆彰阿聚集到我这里，渴望听到我此行的成绩，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伯爵积极参与中国政府事务的开端。没必要和他们讨论我国的私事，他们也不会替我们设想的。我谨慎地回答，事情仍停留在先前的状态，还是像伯爵的建议书里所提的那样。当我的客人们明白了这方面毫无指望时，他们就忘了我们的存在，发泄出对英国人长期压抑着的愤恨。他们的眼睛充满了仇恨，高举双手。中国人情绪激动时通常都是那样。“他们像强盗一样来到这里”，穆彰阿高叫，“为所欲为地侮辱我们的钦差大臣（谭廷襄），他可是皇上的亲信大臣；明知我们国库空虚，还问皇上要上百万两白银；侵占了我们的城市（广州），无视国际公约，抓走我们的钦差大臣（叶名琛），侮辱大清朝的荣誉，损害我们皇帝的尊严，我们圣上是真命天子，是受天保护的。唯天是鉴！唯天是鉴！（意即让天来评判！让天来评判！）”（作者把“唯天是鉴”从汉语音译成俄语

——译者注)然后,他把气白了的脸转向东方,似乎在看着英国人,伸出右手,愤恨地说:“来,来!(意即来,到这儿来。)”但是这一切现在都只是无力的威胁而已。尽管海边有两万到三万士兵把守,但对反击所抱的期望还是不大,大家都想和平结束这件事。护送我的一个官员安慰自己,他认为,与其说英国人很可怕,不如说他们也是很害怕的。“不久前”,他说,“英国人抓了我们的一个军官,给他看轮船上的炮。他摸了摸炮身,敲了几下,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炮是土做的(大概他把涂在炮身上的烟黑和蜡当作土了)。”这个发现使他们高兴起来。考虑到可能会发生战斗,英国人上岸后会立即占领谭廷襄驻扎过因而有大量伯爵的书信的海神庙,我有些担心这些对英法联军并不有利的信会落到英国人手里,就像英军占领广州时耆英的旧信一样。因此我装作警告的样子对卞说,英国人打仗时一定会把海神庙看作海上中国船舶的灯塔而把炮口对准它的,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无论如何要在打仗前撤出这个房子。

今天午宴后,我和沮丧而失望的穆彰阿一起踏上回程。半路上下起了雷雨,倾盆大雨使我们的轻便马车都湿透了,我们到达咸水沽时已是深夜了。旅馆里挤满了过路人,好不容易才在主人的房间里给我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主人问我从上游还是下游来?当我回答说从下游来时,他担忧地问:事情往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最后结果还没出来”。主人缓了一口气,用了许多不好的修饰语说起那些中国的全权大臣来。这里的老百姓都常指责他们不会处理国家的危难。我发现人们都很恐惧、沮丧,尤其是军人,没人指望与欧洲的纠纷和决裂能有好结果。

4月28日 我们从咸水沽出发,沿着泥泞的道路到天津去。我们没进城,而是从运粮船停靠的地方向右拐到城北。海河展现在我们面前,河上有许多驳船,左岸上用粗席盖着一大堆沙。在城北郊,我们靠着被护城河环绕的城墙走。护城河的水是死水,

发出腐臭的味道。有些地方的城墙倒塌了，整个郊区就像是战乱时的村落。每户门上都挂着军队用作标志的小旗，一面画着大熊星座，另一面是题词，标明这是哪支著名的亲军。郊区中央是用丝绸包着的军营大门。居民们自我武装起来反抗欧洲人的入侵。过了帝国运河后，我们在为我们举行送别宴的官栈里停了一会儿。我们从这里转向蒲口，到那里过夜。我的旅伴穆彰阿对此次海上之行很不满意，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当他看到我从轮船上带回来的装着布道团所需银两的箱子时，突然振奋起来——贵重的金属对中国人总是能起到良好的安慰作用。头脑灵敏的穆彰阿想象我会以伯爵的名义把这箱金子秘密地送给大学士裕诚。伯爵这个与先前表现完全相反、大方友善的意图很让穆彰阿喜欢和兴奋，他期望也能分到一份。他不相信我的解释，暗示我说，裕诚会非常愿意接受与伯爵的经济联系，并会小心注意箱子的安全。在蒲口我把伯爵告知的欧洲人的要求和伯爵的愿望与许诺转告穆彰阿，让他到首都后呈报大学士。穆彰阿把这些话记在了纸上。

4月29日 离开蒲口后我们又经过了杨村。我们在村外遇见了一个由马和牛拉的双排轮大车的行列。车上坐满了衣着光鲜的女人和孩子，她们头上装饰着人造花，远远看去，就像是美丽的花园。每辆公共马车后都跟着一群男人，他们是马车上女士的兄弟、父亲或丈夫。这行人是到杨村度过本月为一位娘娘^①而设的三天假期的。她是农民生活和妇女手艺的保护神。他们快乐的谈话声和旁边路过的北京官员们闷不作声、垂头丧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又是在马头镇过的夜。

4月30日 将近中午时我们沿着土路回到北京。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长长的队伍，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往天津跑而

① 娘娘——女神，保护神。痘娘娘——能治好痘的女神；阳光娘娘——治眼疾的女神；送子娘娘——掌管生儿育女的女神。

很少有人回来，而且我们的马车上还插着“奉旨处理天津事宜”的牌子。我躲在马车里，就这样回到了我们安宁的郊区会馆。穆彰阿立刻去向裕诚汇报了。

5月1日 穆彰阿来通知我，让我最好是亲自给裕诚写封信，从四个方面说清伯爵的意思：1) 阿穆尔河的边界问题；2) 乌苏里河和绥芬河的边界问题；3) 给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相同的特权；4) 伯爵的承诺。我猜，他们是想从我这儿弄清楚伯爵的建议，也许在他的信函和谭廷襄的汇报中表达得不是很明确。穆彰阿建议我给伯爵写一封信，我写了，把它给穆彰阿送交主管部门。

5月3日 穆彰阿再次来到我这儿，把我的报告还给我，借口说裕诚无法根据我的信处理此事，要求伯爵自己写一封这样内容的信来。难道他们在我的解释和伯爵给谭廷襄的照会之间找到了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吗？或者是想从伯爵本人那里证实俄罗斯的承诺？穆彰阿应该到大沽去，把勒拉鲍维茨基（Храповицкий）护送回北京来。我重又写了一封信，把它交给穆彰阿。穆彰阿不无苦恼地对我说，我们从大沽离开后，伯爵和谭廷襄见了面，明确表达了自己在中欧纠纷上的中立地位。他说这里的人都认为是因为伯爵希望和裕诚见面，所以不愿与谭廷襄坦诚相对。关于伯爵想和裕诚会晤的愿望，伯爵在公文里提了好几次，我在呈文里也表示赞同，穆彰阿出于私心，也表示支持。我发现，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那大概是因为别国全权代表们都在场的缘故。若是大家都注意到他的调停，那会使伯爵陷入为难的处境，伯爵几次提醒谭廷襄不要让别国知道他在调停。新的部队正从北京出发到天津去。

5月4日 在给伯爵的信里，我建议他通过谭廷襄给北京写信，要求同裕诚在北京或大沽进行单独会晤，解释一下自己和欧洲人的事。还有一个障碍——理藩院的新尚书肃顺，不让穆彰阿

去大沽，而且通知谭廷襄，勒拉鲍维茨基回京时他最好是派一个亲信大臣陪同。穆彰阿的心情一直不大好，跟我说他再不能直接参与这件事了。我的信没有发出。

5月5日 我向理藩院提交了一份公文，解释说，伯爵没收到任何对于自己照会的回复，命令我在北京政府前解释清楚这件事，我不敢不从，又不想负什么责任，所以请求理藩院的主管（裕诚）考虑这件事。同时，我简略地介绍了伯爵准备谈判的几项条款：1) 阿穆尔河、乌苏里河的边界；2) 要求和欧洲人相同的权利；3) 解释清中国现在对欧洲人的态度和将来采取的安全措施。我还说伯爵一定希望能在北京或在海上和裕诚谈判。最后我要求，或说是请求，允许我通知伯爵，或是让裕诚自己通知他，这样以后我就不会因为无所作为而受责了。

5月7日 理藩院把我的公文连一封简短的公函还给我，对我说，我文中提到的事情不属于他的负责范围，因此把它还给我。看到进呈毫无作用，我中止了这种无用的通信。现在本地政府什么都知道了，让他做想做的事吧。海上没传来任何消息。

5月8日 关于俄罗斯人应官方之请去海边的消息在整个北京城传开了。当我去一些认识我的商店买东西时，被围住问了很多关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他们问，英国人真的会带着明朝后裔，来让他们取代满洲人坐上中国的皇位吗？他们真的是要用所买的政府纸币向皇上要并不存在的银子吗？某些人一本正经的问我是否看过英国人怎么走路？因为听说他们是海上的民族，像企鹅一样不会在陆地上行走。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他们常常，而且很经常地用并不稳当的步履在陆地上行走和并不特别稳当地站着，但他们还是能够挣扎到北京的……他们纷纷指责耆英，因为他在四十年代没能和英国人签订一个政治上可靠的条约。“让英国人和耆英去谈判吧”，他们说，“让他们去找他要钱吧”。

5月9日 穆彰阿到我这来，说伯爵转告他们，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几乎没对我们说过什么）想把广州的海关据为己有，并收取关税，要求自由通商，和在重大庆典时出席皇室活动。我说，这个消息是不确切的，大概是英国人要求一部分广州海关的收入用以给他们赔款。我说：“这将是和他们清算的最佳方式。”但是该如何弄清他们似乎遭到过的损失？我答道，以我的观点最好是在广州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穆彰阿暗示我，中国政府有意征收鸦片关税。我个人赞同这项举措，它不仅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还对个人有利。我举了土耳其的例子（但愿没说错），以前那里很多人用鸦片，但弛禁后，对它的偏爱就减弱了。穆彰阿对这个情况很感兴趣，因为他自己也很罪过地吸这种印度毒药，或许他想戒掉这种致命的瘾。我跟他解释，这是人所周知的道理，弛禁时那种被禁止的享受就不值钱了。说不定穆彰阿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可能会认为，弛禁本身具有某种遏制嗜吸鸦片的神秘力量。

5月10日 我再次决定要求理藩院转送给伯爵一封没封口的信及其中文译文。我解释说，伯爵在等着我关于完成他交付给我的任务的消息，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得因此受伯爵的责备。我把这些话写在信的中译文里。在俄文信中我建议伯爵坚持和裕诚个人会晤的要求；我还写上了穆彰阿转达的怀疑，北京怀疑伯爵完全不愿像他曾承诺的和中国人期望的那样为满洲政府着想。

5月12日 被认为是现在中国第一统帅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简称僧王^①，匆忙前往通州，无疑是去指挥军队的。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5月13日 理藩院借口现在与海上的联系已中断，把我给

^① 中国内蒙古喀喇沁旗的蒙古人。因击退向天津进攻的太平军而出名。1864年在山东死于与捻匪的战斗中。

伯爵的信还给了我。今天北京城里传言 5 月 8 日中英在大沽打了一仗。据说，俄罗斯也参战了，或者至少是和敌方在一起。因此我们的仆人有一半离开了教会俄罗斯馆。我只来得及劝服了另一些人。以前来拜访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来看我们，看样子短期内也不会来了。

5 月 16 日 崇纶，在大沽和伯爵谈判的大臣之一，今天回到北京。根据他向皇帝呈报的消息，派了新的全权大臣去与外国人谈判，尚书桂良，皇叔的岳父，和以机智著称的大臣花沙纳。他俩都是满族人。大概政府考虑到要投其所好，没派汉人，而是派了外国人似乎更信任的满人去。

5 月 18 日 穆彰阿到我这儿来，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他告诉我大沽的战况和英国人占领了海岸炮台的情况，补充说，关于伯爵什么消息也没有。

5 月 19 日 今天我翻译了理藩院给我国内阁的公文，从中得知，我国派了一个代表（扎哈洛夫^①）到塔尔巴哈台，解决那里我国商站被焚毁的事件。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情况和伯爵关于不再提塔尔巴哈台事件的承诺一致起来。

5 月 20 日 穆彰阿再次来找我，并问我是否确信英国人会接受伯爵认为可行的对他们所提条件的一些限制，伯爵会不会劝服他们接受这些限制。如果我能确信，那我可以再去找伯爵劝他

① 伊万·伊里伊奇（1817—1885），满洲文学艺术博士，满汉辞典、满洲人语言语法教科书和许多有关中国学的著作的作者，驻京布道团第十二班的成员，库里扎（Кульджа，今伊宁）的领事，中国平民焚毁我驻丘古恰克（Чугучак，今塔城）领事馆案件的审查员。随后成为库里扎的总领事，任职期间曾作为全权专员划定我国领土与中国北疆之间的边界。外交部亚洲司的翻译官。1869 年的副教授，随后被聘为圣彼得堡帝国大学额内教授。（参见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成立七十五周年教授和教员人名录，圣彼得堡，1896 年。）

予以帮助。显然，中国政府会乐意作出那些伯爵一直劝说而谭廷襄不肯作出的那些让步。坦白说，即使伯爵多少还能保证让英国人同意这些限制，如果中国全权大臣们硬要坚持限制，我很怀疑，没有什么辅助手段就能通过那些让步来加强中国的力量，尤其是我不能在目前事情已经恶化时保证什么。我因此回答：现在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了，敌人已经到了海河上，因此我不能确信伯爵能有多大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去找他。穆彰阿绞尽脑汁劝我去。他说，如果伯爵参与，哪怕只是和英国人谈谈，这里就会满足他所有要求，因为中国全权大臣无法和这些苛刻的、傲慢无礼的、厚颜无耻的野蛮人打交道。他说，所有别的民族，法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懂得公道和礼仪，只有英国人是个无法解释的例外。要知道，是他们侵犯了人家，还那么无法无天的，人家是在别的大国的调解下才与他们和解的。伯爵了解他们，就请他出于对我们的友善的同情心，解决好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件事。本质上我同意他的话，但我仍向他说明，目前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的同情和再去一趟都是无用的。穆彰阿被我拒绝后伤心地离开了。中国人对于伯爵对英国人的影响力的执迷真是太深了，无可救药。他们在大难临头时本能地向他们的邻居俄罗斯求助，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总是把俄罗斯人同别的欧洲人区别对待，把我们的位置摆得高于其他国家。目前的局势使他们又产生了一个错觉，相信我能影响伯爵。这是幻想！

5月21日 我收到消息说，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已到了天津城下，还没有任何关于打仗的新消息。今天军机处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者有王公、各部尚书和首都所有高级官员。我认识的一位官员看到他们在会议结束后带着满意的表情散开了，还高兴地谈论着什么，于是由此得出结论：事情得以妥善解决。大概是大家都很乐意结束这乏味的、未必会有人能想出什么解决天津问题的明智之举的会议罢了。今天还颁布了皇帝的一些特别旨意：宣

布首都进入防御状态，都城内遍置内务侍卫部队，以维持秩序和防止可能发生的动乱；僧王被任命为首都防卫部队元帅；曾因未处理好与英国人之间事务而失宠的尊贵的耆英再次出现在外交场合，谕令他去天津参与涉外事务。

5月23日 耆英秘密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请我给伯爵写封信，把他作为我们在北京的友人介绍给伯爵（他以前到过这儿两次）。他想把信亲自面交伯爵，希望能借此取得伯爵的信任并通过他影响别的外国人。无疑，他想错了。但我仍趁机给伯爵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所发生的事并补充说，我认为，为了欧洲人和我国的事业，最好还是叫作为政府第一要员的裕诚去谈判。我把信给了耆英。中国政府把希望寄托在耆英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上真是个错误。我在轮船上时，伯爵告诉我，英国人占领广州后，在总督衙门的档案馆里找到了一大堆耆英紧急报告的复件，上面所写的对他们的评价和报告非常不好。无法想象让英国人能再信任这位熟悉的外交官。

5月27日 穆彰阿再次试着从我这里得到伯爵调停从而解决和欧洲人事务的可能性。这次，他把中国人的妄自尊大放在一边，热情地说：“英国人对我们皇上太冷酷了，他们明知道他正被国内叛乱搞得焦头烂额，现在一个钱都没有，只能靠各种捐款即施舍维持生计和社稷，他们不顾现在我国国内正闹起义，就通过他的全权大臣侮辱他的尊严，问他要大得可怕的一笔款，难道世界上会有这么残酷无情的人，从穷人手中夺走他最后的财产，抢光毫无自卫能力的人的东西，致病人于死地？难道伯爵没有同情心，不会去唤醒英国人的慈悲心？”我不知道，伯爵是否有同情心，但我知道，他没决定去唤醒英国人的慈悲心，我很难作答。尽管满洲政府是自取其辱，而且我也不能忘记它在比较安定的时期表现出的傲慢顽固，但我仍很同情地想到这亿万人民的统治者，在高傲的欧洲人面前战战兢兢，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为力。我再次拒绝了穆彰阿去天津的建议。道别时，他告诉我，他要到僧王的军营去了，他受命去那里管理蒙古兵。僧王手下有一支从蒙古招募来的骑兵，而穆彰阿精通蒙语。

穆彰阿离开后，我陷入了沉思，思考着中国可悲危急的现状。南方起义已有六、七年了，满洲人还未能镇压住，起义者占领了长江各据点，他们消耗掉了首都充足的粮食和资金储备，阻碍了贸易往来，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福建、浙江和富裕的苏州城，并且一直觊觎着北方的领土。这是反对王朝的起义，造反者图谋把满洲王朝赶出中国，建立自己的王朝。为表决心，他们蓄起额发，不穿靴子，并且发誓一定要达到目的。在他们旁边，离北方更近的地方，造反的“捻匪”把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地区洗劫一空。他们这伙由出生微贱，也就是信仰回教的人组成的“强盗”，大概正开始组织正规的团体，政府军至今都未能打败他们。一直以气质暴烈而著称的中国回教徒，不放过利用中国政治改组的机会，他们在云南省发动叛乱，至今还在那里肆虐，并似乎力图 and 贵州野蛮的山地居民苗族人联合起来。这些苗人不止一次结成匪帮抢劫城郊的居民点。众所周知，满洲政府已被内乱弄得资金少到何种程度，政治上已衰弱到何种程度，欧洲人很容易就能加速它的灭亡，并将推翻他的统治，只需向北行进就是了，一路将畅通无阻。满洲王朝的灭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方面，中国将受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所左右；另一方面，一些附属国^①将暂时与帝国脱离关系，如蒙古、突厥斯坦和西藏。我们俄罗斯人在这些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没使他们对我们产生物质上的依赖。他们在生活需要和商业上依赖中国，并很快会因为他诱人的财富而再次与他结盟。毫无疑问，不管是满洲沦

^① 此处“附属国”是俄国人的说法，蒙古、突厥斯坦、西藏当时都是清王朝的版图。

陷，还是满洲人力量削弱，欧洲人强大的影响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看到英国人征服北京政府。当他们对中国人的特别要求得到满足时，俄国全权大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征服必然将成为现实，却无力阻止。欧洲人通过这些条件得到的、将被中国承认的特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最好能成为今后中欧逐渐密切关系和中国接受欧洲文明的坚实基础，最好这些额外的、不合时宜的优待不会带来什么动荡和突发事件。这些优待是政治力量薄弱却有着必胜信念的老百姓被迫提供的。我们将来可能会担心什么呢？欧洲已经控制了腐朽的大帝国，儒教文化孕育的、人民长期奉行的、排外的精神，在中国与欧洲各文明民族的长期友好往来和基督教的影响下，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中国人民的权利被轻视，并且中国人神圣的传统由于欧洲主义强行侵入他们独特的生活而被打破时，那就很难与这个被激怒的冥顽不化的民族和睦相处了。

6月4日 今天穆彰阿突然再次来访，向我宣布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河边界之事在阿穆尔地区得到了解决，全权大臣 H.H. 穆拉维约夫和奕山^①正在那里商讨细节问题。他说，伯爵要我和裕诚去天津（显然是因为我的最后一封信），但裕诚因病不能前往，而他，穆彰阿，奉旨从通州到北京来陪同我去天津。他说，在作出这个重要的让步后，皇帝希望俄罗斯应该报答我们。他难道还等着伯爵报恩？已经通知了伯爵关于这件事的解决情况。我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但是，我问穆彰阿，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伯爵和我，事态早已发展到满洲里了？为什么伯爵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可由于他的命令，却使得我白努力了一番，还在通讯上浪费了时间？穆彰阿回答说，以前还不知道穆拉维约夫

^① 亲王奕山，阿穆尔将军，道光皇帝（1821—1851）的侄子，和 H.H. 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

和奕山会怎样解决。“顺便说一下”，他说，“我自己也很遗憾在大沽时，我们没有通知伯爵这个安排；否则，伯爵会很满意，大概还会给我们说情呢。”不一定，我想。没什么可做的了，我答应明天就去天津作无用的说服伯爵的努力。

6月5日 我们离开北京，沿着以前的路线走。不久前的一场雨冲坏了道路，路非常难走。我们没在以前过夜的马头镇停下，而是向前走了一些。田里的冬小麦已成熟了，农民们辛勤地按中国方式收割，把麦穗连根拔起。他们把还未熟透的麦子也收了，怕天津事件会殃及到此，担心有军队经过，糟蹋了粮食。我不会忘记农民们见到路上来来往往却又毫无办法的达官贵人时那种谴责与鄙视的目光。过了马头镇后路好走了一些。我们夜宿在河西务。

6月6日 到了杨村后，我们寻遍了整个大镇找落脚的地方。所有的住宅、旅馆和私人的房屋都住满了军人。军队从长城往这里集结，和一些北京亲军（骑兵）组成了驻扎在通州的僧王军队的先头部队。最后，我们在一家满是士兵的客栈里找到了一间可怜的栖身之所。一群衣衫褴褛、衣不蔽体的士兵好奇地围住我们的房间，他们中许多人由于吸食鸦片而瘦弱得可怕。穆彰阿得知驻在这里的骑兵队长是他认识的一个叫郭端（音译，Гожуй）的将军，打算去拜访他。但是郭端已得知我们的到来，自己来看我们了。这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大官，中等个头，四十多岁，体形粗壮，穿着一件普通的马褂。他在北京以优异的射箭技术而著名，因此被赐封为皇宫侍卫队长。大沽事件中，谭廷襄在炮队失守后运用了中国的智谋：“遇难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时郭端和后备军正在防卫天津海口，可他却坐上轿子慌忙逃离战场。他本是去救援逃难者的，但是后来自己也像他们一样逃命了，退到了远离炮舰的地方。穆彰阿向我介绍郭端，说他曾斯列金内帝国（Средин-ной Империи）呆过许多年，现在奉

旨用自己的经验为俄罗斯全权代表效劳。和穆彰阿说过话后，郭端作出亲切的样子，温和地转向我，用他缓慢低沉的嗓音对我说：“我们，满人和蒙人，是老朋友了，请不要忘了我们是唇齿相依的，我们都是北方民族，我们的利益是相互的，请控制好事态发展的方向，帮帮我们。”这就是他们普遍的态度。所有人都认为，伯爵能阻止英国人，怎么也不能明白他在调停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明白他为什么推托说现在不是时候而拒绝直接参与这件事，他们到现在还以为这都是他不愿做的结果。郭端和我们谈了半小时左右。他一走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来到了离杨村五里处的白河边。这里挖了军用工事，河里打了一排排木桩，人们用大概是装了土的蒲包填在木桩间，上面压着几只装着这种蒲包的平底木船。人们并不急着工作，几个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在木桩周围忙活；另外一些工人则蹲在岸上，抽着烟管，带着惯有的冷漠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监察官视察完工作后，回坝上的麻布遮棚下睡大觉去了。白河上空荡荡的，看不到一只小船或小划子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这一片荒芜人烟，所有的帆船都被征集到上游杨村去了。我们沿着坝子走了几俄里，在一个地方我发现河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像是一件风衣，慢慢地在浑浊的水流中漂浮。我问马车夫：“这是什么？”“淹死的人”，他冷漠地说，扫了一眼漂在水面上的东西。这种事情太常见了，没人会注意它们。尸体大概是从浮栅那边漂过来的，工人们当然也不会去注意它。我们在难以忍耐的炎热和灰尘中驶向天津。一路上我们遇到几辆装满了破烂家什的马车，这是胆小的天津人在搬家；还遇到了一个剧团，他们要迁到更和平安全一些的地方去。我们来到城市的西郊，这里驻扎着中国全权大臣和所有高级机关的成员。尽管被派来迎接我们的骑兵早就先我们而去，应该已经向负责人通知我们的到来了，但我们还是用了好长时间来找住处。最后，我们在天津西墙外离城门不远的一家旅馆住了下来。当走近旅馆时，我

们还不得不停一下给一队团练让路。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列队走过，他们手里有的拿着剑，有的拿着矛。尽管许多居民吓得搬走了，但我们留宿的城郊居民区仍然非常富庶而且热闹。傍晚，吃完公费晚饭后，我在桌上发现了到处乱爬的昆虫，并从中认出了红色蜚蠊。不认识的和本地从未有过的昆虫，证明了欧洲人其中包括俄罗斯人的来临，这大概是我们给殷勤的中国人唯一的礼物。

6月7日 大清早我就被大概是在离得最近的轮船上响亮而密集的钟声吵醒了。我想立刻到伯爵的住处去，但是中国的全权大臣们已表示想先见见我。揣测着他们的意图，我不太情愿地去见他们。他们住在西郊居民区北部一个富裕回教徒的家里。出于礼貌他们给我派了轿子。两个人出来迎接我：桂良——一个病恹恹的老人，可亲的脸庞上带着友好的表情，他靠着家仆的肩膀上；花沙纳，体格强壮，四十开外，表情严肃，长着一张线条粗犷的脸。他们在一间雅致的大客厅里接待了我。那里聚集着他们的代理大臣，其中有我的老熟人，卞。全权大臣向我解释，尽管皇帝已经满足了我国政府的一切愿望，但伯爵迄今仍不愿意直接参预他们和英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们还请求我说服伯爵，给他们多提些怎样作出让步的建议，或者帮他们不用做出任何让步；如果没有伯爵可靠的支持，他们与英国人打交道时，就无法采用这些建议。桂良同时还说，他通过命令和传单勉强打消了热血沸腾的天津人反抗欧洲人的轻率想法，因打败了起义军保卫了城市而出名的天津人很难忍受傲慢无礼的外国人的存在。我刚到还未来得及和伯爵见面，所以可以回避直接答复中国全权大臣的授意。和他们告别后我去了自己的住处一趟，从那里穿过城市来到了东郊的居民区，伯爵住在它的北部。他住的房子位于海河的沿岸街上，是一个姓韩的富商的。主人在伯爵的坚持下不得不搬出自己的家，让给不讲礼的客人们住。北边的房间是最好的，有一

个高高的凉台，伯爵把它让给了美国公使，列威廉^①，他是坐着自己国家的轮船到这儿来的。

当我穿过窄巷来到沿岸街上时，我们的“亚美利加”号轮船立刻出现在我眼前，它正对着伯爵的房子。往北是一排炮舰，远逊于我国美丽的轮船。桅杆、缆索和旗帜在清新的空气中清晰可见。海河的禁航区停泊着可怕的炮船，驰名中外的北京门户（天津）被置于红毛蛮夷的炮下。伯爵的房顶上飘着公使的旗帜，旁边是列威廉公使的旗帜。走进伯爵的住宅，我在院子里碰见了 他，向他问好：“幸亏事态变化，我才到了这儿，正如所见，我是来向伯爵您祝贺的，我们的问题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解决。”伯爵没有回话，把我引进了他自己的客厅，给我从头读了一遍他所签订的条约。我感到很突然，我还以为，这只是初步的条款，只写入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所以当读到最后全权大臣们的签名时我大惑不解。在我看来，应该要么只签订赐予我们和欧洲人同等权利的那两项条款，要么就签订一份中国全权大臣不会拒签的完整的海陆条约。这个条约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拟定和签署的，非常仓促，而且伯爵担心中国全权大臣会改变主意，或者欧洲全权代表们打听到他想先于别的大国签订这个条约的消息。可见，不能因为这些借口和猜想，就原谅签订这个毫无意义的条约的行为。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拟定一个有益于俄罗斯并值得我们为之所进行的外交努力的条约。由于条约拟得太仓促，中文本和俄文本之间有一些表达上的歧义，甚至还有疏漏之处。俄文本和满文本的文件也是两种说法。条约的事已无法弥补，我把它撇在一边，向伯爵转述了北京政府的希望和中国全权大臣们的请求，并

① 威廉·B·瑞德（清文献称列威廉——译者注），1875年4月18日任美全权部长和紧急公使，于1858年12月15日由约翰·E·瓦德（清文献称华若翰——译者注）代任。

表达了自己对在英国节节取胜的情况下中国未来命运的观点。但伯爵却回答说，他决不会采取中国人所希望的任何措施。在整个谈判期间，我国全权代表的处境确实是很为难的。如果只限于得到和欧洲人相同的权利，而完全不提边界问题，那么中国人就不必坚持要求我国全权代表提供作用相同的帮助了。因此我们更加懊恼地意识到，最有益的是给予中国人帮助，但我们却无法也不可能这么做。伯爵对中国全权大臣们的软弱很不满。他们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在所有方面都做了让步。似乎这是中国人对付英国人战无不胜的武器。现在只剩下关于在北京派常驻公使和长江通航的两项条款未达成协议。伯爵认为这两条应坚决撤销，否则中国就会被英国牢牢控制在手里了。伯爵努力说服中国全权大臣们不要答应这些条款。我得知伯爵最近亲自致函北京，表示愿意提供一万支枪、五十门炮，以及派一些军官来帮助中国组建军队和在大沽建造海岸炮台，但没说提供十万两银子和免去二十万两银子赔偿费的事。可见，我以前通知北京政府的伯爵的想法现在已经改变了。我冒昧地向伯爵提到了伊犁的事情和它的进一步发展。伯爵回答说像所有陆上的问题一样，这件事与他无关。快到傍晚时，伯爵邀请我坐快艇沿河而上兜兜风。我们驶过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船旁，看到沿岸街上站了一堆中国人，观看着欧洲的轮船。在白河和帝国运河交汇所形成的狭长沙滩上座落着望海楼，里面住着额尔金勋爵——这可以从飘扬在楼上的英国旗帜看出来；葛罗男爵住在他旁边的望海寺里。返回时，英国海军上将的船上传来的乐声，使我充分享受到了音乐的乐趣。他们的颂歌《上帝拯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的庄严乐声在寂静的夜里回响，旋律和我国的《天佑沙皇》一样。在别国的天空下，在沉默的中国人中能听到如此亲切的旋律真是太美妙了。乐曲声响彻北京河流的柔波上空，传到中国官员的住所里。他们愁眉苦脸地呆坐在四壁中，强忍着仇恨和屈辱。天津被黑暗笼罩着，看

起来就像被勇敢的欧洲人骄傲地统治着一样。我很晚才回屋。伯爵占了院里门朝东的主厅；左边厢房住着别休罗夫^①和 B.O. 萨肯（奥斯登·萨肯男爵）；右边厢房住着中国学家们，我和他们住在一起。院门不大，朝东对着另一个小院子，出门或进门时要穿过它。这里是马尔忒诺夫和巴留泽克的餐厅和房间。两间耳房里的人都在加紧工作，因为伯爵除了派中国学家到中国全权大臣们那里去之外，还常认为有必要给他们送去一些信函，亲自解释清楚。我和老朋友们谈了大半夜。每隔半小时炮舰那里就会传来钟声。又是一个新事物！中国的公鸡通常在黎明前夜里三点左右开始叫，但是在这里，轮船上的值班汽笛声把天津的公鸡弄糊涂了，它们改在十二点就开始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我得知，耆英已和伯爵见过面了，但是欧洲全权代表们不愿和他谈判，他就匆匆赶回北京了。

6月8日 我到中国全权大臣们那里去了一趟，请求把护送我的穆彰阿留在这里以防万一，因为伯爵要我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尽管我看不出我的存在能有什么作用。全权大臣们再次提到伯爵的参与一事。在此之前，伯爵已亲自从额尔金勋爵处了解到，勋爵正要放弃这两项有争议的条款。伯爵立刻致函中国全权大臣们，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说他已经使额尔金放弃了对上述条款的坚持。可惜，额尔金只是在口头上对伯爵作了让步，他仍然继续要求把它们写入条约。自然，这件事给中国全权大臣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额尔金使伯爵陷入了不利的境地。桂良带着温和的讪笑说起这件前后矛盾的事，并让我请伯爵纠正此事。我发现，全权大臣们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在额尔金的代理人面前总是战战兢兢的。桂良心力交瘁，而花沙纳开始在酒杯中寻求安

^① 彼得·阿列谢耶维奇，著名汉学家的兄弟，任普提雅廷伯爵外交使团的秘书。毕业于帝国法学院。于 90 年代在梯弗里斯逝世，时任国会成员。

慰。关于这两项条款的事情使伯爵极其不快，他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这个过失。

6月9日 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乌苏里的事情是怎样进展的，又是怎样解决的，只是碰巧给伯爵的圣谕中才知道这个消息。圣谕中说，有关乌苏里江和河湾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虽然如此，伯爵内心仍很得意，就像是他自己取得了这项辉煌成就一样，尽管他在这件事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令人怀疑，而且他的坚持也从未得到过任何回应。这件事部分得益于中欧事态的发展。伯爵陶醉地想象，他的名字将在国会讨论时被人们传颂。今天他让我给他写一封关于我最近在北京活动的信，他不满意我写好的这一封，要我另写一封更全面的。我明白了他要我写这封信的目的，觉得在表达时一定要更谨慎一些。在给他的圣谕里还说，欧洲人是他领来的，现在中国人作出了让步，作为回报，伯爵应该把他们领回去了。大概英国人告诉了俄国全权大臣，他们是根据伯爵的建议到天津来的，英国人也愿在解决我们两国领土争端的问题上帮他们调停。“俄国人”，他们对中国全权大臣们说，“每年都从你们那里取走一块土地，来向我们求助吧，我们能劝服俄国人。”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说。如果中国人想到了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他们明白了我们的态度，在训斥我们 *ab hominem*（〈拉〉诉诸感情地）。

6月10日 两项条款所造成的险情仍然存在。伯爵去找葛罗男爵请他劝服额尔金信守先前的承诺放弃这两项条款。葛罗男爵认为不好跟额尔金说这件事，让伯爵自己去跟他解释清楚，伯爵拿不定主意。在中国全权大臣们面前他还得坚持下去，免得他们作出让步。全权大臣们则回答说，英国人威胁说再不让步，就要攻占天津，打到北京去。伯爵发誓说英国人不会炮击天津的，也无法打到北京去。但是他的道理对全权大臣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无用的借口使中国人对俄国人日益冷淡。

6月11日—13日 我们本国的事情已经解决，伯爵收到清朝皇帝给他的圣旨，说他很高兴接受提供的武器，但是建议在以后更和平一些的时期再派军官来。伯爵再次请他接受这些军官，并限定只有五名。中国人最后同意了。伯爵提议今年年底就派我国的军官们过来，他们将对一些年轻人进行军事教育和军纪培养，这些人将成为中国军队第一代教练员。他想要在比利时订购枪炮，在那里买船，然后从喀琅施塔得（地名）招募水兵，把它们沿海路运到中国来。这样一来，最早要到明年秋天中国人才能收到我们的武器，可这里明年春天就要用。伯爵没通知中国人武器运来的时间从春天改到秋天了。自我到天津后，伯爵就把去北京的愿望暂时抛开了，他计划等天津事件结束后就和别国的全权大使去日本，再从那里回大沽，而后从大沽到北京。去北京的理由已经想好了，就说是为了从陆路回俄罗斯，如果在北京想好了什么理由，他本意上还打算再回到大沽。伯爵想到北京去，是为了向清朝皇帝作一下自我介绍，不是正式的，而是以一种不常有的私人的方式，比如，碰巧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相遇。但这件事还是比较麻烦，所以伯爵完全放弃了到北京作一趟无用的旅行的念头。

两项条款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仍未平息。无法再指望中国全权大臣们能坚持下去了。伯爵看出来他们只是担心欧洲人会向北京进军，就坚定地说，只要皇帝有地方可以暂避，就算让英国人占领北京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在中国的首都住不了一年就会离开，在交通工具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很难远征北京。后一条理由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竟然会要皇帝逃难。现在，额尔金仍占有优势，他控制了所有国家。葛罗男爵出于英法间的友谊，拒绝了伯爵的建议。我看得出来，英国人在政治活动和影响中处于首位，其次才轮到法国人。考虑了当前的局势，我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全权大臣们来说，取消这两项条款的最好办

法就是，完全抛开或者哪怕只是表面上抛开俄国人的调停，而直接只向额尔金勋爵求助，向这位宽宏大量的民族的代表求助，乞求他的仁慈和宽恕，不要提到受辱的事，其实这样就行了。我相信，那时额尔金勋爵就会撤销那两项条款，他本来只是为了旁人的干预和自己的荣誉才坚持这两项条款的。中国全权大臣可以通过还比较镇静的穆彰阿来说服勋爵。但是，既然我国全权大使就是为了调停而来的，那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呢？

中国全权大臣们又做了一次努力，他们邀请伯爵和列威廉到他们那里聚会。我们到时列威廉已经到了，他坐在中国式的沙发里，随便地倚在靠背上，跷着二郎腿，这样一来他右腿的膝盖比头还高。他的秘书，学者威廉姆斯^①坐在旁边的圈椅里，两条腿直挺挺地伸着，剔着牙（他们在整个聚会期间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他们的翻译是宁波的美国传教士玛尔金。中国全权大臣们卑躬屈膝地坐在一旁。当所有人都就座后，伯爵问为什么要邀请他时，中国全权大臣宣布，英国人仍旧不放弃那两项条款，于是他们，全权大使们，决定最后一次请求伯爵和列威廉帮助调停，使双方达成协议。自然，他们得到了与以前一样的建议：沉住气！坚持住！唉！他们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6月14日 签订中英条约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条约将在天津南边的海光寺里签订，这样一来，英国公使就得经过我们的住宅旁。下午，所有英法船只上的缆索都从上到下挂满了彩旗，沿岸街上挤满了人，来看这当地罕见的极为宏大的场面。俄国和美国的旗帜都没有挂出来，但是有人把我们的轮船错认成英法的船了，立刻命令在我们船上挂上英法的旗帜。一面旗卷了起来，伯爵走到沿岸街上，叠着双手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断给船员们下

^① S·W·威廉姆斯（1812—1884），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

命令，直到把旗子展开为止。列威廉事先把自己的轮船开到锚地去了，所以无从表达他的支持。我们坐到列威廉的凉台上，这位英勇的美国人像在海船值班室里一样，带着寸步不离的单筒望远镜踱来踱去。终于，从额尔金勋爵的住宅传来一声欢呼：乌拉！宣告勋爵出门了。军乐响了起来，游行队伍出发了，走在前列的是军乐队和持枪团，士兵都穿着红制服，带着白色的草帽，便步走着。额尔金勋爵乘坐着一顶华丽的轿子跟在军团后面。伯爵发现，他穿得非常简单，像个牧师一样只披着一件大袍子。轿子周围是步行的军官们，他们金色的带穗肩章和制服上的装饰品在阳光里熠熠生辉，为这列队伍增色不少。跟在勋爵的轿子后的是英国海军上将西马廉各里^①等人的轿子，将近三十顶。在这列轿子后走着另一个团，他们的装备和服装同前面的团队一样。中国人拥在后面看热闹。游行队伍走远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仍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军乐声。额尔金以同样的排场回来时，已是深夜了。我们讨论为什么英国人不挂出俄国旗帜，有的说，他们升起的不是旗帜，而是单纯的谈判标志。至于说我们升英国旗，则是以此来表达对联军正常的支持与祝贺。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对他们表示支持了。第一次是在英国人从大沽海岸炮台满载战利品经过我们的轮船旁时，“亚美利加”号船员们就被命令走到甲板上向他们欢呼乌拉！英国人也报以欢呼。说起这件事，马尔忒诺夫气恼地补充说，俄国人向英国人欢呼时，由于用力过度肚子都疼了。Л·说他在撒谎，肯定是我们自己坏肚子了。他们的言辞变得粗鲁起来，所幸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6月15日 今天下午法国人举行了游行，也按那个路线和程序，轮船上也挂满了旗帜，但是法国士兵不象英国士兵那样军

^① 米歇尔·西马廉各里爵士（1802—1887），海军上将，1858年任英国侵华海军司令。

容严整。他们中许多人身上挂着纪念章，有人告诉我，那是塞瓦斯波尔事件的纪念章。葛罗男爵穿得也很简单，但比较有品位。他悠闲地坐在轿子里，戴着优雅黄色手套的左手搭在轿子的前栏上。轿夫们都佩戴着法国的徽章。法国海军上将（里戈·德热努依里）^① 骑着马跟在男爵的轿后。这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佩带着许多勋章，胸前有颗星。他带着傲慢的神情骑在一匹中国驽马身上，看起来很滑稽。法国人也是深夜才归，前面的军团举着火把，很壮观。

6月16—21日 在和英国人签订条约前，额尔金的代理人和中国全权大臣们的代理人曾举行了最后一次协商会议。下，谈判中的主要人物，按照伯爵的要求，通知我们说英国人放弃了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条款，并更改了关于长江通航的条款，加上了必须乘中国船只航行的条件。这使伯爵放心了。但是狡猾的中国人骗了他，大概是为了躲开他不断的坚决要求吧。尽管他们最终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和蔑视态度还是答应了伯爵的要求。当签订条约后事情已经明朗化，并且中国人公开通知我们，已在两项条款上向英国人作出了让步时，伯爵非常生气。他说中国的全权大臣们背叛了他们皇帝的利益，下被英国人收买了，但这只是胡乱猜测。无论如何，事情也无法挽回了。在此之前，伯爵派马尔忒诺夫给彼得堡送去紧急外交报告，报告中他顺便通知了撤销两项条款的消息。

Festina Lente（〈拉〉急而稳），我们想把他召回来，或是追上他，但是仍抱着一线希望，但愿清朝皇帝不批准这个条约。伯爵劝中国全权大臣们派信使给北京再递一个报告去，或者自己承担下责任，向英国人宣布，皇帝没有批准条约，尽管事实上已经被批准了。但是中国全权大臣们不愿做这么危险的事。伯爵向中

^① L' Amiral 里戈·德热努依里。

国全权大臣们表示抗议，责怪他们接受了那两项条款。此后不久，列威廉拜访了那个在攻击大沽炮台战斗中战功卓著的英国船长，从他那里打听到，他最近收到一封发自伦敦的信，通知他，女王的内阁正在进行换届，命令额尔金勋爵不要征讨北京，不要灭亡满洲王朝，只提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求。船长是出于对额尔金勋爵不满才说出这件事的，因为勋爵没派他而是派自己的兄弟给伦敦送去了关于签订条约的外交报告。列威廉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伯爵，而伯爵赶紧又通知了中国全权大臣们，劝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取消那两项条款。但是他们回答说，尽管两项条款已经写入条约，但是它们会不会被执行还不知道，所以无需认为这两项条款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伯爵过时的建议白提了。过了一天，皇帝批准条约的谕令来了，说：“看了报告，全知道了。”我们担心额尔金勋爵不满意这个批示。果然如此，勋爵怀疑这是北京政府耍的花招，要求另写一份更准确、明白的批示来，同时传令锚地，让到达的援军开炮舰到河里来，或者直接上岸来。中国全权大臣们惊恐不安，立刻派信使到北京领取新的御批。一天傍晚，额尔金勋爵拜访伯爵，请他放心，许诺他不会让援军在大沽登陆。正在此时，有人给伯爵送来了一份刚从北京收到的新御批，皇帝应英国人的要求，清楚明了地批准了这个条约。伯爵把这个新消息告诉了额尔金。额尔金说：“真高兴，我能和您第一批得知这个消息。”这件事让额尔金很高兴，所有的人也都感到高兴和放心。事态的发展和中国人，甚至是欧洲人的命运都取决于额尔金，因为他有能力控制我们。大家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我们从本地收到的上海报纸中读到，伯爵对英国人意图的阻挠已不是秘密。报上同时还说，俄国全权大使和平结束中欧争端的努力至今没有成功，因为俄国人下不了决心为此作出牺牲，这可能会因为中国人而牺牲了与欧洲人之间的友谊。当然，伯爵是

绝不会作出这种牺牲的。额尔金对伯爵明显地冷淡了，但他没说什么，甚至都没告诉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戈里。因此所有全权大使和军官们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友谊。列威廉是俄国人的朋友，从心里痛恨英国人，他支持伯爵对额尔金行为所进行的无用的反对。海军上将西马糜戈里和葛罗男爵还与伯爵保持着友谊，并来拜访过他。男爵懂俄语。有一次他来找伯爵，在院子里没看见任何人，就站在院中央大声用俄语问：伯爵在家吗？法国公使来了！至于和中国全权大臣，除了非常少的几次正式会晤外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条约的中文本通过后，伯爵命令再抄一份，并建议中国全权大臣们在他们的公馆里一起签署这份文件。伯爵提前通知了自己到达的时间，即正午。当伯爵带着我们到了中国全权大臣的公馆时，只有仆人们迎接我们。他们说，桂良和花沙纳在“睡觉”。伯爵在客厅等了大约一刻钟，终于桂良被人搀扶了出来，花沙纳也露面了，睡眠惺松的，大张着嘴巴打呵欠。他们故意表现出对我们的不尊重和轻视，但是对哪怕是职位最低的英国人他们也不敢这么做。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竟到了这一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和平的却毫无成效的干涉导致他们如此无礼地对待我们。全权大臣们没读完条约就签了名，他们已如此习惯了不加反驳地就签名，以至于可以让他们签署任何条约。他们到这儿来只是为了答应所有要求。现在是让中国政府方面作出妥协的黄金时期，真是遗憾，我们在这么富庶的地方只得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好处。伯爵邀请中国全权大臣们到我们那儿去吃饭，但是他们坚决拒绝了。这样结束挺好的，如果不得不宴请中国人吃饭，伯爵还没有多少粮食储备呢。除了厨师，我们甚至没有任何仆人，整艘船上只有O·A有一个勤务员。伯爵对有一个赤脚的水兵服侍他已很满意了。我们这群俄罗斯人没想到哪怕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也要储备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现在什么都缺，就像是到了一个条件很差的别墅里度假一样。

驻留天津期间，欧洲人不顾令人窒息的炎热，跑遍了城市和各个城郊居民区。他们一群一群地散到各处拍照、绘制地图。相遇时，他们彼此点头致意，在被他们轻蔑地看作白痴的居民中，高兴地交谈着。当我国的“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来到锚地后，我们俄罗斯人也活跃起来。舰上的军官和船长乌尼科夫斯基本人到我们这儿来了一趟。伯爵早就等着我国舰队到来，一直抱怨它开得太慢了。他想向海军上将控诉，不应该颁布给新成立的东海舰队不应得的嘉奖通令。据说，大概是由于经济原因，舰队还未开动。可能它没来是为了不给欧洲人像要求它的联军那样要求我们加入行动的理由，而使中国人怀疑我们不友好的企图；或者是怕给不符合我国政府的意图的不合时宜的野心提供工具。

天津商界为尊贵的客人们张罗着生活所需，他们的首领张锦文，表现最为突出。他通过垄断盐业赚取了很大一笔财富。他为所有欧洲人提供客栈和住宅，并保护他们的安全，还出于爱国心给他们捐了很可观的一笔款。张锦文的帽子上有一颗红珠子和一根孔雀毛，象征着他的官爵的尊贵。珠子和孔雀毛是他通过捐款和别的效力从政府那里得来的。他不只在北部中国有名气。他来拜访过伯爵一次。这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矮个子，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一脸商人相，若不是经商，他或许现在还在厨房给人做饭呢。和他一起来的是房子的主人，韩，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嗜吸鸦片。伯爵拿给韩三百个三马克的银币，并强迫他收下作为房费。

伯爵在和我商量后，给中国全权大臣们和所有参加谈判的大官分送了价值不菲的礼品。他也没有忘记谭廷襄，尽管他已不再参与此事。伯爵不想让别国大使知道他送了礼物，因为早在以前他们就一致协定不送礼物，因此英国人好像没有送过礼物，而善良的列威廉只送给中国全权大臣们一本用中文写的医学著作。最好的礼物伯爵留给了日本幕府将军。伯爵对日本很着迷，一般来

说，所有到过那儿的人，都对这个国家赞不绝口。当然，想起自己早先在那里取得的成就和这个国家富有诗意的风情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不明白，我们在日本的利益能有多么重要，我们从和这些岛民所签订的条约中能得到多大的好处？当我直截了当地问伯爵时，他自己也回答不确切。但他想让我们在日本的领事馆符合我们大国的身份。

6月22日 今天列威廉借用伯爵的“亚美利加”号带着全体美国使馆成员到锚地去了。昨天我去他的住宅和我的朋友玛尔金神父告别。列威廉也想亲自和我道个别，他表示很高兴能坐着我们的船离开。我通过玛尔金表示我作为神职人员，只有祈祷上帝保护大人一路顺风。列威廉向我伸出他的大手，我们便握别了。在走廊里我遇到了列威廉的儿子，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中国人也喜欢他），和他亲切地告了别。若干年后我还能否想到，我，一个北京穷乡僻壤的修士，能荣幸地在天津的城墙下握住自由美利坚代表的手？和列威廉一起去锚地的还有几名英国和法国的军官。沿岸街上聚集了数不清的看热闹的人，他们看到“亚美利加”号锚链叮铛作响，在河上转了一个圈。对着我们这边的船舷站满了军官；列威廉戴着单筒望远镜在值班室里来回踱着步。轮船动了一下后竟然停了下来！原来是开到浅滩上搁浅了。我认为这不是很糟糕，但伯爵作为一个海员却很愤怒。当轮船倒转轮子向后退时，盛怒的伯爵走到沿岸街上喊令：“加大马力！”真的，当加快速度时，“亚美利加”沿着弯曲的海河飞驰而去，很快，它的桅杆就消失在层层叠叠的房顶后了。

6月23日 今天我们的轮船本该回来的，但是却收到消息说，在经过沙洲时它一头撞到浅滩上，搁浅了。我非常想回北京，那里应该已动荡不安了。天津气候炎热，住所不适，周围又吵又乱，由于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我病了几天。伯爵终于同意让我明天走了。傍晚额尔金给伯爵送来了他签订的条约的复件。条

约中的条款给了英国人很大的权利并确立了他们在中国的影响，而这些是伯爵曾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徒劳地反对过的。当他读完了所有条款后，长叹一口气，垂下头沉思起来。但很快他猜想出，尽管英国人将在北京设常驻大使馆，但当他们看到优势在俄罗斯一方时，他们大概就会一致认为最好还是停派驻京公使。但愿如此，但未必会成为现实。晚上，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时，伯爵答应回到彼得堡后，就说服政府在关于取消或是减少从中国那里得到的赔款金问题上和英法取得联系，并说服欧洲各大国签订保障中国将来不受外国非正义的攻击和任意的要求，让中国未来能享有文明国家的普遍权利。那时我们俄罗斯人就能在北京皇宫中处于有利地位了。中国全权大臣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期望，这使被迫作出那么多牺牲和让步的清朝皇帝有了些许慰藉。和伯爵道别后，我回到宿舍收拾东西。我在北京的老友鞑鞑林诺夫^①明天将和我一起走。他将穿过蒙古给彼得堡送信，我本想让他帮我寄一封信，但没给他。我是以一段摘录结束这封信的内容的。

在闷热的天津市郊居民区里过了约二十天后，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回到我们简陋的栖身之所，摆脱在著名的海河岸边外交生活中用以消磨时光的胡思乱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愿老天保佑北京的城门没有又遭到高加索部落的侵犯。谈判结束了，条约签订了，也批准了，只剩下到上海建立新的税则一事了。欧洲的全权代表们现在正驶往日本，他们将从那里去上海；然后留下一些代理人，自己赶回欧洲去。伯爵没落于人后，他向中国全权大臣们宣布将去日本观察欧洲人在那儿的行动，必要时向幕府将军提些好建议。一句话，像在这儿做的一样。中国全权大臣们笑了。大概他们想象到了日本的命运，但是他们又能为日本做些什么

^①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1817—1866），第十二班布道团的医生兼翻译，后死于丘古恰克（今塔城）。

呢？伯爵很惊讶他们对日本这么有名的国家知道的那么少。

我们尽力维护着自尊心离开了。我们当初怀着善良的目的来到这里：使中国满意，支持中国政府，在艰难的环境中予以帮助，最后，在北京建立起俄罗斯稳固的威信。可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也没有办法实现真诚希望过的这一切。中国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对我们调停的想法寄予了全部希望，于是突然冥顽不化、愁眉苦脸的中国人的态度变得殷勤周到又宽宏大度。我们一边许下一大堆承诺，一边赶紧利用中国人怕欧洲人入侵的心理为自己张罗着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急于想要的却远不是应该要的。我们忙着进行这些不可饶恕的外交活动，却只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

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我们。在遭到北京政府坚决的抵制和一系列的回绝后，谁都容易会被他们愿意让步的表示冲昏头脑，顾不上讨论细节问题，也没想后果，没考虑周全我们的利益，就急着利用这个时机签约了。我们条约的内容很快就将公开，我只说说一项有远见的条款，是关于开放台湾和琼州府的通商口岸的，我们的批发商们未必听说过这两个地方。请不要认为在条约中写入这些港口是为了扩大我国的贸易范围，我们是想通过这项条款防止英国人占领别的更有意义的港口。伯爵使他们的目光转向南方，而英国人总是盯着北方，并在渤海为自己开了两个港口——一个是登州，用于停泊船只；另一个是满洲里海岸边的牛庄。

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中国政府眼中的重要性已太大降低了。开始他们认为我们能够调停好，只是我们不愿意；但后来确信，尽管我们也想，但是没能力——我们在和别的欧洲人比较时显得很软弱，我们的行为给我国的政治抹了黑。中国人可能明白了，我们用一些含糊的许诺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却什么也没做到。但这不值得操心，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就是如此。我们

不想只受到中国全权大臣们最后对我们表现的那种冷淡和轻视。我认为，我们应该履行诺言，真诚地作出努力，即使我们提供的枪炮在那里生锈或是将落到欧洲人手里，即使我们的军官在中国军队中组成不了一支连队而溜回家，那也算尽了我们的责任，维护了我们的信誉。

我不能不对伯爵的坚毅、耐心和精明强干给予应有的尊重。在与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和中国人的冥顽不化所做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需要多么果断和坚强啊！但是不断的失败和伤害对伯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反对的意见使他变得暴躁，琐事烦扰着他，他听不进任何劝说。然而，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对自己的想法、一时闪过的念头、还有别人的建议很敏感，如果这些建议和他预先确立的想法一致，他立刻就会把它们付诸实施，他自己身体力行也催别人赶快执行那些建议。我很难赞同这种常常是很冒失的、带有些清教徒式固执的热情。伯爵是虔诚的教徒，有些英国习气，但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天主教的狂热。每天早晚他都做一小时的祷告，可能是忏悔他所奉行的外交制度中的罪孽；午饭后和下午茶后，如果不向我们（这只是指一部分俄罗斯人）论述英国人敲诈勒索的非法性的话，他就会谈起宗教的话题。在他徒劳游说的不幸的日子里，宗教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支持。

今天晚上临别前，伯爵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以后应该对我们参加这些事给予什么奖赏？我恳求他完全不要考虑我，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坦白说，我很不喜欢“成则嘉奖，败则惩戒”的成规，难道职责范围之外就只有奖赏吗？难道利益能约束我们高贵的自由吗？难道应该束缚我们不求回报的努力吗？难道要我们沉醉于孤芳自赏吗？不过，我想请问，我们的高尚品质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北京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为这件事做出什么重大的或有用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局限地位。最后，假使有人为了我们没有更好地参预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而指责我们什么，

我当然不会为了名誉去记恨他并高喊：Quorum et ego pars aliqua（意为规矩和自由不两立）。

6月24日 大清早我和同伴鞑鞑林诺夫从韩宅去了旅店一趟，送行的官员们在那里等着我们。穆彰阿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此前不久，他的后台大学士裕诚在北京去世了。我们教会俄罗斯馆的监察员失去了靠山，有点担心自己的乌纱帽。

离开天津几俄里后，我们发现田野里到处都是走来走去、挥着掸子和粗麻布片驱赶蝗虫的农民，路上密密麻麻的一层蝗虫，车轮过处，飞起片片虫群。玉米和别的春播粮食都被吃得只剩下杆了，田地光秃秃的，仿佛被火烧过一样。在杨村附近，我先前见过雏形的浮栅已做好了两处。由于做得匆忙，木干上还有绿芽和枝条呢。在河中两处浮栅间的空隙里打下了木桩，并在河面上横摆了一列船；在它们后面的上游处还准备了一些船，大概是纵火船，船头有钩竿。更远一点的上游，在河弯上筑起了一道土围子，一角延伸到河里，上面安了一些体积不大的带轮子的大炮，炮口对着河面。炮之间设有圆形掩体，或是用蒲席围成的土围。从远处看它们像是禾捆一样，看起来似乎第一次炮击就会让这些禾捆倒下。

6月25日 到了张家湾，我们停在岔路口，一条路通向这个村镇；另一条从坝上延伸下来向左，通往我要去的地方。鞑鞑林诺夫将穿过张家湾和通州，绕过北京，取道张家口。我们下了马车，紧紧握了握手。我对亲爱的旅伴说：“您此去北方路途遥远，愿神保佑您早日回到故乡。如果遇到我们等待已久的客人们，请向他们转达我诚挚的问候，并拥抱他们。”我们在荒野上，在护送我们的中国人群中告了别。坐进马车后，我们仍探出身子挥别了一阵。我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在孤独凄凉中向令人厌烦的北京行进。我们在裕家卫夜宿。

6月26日 我们冒雨进了北京城。首都所有的街道都安设

了似乎是为护军营搭的窝棚。我很快就得知，北京在整个天津谈判期间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回到俄罗斯馆后我从报上得知了耆英的悲惨命运。这位外交家作为欧洲人的旧识，本被授权可全权独立行动，但是在遭到欧洲大使们的极度怠慢和伯爵冷淡的接见后，他对英国人的居心起了疑心，至少是表面上起了疑心，于是他决定躲开此难，不料却陷入了另一个灾难。他命令中国全权大臣给皇帝送去他写的报告，而自己随后去了北京，但是到通州后被僧王拦住了，并奉旨把他当作犯人押送回京。无力的愤怒总得找人来发泄，于是耆英受到了责难，似乎天津谈判的命运是由他是否逃跑决定的。六月九日对他进行了最高裁决。当审判他时，他的儿子不止一次来到我们俄罗斯馆，请求我们对他父亲的遭遇表达官方的同情。他期望那样耆英就能被赦免。无疑，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还给俄罗斯馆送来了伯爵五月二十八日对我请耆英转递的那封信的回信。耆英擅自离开天津是他唯一的罪过，但是这又叫人们想起了他在广州的行为，在那里他周旋于英国人和中国政府之间，显出了他的心口不一。据北京政府的看法，他损坏了国家的利益，并间接造成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因此他应该成为事件的牺牲品。正如我说过的，成为被欧洲人侮辱了的北京政府泄愤的牺牲品。最高法院判耆英死刑，缓期到冬至执行。但是参加审理的理藩院尚书肃顺反对延期执行死刑，坚持立即执行。他冷酷地补充说这个犯人已老了，可能会在死刑日期之前得病而自然死亡。皇帝既不批准这个意见，也没批准那个审判，他不想公开处死自己的亲戚耆英，于是吩咐六月十八日那天在管理皇室亲戚的机构（宗人府—译者注）收拾出一间空屋子，把耆英领到那里，给他看皇帝的手谕，让他自尽。命令当然被执行了。可怜的老头，在还怀着生的欲望的晚年，却不得不亲自把绳套固定在房梁上，然后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自缢。这是对人的意志多么可怕的折磨和虐待，这需要他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来亲手处死自

己！但北京政府的暴政就是如此：预感到未来将动荡不安，有着长久基业与信任的帝国大厦将被推翻，北京政府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只有给将和欧洲人作战的大臣们这个教训和戒令。这是天津悲剧的最后一场，这场无力的战斗庄严地闭幕了。

我还得知，大学士裕诚死于六月十二日，尽管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皇帝非常尊敬他，亲自造访了死者的家，在尸体前撒酒祭奠，谕令像对历史上英勇的人物一样厚葬裕诚。

6月28日 许多参加大沽对英战役的军官由于海岸炮台失守而被降职。谕令僧王原地查勘事态。随后又谕令免除阵亡将士家庭的代役租。

6月29日 据可靠消息，所有欧洲船只都已离开天津。由于“亚美利加”号轮船仍搁在浅滩上，伯爵不得不雇两艘中国帆船到锚地。临行时他嘱咐中国全权大臣们在被摧毁的炮台处不要建任何东西，甚至要腾空这块地方，使它完全像 *tabula rasa*（拉丁语，意为“平整的空地”——译者注）一样，等着俄国工程师们来这儿建造新的工事。我能想象得到，中国全权大臣们是怎样接受这些建议的。得整整一年让通往北京的门户敞开着，但起码伯爵是出于好心。

7月3日 谕令桂良和花沙纳去江苏谈判欧洲通商新税则事宜。他们将和那里的总督（即两江总督）何桂清共同行事。大概谕令他们试着取消那两项条款，但这种尝试将会失败，唯一的希望是欧洲大国间关于中国事务的协定可能会取消这两项。但会不会达成这种协定呢？我想知道，鸦片会不会成为税则中的一项条款。英国大概愿意停止以前的鸦片贸易，他们不想开放中国沿海的所有港口，以便能走私鸦片。

7月12日 根据桂良和花沙纳的提议，奖赏了天津谈判中表现出色的人。其中顺便提到张锦文，随便地称其为“海务张”，我在前面曾提到他。皇帝命令地方政府送给这位官商一块赞扬他

的匾。

7月14日 根据僧王的告发，所有海岸炮团的将军们都被撤了职。谭廷襄将于七月二十六日被撤职，他已到了京城正被查办。

7月27日 乌尔棍泰（Ургуньтай），在海岸与欧洲人谈判的三位长官之一，死在回山东的路上。他曾在山东视察过帝国运河，寻求改善它的措施。政府打算恢复在这条运河上的交通和漕运。这条运河自从华南的造反者壮大后就没用过，内部通航说明这里要比容易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的海路安全一些。

8月4日 谕令赶快送木材给僧王，修筑从通州到海口一段水上交通的防御工事。同时命财政部和建筑部（即户部和工部——译者注）拨出1,600多普特铜铸造新炮，铸好的炮将被送往通州。谕令修建运炮的路。

8月9日 大沽事件的被告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四位和欧洲人作战的将军，尽管击毁了四艘敌舰并杀了很多敌人，但仍因丢失了大炮和炮台而被判死刑^①；谭廷襄因统帅不力，被发配到蒙古的兵站。照例他将住在长城外接近张家口的一个特殊的小镇上，被流放的大臣们都住在那里。

8月14日 谕令把从下批浙江省运往北京的3000普特铜留在通州，用于铸炮。在大沽损失了近70门各种口径的炮，中国人没有灰心，继续铸造新炮，却忘了他们的炮好像不全部管用。就像蜘蛛，当它的网被破坏后，它就再织新的轻如空气的网，直到第一阵风来时再次被吹破，或是被人拂掉。更有用处的应该是把这些铜运到北京，浇铸成这儿急需的铜币。

8月16日 一连几天都有传言，似乎天津锚地又出现了欧洲船只。从天津回来的人告诉我他在那个城市里收集到的各种消

^① 后来皇帝又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把他们发配新疆。

息。似乎是有两艘英国船来抗议不让他们英国人进入一些中国港口，英国人提交了一份公函，但让接到它的官员吃惊的是，纸上空无一字。有些人认为，上面曾经有字，但由于英国人写的时候耍了花样，所以后来字不见了。法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都不是自己想来的，而是被英国人邀请来的。俄国全权大使在离津时对中国全权大臣们说：“我们三国的代表们离开后不会再回来了，但英国人可能还会回来，你们准备防御吧。”天津人仅仅对美国公使有好感。欧洲人取得的权利，一般认为，不会得到实行。所有这些传言都应谨慎对待。僧王在大沽和海河沿岸的双津（即双港——译者注）修铸炮台（不顾伯爵的建议），并在那里搭建新兵营；所有周围州县的木料都被命令运往海河。和亲王一样的是吉林人和库库哈托人的部队。从北京到天津沿途邻接的地区一直到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都列入了僧王的战略体系内。在天津举行了隆重的给张锦文赠红匾的仪式。张再次招募义勇军，但是军方当局要求把雇佣兵姓名登记成册，以示效忠，于是没人想报名了。

总之，一切都表明，北京政府认为天津港还有可能会再次遇到突发事件。这公开暴露了他们对于被迫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想法，他们试图取消条约中被迫作出的让步。伯爵留意到这个情况，他有一次说，我们未来派到北京去的公使可能在走路时得带着武装部队；还说，无论如何，我国的阿穆尔舰队都应做好明年春天出发的准备。

8月19日 今天公告说安徽省的主要城市庐州府（今合肥——译者注）被起义军占领。向来以与起义军作战而驰名的统帅胜保，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全权军务大臣。在南方，和起义军作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快速顺利地消灭他们是毫无希望的。欧洲人为了自己与中国通商的利益会不会决定平息中国的叛乱呢？

8月28日 奕经（音译，Ицзи），又名吉四（Цзисы），一

个出名的好纸上谈兵的人，他明智地利用失宠的时间到饶海去找值钱的铜矿，最后，在费县发现了金矿。它们位于一个峡谷中，大约几十里的面积。他拿着采矿计划找到僧王，僧王派了专业人员去考察。他们给他带回了矿本，七十五斤含金的石块能炼出一斤九分纯金。这么算来，四十普特的矿石应该能炼出一磅的金子。亲王向皇帝报告了此事，并呈上一份派大量旗兵去监察员工工作和开采金矿的奏折。掌管旗务的长官们奉旨审议了此事后，否决了亲王的计划。奕经的发现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9月5日 公布了天津验米大臣文彩的报告。今年从浙江和江苏有1,000多只船往天津运送了1,314,000袋，即500多万普特的粮米；有5,000只私人的或官方的驳船经通州给北京供运了近百万袋米。这些粮米大大增加了北京的粮食储备，并降低了别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在我从天津回来时，穆彰阿又到通州去了。理藩院还未给俄罗斯馆派来新的监察员；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给我们派了一个新监察员，但他没循旧例，在新的布道团到来之前，从未拜访过我们。通过最近几个条约建立起我国同中国新的友好关系后，我们不应受到理藩院对我们哪怕是暂时的这样的冷谈。^①

① 对签订北京条约的谈判进程的详细报道参见 *L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par H. Cordier, t. I, 1901. 巴黎；*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 par H. Cordier. Paris 1905；W. Williams.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tc)* New York, 1901. 还可参见刊登在《与中国交往概述》的资料，H·B·丘涅尔著，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文艺出版社出版。

驻俄日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报

刘俊 整理

编者按：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兴人。胡自1902年至1907年任驻俄公使，1908年至1910年出使日本。本资料即为1906年至1910年胡驻俄后期，与清外务部、各督抚及各将军等的往来电报，以及使日期间发回的电奏。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外交，诸如日俄停战及签订条约事、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事、俄日两国国内政情等方面，颇有参考价值。今刊出供研究参考。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1906年），发电

电外务部 正月二十二日

黑海水师提督被刺重伤，波兰拿乱党千四百五十人。森都^①炸弹死伤二十人。又有白昼劫案，并闻。德。养。

电外务部 正月二十八日，专一本

邸堂钧鉴：数月来谣传，颇疑中国举动迹近排外，咸引忧远东时局，隐为戒备。顷得秘密消息，俄前定撤兵办法现拟改变，拟酌留二十万名，以备缓急，退扎彼境，勿遽西旋。盖恐一旦有事，他国有水师接应，俄则仅赖此陆军也。愚见俟宜早降谕旨，

^① 圣彼得堡。

将现在实行新政益辑邦交，以永保东方和局之宗旨宣告中外，俾息群疑而维大局。乞尽裁代奏。再，俄东方三军统帅现皆召回，已葛洛特各夫前往统带全军，并闻。德。勘。

电外务部 二月初三日

冬电悉。和^①外部文复，批准约本，应俟另备缮正本到京后再行送交，现已咨送陆使赉和，业于十一月初五函、正月初五牒详细陈明。德。江。

电外务部 二月初六日

俄主谕，四月十七日开议院。现各省预备报筹名单，俾公举议员。德。鱼。

电外务部 三月十四日

此次达赖喇嘛游蒙古，闻曾遣前经来俄之藏员阿王乞助俄主。今日俄主递达赖电，略称：贵教王前游俄国连界之北蒙古，俄民奉佛教者为数甚众，借得献其诚敬兼受佛法护庇，我甚欣悦，特致谢忱，并申敬意等语。其称呼系同教皇。谨闻。德。盐。

电外务部 三月十七日

俄外部文称：海牙保和会定西七月后半月开会，详细节目已由彼驻使知照各国云。德。篆。

电杨星垣使 四月初九日

拟调学生胡仁源遵陆来俄，恳商俄使给函保护，下乞转胡。

① 荷兰。

希电行期，当託崑崙^①李家鳌照料。千元即汇。德。佳。

电外务部 四月十二日

丙密。俄首相维特辞职，各部亦有更换之说。又，此次达赖回藏，俄派佛教人四十名随行护卫，兼有宝星之赠。乞密存。德。文。

电外务部 四月十四日

前内政部哥赖米根为首。闻驻丹使伊思互尔斯凯将任外部。他部亦须更换，尚无明文。新议院十七日开议，森都尚安。余续闻。德。盐。

电外务部 四月十五日

寒电悉。俄派人护送达赖，系外部密告英署使，外间无知者。该使切嘱勿向外部提及，恐俄疑伊与敝处暗通消息之故。闻达赖早已起程，不日抵藏，拟请电飭沿途飞速查明踪迹暨护送实据，再向诘责，较易措词。候复遵办。德。咸。

电外务部 四月十七日

本日，俄主还冬宫，举行开议院仪式，接见上下院议员，并邀各使往观，事毕仍赴离宫。一切安谧。德。篆。

电外务部 四月十九日

俄驻丹使伊接任外部，已见明文。他部除内廷暨兵、海两部外，亦均更换。议院已在开议，要请各端，恐起冲突。容续闻。德。效。

^① 海参崴。

电孙慕韩^① 京卿 四月二十日

贺署常少，续有恩命盼电。新政端赖赞成，要闻息时电示。俄议院已开，冲突恐尚不免。首相、外部等均已更换。德。哿。

电外务部 六月初二日

下议院冲突，俄主下谕解散，众情汹汹。外部文称，各使馆均派队保护，遇警应准其入内护守。余续电。德。冬。

电外务部 六月初四日

冬电计达。下院散后，议员旋赴芬兰集议。森堡尚无变动，保护各馆队已派定，俟有警即分驰守护。德。支。

电外务部 六月十二日

俄首相辞职，前内部斯笃理宾接代。森都尚安，他处屡有骚动。德。文。

电外务部 七月初十日

初六，俄首相斯笃理宾被炸弹，未遇害；子女受重伤，僚役等死伤六十余。初七，俄主卫军统带；初八，波兰总督均被枪毙。议院须明春复集。军民交怨，结局难料。德。蒸。

电端午帅^② 七月十一日

沁电计达。留东学生浙江举人胡仁源，前蒙允改官费留英，兹已到英，恳早电浙，尤感。德。真。

① 孙宝琦，字慕韩。

② 端方，字午桥，时任两江总督。

电袁慰帅^① 七月十二日

驻俄丹马使称：丹报纷传中国欲聘丹武官数十员，信否？并谓彼政府嘱转询，确实非自荐云。乞复。德。文。

电端午帅 七月十八日

谏电感悉。福曜临江忭贺。恭读明诏，具仰嘉谟，宪政始基，中外欢慰。德。啸。

电外务部 七月二十九日

二十六日电悉。顷面催外部，据称各部正会议此事，一俟议定，速即知照云。探悉现各部确在会议，事系由户商部主持。当兼催两部。续闻。德。二十九日。

电戴、端大臣^② 八月初四日

尚书、制军均鉴：前星节莅俄，各部接待员计十四人，能否全请宝星，乞复，俾寄名单。德。豪。

电外务部 八月初十日

现中国贫民由铁路来俄日多，今年已共遣九人。顷又有湖北难民五十余名，由东省沿途乞食至俄，并闻流落各处者不下数百。若源源而来，更为不了。应请电东三省将军，严禁无业贫民出界，并由交涉局、铁路公司妥订章程，协力查禁。其业已在俄流离行乞者，国体攸关，应如何设法遣归，以恤穷黎而免道殍。乞电复。函在途。德。蒸。

① 袁世凯，字慰庭。

② 戴鸿慈、端方，1905年曾做为清廷考察宪政大臣莅俄。

电外务部 八月十九日

设关事，兼催户商部。顷据户部面称，中国照约设关，事属可行，现已定议等语。想外部日内必有文复。先闻。德。效。

电外务部 八月二十六日

外部文复，设关事可照办，应商一切，璞使处已发训条接洽云。顷外部请假至外国，约三礼拜后回俄。并闻。德。宥。

电外务部 八月二十八日

十二日电悉。难民多携妇稚，现正陆续资遣，造具清册，附粘照相，以便稽查，兼防遣去复回之弊。并商明外部，转饬东三省暨边界俄员与华官，协力查禁。现每名购给车票连途中饭食约需八十卢布，请速拨汇五千两备用。德。二十八日。

电塔尔巴哈台安大臣 十月十九日

元电悉。俄领事办事系秉命公使、督抚。送回逃哈事，彼公使、督抚既奉有政府训条，领事自当遵办。现在为时未久，倘再商外部，彼必以已发训条为词，或饬公使等行查。公使仍饬领事声复，恐转生枝节，于事无益。俟宜仍由尊处饬员婉与磋商。乞尽裁。德。效。

电浙抚张^① 十一月十三日

筱帅鉴：牒悉。学生胡仁源六月下旬过俄赴英。该生在日本肄业有年，普通完备，有志习海军造船科，改往英伦，即进专校。前接端午帅电，知蒙允改留英。浙江学生，务恳玉成，同深

① 张曾敷，字小帆，于1905年起任浙江巡抚。

感盼。余函陈。德。元。

电外务部 十二月十二日

外部文称：俄政府现决计将满洲兵队不待至原定西四月十五之期，即行撤退，业经俄皇电达中国大皇帝。俄政府为力顾大局，欲使远东情形从速复旧起见，切盼中国政府看重此举出于至诚竭力，俾两国交谊益加坚固等语。想已有国电答复。德。文。

电外务部 十二月十七日

顷外部面称：俄驻军准明日起程，陆续撤退。现俄真心和好，璞使在京商议各节，唯望贵国加意和衷，一臻妥洽。彼又私询日本撤兵日期，答以未接确信，但贵国此举实一好榜样云。德。十七日。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1907年），发电

电长少白将军^① 正月初九日

艳电计达。三十电敬悉。机器过境免税，已商明外部，唯须先将箱数及各件详文清单，并何时交运，由俄何地入境，预告外部，转饬税关查验放行。乞届时详示。德。佳。

电外务部 正月二十一日

本日俄二月二十号，重开议院。俄主现居皇村离宫，并未未来都，派枢密院大臣葛罗勃夫举行开院仪式。首相、各部均到。各使概未邀请。森都一切安谧。德。马。

① 长庚，字少白，时任伊犁将军。

电外务部 正月二十三日

邸堂钧鉴：惟德在俄日久积受寒，经常发痰血、头晕、少睡之症。今冬奇寒，病更加剧。医称，非改换天气，难以功效。拟恳天恩俯念病躯，赏假两月，俾赴德南境就医，稍痊即归。倘蒙谕允，拟二月初旬起程。使馆事务，当派参赞代办，请代奏。惟德。漾。

电外务部 正月二十三日

邹紫翁鉴：弟旧恙加剧。医称，地土寒，经日光空气不足，医药难效。内子以寒入肺，经发热六天，于十一日物故。伤悼之余，病体愈觉不支，现拟请假就医，乞代恳堂宪，曲体俯准。至感。内子故后，俄主派员传唁，外部、各使、官绅均到。附闻。德。漾。

电外务部 二月初九日

蒙恩赏假，本日起程，谨当遵旨，稍痊即归。使馆事务派二等参赞刘镜人暂行代办。德。佳。

电外务部 四月十二日

前蒙恩假就医，现调渐痊，本日回俄。乞代奏。德。文。

电外务部 五月初六日

俄下议院时常冲突，政府知议员中有隐谋者五十五人，众员不允交审。因已搜得证据，俄主遂于昨晚下谕，复解散议院，并拘获十六员，余尚在追缉。德。初六日。

电外务部 五月初十日

俄主谕，俄九月一号另举议员，十一月一号重开议院。森都尚安。德。蒸。

电外务部 五月二十一日

海参崴赔款事，因被损不独中国，早经外部照复，一律未允。驻俄各使迄无善策。德叠向前任、现任外部剴切密商，告以中国情形非他国比，无论如何，总须设法筹偿，以恤商情而敦邻好。顷外部已允将华商赔款预备全案送各部臣会议处核议，专案入奏，作为特别办法。如各部议准，事即可成。德当请其来牍存案，容再向熟识各部臣切托。唯事机宜密，免他国藉口生阻。谨先电陈。德。二十一日。

电外务部 五月二十二日

窃维钱币为度支枢键，民生国计，息息相关。现在朝廷讲求币制，特饬内外臣工会议，事当图始，不厌求详。圣虑高深，莫名钦仰。惟德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敬陈管见一折，有无可邀采择之处，可否饬交会议诸臣一并参酌，伏候圣裁。乞代奏。惟德。二十二日。

电外务部 六月二十二日

日俄条约，业经日使、外部画押。据称，条约共五件：一、互保远东现局，内有保全中国土地及俄准日本开兴韩国之条。二、北太平洋渔约。三、松花江行船约。四、铁路事宜。五、商务条约。（惟尚未见原文）谨先闻。德。养。

电外务部汪侍郎^① 六月二十三日

日使密称，日俄现定专约，保全中国土地及推重中国主权约稿二款，无年限；二十一日在俄画押；日内应由彼政府告知中国。伊切嘱勿遽电京。又，松花江行船尚未议定，商约、路约、渔约确已画押。参崴商员议改领事。各约俟两君批准即宣布云。乞密达各堂。德。二十三日。

电外务部 六月二十三日

本日，俄主乘舟起程，赴德国海面，与德主舟中相见。外部随行有谓系商波兰事；有谓因英、法、日交好，俄德欲加意联和。确情无从知悉。德。漾。

电外务部 六月二十四日

堂宪钧鉴：惟德随使英、美，由美调俄，寻蒙恩简，达役海外已十九年。亲母年近七旬，自光绪二十五年假旋后，迄今八年，六违定省。现值使事稍简，可否吁恳天恩，赏假三月，回国省亲，俾慰倚闾之望，出自逾格鸿慈。假满当即趋诣阙廷，跪聆圣训，不胜惶悚待命之至。乞代奏。惟德。二十四日。

电邮传部 六月二十五日^②

简电悉。详查各国收回商办铁路年限，少者三十年，多者九十九年。有未及限期即由国家买回者，均系在合同内订定。德。宥。

① 汪大燮，时任外务部右侍郎。

② 文末韵母代电与电文前不同，以下电文仍有类似情况，请使用时注意。

电外务部 六月二十七日

蒙恩赏假三个月，略须清理案牍，检理行装，约八月初登程，俟定行期，当派参赞代办，届时电达。德。感。

电外务部 七月初六日

俄外部面称，俄日现订专约，保全中国土地，推重中国主权，约共二款。本日由驻京俄日两使知照中国，明日刊登官报。此系维持远东太平、开兴商利起见，别无他意。请转达贵政府等语。谨闻。德。初六日。

电外务部 七月二十二日

参岁赔款，叠向外、户、商部切催，现经各部议准，筹拨二十五万卢布作为被损华民恤款，他国不得援以为例，已专案入奏闻。此系询明璞使酌定。德虽力商加增，彼终未允。德。养。

电外务部 七月二十三日

俄前户部希博夫昨登程由铁路来华，须亲历东三省、津、沪等处，再溯江至鄂，遵陆入京。伊自称私游，探闻实系户部因近来俄人在中国商业日衰，特派往考察。携带随员五人。除电徐菊帅外^①，谨闻。德。漾。

电外务部 七月二十五日

俄、日协议西藏、阿富汗、波斯事务条约，业于二十三日经外部与英使画押。据英使称，俟两国君批准，当再宣布。约内大旨业详前函。现外部请假出游，闻须九月初旬回俄云。德。有。

^①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时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

电外务部 八月初二日

三十日电悉。崑埠赔款前向外部叠次切商，彼谓须与德、法等所损一律办理，始终未赔偿。此次恤款专给华商，在彼已属例外，当再磋商续电。德。冬。

电外务部 八月初三日

俄主闻德假旋，赠给宝星，乞代奏。既赠宝星，俟〔似〕应覲见告行。现俄主巡芬兰，须月杪归。德拟改下月初行，并闻。德。江。

电外务部 八月初五日

日俄商约、路约、渔约等，业经两君批准，于本月初三在东京互换。德。歌。

电外务部 八月初五日

豪、歌电敬悉，江电计达。仰邀恩简，材轻职重，感悚曷胜。自应遵即到京，勉襄部务。惟蒙赏假三个月省亲，又辛丑岁丁承重祖母忧，尚待补制，拟请俟假满后，在籍补制百日，再行赶到京。乞示遵行。微。

电外务部 八月初五日

俄署外部称，藏事英俄协约，日内当由璞使知会大部。又，日俄新约，顷向该部索取俄、法文全稿邮呈。德。初五日。

电外务部 八月初七日

鱼电悉。月内覲见俄主后，当即起程。惟承制未补，到部供缺，俟〔似〕于义难安，且于例未合。现蒙敦嘱，亟当先行赴京

面请训示遵行。德。阳。

电外务部 八月初七日

王爷、堂宪钧鉴：中俄铁路既通，交涉日益繁要，遴选使臣倘能通俄、法两文，又素与彼中官绅情意契合，裨益良多。保和会专使陆征祥、本署二等参赞刘镜人，均属性成笃实、心细才长、熟办外交、兼通俄法。惟德承乏此邦，幸免陨越，实赖此两员之力为多。倘邀恩简，定能胜任。朝廷用人，本不敢妄参末议，但为郑重邻交起见，冒昧上陈，用备采择。惟德。初七日。

电南洋大臣 八月初八日

鱼电悉。国步艰难，列强环伺，皆有蹈瑕乐祸之心。日本有鉴于此，遂与法与俄协约，其用意在互相防范，不容一国自便私图，动则皆动，攘利惟均。查法之于滇，俄之于蒙，日之于闽，覬觐之心，匪伊朝夕。彼亟讳言其覬觐之心，要与我强弱之机相消长。思患预防，惟有固结人心，痛除积弊，贰换新猷，尤须外人信服。彼若无轻视之意，自潜消窥伺之心。我公忧国血诚，夙所倾仰，敬陈管见，未知有当否！德。庚。

电刘紫使^① 八月初八日

庚电悉。尊见甚是。弟复以各国皆有蹈瑕覬觐之心，日本协约意在互相防范，彼覬觐之心实与我强弱之机相消长等语。德。庚。

电外务部 八月十四日

闻派大臣考察英、德、日宪政，莫名钦佩。宪政首重法律，

① 刘式训，号紫箴，时任驻法公使。

宪法第一，民法、刑法、诉讼法、裁判法均宪政纲要，尤以三权分立为宪政上无可致疑之确义，分臣权正所以尊君权也。海牙保和会区别国等，我国被降为三等，臣征祥当众力争，幸不辱命。然彼议虽未成，心终未已。推其故，由于南北美洲各国群誉我为法律最敝之国，而欧洲各国附和之。适皖案、浙案兴，地方官办理失当，洋报详细具载，各国遂引以为确证，昌言永远不容中国收回治外法权。臣等目击耳闻，愤懣奚极。为今之计，非修明法律不足以保主权而息外谤。伏乞明谕，一面考察，一面速改法律，延聘法律名家参订，务使合于世界各国宪政公理，乃足以与列强并立。不然法律不修，即宪政不成，第三次保和会又不知居我于何等。迫切吁陈，惶恐跪电。臣孙宝琦、陆征祥、胡惟德、刘式训、李盛铎、钱恂请代奏。十四日。

电外务部 八月十七日

俄署外部派该部总办来称：璞使电告，萨观察荫图奉简驻俄。向来遣使，均彼此接洽，再奉明文。此次并未预商，甚非亲睦之意，请转达北京等语。当告以未接京电，如果属实，向知萨观察人极和蔼，且通俄文，简派驻俄，即是亲睦之明证。且俄前派雷使、璞使均是派定后由本大臣电京，并未闻预商中国。伊谓，前由贵大臣阻派巴复洛甫，故派璞使。答以当时贵部并未认本欲派巴，旋改派璞，今日之言殊未便转达云。特闻。德。篆。

电外务部 八月十八日

英俄协约业经批准，于十六日互换。顷署外部面交全稿，计波斯、阿富汗、西藏事约款各五条，藏事附款一条，文稿二件。全稿同时由英外部交陈代办理，并由英、俄驻使知照大部，明日登布各报云。德。嘯。

电桂智臣商务委员 八月二十日

来件均悉。赔款事与彼切商，彼抱定此案与德、法等国被损事同一律，概不认赔。此次议给华民恤款并不是赔款，他国不能援以为例。弟虽竭力敦商，苦难转圜，甚为焦愤。德。哥。

电外务部 八月二十一日

号电悉。遵向外部切实声明。据称：于萨使并无闲言，唯本部十四接璞电，十五奏俄主，尚未批回，遽闻明简，抑何急迫。答以：本大臣急于到京，自然速简新任，且中俄电报往复不须二十四点钟，璞使三日无异议，明简亦不为急事，系奉旨，总难更正。再四与谈，伊云：应俟俄主回谕，今日之言亦当转奏，须二十四五再复云。此事当可转圜，容续电。德。

电外务部 八月二十六日

顷外部称：萨使事可冀妥贴满意等语。彼既转圜，事已妥洽。德。二十六日。

电外务部 八月二十六日

德本候月内觐见即行，顷外部称，俄主归期改九月中，如难久待，伊可代陈谢意。昨波使卸任回国，亦未觐见。德应否久候，乞电示。又，向例辞行，国书可由新任代递，乞缮备。德。宥。

电萨星使 八月二十七日

星节莅俄，彼外部甚表欢迎之意。昨已电部。何时履新，盼电示。德。沁。

电外务部 八月二十八日

勘电悉。当派二等参赞刘镜人代办使事，现定九月初一交卸，初三起程，遵陆晋京。德。俭。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1906年），收电

外务部电 二月初二日

批准红十字会施医船免税，约本何日送交和政府存储，即电复。外。冬。

军机处电 二月十二日，十三日照转各使

本日奉上谕：从来敦笃邦交，端在讲信修睦，朝廷与东西各国通商立约，开诚布公，固已情谊交孚，毫无隔阂，各国亦均称欢洽，亲密有加，中外相安，实天下所共悉。乃闻近日以来讹言肆起，适偶有不虞之暴动，遂突生排外之谣传。市虎杯蛇，众情惶骇。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离间我交好，或欲激怒我民心，设计阴谋，莫可究诘。关系大局，良非浅鲜，不得不明白宣示，一释群疑。方今时局艰难，正赖列邦互相联络，庶几环宇协和，岂有自启猜疑、扰害治安之理。我君臣上下，唯当力戒因循，励精图治，以实心行实政，期于渐致富强。各处学生尤当深明忠爱，争自濯磨，精修本业，学成待用，以储楨干之才，应遵照奏定学堂禁令章程，束身自爱，尤不得干预外交，妄生议论。总之，团体原宜固结，而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若士大夫宗旨不明，愚民将何所倡导？一有匪人乘机滋事，必至贻害地方。经此次宣谕之后，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即遇不平之事，

应候官为理论；如有造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赶紧查拿，立行究办。倘或防护不力，致出重情，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姑容。该将军、督抚等，务即剴切晓示，随时约束，惩前毖后，防患未然，用副国家辑睦友邦、保安黎庶之至意。钦此。转美、英、法、德、奥、荷、意、比各使。枢。真。

外务部电 四月十四日

文电悉。达赖世受国家恩命，俾持佛教。此次行程沿途皆我辖境，已经中国派员妥为护送，勿庸他国人干涉。俄派佛教人随行一节，断难允许，务向外部力阻并电复。外。寒。

外务部电 四月二十四日

十六日奉上谕：户部尚书铁良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已告赫德照常办事，目下不更动。如有人询及，希以此意复。外务部。二十四日。

李兰洲电 六月初五日

俄七月十号，各国驻崑商务委员各自呈请本国政府，改设领事，除禀外务部，并已禀陈钦使。各国使馆有无消息，可否由尊处同行请办。照目下情形，以后势难办事。胡君仁源过崑当竭力招呼。家整。

外务部电 六月二十五日

戴、端大臣前在俄国、丹国考察政治，接待极殷，希向外部致谢，兼转丹国外部。外。有。

学部电 七月十三日

本部奏定，每年八月考试游学东西各国毕业生。现距考期已近，凡肄业东西各国高等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及大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应即咨送前来，速飭该学生携带毕业文凭及所录讲义，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京，听候考试。并将学生姓名、籍贯暨所习学科先行电知本部，以凭办理。其非高等以上学堂毕业者，或曾入高等以上学堂并未毕业、仅有修业文凭者，或速成毕业而原系校外生者，概不与考，无庸来京。希即晓谕，俾令周知。学部。文。

外务部电 七月十八日，即日分转

本月十三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陆危，忧悼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戴、泽^①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

^① 即戴鸿慈、载泽。

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派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近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奋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议，合群进化之理，毋以私见害公益，毋以小忿伤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希转英、法、美、德、奥、意、比、荷各驻使。外。洽。

外务部电 七月二十六日

东省铁路合同第十条载，中国铁路交界两处商设税关。现本部择定满洲里、绥芬河两处，迭经告璞使，此两处若不设关，于大连设关及牛庄收税均有关碍，自应南北同时开办。如俄军未撤，凡军队需用之物可开单免税。璞云：中国照约设关甚为合理，谅本国政府自无阻止之事。当再电催即复等因。希向外部切实商催电复。外务部。二十六日。

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安大臣电 官印成，八月初七日

据驼马处章京呈转赛布拉特哈萨千户长唐古忒报，伊属哈目副百户长玛札克拜，带领毡房一百五十余户，越逃俄国斋桑住牧。询据往追之哈萨伯克、拜木喀拉二人回称，探有新派来办司牙仔瞎子江达郎，在斋桑游牧路过言，中俄两国上司颁谕店哈萨克愿归中国者归中国，原归俄国归俄国，听其自便。俄属哈目踰依莫勒达，遂以瞎子江达所言诱，今中属此起哈户逃往。查瞎子江达郎既名布拉和福，现今中俄开办司牙仔。该逃哈户内，有被控案件一百余起，应何办理之处，呈由该章京请示前来。查咸丰十年中俄订约第八条内载：俄罗斯国人移往中国人家或逃往中国内地，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国人在俄罗斯国

内地或私往逃往，该地方官亦当照此办理等语。又第十条内载：所有越边逃人，一经接得照会，即设法查找，找获时速交近处边界官员，并将逃人所有物件一并送回。其缘何逃走之处，由该国官员即行审办等语。因此成去莅任，查有俄哈趁居塔境甚多，随询据中俄局章京称：系历年陆续逃来，非唯俄官无文照会查找，而该章京迭次行文催令来收，前俄领事率多推诿。俟此情形，非认真清理不可。遂即设局专办，并商俄索领事设法查收。伊尚深明大义，业已交收回俄哈房一百六十余，余项亦渐次可望清厘。惟现在中俄约定八月初一日开办司牙仔，曾经咨呈外务部备案，而中属被控哈户，乘此开办时逃赴俄境住牧。无论俄国哈萨头目有无信听俄官布拉和福上项示谕，诱令逃往情事按以约章所载，俄国边界官员理应查找送回。况目今开办司牙仔，该逃哈内有被控案多起，人难传到，案何商结。当飭中俄局章京行文，移请俄领事转电俄国七河省巡抚，速飭边界官员查找送回。现已数日，尚无起解消息，深恐急切不能收回，而中属有案哈户又复相率效尤，何以清积案而资管束。用特电恳贵钦使，据情转商俄国外务部，电知七河巡抚并驻塔领事官，速飭边界官员，不准容留，限期悉将此起中属逃哈送交中国边界官员查收，以符约章，并于办理司牙仔亦无妨碍而期顾全。成代督飭委办司牙仔各员，婉与俄官磋商，冀渐就我范围，俾无他虑。祈释厘忱，立候示复遵行。安成。微。

塔尔巴哈台安大臣电 八月二十五日

文电奉悉。逃哈事俄外部如何照复盼甚。现已日久，赛布拉特所逃之哈户尚无解送消息，而曼毕特、吐尔图两部落版悦涂户，续又效尤，相率而往者。查够上以中俄会办司牙仔^①，俄索

^① 原文如此。

领事商令暂□^①。盖以逃哈内积案颇多，一日不收回即一日不能办结，未始非该领事欲清厘积案之一证。昨俄领事知会逃往斋桑哈户，请由中俄局派令一二头目，持票过界指认，再由俄官汇齐解送。其有逃往勒普森地面之哨户商，俄领事照约查找送回边界，仍派头目持票清收。而领事意以此起逃哈，未奉该国督抚电谕，不敢擅便。查约载：两国逃人尚未接得照令，即行查找送回等语。兹已照请查送，领事以未奉督抚电谕为辞，殊不可解，但再迟延，司牙仔会另有调齐人证，羁候过久，耗费必多，试恐难以支持，一哄而散。拟恳贵大臣据情照会俄外部，速复阿拉穆图斜米俞处巡抚，转电斋桑勒普森边界官员，照约赶将中属逃哈悉数查找送回，并飭驻塔领事官查按约章，速将逃哈妥商办理，以便办理司牙仔，于两国边务均有裨益。不胜盼祷之至。仍希示遵。成。径。

塔尔巴哈台安大臣电 九月初十日

支电奉悉。逃哈事接外务部电，准驻京俄使照复，语意亦与尊电相同，用达闻。但赛布拉特属哈逃往斋桑者虽已陆续交收，尚未报竣；其吐尔图、曼毕特两属哈户逃越俄勒普森巴克图地面，迭经照会领事，迄今竟无起解消息，仍乞切实商託俄部，转电边界官员并索领事等，查找速交，以符约章而靖边圉。长军帅^②行驻肃州两月余，尚未起节。成。佳。

塔尔巴哈台安大臣电 十月十六日

哈户逃俄一事，其初经成两次由中俄局照会俄索领事，按约查找送回，伊置不理，遂据情电请贵大臣暨外务部，转照俄外部

① 原文空一字。

② 长庚，时任伊犁将军。

与驻京俄使，转飭边界官员及驻塔俄领事，循约办理在案。嗣奉贵大臣支电，俄外部初二照复已电飭该管官员，将逃哈速交中国，续有往者一律办理等因。并外务部来电，词同前由。当将各电文札行中俄局，照会俄索领事，竟无只字回复。连日派员面与理论，答已电致该国阿拉牙图、沃穆斯克各督抚，俟复再给回话。迁延日久，毫无信息。迨至阿拉牙图巡抚亲到苇塘子，传谕中属逃哈不准容留一户。该索领事始来署面商交收逃哈事宜，并订合同五条，出令画押。细核条款内载，多系干预中国内政，当即驳回。该索领事撒言不允，言此五条交收逃哈，总在明年方能办理。成坚持不为所撼。未几，渠又来署，出示所拟合同，删留两条。其文不按照两国约章，“应逃哈逐回中属，已商准参赞大臣，将此次回牧逃哈概不办罪，该涂店有禀控情事，必当确讯，秉公办理。二该哈回收后，倘有复逃俄界，驻塔领事官即文咨俄属各官员，严速协逐回牧。应如何惩办之处，领事官再不干预”等语。商令彼此画押，会衔晓谕逃哈自必赶快悉数搬回。成拟订两条，尚无关碍，若仍扭执不许，深虑该索领事暗中煽惑，已逃者不能即，未逃者相率前往，边界纷纷不靖，滋出衅端，任咎不起。故尔权为迁就，彼此画押盖印，各执一纸，并译成回文告示，两不^①派差持赴逃哈住牧处，传播周知。其告示内，原有限七日内概行搬回塔牧之语，稿先经俄索领事画诺，随送其盖印，竟将限期删去。迄今传知去十余日，仍无交收消息。迭次派员询及，渠多任意支吾。看此前后情形，容留中属哈户不即查找送回，悉为该索领事一人把持。伏维条约为中俄两国办事铁案，加以俄公使、外部有电，俄巡抚当面有言，而该领事一并抹煞不遵，不识是何居心。如此背约狡展，塔属各种居民大为不服，成割切开导，不至愤生别故。然防微杜渐，未便漠置。特据实电达

① 原文如此。

贵大臣，恳请照会俄外部，严饬驻塔索领事官奉约将中属逃哈一律限期查找送回，并电阿拉木图、沃穆斯克各督抚，派员驰至边界地方协驱逐，毋令容留耽延，以靖边圉而符条约。是所盼禱。至俄索领事办事不公种种违约，能求贵大臣转商俄部，将其调赴别处，尤为边局幸甚。是否仍乞钧裁示遵。长帅初五抵哈密，尚未启节。成。元。

外务部电 十二月十二日

本日奉答复俄国国电一道，文曰：大清国大皇帝电复大俄国，顷接来电，颇悉大皇帝现饬贵国驻满洲军队速撤，毋俟定期。具见惠顾邻交，益敦和好。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两国亲睦有加，实深纫佩。所有贵国在满洲人民合理利益，呈饬地方官妥为保护，俾享安全之福。用特专电致谢，并祝大皇帝福祚延长，康强逢吉。希即钦遵，亲送俄外部代递，并电复。外务部。十二日。

伊犁长少白将军 十二月二十八日

森彼得堡京城。大清出使大臣胡馨吾星使台鉴：洪密。久教益渴慕弥殷。前于十月下，肃修芜牋，寄由塔城转递；计邀惠照。今庚于上月行抵新疆省城，因有商办事件，须俟来春方能赴伊接篆。专此。敬候起居，祇请茆安信奉。一切，务祈随时赐教，示以南针，俾有遵循，莫名感禱。庚。宥。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1907年），收电

伊犁长少白将军电 正月初三日

昨专一电，敬候兴居，谅邀垂照。兹接驻沪委员分省道员黄中慧电禀，已向欧洲购定一万五千挺纺纱机器全具，并锅炉、电

灯及修理机器，共约重一千吨，拟明年秋间由俄国铁道运赴塔城等语。拟请执事商之俄国外部，准照他国官物过境通章免税。如能照办，请其给一复文或信函存案，更臻妥洽。此系初次向商，尚可照行，则运路畅通，将来叙材于俄者，亦必不少，两国商务皆称便利。务祈鼎力设法办理，并盼电复。敬颂勋安。庚。卅。

外务部电 正月二十五日

漾电悉。执事遽抱黄门之戚，驰唁殊深。请假已奉谕允，务祈为国自珍，早占康复。来。有。

军机处电 正月二十五日

奉旨：胡惟德电奏悉。著赏假两个月，调理稍痊，毋俟假满，即行回任。钦此。枢。二十五日。

伊犁长将军 二月初八日

辱赐复函已到，极荷教益，铭感实深。容将伊新物产查明开单寄，请酌复应用某国匠工，某国机器，如何销售，如何制造，再求详示遵循。江浦人陈瀚，前经敝处奏调，已蒙谕允。但伊现在俄国大学堂，须秋开毕业，而伊此季功课并照甚重，拟恳代为暂请短假数月，事竣仍回俄都补课，未知能允准否，乞电复。再行奉【闻】。庚。江。

外务部电 二月十五日

美使照称：海牙公会为调停各国不睦事。俄国提议有未入约之国亦在该约同沾利益一节，中国是否愿照俄国提倡办法。各国既经允许，中国现已认可。希查照转达俄政府，并电复。外。咸。

塔尔巴哈台安大臣电 三月二十一日

去岁，塔哈误听谣诼，越界逃俄，曾经电请催交在案。今正因雪消融解，复商索领事派员同往斋桑、勒普森两处交收，以免日后别生枝节。顷于三月初旬放哈委员禀报，已陆续放解回牧。成复无异，当飭戡子现户长等，好为安插，勿使一户失所。至此次收哈，甚赖两处办乌鸦仔认真查逐，得速葳事。斋桑系乌拉斜冷柯，勒普森系三德满，可否由执事请彼政府量为起擢，以酬其劳。刻下地方清吉，交涉顺手，知关记注，特奉闻。安成。

外务部电 四月十一日

午。近来各省匪徒勾串，洋商私运枪械，有害治安，迭经海关查扣。除由本部通行沿江海督抚并通照驻京各使查禁外，希向外部据约声明，转飭严禁各洋商私运，以保公安，并电复。外务部。初十日。转驻欧各使。

陆子使电 五月初九日

甲辰我国中立条规，度尊处有汉洋文，可否惠寄，盼复。祥、恂。^① 泰。

军机处电 五月二十四日

奉旨：胡惟德电奏悉。前奏币制一折，著交会议王大臣阅看。钦此。枢。二十四日。

邮传部电 六月二十一日

各国商办铁路，国家收回年限，多者若干年，少者若干年，

^① 陆征祥，时任驻荷兰公使；钱恂，时任驻意大利公使。

请速详查电复。邮传部。箇。

军机处电 六月二十六日

二十四日电已进呈。奉旨：著赏假三个月。钦此。枢。宥。

学部电 七月初四日，由英转

本年八月考试游学，请将应考各生加具考语，照章咨送，于八月初十前到京。并将姓名、学科先电本部。学部。支。范转。

外务部电 七月三十日

养电悉。崑埠赔款事，已照华商所禀银数照会俄使。初九函计达，仍希向外部磋商。外。三十。

袁宫保电^① 八月初一日

艳电悉。承贺惭谢。孱庸之躯，谬膺重寄，汲深浅短，良恐弗胜，具疏力辞，未邀谕允，尚冀时匡不逮，共济时艰。幸甚。凯。

外务部电 八月初四日

本月初三日奉上谕：外务部右丞著胡惟德补授。钦此。外。豪。

外务部电 八月初四日

袁宫保补外尚，与张中堂^②入军机，吕尚书^③会办税务，

① 袁世凯是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

② 即张之洞。

③ 即吕海寰。

赵尔巽调鄂，陈夔龙调蜀，杨士骧署直隶，汪大燮赴英，于式枚赴德，达寿赴日本考察宪政，梁敦彦署外右侍。转各馆。外。支。

外务部电 八月初五日

豪电计达。部务殷繁，亟盼早日来京。外。歌。

外务部电 八月初六日

微电悉。现在时事艰难，交涉繁要，尚希移孝作忠，勉襄部务，速即来京为盼。外。鱼。

端午帅电 八月初六日

午，并转巴黎刘大臣同鉴：七月二十四大阪每日新闻云，自从订结日法、日俄两协约后，即有因该两协约而结之新效果。于是法、俄、日三国与中国各有应当开办之交涉，即法国之于云南，俄国之于外蒙古，日本之于福建。各该国不久即拟各向中国政府开议上記各地之交涉问题等语。中国各报纷纷议论，祸患紧随于后，闻之殊切杞忧。不知此三国果否别有阴谋，我国有何患患预防之策，务乞密探访，切实筹谋，迅速电示。方。鱼。

刘紫使电 八月初八日

南洋鱼电续转到。拟复以协约似防变乱，不至无端要挟瓜分。尊意若何，乞电示训。庚。

孙慕使电 八月十四日

电稿计鉴，愤懑奚极。下加“为今之计”四字，“挽救时艰”改为“与列强并立”，“法律名家”上删去“欧美”二字，请照办。如无更易，即祈速发。李、刘俱允列名。候复。琦。盐。

外务部电 八月十八日

十六日奉旨：萨荫图著充出使俄国大臣。钦此。希告外部。外。篆。

外务部电 八月二十日

篆电悉。萨使事，尊处措词极当。此事先由联侍郎于十三日向璞使提及，并无异议，事隔三日，始奉旨简放。璞使来言与外部所言大致相同，本部答复亦如尊论。该使并谓，萨以道员奉简，资望稍轻为词。查中国驻使无论原官何等，一经简派，即为二品实官，各国并无轩轻。萨使熟悉交涉，通晓俄文，特简驻俄，正是郑重邦交之意。业经奉旨，断难更正。希向外部切实声明，并电复。外。号。

外务部电 八月二十八日

宥电悉。俄主归期尚远，外部既允代陈，即可先行起程，甚盼早日来京。使事可暂派代办，辞任国书交新使代递。外。勘。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1908年），电奏

（前缺）

三十人又于十月初二日晚间开茶会。是日，各国大使、公使暨其夫人、日本大臣暨元老与实业家均来会。主客约四百人，均与少使握手，情甚欢洽。少使已于十月十三日自横滨乘蒙古船赴美洲，并闻。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戊申十月十四日。东京第五号。

二

敬启者：十月二十四日曾上一函，计承察及。连日叠接来电，均经祇悉。此间二十八日举行丧礼。日皇派亲王、亲王妃代奠，并颁定宫中丧。二十一日，如遇本国有祭祀庆典，是日除服一日。业经恭录国电，照会日外部，转递致谢。查宫中丧取相互报施主义，昔年日本皇太后之丧，欧洲有数国为日本持丧者。其后，日本亦以报之。兹宫内省所定服式，译送冰案。东京各报馆数日前谣言甚多。自叠接来电，随时转达小村，并登各报。日来均不妄载。东京及京外各学生，自二十二日起陆续来使馆行礼，停课七日期满，现均回校，照常上课矣。以上统祈转达堂宪为荷。诸维亮察。愚弟胡惟德顿首。戊申十一月初三日。东字第陆号。

三

敬再启者：正封函间，又奉来电开示会典载大丧礼节，除率属敬谨遵行外，兹有请示之件，详列于后。

一、电开：常服青袍褂、冠缀纓等语。褂当是用元青色，袍是否亦用元青色？用布抑用绸？缀纓未知纓用何色？翎顶仍戴用否？

二、电开二十七个月内不宴会等语。第曩见各国使臣值本国有大丧，凡各大臣暨各使馆邀宴会，四个月内或六个月内或期年内不赴会。若遇驻扎国宫廷庆典，如元旦及君主万寿等事，或赴或不赴，各国办法不一，均各秉遵其本国政府训条办理。缘即赴宫廷不得不从吉服，而使臣为一国代表，嗣君登位与国交际依然如旧，设使臣一概辞谢不赴，于国交上亦稍有关系故也。以上两端应如何办理之处，统祈转回堂宪请示谨遵。是所至禱。弟惟德顿首。十一月初三日。

四

敬启者：本月初三日寄第六号函，计早登典签。日美协约前经电达。日人宣言，此约纯乎维持商务，并无他意。欧洲各国尚无违议。窃谓约中第五条，其包涵甚广，特不如日英协约之显著耳。彼与英、俄、法、美次第订约，俨然以亚洲领袖自居。曩有中美协约之风传，彼即横生议论。此次与美定约，又若是之隐密迅速。惟协约原互相为用，今此约不及日本移民问题，民间尚多未满意也。原文译书寄上。又，外务省近更定分课规程，足资参酌采择，特一并译录寄达。

前月小村派员送来节略，据云：本年呈进中国游船，系由大藏省拨款，飭川崎船厂承造。船厂颇治余利。今厂员均得中国宝星，而大藏省特派之局长、技师等三员，因阿使漏，未请叙，以致向隅，殊为缺憾，切记转陈大部，可否酌予补赏，俾一体仰沐恩施等语。适以国中多事，未敢上渎，兹录奉节略、衔名，仍请荦裁办理。

驻京葡萄牙公使兼驻日本昨面称，年内即须来华，有商办澳门界务之意。启程时，容再电闻。

弟到东后，请客十余次，大茶会一次，各部、各使业已周旋一番，尚称相洽。现虽谢绝酬应，仍彼此时常往还。首相桂太郎与外部小村语气间颇露格外交好之意。革党潜东，妄图煽惑，彼亦自觉歉然，故侦察甚严，于弟尤时时密为防护。

此次唐少帅来东，于邦交颇有裨益。弟来此病症数月未愈，虽照常理公，殊形委顿。此间滨海潮湿，水土异宜，久之当可习惯耳。

此次到东，因使馆办公处暨客厅、厨房、仆房大都因陋就简，家具帘毯诸形窳陋，稍觉减色。当赶即修筑添建办公处、藏书楼，厨房、仆房添置，奈估工为费过巨，且银价大跌，前年每

百两易日币百六十元，现仅易二十余元。措注殊难，不得已粗饰表面，聊壮观瞻，而为费已在万四千之谱，乃蒙拨款，以济急需，无任感佩。一俟工程完竣，即行造报咨呈，统乞转回堂宪为荷。祇清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十一月二十九日。东字第七号。

宣统元年 己酉 (1909 年)，电奏

敬启者：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寄第七号函，亮承察及。本年正月初十日颁到国书二道，业经照会外部。俟订定觐见日期，敬谨呈递。韩国元山、釜山华商租界事，叠经电部在案。统监府拟来之租界章程，大致系照仁川租界办理。唯所添遇事派韩警相助一件，弟以为有关主权，宜婉商削除。上年已向马总领事言之，现开议在即，当函告马总领事，随时迳电大部，请示而行，以期迅速周妥。如有与外部应商之处，仍由弟与小村接洽可也。

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度总预算案，昨已通过议院矣。系岁出五百十兆余元，岁入足以相抵此数。合中央及地方一切费用计算，内以海陆军费占五分之一，陆军费尤多，需七千余万元。首相桂太郎兼任大藏大臣，以整理国债、裁减冗费为政策。唯司法官一律加俸，因上年公布新刑法，期于实行，故厚禄以养司法官之廉。又闻文部大臣议改订中学校制度，废去高等学校。然全国增设中学校，其经费不贲，高等学校不能遽废，尚未议定。

小村于议院演说外交方针谓：日本与中国暨英、俄、法、德、美关系最要，与中国尤有政治上、经济上重大紧切之关系。其演说，一则曰开放门户，机会均等；再则曰移民问题，务集于新辟之地。无非注意东三省，思有以扩张其权利。中国应如何预

谋应付，想早在荅筹之中。兹将小村演说照译，寄达冰案。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台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二月初三日。东字第八号。

二

敬启者：二月初三日寄第八号函并译件，亮登典鉴。弟于十一日觐见日君，呈递皇上恭报又委任使臣国书各一道。是日，礼节与接见新任使臣略同。兹寄上恭报呈递国书礼成一折，并敬录颂词、答词清单一件，敬祈代备安折，代为呈递。是所至禱。

土尔户特王留学日本振武学校，诸承彼国以礼相待，现在已届毕业，嘱弟照会外部，请觐见日君。于十三日承日君接见，弟陪同进内，其礼节与接见寻常游历大员相同。日君照例问答数语，礼成而退。

墨西哥驻日本公使，现奉派为专使，赴北京恭送梓宫，业已自东京起程，先至上海，并顺道江宁、武昌，再由芦汉铁道晋京。

葡萄牙驻日本公使，前拟赴北京一行，嗣因未接政府训令，是以暂缓。此次恭送梓宫，该公使与瑞典公使均已电达本国政府。是否以专使前来北京，仍候训条遵办也。

日本驻扎各国领事管辖区域，现重加厘定，本日以外务省令公布。兹摘录中国各口日领管辖区域寄达冰案。又，日本于上年七月与荷订领事条约，即议定在爪哇岛之拔打噉设立领事。兹于三月四号业已开馆办事，并闻。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台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二月十四日。东字第九号。

三

敬启者：二月十四日寄东字第九号函，内有恭报呈递国书礼成一折，咨呈一件，又附译件，计达冰案。本年三月十二日恭遇

德宗景皇帝梓宫奉移山陵暂安。查各国通例，驻外之各使馆是日均悬挂半旗，以致敬忱。中国似宜仿照办理，应否由大部通电各馆遵办，仍候荅裁，并祈电复。统乞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台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二月十七日。东字第十号。

四

敬启者：二月十七日寄东字第十号函，计登典鉴。此间游学监督处庶务科长何寿朋，现经吉林调署提学金事，所遗庶务科长一差，事务最繁，必须熟悉学务人员方能胜任。查有文牍科长陈懋治，堪以调充。唯文牍科综理一切文牍，职任亦重，亟宜有人接手。再四遴选，以试署横滨总领事馆二等书记官陈治就近调充，即以神户领事馆二等书记官李家骏调赴横滨，又以试署横滨总领事馆三等书记官王守善升署神户领事馆二等书记官。至所遗横滨领事馆三等书记官一缺，查有候选州同马群亮，曾在日本成城学校毕业，日语娴熟，文理优长，现充游学监督处会计科员，办事妥洽，堪以派署。以上各员更调，皆为地择人、慎重公事起见，除另咨大部外，务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台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二月二十四日。东字第十一号。

五

敬启者：二月二十四日寄东字十一号函，计承察及。前接驻韩马总领事函称：租界章程十六条议定十三条，尚有一条应改，两条应删。弟遵大部来电，即赴外部切商。小村嘱备照会，再行酌核。当查照马总领事函称各节，说明应改应删之理由，照会小村。昨据复称，已将照会所商各条转饬锅岛部长与马总称事，再议。兹录寄往来照会，敬请察阅。本日午后二钟，又向小村面商，告以此系马总领事与锅岛部长商议未妥，故本国政府电饬与贵大臣细商，如复文所称仍饬锅岛接洽，深恐未易议结。小村

云：此事既交锅岛与马总领事会议，自以仍在韩再议为宜。今日并非与贵公使谈判此事，但敝国政府意旨不妨向贵公使说明。因敝国政府亟欲收各国在韩领事裁判权，是以此次章程特添入第十一、第十五两条，以为他日收回领事裁判权之预备。当答：以俟届实行收回之时，中国自可从同。至现在尚未收回，中国断不能独异。即如第九条内：警察之权是在韩各国领事共有之权；其第十一、第十五两条是在韩各国租界章程所无，是以均须删改，方为公允。伊称：韩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如远在十五六年之后，此时章程内原无庸提及，但届计在不过五六七年之内，故现在无论与何国缔结约章，必提及此一端。当答：以中国租界本有章程，并非新订，不过修改旧章耳！马总领事早于两年前向统监府提议，因统监府迟延，至于今日与各国新订约章者不同。伊谓：敝国政府正因早有收回裁判权之事，不欲与中国急急订此章程，故统监府延迟未议，乃因中国催之再四，为承顺中国之意，始令锅岛与马总领事开议。倘中国以所添两条为不便，则此事暂缓议结，本无不可。现在令锅岛与马总领事再议，望贵公使先将敝国政府之意见报告贵国政府。等语。弟与驳诘甚久，而小村始终坚持。除函致马总领事外，务祈转陈堂宪裁夺示遵。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三月初四日。东字第十二号。

六

敬启者：三月初四日寄东字第十二号函，亮承察及。本月叠接四次惠翰，祇悉壹是。上年日兵在延吉地方枪伤中国巡警事，现因小村卧病未起，昨与石井外务官面谈，允为转达小村。兹据复称：此案业经查明，毋庸再派员会查等语。容再严词辩驳续闻。延吉境内裁判权已向石井面商，尚无切复，俟有端绪即电闻。递寄使馆文报用专袋邮便，业已晤商后藤递信大臣，伊允派专任主管员妥商办法。出使报告，弟久拟编辑，兹阅大部筹备事

宜疏，思虑周详，适符愚见，当飭参赞各官分任编查，谨遵大部奏章办理。

关于外交书籍，日人著述颇多，报纸亦有十数种，当即详加抉择，再行购寄。

日本伏见宫亲王业于前月回东京，相见数次，极道在北京时承中国政府之优待，甚为感激。伏见宫于赴中国时，邀弟与参赞官赴宴，迨回东京时亦如之，情意极殷。

德宗梓宫奉移日，彼国政府深表哀敬。各国使馆暨英、法各国停泊此间口岸水师舰，均下半旗。此次振贝子^①以懿亲重臣恭膺答礼大典，日政府尤为欢迎。现已议定设行馆于芝离宫，届时一切礼节遵大部叠次来电，与日本宫内省妥商遵办。

此间使务尚称平顺，唯日行公事殊觉忙碌。即如陆军学生已由陆军部派监督专管，而使馆仍须时时兼顾。上年秋冬间，振武学校生、士官学校生，因争加费事与该监督屡起冲突，致有全班退校及监督被窘。种种举动，皆经使署和平调处，得臻无事。本年闰月间，复有湘生胡学伸窃陆军书籍被拘，日政府将按军法处置。后经弟再三交涉，费尽唇舌，允交裁判所。兹将致陆军部各电、裁判所判决文书、胡生狱中来禀，一并抄送冰案。

使馆房屋大致修整，藏书楼已建就。上年弟奏请颁发图书集成全部、大清会典全部，奉者允准在案，务请大部即日检寄东京，是所至禱。以上统祈转回堂宪为荷。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四月三十日。东字第十三号。

七

敬启者：四月三十日发东字第十三号函，知已承察及。延吉禹迹洞事派员会查一节，切商日政府，仍未照允。业于五月二十

^① 即载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

三日电达钧部。此事因小村卧病，迭晤石井外务次官，据理力争。石井谓：当时中国兵弁携有兵器，为日宪兵所夺获，确有实据。所称中国兵弁系属徒手，足见中国官员报告之未实。此事事理明白，若再派员会查，徒滋纷扰，且延吉问题宜从根本上解决，勿于枝叶上纠议，致延时日。弟驳以中国亦查有确实凭据，确系徒手。况此案死伤者为中国兵弁，而日宪兵并未受伤，尤为中国兵弁徒手之确证。现中国犹请两国派员会查，足见办法极是公平，而日政府竟拒而不允，不但不能坚人之信，且益滋他人之疑。因会查之后，未免真情毕露也。如此人命重案，日政府尚无相当办法，似非贵国和平之宗旨。假使日政府易地以处，安肯遂罢？石井仍以事理明白，强辞坚拒。嗣又经弟屡催，旋送来觉书。当又照会小村，严词驳诘。小村复文仍未照办。兹将往复文件一并录送冰案。

延吉裁判办法业与外部订期晤商，俟再详闻。

答礼专使振贝子此次抵东，日政府接待甚为周到，特派貳部次官伊滕博邦、貳部子爵稻叶正绳为陪伴员。又派军舰二艘至门司港外迎迓。专使于马关登陆，旅馆一宿。道经西京，休息二日。到东京时，依仁亲王代日皇赴车站迎接，贞爱亲王亦出迎，各大臣暨官绅出迎者数十人。次日，觐见日皇，宫中午宴，日皇、日后、贞爱、依仁两亲王皆陪宴。贞爱、依仁两亲王，外务大臣均设晚餐相款。其余一概辞谢。使馆设晚餐，请贞爱、依仁、载仁三亲王，各大勋位、各大臣、各国大使、公使到者五十余人。是晚又设茶会，到者三百余人。专使一一握手接见，极为欢洽。五月二十一日，专使自东京起程，赴箱根休息三日。二十六日至神户登船内渡。计期出月安抵都门。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五月二十七日。东字第十四号。

八

敬启者：五月二十七日寄东字第十四号函，计承察及。延吉裁判权暨和龙峪事件，弟与外部晤商数次，照会辩驳三次，兹将往复原文译送冰案。此事彼始终坚持。彼谓：按照光绪二十五年所订中韩通商条约，韩民犯罪适用韩国法律。今日本有保护韩民之责，不能撤去裁判权。答以：韩民越垦年久，便是归化中国，应归中国裁判。韩民在该处置产、纳租，依从来习惯，确有归化之证据。彼词穷理绌，则谓：须中国允日本有裁判韩民权。又东三省各问题同时商结，日本始承认中国之领土权。答以：吉韩界务证据明确，中国领土岂待他国承认。至东三省悬案未决，彼此宜维持现状。近于数日之间，日宪兵屡次滋事，竟至戕我兵弁，未免无理，应先惩办方见公平。彼谓：两国兵弁冲突，其咎亦不尽在日人，请中国政府调查，便知其细情。至和龙峪事件，业由伊使在北京直接交涉。又谓：中国地方官近在延吉添兵六百人，是中国首破坏维持现状之约，日本亦不能不增兵等语。弟观彼政府于裁判权固执己见，焦灼万状。界务日棘，不识日宪兵现增若干，务请钧部飭查，并飭该处地方官仍须遇事镇静，刻下正在商议，不宜授彼以口实。弟密侦彼中力争裁判权，大有隐情。一、韩国司法官早用日本人。近日韩交换觉书，韩国尽以司法权委任日本，故有关于韩国司法权，彼更丝毫不肯放弃。此为布置韩国之政策。一、韩民愤日已深，时时蠢动。韩北民气强悍，彼唯恐以犬牙相错之地为逋逃渊藪，故必欲有裁判韩民之权。此为钳制韩民之政策。传闻如是，并以附陈。

日韩觉书，昨据马总领事电称已译送钧部，兹不另寄。

使馆设通信邮袋及免邮费事，前向递信大臣后滕面商。昨接来文，已允照办。并称现正与钧部商订中日邮便约章，一俟订定，再行议订邮袋细章云。东京各新闻纸有二十余种，兹选择国

民新闻等共十种，皆各有党派，议论各有宗旨，于政界上占有势力，其余自桧(?)以下矣。除东京朝日新闻，查钧部单开已购外，余九种业经购定，自阳历八月一日起，按日电该报社迳寄北京。弟复详考各报社党派，一一诠释。彼政党各有报纸以为机关，观其议论，则于彼国内情亦可藉得其涯略。

使署报告、调查、编辑，已飭员各分任，弟总其成。又选择精通法政学生数人，助译新出书报，拟每年分四季报告。但材料多，而使署人员于日行公事已形忙碌，未知能调查完备否也。以上统祈转回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六月十九日。东字第十五号。

九

敬启者：六月十九日寄东字第十五号函，计承察及。二十二日，因安奉线改筑事，往晤小村，业将彼此辩驳情形电达钧部在案。是日并诘问延吉日宪兵屡次滋事，日政府岂能置之不问？六道沟所增日宪兵，应电斋滕，即日撤回。小村谓：此等小事无关紧要。答以：数日之间，日宪兵滋事四次：一在三道沟占地盖房，二在白草沟骚扰民家，三在六道沟添筑警楼，四在和龙峪戕伤官弁。中国政府皆视为甚重，万不能不严于惩办。但增派宪兵，难免多生枝节，务望即日撤回。彼允调查详复。嗣接文，延吉四案，彼逐条强辩，并谓中国官宪以后能和平处事，则六道沟所增宪兵自必撤回。所称自琿春至局子街，中国次第增兵已达六百等语，无非藉词延宕。嗣奉钧部二十三日电，又往外部切商，告以接本国政府来电，中国实未增一兵，应请电飭斋滕，速撤所增宪兵。现经行文照会，尚未得复。兹将往复文件抄送冰案，统祈转回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六月二十八日。东字第十六号。

十

敬启者：六月二十七〔八〕日寄东字第十六号函，计承察及。连接两次来示，并东三省各案抄件，敬悉壹是。兹拜发奏折一封，另文录稿咨达，附奉印花，敬祈代备安折，代为呈递。又，咨吏部文一件，附书籍两册，并乞代送。琐渎清神，至感。

昨赴外部，晤石井次官。据称：延吉裁判权日政府允归还中国，此系格外退让，实为顾全两国友谊起见。嘱为转达等语。东省各案幸赖堂宪筹周密，俾渐就绪，至深钦佩。日内想已议定，仍祈随时赐示。孝钦显皇后奉安礼节，因此间各使中有兼驻北京者，屡来询问。又中巴公断专约因拟飭各员研究，是以于十三日电询钧部也。

李柳使考察宪政事竣，于十七日自横滨附日本邮船“高砂丸”内渡，绕道朝鲜，约七月杪可抵北京。并闻。以上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七月十八日。东京第十七号。

十一

敬启者：七月十八日寄东字第十七号函，嗣连接来函，并中巴公断专约、巴西男爵阿司特隆宝星暨执照，均经领悉。宝星暨执照业交巴使转给该男爵矣。

韩国租界章程，经弟屡晤小村，逐款磋商，并开具节略，行文照会。兹据小村复称：已商明统监，第九条允照改，惟“以及巡警”字样须删。第十一条允照改，并允用照会声明，不列入章程。唯韩官警官协助句下，须添“事项”二字。第十五条不允并入第十六条，唯亦可用照会声明，不列入章程。以上各条仍可由马总领事与统监府详议定夺。弟复加研究，第十一条允照改，则第九条内删去“以及巡警”字样亦无妨，但第十五条内“永远租

地权”改为“土地所有权”，中国似不便先各国而允。查永远租借地纳税，经条约规定，不能随时增加。日本横滨等处，皆有各国永远租借地。前年，日本因征家屋税，被海牙平和会判断谓：永远租借地不应纳此税。日本遂将已征入税悉数退还。日本人尝引以为憾。日政府现准备改正条约，闻首议及此。若土地所有权，则一切纳税义务，外国人即应与国人一律矣。将来各国改订韩国租界章程，此事恐有争执。中国自须视各国为从违。除函致马总领事再与统监府磋议外，兹录送节略暨外部来文寄呈冰案。

吉长、新奉两线借款，准邮传部咨送条约，已照约于八月初一日在东京向南满洲铁道会社收到吉长线借款日币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五百元，即日币二百十五万按九三扣付之数；新奉线借款日币二十九万七千六百元，即日币三十二万元按九三扣付之数，均暂存银行，候邮传部随时拨汇。

日政府与法国议订保护商标、发明、意匠著作协约。该约尚未批准，约稿已传布，特译送备览。

横滨总领事吴仲贤在洋已届六年。据该总领事禀称：拟于本年十月初一日请假六个月，回籍省墓。核与新章相符，业经照准。所遗总领事一缺，查横滨侨民闽粤居多，现初设商会，正须调和众情，拟以使馆二等通译官刘崇杰派署。该员事理明白，又籍隶福建，人地最为相宜。递遗使馆二等通译官，拟调考察宪政一等书记官李景铄暂署。该员以内阁中书随同达、李两大臣考察宪政，与日本各官情谊接洽，且娴习法政，深通法文、日本文。弟曩年使俄，曾译俄国公法家马敦斯国际法一书，译稿已竣，亟须核对原文，一手删润，俾早定稿付印，以备内地研究公法之用。此书须用法文校勘，拟即飭该员尽此数月之力，助校此书，尤多裨益。该员等暂署各缺，不过六个月，理应先行奉商。如堂宪意以为然，务乞即日赐一电复，是所至禱。因吴总领事行期已促故也。此次吴总领事请假，应领川贖，即遵钧部新定之数照

发。唯归装、整装按新章程第二条“归装、整装照章减半，以四成发给”等语。查旧章，出使东洋各员归装、整装按六成发给，若减半，只发三成。近来日本金价之昂，百物之贵，实与西洋不殊，可否即照新章按八成减半，以四成发给，以示体恤。务请钧部核准示遵。

出使报告夏季已办，正在缮写，即日咨送。

日本使馆公牍较繁，缮写之件只书记生二员，大有日不暇给之势，不得已另觅抄胥二员，以资办公。查使馆向设学生十名，现拟此后遇有空额，即停止不补。盖当年设此学额原为培植译才起见，今者留学日多，无藉乎此。且各生平时既不至使馆办事，学成后又皆别谋出路，与创设此项学生初意已不相符。弟意拟将此项节省之款添用额外书记生二员，不作定额，每员月给薪水六十两。如此一转移间，于办公实属有益。此间缮写之件既较他馆为多，且以节省之款移作薪水，在他馆亦不致援以为例。是否有当，应请核夺示复遵行。以上统祈转达堂宪，并乞速赐见复为禱。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九月初七日。东字第十八号。

附抄件三帙。(缺)

十二

敬启者：九月初七日寄东字第十八号函，嗣接复函，祇悉壹是。通译生现已选得广东学生张淑皋、浙江学生张兆琳，均自费在东肄习法政，中文素有根底，人亦谨饬，业令进署办事。

十月十八日觐见日君，恭递监国摄政王答书，曾经电达在案。是日，问答十数分之久，日君意颇殷拳。兹将颂词、答词缮寄，敬祈代呈是感。

日前，外部文称：中国宝星向有双龙字样，近来宝星执照中只称宝星，并无双龙字样，是否系属新章等语。尚祈示悉，以便

照复外部。

出使报告夏季，业经咨送冰案。此次择要编辑，仅有政治、军务、学务三门。试办伊始，未识体例尚合否，敬祈核夺示复，俾有遵循。

驻日本使馆前经钧部奏准，添设二等参赞一员，专管学务，俸薪照新章十成发给，月支四百两。自上年七月至本年十二月，共十九个月，计库平银七千六百两。昨已备文，咨请照拨，务祈与下半年电费及学务处下半年经费一并电飭江海关道，即日汇拨。因冬春之交，宴请外宾，应酬较繁，需用孔殷。至上年到东沿途费用，各员整装、归装，以及修理使署等项报销，现正在赶办也。

参领各员试署期满人员，遵章请补，业经出具考语，备文咨呈。查该员等办事均甚得力，于交涉一切，颇能留心，足收指臂之助，敬恳钧部早日具奏，量予补授，是所至禱。以上均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十一月初二日。东字第十九号。

附清折一件。(缺)

十三

敬启者：初二寄东字第十九号函，计邀察及。兹有请奖监督处人员一折，敬祈代备安折，代为呈递。附呈印花二纸，乞察收备用。

日本第二十六回议会，定于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开会。其重要事件、应付来年度议会者：

- 一、工场法案，为保护劳动者而设。
- 一、轻减租税问题，为省民力起见。
- 一、调查关税问题，为改正条约之预备。
- 一、行陪审制度，为司法愈求公平之主义。

又闻于满洲设特别银行，意在必行。至各政党中情形如常，政友会人才众多，势极巩固，虽失一伊滕，尚不至于摇动。又，宪政本党中改革派、非改革派，两派上年颇起冲突，近已渐就调和，然宪政本党势力已弱，以大隈不在政府故也。

韩国一进会长李容九上书韩君，主张日韩合邦，韩人群起反对。日政府以时会未至，姑作冷淡，尚无动静。

前调李景铄暂署使馆二等通译官，兹因该员另有差事，不能应调。查吴总领事明年三月假满，闻假期内即可回东。届时刘通译回任为日无多，拟即在使馆中就近派署，以免周折而资熟手。即以三等通译官吕烈煌暂署二等通译官，并暂派监督处通译科员郭左淇代理三等通译官。郭科员平日帮办使馆译务，于情形尚称熟悉。如承钧部允准，即祈示复，以便转饬遵照。

昨据驻东法大使称，伊今春充专使到京，所带水师随员麦的奈（译音），仰蒙赏给宝星，但所得宝星，视渠官阶暨他国同等随员所得者系次一级，与该员级不甚相符，拟求改给，不胜感激。除託驻京法使转商钧部外，请为代恳等语。合亟附陈，乞裁夺办理。以上均祈转回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十一月初十日。东字第二十号。

敬再启者：据前驻日本使馆一等书记官江苏特用知县张祖廉函称：比悉外部新设秘书股员，隶于丞参堂内，专司签奏函牍，遴文笔优长暨曾经随使出洋者，俾充其选。祖廉现奉留学部行走，京职清瘠，撙节维艰，请切为推荐等语。弟查该员文才尔雅，夙负时名，适值钧部需才，可否调用，俾展所长，出自宏奖高风，务祈卓裁。专肃。再请勋安。弟德又顿首。十一月初十日。

十四

敬启者：初十日寄东字第二十号函并奏咨等件，计承察及。

前接来函，随时搜访彼国紧要图籍寄邮等因。兹查有日本海军省所刊海图并说，颇为精确，足资参考。此种图系以英国海军部所刊为蓝本，而重加修正者。每年必派军舰赴各地游历测量，报告海军省，即将海图每年修正一次，东西洋各要港均有图刊行。兹先购中国各要港图说一份，摘叙目录，寄呈备览。

上年，弟奉使到东，支用川装各款暨使馆特款四项，业经造具清册，咨呈钧部核销。此次款目较繁，又因修理使馆各项工程甫竣，须俟一切支款较对清结，方可造报，是以稽迟，合并声明。以上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十一月十七日。东字第二十一号。

十五

敬启者：十一月十七日寄东字第二十一号函，计早承察及。前交日本运送公司寄海图两箱，昨向该公司查询，据称已运到大连港。兹附上提单，请饬提为荷。

美国提议，满洲铁道中立，日本政府不表同意，已于西历一月二十一号回答美政府。前日，小村外部在国会演说外交方针，将不同意美国提议之理由宣布于众。兹特译送冰案。

昨晤小村，伊谈及现中国正预备立宪，百度维新，在在需用巨款，各国因外债积重，致他国干预财政者有之矣。如借款以赎路，深恐铁路之利远在将来，新政要需急在眉睫，稍有延搁，则举国责望甚殷，必多纷议。伊意虽在游说，而所言亦非无见，合并附闻。海牙平和会修筑宫室，预备第三次开会。闻各国皆有寄赠品，留为纪念，并以表彰各国之精华与美术之进步。日政府已议定赠织锦一幅，系金地花鸟纹。照海牙平和会之会议室四壁宽广定织，限三年织成。为糊壁之用，价值八万三千元。此项经费已编入本年度预算案内矣。日本男爵都筑馨六，创一日本平和协会，为研究第三次海牙平和会预备事件。举大隈伯为会长，推

戴闲院宫载仁亲王为总裁。都筑男爵系曾充第二次海牙平和会议员者。

桂内阁整理国债，因所借外国债大率年息五厘，现与东京大阪各银行筹议，借内国债一百兆元，按九五扣年息四厘，分五十年偿清，已有成议。秋季出使报告业经缮竣，另文寄呈。以上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己酉十二月二十三日。东字第二十二号。

附上译件并提单。(缺)

宣统二年 庚戌 (1910年)，电奏

—

敬启者：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寄东字第二十二号函，计登典签。兹值献岁发春，敬维苾筹，咸宜中外，禔福欣抃无量。弟奉使东来，两更岁琯，诸承指教，感幸实深。参领各员经钧部奏请叙补，业经转饬遵照，该员等共深感激，特据情代达谢忱。

日本本年议会，其重大事件：一减租，一增俸，一预算案，均已通过上下两院。闻地租减八厘，官俸增二成五，本年预算案出款五百兆，入款如之。各政党与政府尚无冲突，桂内阁之地位又甚巩固矣。

海军大臣斋滕男爵晤面时，屡次询及洵贝勒^①何日东渡。又据海军次官财部彪称：日本海军制造一切，规模虽不甚大，而中国将来研究，易于摹仿，似最相宜。俟洵贝勒抵东，拟请遍观佐世保、横须贺各军港，长崎、神户各造船厂。计自到长崎起，排日观看，总须二十余天之久。如行期已定，务望从早知会等

^① 即载洵，1909年6月任筹备海军处事务大臣，9月赴欧洲考察各国海军事务。

语。当于去腊电询钧部，迄未得复。昨据小村称，已电询伊使。仍祈电示行期，以资接洽为荷。

驻东法大使，上年充专使到京，携带之水师随员麦的奈（译音）所得宝星视渠官阶暨他国同等水师随员所得者，系次一级。经该大使面请转达，求为更换。曾于上年十一月初十日东字第二十号函内转达在案。兹该大使又屡次询及，可否设法更换，以示交好之处，务祈卓裁示复。以上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弟胡惟德顿首。庚戌正月十三日。东字第二十三号。

敬再启者：上年造送川装报销册内有在京备办纸张笔墨暨携带出洋礼物两款。查纸张笔墨是沿途所用，携带礼物系为格外联络起见，于抵任时分送彼国政府，故列入川装杂用报销。昨接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函，承示此两款应归入常年经费开支，以免销数过巨等因。自当遵照办理。查此次川装杂用报销，除去以上两款，计支银一万二千四百七两一钱六分五厘。此销数内尚有卸任参赞官卢永铭等六员归装川资银二千七十六两。在前任均系另报。如再将此项提出，与杨任比较亦仍有减无增也。此复。再颂台安。弟又顿。正月十三日。

二

敬启者：正月十三日寄东字二十三号函，计承察及。嗣接正月二十七日来函，并示涛邸^①随员衔名单，祇悉壹是。涛邸于二月十三日抵马关，顺道赴吴军港大阪、西京等处阅视陆海军要塞。沿途官民共来欢迎，所经之地，遍悬中日两国国旗，小学校儿童亦整列迎送。十八日午前十一钟抵东京，日皇派闲院宫载仁亲王出迎。是日，闲院宫与诸将帅戎装，诸大臣皆大礼服，优崇备至。警卫极严，有近卫师团第一师团马步兵数千，自新桥停车

^① 即载涛，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

场直至芝离宫，于驰道两边，擎枪肃立，军乐齐奏。并在日比谷公园扎炮兵一队，预计火车抵新桥时刻放礼炮二十一发，盖以亲王及陆军元帅之礼相待也。十九日，觐见日皇，宫中午宴。连日，皇族、大臣、东京地方团体以次设宴，并由东京市长传命各店户、市中电车上皆悬中日两国国旗。使馆于二十日设晚餐茶会，邀请闲院宫亲王、久迩宫王、各元老大臣、大使、公使、日本贵绅共三百余人，甚形欢洽。自二十一日起，排日阅兵，遍赴东京附近军衙、联队、各学校考察。于二十七日出东京，赴横滨，乘日本邮船“地洋丸”赴美洲。是日，日政府送行礼节与十八日迎接礼节相同，自闲院宫、文武各大员以下皆至车站，并有英、法、德、意、俄五大使送行车次，意甚殷殷。

日政府请洵邸阅视海军，斋滕海军大臣屡询行期，情极殷挚。昨由斋滕送来预拟排日阅视海军要塞表，以一月为期，兹特译呈。如洵邸行期已定，务祈早日电示，以便转达，是所至盼。

日本第二十六回国会已告竣。桂首相甚得政友会之助，宪政本党大为不平。现宪政本党自行解散，另联合又新会戊申派，组成一新政党，名曰立宪国民党，声势颇盛。俟明年改行大选举时，必有一番举动也。

日韩合邦之议，闻日政府因欧洲各国并无异说，将欲见之实行。韩国竟为琉球之续矣。以上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助安。弟胡惟德顿首。庚戌二月二十八日。东字第二十四号。

三

敬启者：二月二十八日寄东字第二十四号函，计承察及。昨接李伯行^①星使来函，据留英学生叶景莘等禀称：日本将于伦敦英日赛会场中建筑奉天鼓楼模型，并铁岭喇嘛寺与南满洲各种

^① 李经方，字伯行，时任驻英大臣。

物产及中国交通旧法。揣其用意，不特藐我主权，实欲假此令欧洲人心目中谓南满已隶日本，为异日侵掠张本。恳请设法阻止云云。查此事确否，现虽不得而知，报章既已记载，谅非无因。拟请向东京会场办事人处婉商等语。弟查英日博览会办事人员早往英国，故派员往询农商务省。据该省人员称，东京出品中并无此物，或由他处送去，或在伦敦建筑，尚未知其详。因该会特设专官，并专立公所于英京，所有该会事宜，皆在该公所办理。故伏见官总裁以下，如大浦农相、和田事务官、长山肋别府阪井等各事务官，均驻扎于该公所。此固实在情形也。且建筑鼓楼及喇嘛寺模型等事，伯行星使函中既称确否尚未可知，而农商务省人员亦称未得其确，弟更未便以道途传说之辞遽行议及。假令此事果确，由钧部据驻英使臣报告，命弟处向彼政府商议，或迳与伊集院商阻，而日外部据弟处或伊集院处询问，仍须函电英京该会办事公所，方得定夺。英日相距较远，与其函电往复，似不如在伦敦就近晤商该会重要人员，较为简便。倘需要弟处相助为理，自当竭力。以上情形除已电复伯行星使外，谨以奉布，以资接洽。专泐。祇请勋安。弟胡惟德顿首。庚戌三月十七日。东字第二十五号。

再，伦敦泰晤士报所著议论，欧美各国皆视为趋向。现该报欲加附篇，专论东三省政治、实业，以饷政界，特派主笔巴尔脱赴东三省询考一切。巴君曾任调查南美一洲，早已竣事出报。此人于税则一门尤擅专家之学，为欧美各国所推重。巴君于前月抵日本，外务大臣、递信大臣等暨英、美大使均优加款待。现正调查日本商业各项，拟于西五月间赴奉天，再由哈尔滨赴俄。昨来晤谈，据称明年尚须到北京。除函达锡清翁^①接洽一切外，特以附闻。载〔祇〕请勋安。

^① 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时任东三省总督。

四

敬启者：十七日寄东字第二十五号函，计承察及。昨偶见日僧山田寒山化缘册，内称：明治三十一年，有日僧松林孝纯偕山田寒山留锡苏州枫桥寒山寺，因寺已颓废，经日僧募缘重建佛殿方丈及房寮数楹。嗣山田寒山访闻，寒山寺古钟早为日本人载去，乃回日本遍索未得，遂乞伊滕博文撰寒山寺钟铭，并募缘铸钟。议铸大钟二悬，一送苏州寒山寺，一留日本东京下谷之寒山寺。铸小钟三千个，遍布世界。钟上皆镌伊滕公铭。限于明治四十三年铸成云云。查寒山寺为中国古迹，中国自应保存，何须他人募缘重建。枫桥距日本租界相隔二里，如日僧在该地建庙留锡，难保将来不别生辚轳。唯所云重建寒山寺，现在已否竣工无从遥揣，未便率向提议。兹将日僧募缘册寄上，仍乞堂宪荅裁。未知该处地方官是否知情，并乞飭确查详报。应如何办理之处，务祈示复遵行。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庚戌三月二十日。东字第二十六号。

五

敬启者：三月二十日寄东字第二十六号函，计承察及。二十六日承准电询日俄协商一节。查此事其远因在巴尔干。盖自波斯尼亚、海尔制挂维那两省合并以来，俄国政府对于东欧诸国之声威未免坠地。近与奥国虽称妥议，然观其对外之措施，如欢待勃尔维亚王暨计划巴尔干联邦等事，知其恢复之心未尝稍懈。忆昔甲辰之役，俄政府欲致力于东亚，其时不得不宽和于东欧；今者欲致力于东欧，不得不宽和于东亚，其理一也。顾欲宽和于东亚，不得而言好于日本，是为今日情势使然。其近因在美国提议东清铁路。俄自宽城子至旅顺一路划归日本以后，所有哈尔滨至宽城子一路已觉阙而不备，失其运用，一时有卖去之说。在日本

则思雄飞中原，据此路为发轫之基，不啻视若生命。假令俄国政府竟允美国提议，则其势已孤，虽欲抗拒，势有不逮。故以日俄利害同等暨满蒙均势之说，百方游说于森彼得堡。伊滕既经殉国，本野又甚热中，故日俄重约，行将见诸事实，早为识者所料及。数日以来，东西电传，日俄协约，发表有期。然伦敦电称，此说肇于北京。俄都电称，此说来自华盛顿。俄国官报并指为讹。日本报纸虽称确有此事，而外部称时尚未至。该部局长仓知且云并无此事，辩解甚力，登诸报章。俄日当局讳莫如深，欲探内容，正非易易。弟仍当随时密探，倘有所得，当即电闻。以上情形统祈转陈堂宪为荷。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庚戌四月初四日。东字第二十七号。

六

敬启者：四月初四日寄东字第二十七号函，计承察及。弟蒙恩补授外务本部右侍郎，自维樗植，仰荷特擢，深惧弗胜，幸附同舟，得亲教益，至为欣忭。兹有谢恩折一封，敬祈代备安折，代递为荷。再，弟拟于五月初一日交卸使篆，初二日自东京起程赴神户，初三日在神户附日本邮船“竹岛丸”内渡，直达津京。再，弟商诸日外部，订期四月二十九日先行觐辞。所有应递辞行国书，俟后任汪使^①到东代递，向有此例也。统祈转陈堂宪为感。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庚戌四月二十八日。东字第二十八号。

七

敬启者：四月二十八日寄东字第二十八号函，计承察及。兹有拜发交卸起程日期折一封，又保奖神户各埠商董折一封，附片

^① 即汪大燮，继胡惟德出使日本。

两件，敬祈代备安折，代递为荷。再，弟于四月二十九日赴日皇宫中观辞，并往谒日皇太子，赴各大臣、元老处辞行，情意均极殷殷，并以附闻。专泐。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庚戌五月初一日。东字第二十九号。

八

敬启者：昨寄东字第二十九号函，计承察及。上年二月间，因探访孙逆^①行止，雇用侦探，费支日币二百元。又代购报低九种，支日币五十元二角二分。又代购海图并说，支日币九十九元八角五分。以上共支日币三百五十元零七分，合库平银二百八十四两六钱一分一厘。奉部准开单汇报，此项垫款仍未列入，另款报销，暂在使费内垫付。业于四月十九日备文咨明钧部在案。兹附上收据七纸，即祈查核，照数汇还为禱。祇请勋安。愚弟胡惟德顿首。庚戌五月初一日。东字第三十号。

^① 即汪大燮，继胡惟德出使日本。

第四次旅法华工情形报告书^①

(1918年11月30日)

李 骏

为第四次报告侨法华工情形事。窃骏于民国七年七月曾将第三次报告备安寄呈钧鉴在案。迄今虽时仅四月，欧战局势迥异于前。今年六七月间，联军诸国战情不利败退，几不可支，德军攻逼巴黎。殊自九月以来，德军大败，遂成今日退兵议和之现状。按法政府招募华工，原因战争迁延，人民充兵，各处缺人，故招华工补足之。本此推之，战局变迁停止，对于华工自有关系。骏以为，即今急当研究战后华工采用与否之办法，此实本期中重要事件，特详陈于后。至巡视工厂一项，此四月内较前更少，一因战事急迫，交通不便；一因法陆军部工务局对于各厂发生事端多未照会，其自能了结者就地了之，固为实事。而或虑骏到场提出条件干涉，亦其私意。惟骏对此情形勿论该工务局照会与否，但得工厂翻译或华工因事故案件等发生，有适当报告到骏处，即据实情在巴黎交涉，要求查复及平和完结。此等往返函件具详本期报告内。至此次报告，虽大体赅由本年八月至十一月中之事，然因侨工事务接续进行，久成为一有统系之事，故报告中多前期未结，今当续报者。本期报告宜与前期参观，更易了然。凡分三大类：（一）普通报告，即关华工普通简单事件。（二）滋事丛编，即华工或由误会，或由不守规则，以及自相凌侮而生出之争斗等事。（三）交涉案件，即与法陆军部及他机关交涉往复函件。综

^① 标题为编者拟加。

以上诸类观之，此期报告虽少重大关系之事，而纷烦错杂倍加于前。骏独任诸务，不免顾此置彼，报告略迟，惟希洞察。

第一类 普通报告

(一) 华工人数 法国政府停止招募华工情由，已于前期报告内具详。以本年十月十六日核计人数如后：

已归中国华工一四二五名；在法身故华工四一三名；留法作工华工三五〇八七名。故到法华工总数为三六九二五名。

兹将此类华工到法次序详细列表于后备查。此表以本年十月十六日为限。表凡分六列，由左至右。

第一行 华工由中国来法所乘之船船名。

第二行 由华登船放洋日期。

第三行 到法上岸日期。

第四行 在华放洋地点。

第五行 同船华工人数。

第六行 华工招募地点系以西文字头，表之如 N 由 Nord，指北方之天津、浦口、青岛等处；S 由 Sud，指南方之香港；M. C. 由 Mission de changhai 指上海机匠；G 由 Guérin 指广州志利工人。

华工赴法行程表 (1918年10月16日)

华工由中国来法所乘船船名	由华登船放洋日期	到法上岸日期	在华放洋地点	同船华工人数	华工招募地点
“帝国”号	1916.7.11	1916.8.24	通口(音译)	1703	北方
“施吉桑·马鲁”号	1916.7.14	1916.9.23	通口	1352	北方
“埃里马—马鲁”号	1916.7.24	1916.10.10	通口	1975	北方
“内拉”号		1916.10.28		2	

华工由中国来 法所乘船船名	由华登船 放洋日期	到法上 岸日期	在华放 洋地点	同船华 工人数	华工招 募地点
“保罗·勒卡”号	1916.10.8	1916.11.18	上海	534	上海
	1916.10.11		香港		广州
“高第埃”号	1916.10.20	1916.11.29	上海	270	上海
	1916.10.23		香港		广州
“马热朗—洛图斯” 号	1916.11.6	1916.12.18	香港	119	广州
“大西洋”号	1916.11.20	1916.12.25	香港	18	广州
“大洋洲”号		1916.12.28		3	
“亚马逊”号	1916.12.15	1917.1.22	上海	101	上海
“达姆贝”号	1916.12.18	1917.1.22	香港	1158	南方
“阿多斯—穆苏尔 特”号	1917.1.5	1917.3.1	香港	163	南方
“阿多斯—马蒂罗” 号	1917.1.5	1917.3.12	香港	20	南方
“阿多斯—喜马拉 雅”号	1917.1.5	1917.3.21	香港	20	南方
“博尔多斯”号	1917.2.7	1917.3.23	香港	522	南方
“阿多斯—梅南” 号	1917.1.5	1917.3.27	香港	1	南方
“阿多斯—土伦” 号	1917.1.5	1917.4.2			
“阿多斯—穆苏尔 特”号	1917.1.5	1917.4.23	香港	4	南方
“阿多斯”号	1917.1.5	1917.5.12	香港	6	南方
“高第埃”号	1917.2.24	1917.5.12	香港	648	南方
“帝国”号	1917.3.10	1917.5.14	浦口(?)	1804	北方
“亚马逊”号	1917.4.24	1917.6.9	上海	307	上海
	1917.4.27		香港		北方和 南方
“大西洋”号	1917.4.4	1917.6.9	上海	81	上海
	1917.4.7		香港	569	南方
“波利尼西亚”号	1917.4.12	1917.6.9	浦口	758	北方

华工由中国来 法所乘船船名	由华登船 放洋日期	到法上 岸日期	在华放 洋地点	同船华 工人数	华工招 募地点
“香港”号	1917.3.29	1917.6.15	浦口	2147	南方
“阿多斯”号	1917.1.5	1917.6.25	香港	1	南方
“让热尔”号	1917.3.27	1917.6.27	浦口	1	南方
“阿多斯”号	1917.1.5	1917.7.2	香港	1	南方
“阿多斯”号	1917.1.5	1917.7.5	香港	1	南方
“澳大利亚”号	1917.5.17	1917.7.9	浦口	724	北方
“保罗·勒卡”号	1917.5.18		上海		上海
	1917.5.24	1917.7.16	上海		上海
	1917.5.28		香港	758	南方
	1917.5.28		香港		南方
“忘忧树”号	1917.5.28		香港		南方
	1917.6.5	1917.7.28	浦口	912	北方
“罗讷”号	1917.5.27	1917.8.26			上海
	1917.5.28		香港	9	南方
“保罗·勒卡”号	1917.5.28	1917.9.8	香港	2	南方
“帝国”号	1917.8.6	1917.9.24	浦口	1792	南方
“达姆贝”号	1917.7.29	1917.10.1	浦口	428	北方
“吉纳”号	1917.5.28	1917.10.4	香港	1	南方
“阿尔芒·贝克”	1917.8.23	1917.10.19	上海	108	上海
“阿多斯”号	1917.11.4			1	
“博尔多斯”号		1917.11.2		1873	
“多里兹”号		1917.11.3		1171	
“多里兹”号		1917.11.19		1	
“阿多斯”号		1917.11.12		1	
“吉布提”号		1917.12.12		1422	
“澳大利亚”号		1917.12.17		599	
“博尔多斯”号		1918.1.2		3	
“巴黎”号		1918.1.17		1999	
“智利”号		1918.1.20		595	
“进军马赛”号		1918.1.12		1	

华工由中国来 法所乘船船名	由华登船 放洋日期	到法上 岸日期	在华放 洋地点	同船华 工人数	华工招 募地点
“达姆贝”号		1918.2.12		371	
“墨尔本”号		1918.2.12		601	
“帝国”号		1918.2.13		1832	
“卢瓦尔”号		1918.2.19		1967	
“亚马逊”号		1918.2.22		9	
“白河”号		1918.3.5		1700	
“瓦利诺”号		1918.3.5		1294	
“澳大利亚”号		1918.3.12		353	
“智利”号		1918.3.29		277	
“进军巴黎”号		1918.4.10		5	
“瓦利诺”号		1918.4.6		3	
“进军巴黎”号		1918.5.10		1	
“阿尔芒·贝克”号		1918.5.2		807	
“达姆贝”号		1918.5.11		245	
“澳大利亚”号		1918.5.28		371	
“悉尼”号		1918.5.28		351	
“潘帕”号		1918.5.27		20	
“瓦利诺”号		1918.6.4		3	
“进军图卢兹”号		1918.8.10		1	
“进军巴黎”号		1918.8.23		1	
“克里米亚”号		1918.8.18		11	
“伊斯法罕”号		1918.8.29		13	
合计				36925	

扣除：已归中国华工 1425

在法身故华工 413

留法作工华工共计 35087 人

如欲查以上何项，即按行列一览可明矣。

法国陆军部工务局所招华工人数时有变动，故不能一次核定。如在中国出发时若干，常有因事逗留途间，后乃复到者；或有华人前已在留学或作工，而从事法陆军部华工翻译之职者，时有变动。但其数居少数，非比较以前数目未及察觉耳。

(二) 工厂地点 华工到法后, 即由法工务局分派到各地工厂作工, 并非集在一地, 前已报告。查自到法以来迄今日, 几每月必有迁厂之事, 彼此挹注已成常事。而工厂相离甚远, 此调查巡视均甚繁难也。兹据本年十月十六日调查华工所在厂名及其省名、城名, 列为一表。计开:

第一行 华工作工地各称。

第二行 作工地附近城名。

第三行 作工地所属省名。

华工在法作工地点表 (1918.10.16)

华工作工地名称	作工地附近城名	作工地所属省名
1. 国家火药厂	瓦塞尔	下塞纳
2. 建筑工地	里昂	罗讷
3. 建筑工地	里昂	罗讷
4. 武器制造厂	夏特罗	维埃纳
5. 国家火药厂	圣峰斯	罗讷
6. 国家火药厂	冯热	科多尔
7. 国家火药厂	巴圣斯	纪龙德
8. 国家火药厂	圣路易港	罗讷河口
9. 国家火药厂	布歌	塞纳—瓦兹
10. 国家火药厂	班热拉	多瓦涅
11. 庇卡底火药厂	圣峰斯	罗讷
12. 兵工厂	罗昂	卢瓦尔
13. 海军兵工厂	土伦	瓦尔
14. 海军兵工厂	瑟堡	芒什
15. 海军兵工厂	布雷斯特	菲尼斯太尔
16. 海军兵工厂	洛里昂	莫尔比昂
17. 海军兵工厂	安德莱	下卢瓦尔
18. 货栈	布尔日	歇尔
19. 建筑公司	拉布海尔	朗德
20. 炼铁厂和造船厂	圣德尼	塞纳
21. 巴黎煤气公司	巴黎	
22. 施耐德工厂	勒克勒兹	索恩—卢瓦尔
23. 施耐德工厂	哈福娄尔	下塞纳

24. 塞纳造纸厂	南塔尔	塞纳
25. 煤气公司	南塔尔	塞纳
26. 化工厂	圣峰斯	罗 讷
27. 化工厂	鲁西永	伊泽尔
28. 诺曼底冶金公司	卡 昂	卡尔瓦多斯
29. 化工厂	圣峰斯	罗 讷
30. 马赛大工程公司	博蒙—蒙特	德龙
31. 施耐德工厂	夏 龙	索恩—卢瓦尔
32. 地中海炼铁造船厂	勒塞纳	瓦 尔
33. 德罗南—贝尔维尔工厂	拉罗舍尔	下夏朗德
34. 里昂市	里 昂	罗 讷
35. 地中海炼铁造船厂	格拉维尔	下塞纳
36. 炼钢厂	大古朗纳	下塞纳
37. 钢铁厂	杜 纳	诺 尔
38. 发动机厂	圣艾蒂安	卢瓦尔
39. 钢铁厂	恩 菲	涅夫勒
40. 电力公司	圣日涅埃	罗讷河口
41. 造纸厂	朗 塞	伊泽尔
42. 冶金公司	富曼尔	洛特—加龙
43. 造船厂	圣马罗	伊尔—维兰
44. 克莱——克鲁佐工厂	利 凡	伊泽尔
45. 霍尔曼——比尔工厂	勒普辛	阿尔代什
46. 纪龙德炼铁造船厂	波尔多	纪龙德
47. 教堂工场	瑟堡	芒什
48. 奥古斯丁·诺尔曼工厂	勒阿弗尔	纪龙德
49. 马赛格拉维尔工程公司	马诺斯克	下阿尔卑斯
50. 巴黎煤气公司	巴 黎	
51. 马赛格拉维尔工程公司	伏尔瓦拉克	纪龙德
52. 路易斯·白雷里奥飞艇制造厂	苏莱斯涅	塞 纳
53. 路易斯·克雷蒙飞艇制造厂	希朗涅	塞 纳
54. 航空中心	龙涅克	科多尔
55. 木材储存中心	奥勃罗讷	安
56. 工程修建中心	萨林	汝拉
57. 工程修建中心	图尔	安德尔—卢瓦尔
58. 工程修建中心	阿朗松	奥恩
59. 雷诺工兵营地	科多尼道	莫尔比昂

60. 航空学校	卡帕蒂	纪龙德
61. 车站商店	沙比利	卢瓦尔—歇尔
62. 车站商店	奥勃莱	卢瓦雷
63. 第 18 军区军需处	波尔多	纪龙德
64. 第 5 军区军需处	奥尔良	卢瓦雷
65. 军服仓库	奥尔良	卢瓦雷
66. C.D.A 军需处	勒芒	萨尔特
67. 军服仓库	勒芒	萨尔特
68. 车站商店	奥勃罗纳	安
69. C.R.P 军需处	奥贝维勒	塞纳
70. P.L.M. 公司	卡努勒	瓦尔
71. 海军过境处	布雷斯特	菲尼斯太尔
72. 海军港务局	勒阿弗尔	下塞纳
73. 江河口岸开发	瓦兹	塞纳—瓦兹
74. 海军港务局	南特	下卢瓦尔
75. 海军港务局	鲁昂	下塞纳
76. 德西热煤矿	拉马歇纳	涅夫勒
77. 巴黎奥尔良公司	卡普德纳克	阿韦龙
78. 巴黎奥尔良公司	贝里戈兹	多尔多涅
79. 巴黎奥尔良公司	布尔日	歇尔
80. 北方铁路公司	鲁	索姆
81. 北方铁路公司	那路易斯	瓦兹
82. 马赫勒斯煤矿	马赫勒斯	加来海峡
83. 海军港务局	瑟堡	芒什
84. 美国工兵部队	安格富伊	下夏朗德
85. 美国空军	奥尔那	多姆山
86. 美国陆军	南特	下卢瓦尔
87. 美军营地	普鲁涅	卢瓦尔—歇尔
88. 美国空军营地	伊苏顿	安德尔
89. 美国工兵部队	热埃维尔	卢瓦尔—歇尔
90. 美国陆军	多尔圣姆院	安德尔—卢瓦尔
91. 美国工兵部队	麦芬	歇尔
92. 美国空军	图尔	安德尔—卢瓦尔
93. 美国陆军	布列塔尼	下卢瓦尔
94. 美国陆军	博纳	科多尔
95. 美国陆军	利格兰特	孚日

96. 美国工兵部队	萨特莱克	上马恩
97. 美国工兵营地	博代瑟	纪龙德
98. A.S. 201 突击炮兵		
99. 武器局	圣莱代塞昂	瓦 兹
100. 武器局	克雷姆瓦兹	瓦 兹
101. 武器局	雷 邦	孚 日
102. 第 8 军区大本营	军区	
103. 马赛货栈	马 赛	罗讷河口

此表之外粗制简图，设参观图表，即可见华工分居不独遍布法国诸大城，且乡僻之区亦安置不少。表中厂名，依数目次第计之，观图时欲知何厂，按表中此厂之数目，向图中求之即可得也。所居之厂就工作分之，可分如后开各种：

火药（如表中之）^{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煤炭煤气（如表中之）^{二一二五}_{五〇七六八二}等。军器枪炮（如表中之）^{二三四二〇二二二三三一三三三八九九}_{一〇〇一〇一}等。军需粮食、衣履（如表中之）^{一八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_{六六六七六八六九}等。工程、修军用房屋（如表中之）^{五五五六五七五八}_{五九八四八七八九九〇九一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等。河运、装卸货物（如表中之）^{三四七二七三}_{七四七五八三}等。钢铁（如表中之）^{二八三六三七}_{三九四二四五}等。造纸（如表中之）^{二四四一}。飞艇（如表中之）^{五二五三五四}_{六〇}等。化学品（如表中之）^{二六二七二九等。道路及开山伐树（如表中之）^{一〇二}。铁路（如表中之）^{七〇七七七八七九}_{八〇八一八五九二}。}

此不过目前情形。法人调换工人既无一定，将来更有变动未可知也。

（三）京直水灾捐款（见附件内捐册） 侨法华工对于京畿水灾极热心捐助，已于第二、第三两期报告中继续述明。工界好义之情及前后所捐数目，次第由巴黎中法实业银行或电汇或票汇寄呈北京外交部，转交京畿水灾督办处等由，并拟请奖励方法二则，谅邀洞鉴。至华工仍有继续捐助者，亦可见国民乐善不倦之

情矣。计本年七月至今，复收捐款法币一仟三百二十四佛郎，仍照前法分两次票汇北京。以后或连有捐助者，亦意计中事。至第三期报告内所请奖劝方法是否有当，抑或别有方法，以资提倡而酬乐施之意，未蒙颁训，故犹搁置未行。尚希示遵。兹将捐款数目列后：

入、续前三七处捐款	一四九〇六佛三五
三八、三得尖华工冯起实 7623、唐锦文 7533，各五佛，共	一〇佛〇〇
三九、阿鼻畏列华工李志鹏 10141 一人	一〇佛〇〇
四〇、克里搜第三次捐款	一二〇佛〇〇
四一、马赛中华工务院	三〇佛〇〇
四二、冈佛浪华工合捐	四五四佛〇〇
四三、旧在素日工厂华工刻由安不浪内寄来	七〇〇佛〇〇
总收捐款	一六二三〇佛三五
出、续前汇款	一四九〇六佛〇〇
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由使馆备文寄汇票	一七〇佛〇〇
七年十一月六日由巴黎中法实业银行函汇北京	一一五四佛〇〇
总付汇款	一六二三〇佛三五

(四) 上海机匠 上每机匠合同期满问题，已于第三期报告中分割工人与雇主两方面情形详细论列矣。本年十月适值期满之时，骏一面探询法政府方面意见，一面发传单又疑问表等，分列各种有关系之条件于此项工人，求其逐款答明。旋得法政府照会，愿意继续使用此项华工。而工人方面亦多回信者，有愿继续留法作工者，有不愿继续而愿归者。其理由大概如第三期报告中所述，随个人志愿与家庭关系等不同耳。于是遂分别办理，愿留者合为一部，与法政府续订合同；不愿留者遂依合同所定归国办法，通告法政府依合同送归上海。迄今两项工人均已依新旧合

同料理矣。

兹将继续合同之要点述明于后：(1) 续订合同以六月为限。(2) 增加工资。(3) 调换工厂。以上三条即续约之条件。其饮食、居住、管理等与旧约无异，不一一缕陈矣。此三条均为法政府所承认，似可称完全无憾矣。殊后经变动，亦颇多纠葛。兹更据实事分述其理由。

加增工资一项，虽得法政府之认许，然在习惯与事实上，凡工人加资均系厂主自主，且必经会议之研究。中法工人工资彼此大略相同，亦不得同业中一厂独优于他厂，自易明者也。故新约订明加价，而厂主坚持，所加甚少，竟有加二十五生丁者，此一困难也。

就调查【换厂】一事言之，往往法政府虽允调厂，而所调往之厂主常有以本厂工人已众，不须添人为辞，一难也。法政府方面又以招工为国防计，不能任华工自择无关军事之工厂，仅限于军务工厂。则所认为华工可得自由选择之厂，仅范围甚小，由此调彼奔走数次，只易厂地而厂中工作依然如故，总不出火药厂、子弹厂等而已。故对于调厂仍未得圆满结果，此二难也。为此变迁之故，上海机匠多谓不得殊利不愿再留，废约回华者尚占多数。但因合同只计六月之限，将来期满如两方愿继续时，则前事不忘犹可补救，可得更求适当亦未可知也。除骏就近探悉情形妥为安置外，理合将经过情形、利弊详细陈述，更望指示善法遵行。

(五) 欧战后华工问题 自本月十一日以来，欧战已停，平和在即。前此法人使华工多在兵工厂、火药局、军需处等地作工，今战争告终，凡此诸工人应即停歇，此项工作固事理之易见者也。置此情形，华工将来若何安置，急需预备。故骏于停战后曾赴法陆军部工务局，面询情形。据称仍可继续采用华工，惟华工中有不满意留法者，亦可约满前回华。目下议和未定，诸务控

德，究竟华工将来分配于何项工作上，实尚在待决之中云云。据此已足见华工战后仍能继续留法作工，第因兵未尽罢，军需之供仍所不免，故此刻华工尚无换厂之事，大约仍守旧时办法，尚未有更动也。法政府之态度虽然如此，但据吾人体察近日事实，华工之前途可有四端：

(1) 照旧合同，继续振理被战地区。因自开战以来，法国北部诸省即为德军侵入深据四载。凡诸血战，悉在北省中，不独城市被毁，即道路、山林无不残破。当兹战罢和成，法政府必急修理，以图复旧观。此可预料者也。而法人久战必当稍休，且死亡甚多，伤废尤重，实乏工人。而华人已在法者，用之于此等工作甚便。故对于此项工作，华工可希望采用也。

(2) 用于法国属地。华工普通合同原已载明可用于法国属地，如摩洛哥、阿尔惹理、丢尼齐等。以意揣之，法人今日方竭力提倡振理属地，以收利益而补战争损失，或将根据合同将华工移至属地供应用，亦意中事也。若此项合同实行，对于法人及华工工资事无更易，但对于华工照料实甚困难。因法国属地除安南、东京与我相邻外，其余多在非洲。该处我既无领事，则保护无人，若欲新派人前往，则诸地既不在一处，势非多派人不可。此则用于属地之困难也。

(3) 法国工部管理。前此招华工为军事工作补助计也，故隶属陆军部。今战停和成，则所有工作多属工部主持办理，似可利此机会使华工脱离陆军部，而入于工部范围。则管理行使脱去军事性质，实为至善，此固吾人之希望也。究之法政府，此时既尚未提议振理战区，则工部亦自无此项事实态度之表示。要之，吾人当急着手研究，乘机而行。

(4) 私人雇用。自战以来，各种民事工厂多停止，或为政府提用，以充军事制造。今战停，凡此实业工厂必复其旧业。将来若政府不用华工或用之而尚有余数时，自可与私家工厂相商，采

用华工。果能若此，则是华工已脱离政府经理之中，而入于人民自由工作之域，当可免条约之限制。但须加入法国工会，与法工人一致办理，方可免主客将来冲突之事，如曩者美洲华工之过事也。

以上情形虽如此，然皆希望中事，成功与否，自以利用机宜之应合否为转移。总之，今日吾国中人多事少，各业为然，华工出外谋生大有利益，不独其人可以自活，且于其家室亦有分润之事。当兹人民生计艰窘之时，诚非小补。故外国有可留华工之机会，似当迎机利导也。

(六) 业经调查之工厂。此数月来出外巡视，华工作工场地较前稍稀，其理由业详本报告之端。兹仍仿第二、第三两期报告办法，除逐厂立表俾明各处实情外（见附件内之工厂调查表），统合成表，^① 详明其调查次第、时日、原因及旅费一切情形也。

(七) 侨法中国翻译合同期满办法。侨法华工以不通法语，故由厂中雇用翻译员，或法人或华人，每一厂一人或数人不等。各公司章程载明已报告在案矣。近因此等华人翻译二年合同期满，按照章程有两种办法：(1) 愿续充翻译者，则与法陆军部工务局重订合同，照前派厂充就翻译，一循以前旧规，无特别可纪述之事。其有因事重薪少者，则由本人于订合同时，向法工务局要求增加，已有实行者。(2) 不愿再充翻译者，照章程应由法政府出路费送归中国，亦有已经实行者。是翻译期满办法，主客双方均已履约实行，无可议者矣。殊最近又发生特点，应据实报告。即翻译期满不与法工务局续订合同，亦不回国，而自由与厂主订立合同，仍留原厂任译事是也。以最近之事言之，有翻译萧南山者投书骏处，报告称与厂主定约云云。骏当函询其对于工务局如何脱离关系及所定新约条件如何，旋得其复及抄呈新约等。查悉乃知其与法工务局之交涉，系取消将来返华由法政府出路费

^① 表见下页。

出查次第	离馆日期	回馆日期	调查日数	调查地点	调查目的	调查旅费	参阅附表等
第念四次	八月五日	八月九日	五	战线后华工 第一队 第二队 第五十二队 第四队 第五十一队 第五十四队 第五十三队 第五队 第三队	普通调查	一七七佛九五	七九
第念五次	九月四日	九月七日	四	蒙梭煤矿 欢南兵工厂	罢工调查 普通调查	一五三佛一五	八八
第念六次	九月六日	十月七日	十	夏而巴兵工厂 夏而巴河运局 夏而巴造船厂 三马落造船厂 白来司脱兵工厂 白来司脱海运局 落利昂兵工厂 巴黎第十五区煤气厂	合同期满 上海机匠 普通调查 征求意见 普通调查	三二〇佛五五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八〇
第念七次	十月八日	本日		冈佛浪河运局	罢工 普通	未报 七佛〇〇	九八 九七
第念八次	十月廿四	本日				共六五八佛六五	九六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九〇

民国七年 八月初一日起
十一月二十日止 调查工厂一览表

一条，遂得脱离关系而自由定约。至其条件所载不出略加薪水而已，其他办事直与从前无异。骏从各方面研究之，事出该翻译与工务局之同意，未便干预。惟此事若从大多数人研究，颇有利弊可推求。其利处即稍得增加薪水是也。其弊端则因翻译人多，品

类不齐，如系诚谨之人，自由订约，自必践履，且知俭省，自然有利无害。若系无品难言自立之人之为之，则其弊之可预见者有三端：（甲）将来不能履行自定之约，必至主客启争。（乙）不知俭用，虽一时多得薪水而浪费无存，他日回华既无法政府之助，不免流落异乡，隐忧殊大。（丙）此类流落之人身居外国，任之则于国体有碍，资遣回华则累及使馆，此不可不察也。

（八）侨法英国招募翻译及工人潜逃法国情形。近来时有英国招募华工因不安于其所在作工之地，潜逃法国各城市乡镇，日久或自投巴黎中国使馆，或被巡警解送法陆军部工务局，由彼讯明再送使馆等事。彼等到馆，或直诉英人待遇刻苦，如饮食不足，带工欺人之类；或谓某处德国飞艇炸弹甚烈，远避迷路；或竟有意朦混冒充自由工人，到馆要求工作。骏若询明彼等英国招募来历及劝服彼等回队时，乃以函送往英军驻巴黎机关，俾其送归原队。不然工人所称无由核其虚实，骏犹不能与英军直接交涉，工人在馆亦无逗留之所也。

本年六月初间，竟有英招中国翻译夏敞臣（第七〇八一二号）、吴梓祥（第一三八四六号）、梁守一（第五五六六六号）三人离去华工队所，潜逃巴黎并投使馆。当经骏详询始末，称因英军待遇不良，故不愿任事，意将谋归国。骏以无由核其实情，并事关伦敦使馆，遂请示公使，电驻英使馆派员办理。旋经派潘连茹馆员到法交涉，三翻译被拘后重为要求交出，寓客栈中。殊知本年七月一日吴、梁两翻译借款潜逃不回，原队迄今查访未获。前经驻法英使馆函询下落，当复以待查明即行通知，或者彼等逃往马赛设法离脱法境。本月十日又经巴黎英使馆函询，复以仍未得消息，或已离法去讫。至吴、梁两翻译曾借去法币七佰佛郎，并代开栈账一百二十八佛郎。惟彼等去后，华工队中邮汇吴梓祥名下一百零八佛郎，中国汇梁守一名下二千二百七十八佛郎二十五生丁，尚存银行候领。此外两翻译信件甚多，亦无处投递。本

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军大本营华工总局尚派英人上尉周永治来馆询问翻译下落，实无可闻知也。

第二类 侨法华工滋事丛编

华工滋事情由，曾于第三期报告内详其原因、性质等，并将滋事罪案列为中西文对照表，及犯律华工姓名、罪状，另单列入第三期报告附件中（系附件四）矣。迄今虽由习惯相感及各种补救之，故与外人杀害争斗已见减少。而前所陈之新旧恶习依然未改，故华工彼此内中尚多滋事。究其原因，总不出第三报告所说明者。盖此等未受教育之人，怙恶不悛，诚非口舌劝谕可望一旦消除净尽也。在华工互相争闹，习为常事，虽不免扰乱厂中治安，有碍工作或受罚停工损及他人事业等，然犹属内部之事。最可叹者即遗外人以口实，致损及华工全局前途。如前次法人不欲添招华工，碍于破约，即藉华工滋事过常、难以管束为辞，停止续招。而惠民公司因所订合同人数未招满足要求赔偿，致起讼时直谓惠民公司招工不加选择，到法滋事，有碍治安，妨害工作，故不愿再招到法。可见滋事一端，少数受罚犹不暇惜，乃其恶果牵动全体，关系民生前途，良可浩叹。骏一人统任诸务，而华工又分居各处，复杂错落，安能以塾师之待弟子朝夕监责之？其力能防闲者，只巡厂时之训诲及通告解释。然彼辈久纵之人，骏到故意敛迹循规，去则故态复生，妄为不减，此真百思而未得切实改良之法者也。兹将华工滋事情形举其大要，列成一表如左。至滋事经过实在情形，有经骏手排解，编有节略；有未经骏到场调停旋得报告者，亦于表后举其要者，编入此类，俾知华工在法滋事之一斑也。

（注）后表所载滋事，大半由法陆军部工务局调查得来，如西历一九一六年华工滋事，骏尚未到任，故骏亦无报告也。

		华工在法重要滋事表		
日期	地点	种类	结果	
民国五年(西历一九一六年)				
十一月八日	「瓦赛路」火药工厂	华工全体扰乱	解散华工团	
十一月一日	「冷内」兵工厂	罢工	减少工团人数	
十一月十二、十三	「拜而热拉克」火药工厂	械斗		
民国六年(西历一九一七年)				
正月	「山峰」火药工厂	滋事		
又	「瓦赛路」火药工厂	罢工		
四月三十日	「飞而民泥」及「余牛」钢铁工厂	械斗		
七月	「山峰」新火药工厂	罢工		
七月十二日	同上	叛乱		
八月	「阿勿利欧」工厂	罢工		
八月九日	「登盖而克」钢铁工厂	罢工	解散华工	
九月	「格朗古龙」钢铁工厂	滋事		
十月及十二月	「巨赛三桥」钢铁工厂	扰乱		
十二月一日	「禄布山」钢铁工厂	滋事		
民国七年(西历一九一八年)				
正月二十一日	「鲁昂」河运局	械斗	解散	
二月十九日	「白来司脱」海运局	叛乱		
二月	「山狭马」火药工厂	滋事	解散	
二月二十一日	「莫弓」工程局	争斗		
二月十八日	「沙兰」工程局	滋事		
三月六日	「安不来内」军需局	闹事		
三月三十日	「欢南」兵工厂	械斗		
三月二日	「禄布山」钢铁工厂	闹事		
四月十三日	「芒梭」煤矿	罢工及叛乱		
四月二十八日	「波蒙孟多」铁厂	闹事		
五月	「沙而不利」工程局	罢工		
又	「昂古拉姆」军需局	械斗		
五月十八日	「格拉畏而」船厂	罢工	解散	

华工滋事及其种类既如表所载矣。兹更将该工人等滋事后之报告等，择编数种，以见华工性情、智识、举动之一斑。初拟将各案件完全列入，惟因每案发生文件多种，悉数编入则卷帙过重，抄录印刷乏人，诸多不便，故仅取数种于次，下期报告或再接报其余也。

一、“格拉渭”造船厂华工聚赌殴打案。七年五月(该厂广东华工关礼和 N^o220⁸来函)。此处华工共有一百十六人，内广东占五十人，浦口占六十五人。浦口华工系史厚坤、高洪恩、潘兴荣三人充排头，相安无事。近忽闻有宿娼之事，本厂法总办于五月十一日礼拜六查工人，即见二三十人跳墙而过，查知伊等聚赌。当时法总办罚为首数人，余皆宽免，此不过责之儆百而已。不料十四晚各浦口工人藉口面包过小，多数不食，有身上无钱自买食物者欲食，亦为强有力者所打。查其原因，系高洪恩、潘兴

荣二人及其他工人多名平日包赌，今一旦被查出，以后未得分利，故藉口挟众以报查赌之怨。同时广东工人照常上工，判若两途。兹再每月事实登列于后。

民国七年五月十五日，法总管查询高洪恩、潘兴荣及其他工人，未得切实结果。是日工人均未用餐，十六日法总管邀别厂总管来劝华工，并申饬为首诸人，亦俱不食。内有小部因赌无钱，不能自买食物，竟往食堂用餐，史厚坤亦往，以为此事可了结也。

十七日六点四十五分，关礼和未到工厂时，即见史厚坤受伤回公事房，伤眼伤脚云。是高洪恩督率潘兴荣、任宝先二人所打伤。及午又赚关礼和出外，云法总管有事交办，及回房时，即有念余人将关礼和毒打一场，伤腰及伤腿，即往医院养治。及夜七点，即闻枪声、人声喧哗，即有工人多名欲破窗而进，杀刺关某及史某两人，幸医生唤法兵数名送往兵房调养得免。

二十一日法总管接李骏先生来信劝谕工人，即交阅看，尽候查办。

按此次闹事，骏闻信于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始抵“格拉渭”船厂，探悉该厂华工伙食系由某法商包办，饭堂中法人、外人均各分食。即华工中亦分两班，南方人食米饭，每日出资二佛五十；北人食面包，一佛九十五。自法国限制面食后，华工应从米食，每日出资二佛五十，与广东工人一律办理，但浦口工人不愿照行，故有五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浦口工人罢食之举。法总管劝说无效，乃请命地方官派兵拘禁数人，华工爰各持木棍、石子与兵对抗，如是人群中枪刺伤害华工四名（范云其（一一三七七）、卢万发（一一三七五）、王廷恩（一一三六四）、庄德功（一一三八九））。此五月十七日晚七时二十分，华工在饭堂门首之事也。嗣后红十字汽车到所，预备运送伤人，而华工拒而不放。自十八日浦口工人不复兴工矣。骏到后先劝华工作工，继电医院派车送出病人，再约同工人齐赴饭堂。下午乃将此番闹事为

首五人提出（任宝先（一一三七四）、潘兴荣（一一三八五）、秦少正（一一三九三）、高洪恩（一一三九二）、朱德三（一一三九八））。嗣又劝告工人现在减少面包，全国一律，若以所发面包不足，可仿广东工人办法用米饭充饥，惟饭资较昂耳。殊知华工无一从者，仍如前办理。滋生事端，徒多烦恼也。

二、“岗”埠镔铁工厂华工以减少面包枪伤人命案。七年二月（该厂华工李宪章来函）。工人来法作工，万里觅食，终日劬劳，所图者财，所守者规。他有定章以为限，我有合同以为凭，我违定章他以法治之，他不按合同岂能任其自为？定章、合同乃两国外交所定，非私人所能造也。近来此间减少面包，忽于本月一日门口贴有告白一纸云：因战事艰难，减少米面等话。工人不管战事不战事，以照钟点作工，吃饭不足，何能有力作工？有余资者自己贴用，无余资者自靠两餐，乃是实情。于二月二十三日十一点半钟，有一马车拉送面包在厨房门口欲卸，又遇收工领饭，内有几个无知工人一见面包就大声呼众，云他人不照合同，无故减少面包，我们抢面包。随有五六工人你抢我夺，乱哄哄（就似在船上抢香烟一样行为，想先生已见过此情）。当时有法兵官一见如此，随取手枪，口称小心，向高处响了两声，欲惊散众人。不想中国人习惯，举动愈野蛮。该法兵官一面吹哨，一面枪击。忽来法兵五六名，不分皂白，开枪乱击。彼时正当领饭之时，大众一见此景，一哄而散，抛盆掷碗，各人跑回住所，闭门而不敢外窥。院中卧倒三人，一人受伤三处立毙，一人大腿受枪鲜血淋漓，一人肩上受枪。两点钟后，复来马步兵百余名，团团将住所围住。当日一天此厂工人均无饭吃。幸我一人另居别处不知音信，照常吃饭，照常作工。至二十六日我先生来书，才将死尸葬埋。至二十七日兵压众人照常上工，受枪二人送医院调治，又叫四人上“马赛”。此乃据他人眼见实情也。依先生如泰山，亦不知此事善后如何办理也。

按此事骏接报后，因事不能前往，故仅驰函劝华工将死尸交出埋葬，并速作工，闹事罪首，自有法律责罚。旋法陆军部工务局派“德凤丹”偕同惠民公司驻法代表王如玖赴“岗”调查，业将华工数人罚送“马赛”，和平了事。殊不知又发生华工与同厂黑工人械斗之事，本地司法官署拘去华工六名以备讯审。因华工数百人与黑人数十人争斗，黑人身死四人，似过残忍也。

三、欢南兵工厂华工罢工案。六年七月（该厂工人声鰲惠、亭仪、亭芳诸来函）。此厂华工不下一千。于去岁西历七月间，有中国翻译杨荫南平素与工人处事和洽。可恨华工在华不受教育者甚多，无知无识。杨荫南在厂有司事之权，多有不乐之意，见面视为仇敌，全不念同胞之人才。是月二十五日午后六时，在宿舍厂内齐集有二百余人，执杖弄棒，嘶声乱鸣，云吾等俱不赞成你充翻译，请速受死罪，吾等甘愿偿命无悔。而杨荫南尚在壮年，看事不良，趣步躲避，因仓猝未及，左臂受击甚笃，急至厨房以内隐匿，有半小时之久。有法人奔救，始将一些粗蠢华工赶入住屋，方保杨荫南生命。后经法工务局通飭杨荫南人地不宜，即调他厂；该厂专任法人为翻译，节制所有之华工。自从杨去后，合厂与杨反对之人只望幸福百庇，那知弊患迭临。于数日之间，有惰工脱务之华工数名赴市买物，与商人启斗，当经市警拘禁捕房，内有一人逃脱，飞奔回厂，妄称法警不法举动，无故拘罚吾人。合厂工人皆系无知者，只听一面之词，你一言他一语，纷纭不绝，即时罢工。走回宿舍，结队成群不下数百人，忿怒填胸，携刀执棍，言要入市索斗。内中有一二有识者见其如此，恐闹出大事，再四劝止，皆不依从，无奈只得坐视旁观。于是华工数百人乌合出发，路经本工厂电车站左近，遇沿道法警数十名阻止，不准前进。华工竟不分皂白，与法警相斗。法人退让不拒，而华工犹不知进退，贸然袭攻不息，警官无奈下令开枪，华工当场被毙者一人，受伤者三名，其余逃归宿舍。事后法兵一队各持

枪械围舍数日，其倡首之华工俱已无措手之法，内有识者也不得过问，岂能自讨冤孽？后未知中国使馆与法部交涉若何。从此一班勇而无谋之华工遇事肝胆俱碎，惊疑无主。自后诸事法人亦不依简章从事，厨房饮食渐渐减少，除去饭役，工人十分得五，其困苦莫堪，饥饿难言。欲要赴市买一面包充饥，又奈法国官署出示晓谕，不准商界售给华工食物。兼之寒冬以来，住室多系朽废木板所建，不蔽风霜，不遮雨雪，自临冻以来，屋内终日皆冰。于七年一月十九日（即星期六），风大将工人所居宿舍四及公事房损毁数处，工人各携铺盖慌移，如蚁一班。以我寝位，况且内务不洁，工人卧室秽如乡间牛马铺，虽有扫地工役，而法人时常不理，昼夜与饭役联合聚赌为事。六年冬季，工人应得之衣履均系军人残败朽废之物，不久即破坏。所有工人受此寒冷以及饮食不足，卫生不洁，病者颇多。每日医病之时，翻译还说脱工好闲，该你自备饭钱。工人稍有小过，非拘禁即辱责。自入厂开工以来，合厂工人受罚者十分有六，发回马赛百分有四，陆军执法处拘禁者百分有二，如此形况真可悲也。于六年十二月一日，有本厂受权人张饬通谕云，法国陆军部及李骏君电至，现因欧战未息，华人之衣物不易购采，应将合同所有衣履简章一律取销，每日应外加给法币二十五生丁，以作抵衣之费。随订有结证书各一纸，强迫工人签押拇指为凭，幸然全体工人稍有主张，未允其款，后仍罢论。由是观之，则华人自讨罪孽，何怨异域之侮慢也。悔之何及？假若杨荫南在厂办事，维持一切之事务，岂有此等之虐待耶？最可叹者是华工在厂无有主脑，最可忧者是一班华工无有知识。呜呼！不知此等华工是何结局矣。

据此函系民国七年春间由工人寄来，其报告事件概分为二：（一）即民国六年八月十二日，华工在厂门首电车部旁与法警对斗，当场枪死华工一名。（二）即厂中普通待遇之不佳也。查闹事一节，骏以方到法，未能亲赴调查。至为普通待遇，则骏曾于

本年九月五日前往调查，果见木棚年久，住所漏雨，寝位较窄，亦无饭堂，饭食无人检查。故骏归巴黎后即向法陆军部工务局申明，速行设法整顿，回函并无异议。即在厂调查时，骏亦曾见厂主，伊允改良一切也。

四、“列芒马碌”军衣局华工与黑人争斗案。七年七月（该厂华工来函）。本厂华工数达二百三十人。于本年七月二十日晚六点半钟，有华工三人工余出外，约行二百余步，突遇非洲工人四名迎面而来，出声辱骂，华工等上前询问理由，不料黑人甚恶，身怀大石，仓卒打击工人，致面部重伤。华工见事不佳，速走回驻所内报知法国管理人。据管理人所言，华工无庸速即追究，待明天黑人前往作工，由厂经过，祈即指明是谁，然后诉知法庭。不料黑人次早十一点余由厂经过，手携短棍，袋藏大石，法人未及询问，乱石飞掷如雨，弹压之法人被石打伤面部。华工等见此情形，速出门首，两相对打，彼此有伤，及后法兵官弹压回厂，暂为了事。黑人至晚由驻所经过仍掷石如故，幸华工时逢礼拜日出外游玩未回。至二十二日早六点，黑人胆敢再行掷石，华工等并未理会。后十一点钟由厂门回，带工总理及法兵企立门首弹压。不料黑人仍掷石如雨。华工等见此情形，无有不愤气填胸，速出抵御，经总理闭门无处可出，亦有法兵弹压。谁料黑人胆敢破门欲进，华工亦前往欲出，不幸华工第一八七四号王兰厚，广东兴宁人，惨受法兵枪伤腰部，即送往医院，未晓生死如何。况华工同黑人相打，法兵只可两相弹压，岂可枪伤华工？况华工在驻所内，黑人在外掷石，法兵不驱走黑人，用意枪伤华工，文明法律何在？伏乞速即驾临究办。

按此事骏得闻后，即于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前往“列芒”城，得悉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华工与黑人滋事不止。华工驻所木房周围均有铁丝网为界，前面即军衣厂，后面即德国俘虏住舍。黑人住所则较远，不能眼见，然为便利计，黑人上工、完工均假道

华工驻所门前大道。华人与黑人常相见面，彼此不投，故有此不幸之事。迨至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半钟，华工、黑人大闹之际，乃有看守德俘之法兵从中弹压，华工二百名所掷石子均经法兵头上而过，因黑人三十名已藏身法兵之后，故有一兵失其镇静之功，以小石及面，遂开枪误伤华工一名，到医院翌日身故。二十二日下午华工罢工，二十三日二百二十六人中只一百六十人兴工。骏于二十四日调查后，曾赴见看守德虏兵官中校某，伊谓其兵无过错。故骏归巴黎仍向法陆军部交涉，其详见案件内所载可也。

五、“巴三斯”火药厂华工与亚拉伯人争斗案。六年正月（波铎中国领事六年十月报告）。民国六年正月一日，华工二人，其一为华巡捕赵伯年（第一四〇号），闲游于华工住所附近路上，突见亚拉伯人三名至，忽相寻闹，亚拉伯人急逃，此二华人奔逐之，并呼“捉住！捉住！”“彼等窃去我们巡长之表”。于是华工同伴适在路侧玩耍，遂相执亚拉伯人，并引至公事房。乃搜检亚拉伯人并无表在身，且赵伯年此时有表在身。然华工为其首领所促，竟不愿释放亚拉伯人，延至午后十一点钟，法兵官商议甚久后，乃得开释亚拉伯人。

当此军官商议之际，华人两次纷集路旁，图同攻打亚拉伯工人，称系因华工同伴刻间下工回厂，曾为亚拉伯人所侮。云并赵伯人受伤舆归，群呼“亚拉伯人已杀我们巡长”。其实赵伯年并未受击，渠后自承如此。据实言之，伊特为此做假，以激动华工同伴。至十一钟，众皆入所，未常扰乱。而华工当夜复生别端，群聚饭堂，赵伯年卧其内，遂公决次日一律罢工，并攻打亚拉伯人住所。至午前五点钟，厨夫方料理早茶，忽为同伴所打，受伤颇轻，华工遂称系为亚拉伯人所击，其他厨工遂破裂窗板、盆盂，自打以为警号，并大呼曰“亚拉伯人已来打厨房，并伤及厨役一人甚重”。于是全体华工悉起，视看受伤者。此人云亚拉伯三名已至，用杖打击，随即逃去。于是华工纷出，攻击亚拉伯

人。适当晨初起，攻打其厕所及洗浴室等，并推一人下河内。华工共伤七八名，抬归饭厅请医疗治。当抬至养病室时，与亚拉伯人住所相近，华工藉词欲同去，以便保护。于是争端又生。军队由“波铎”及“落而芒”至，开枪伤毙华工二名，即于二亚拉伯人被逼时，军队临逼之下争斗乃息。据实言之，窃表及攻击厨房之事均系不确，且有华人翻译亲见华工自行打破窗上玻璃。而华工多数亦自言之，此不过赵伯年与一部少数同伴造事，以激动华工反对亚拉伯人耳。究因何故，极难明悉。其故颇多，或因不愿服从命令，藉端反对管工总办；并欲遣去厂中译员，因其极通华人习惯能阻挠华工故也；或又因寻旧怨而图报复，因华人常遇亚拉伯人于各处工厂内，如“马赛”等是也，且常有血斗之事，互相杀毙，尤以“巴三斯”火药厂为数较大，此亦积怨之故也。

其二，（西历一九一七年正月二日“巴三斯”华工总管报告陆军部书）。正月一日午后四点三十分，华工赵伯年（第三二八八号）在华工住所北部河边路上散步，适有亚拉伯人四名奔近此工人，谋掠其金表，随即逃去。被执者一人，拘禁于驻所办公室。此滋事逃亡之亚拉伯人三名，遂唆串其余之阿拉伯工人，结队候于住所路侧垣下，并攻击“落而芒”及“波铎”假归与休工经过之华工多名，第三二八八、四七〇一、二四八七、四六六〇号华工四名当时受伤颇重。即夜九点钟，法军官传讯被拘禁之亚拉伯人，欲知其底蕴，且将过激之华工劝解和平，后将此阿拉伯人交警察看管。正月二日，不幸事故复生，不然诸事复原、照常作工矣。兹述其实情如后：

据华厨报告：约早晨四点三十分时，亚拉伯人十名围逼华工厨房，排门直入，破裂盘盂，其尤险之事则于黑暗中打击，华厨仓皇惊寤。其余华工闻厨中呼号声，悉被惊醒，飞奔出户，渐相集合并探悉攻打厨工事，各操锄杖。当晓驰赴亚拉伯人住所，守丁固少，竟由华工从数处突进，亚拉伯人尽藏匿。此时在华工

饭厅内有六受伤者横陈，当查明其号数如后，第一六二三、二三九〇、四六八八、四七八〇、一一七五、九〇八号，而其中之第二三九〇、九〇八、四七八〇号三名华工受伤甚重，予即请医生就近察视，且疗治已受重伤之三人。于是运载经过亚拉伯人住所一段，遂成一险状之藉口辞矣。医生来条非将病人抬至医院不可，予亦无可奈何。后会火药厂副监督视伤者，就理其事。至上午七点三十分，有副医官二人到，令将受伤者抬至养病室中。华工乘机将道垣毁破，走赴“落而孟”道上，亚拉伯人适奉命开行途中，于是大乱复生矣。此时予方从事劝阻华工于住所之内，然已有华工三十名出所追阿拉伯人，然“落而孟”道旁之飞机场之军队值正迎面而来，将华工阻拦，不许前追。而三数工人犹他逃窜，追赶后行之亚拉伯人，于火车之中几被华工杀害，幸有工厂电机工程师 Lalanne 先生急来救护。此时情状究竟如何，须俟本地卫戍之调查发表，方能得其实迹也。无论如何，弹压军卒已开四枪，且有二华工中枪而死，查明尸身号数系第二四九〇及四六五五号二人也。自滋事至今已见平静，但仍多难处，续现华人提出伤亡工人之安葬及开枪军卒之惩处问题，其中有二人欲赴巴黎报告中国使馆。犹有可虑之事，最初华人与安南人相合为一，共同拒抗亚拉伯人，后以华人二名被杀之故，更向安南人鼓吹扶助也。此即发生之事及现在之近状，宜行一种精细调查，方能尽悉其原委耳。予于仓卒事件发生时，主张慎重行事。予现已预备正月三日安葬尸身，正月四日华工重行上工。然仍恐有他意外之事发生，不能不格外留意耳。

按此事为华工到法未久最初发生不幸之一，各处闻信，颇称奇异，法庭裁判亦格外严厉。据骏调查，是日闹事当场中枪身死华工二名，即周凤祺、孔仙才是也。旋经“波铎”军事裁判所裁判，赵伯年定为死罪，林伯年、王玉真、范永祥三人为永远监禁。后又经法国总统减轻罪案，赵伯年改为永远监禁，林伯年、

王玉真、范永祥改为二十年监禁，以为彼等煽惑工人持众作乱也。

第三类 交涉文件

华工事务交涉文件，前三期中均未列入，因事件已繁，时间亦不容故也。此次谨将历来与各机关交涉文件汇列呈览。骏之初意，本欲将各种洋文文件一体译成华文，后因事多时少，竟未能办到，始从变通办法二种：（一）选译洋文文件数种编入，略供模范，俾易对照观阅体式大要；（二）复将其余各种文件撮要叙述，只纪实事，略其空文，以省篇幅而仍不失考核之资料。然无论如何，凡所报告均附洋文原文于附件中也。兹先将与华工事务有密切交涉、常通函件各机关分述于后，并立一表，实录自来每月所收所发文件之数目，俾知事务日有扩张也。

（1）与骏文件往来之机关可分三大类如下：

第一，为主要机关，如北京外交部、北京侨工事务局、法国陆军部工务局，此三者之中如外交部及侨工局所颁之训令及骏所上之呈文等件，两方自有存案可查，故不编入。惟与法国工务局往来文件，前既未经呈鉴，兹当照前述办法逐件报告。此即华工事务文件之极重要者也。

第二，为客体机关，即与华工事务不相统属，而因一时之事发生彼此有往来文件之机关，如英国使馆、青年会、学生会、律师、警局、裁判所、中国驻法领馆；国内之公务机关：如京直河工督办处、孔教会、银行等等，亦在此内也。大约此类机关与华工事务交涉文件均非根本上之事实，琐碎复杂，且不常有，故仅述明其关系如此，而其文件只留骏处存案，不编入报告中。

第三，为统属机关，即为华工事务所统属者也。各招工公司、各工厂中国翻译员、各工厂华工及其家属等是。此类文件，

尽系公函式，尤为复杂琐碎，迄今累积无虑千余件，事极繁琐，无庸编入。举要言之，不出因华工语言不通，智识有限，一切大小事务遇有疑难函告于骏，求解释或指导办法，以及犯法、受侮、控诉冤愤、换厂、追债等之书启也。

兹将与法陆军部工务长博时克帝君交涉文件录后，余悉从略。

(2) 关于华工事务收发函件数目表

收件月份	自……号至……号	件数	发件自……号至……号	件数
六年杪止	一……二八三	二八三	一……二九六	二九六
七年正月	二八四……四〇四	一一一	二九六……三七二	七六
二月	四〇五……五三六	一三二	三七三……四六〇	八八
三月	五三七……六四五	一〇九	四六一……五二六	六六
四月	六四六……七六四	一一九	五二七……五九四	六八
五月	七六五……八八四	一二〇	五九五……六八九	九五
六月	八八五……一〇一八	一三四	六九〇……七六二	七三
七月	一〇一九……一四九	一三一	七六三……八六六	一〇四
八月	二五〇……一三〇四	一五五	八六七……九六八	一〇二
九月	一三〇五……一四四二	一三八	九六九……一〇八一	一一三
十月	一四四三……一六一七	一七五	一〇八二……一二六四	一八三
十一月	一六一八……一八二四	二〇七	一二六五……一四四〇	一七六
	共一八二四件			共一四四〇件

(一) 独屋拘离问题 (华工俗称罚黑屋子)

六年八月三十日致博君书。迳启者：顷已预备通告华工，吾国与中欧诸帝国已宣战。前次晤教已为阁下谈及，同时示知伊等所受处罚不甚重者，由贵部于本月九日通告，概予豁免，且乘机开导其留意恪守贵国法律、习惯等。由兹特遵教奉上此项通告一百份，希即分送使用华工各厂，俾能于重要工厂内揭贴二纸，余厂各一纸为要。再者，骏阅上言之贵部通告内有所谓：“处罚豁免者，系指拘离之处罚”云云，则于骏之本月二十二日丁字第一〇三号函内，曾以此请教于阁下在案，谅能忆之。惟骏对此项关于华工应用之处分，所谓“拘离罚章”者实有所未照悉，乞阁下有以教之。

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博君复书。奉读上月三十日丁字第一一三号来函，承询关于华工罚规之厘定，前蒙惠临，曾以“法华文之外国工人罚规对照表”奉上。至所询详示“拘离罚章”一项，谨陈其详如下：每工团中均设单独拘离所一处，专为收禁违犯纪律之工人，免为工团之害。俟博详审其究应依管理限制开释，或以案情重大，应交审判厅候理等。按此项罚例，实为一种保护方法，利于不通吾国风俗习惯之外国工人身犯重咎而不自知之者，且此种误犯宜加原宥，须置宽释之例，无伤工团法纪可也。

(二) 使用马肉问题

六年十月一日致博君书。迳启者：关于华工食品问题，骏窃自恕敢烦锦虑，为阁下陈述如后。当骏同贵局稽查德凤丹中校，查视“弹盖克”工厂之际，接得工人陈诉之关于此问题者甚多，且持之甚力。大概言之，华工所诉者强缓不同，而皆谓厂中所给之肉品系马肉。明达如阁下，必已深知吾国中马肉未尝认为可食之品，虽在下等社会中，华人绝不采用马肉，盖为普通所极厌恶者。申言之，马肉保存不若牛肉之易。而以连带关系论，华工住所常离食粮大市甚远，口味遂因受影响。为彼等所见，亦必然之

事也。以骏所知，即贵国军队中亦未取用马肉也。骏固深知以目前战争之故，采备食品充工团之用，极多困难。虽然，食品问题关系极为重大，骏虑以此之故，而酿成众怨，则不若消除；或自今以往，力求减少供给马肉为适当也。以阁下明决，必能审定此意，应行之事认为有益，实行方法合此趋向，必不缺良美之影响于华工心理与精神也。

六年十月十六日博君复书。本年十月一日丁字第一五六号来函敬悉。承示华工陈诉其工团中用马肉以代替牛肉等情，博特为阁下说明此种食品既使华工生厌恶之心，故博已发命令于采用华工之工厂主人，以后不得用马肉代替通常屠店中各种肉品。

(三) 飞机轰击问题

六年九月十二日致博君书。奉到抄寄“莫必昂”道尹八月二十日信一通，敬悉殴犯华工之某法国工人惩处状，足徵贵国裁判所公正无私，良深仰谢。兹复有启者：前“弹盖而克”华工之变故，余曾偕贵稽查员德凤丹君前往此厂察视，想德君已为阁下陈其详矣。查此变实原起于德国飞机屡次轰击，尤以本月二日星期日为甚。当时有炮弹多枚，直坠华工住所之傍。先是华工已向工团总管要求移居，其后并无结果，于是即于其次日一体停工。延至午后，秩序不紊，华工举措及行事初无激烈表示，可预见大变将生也。殊该工团总管路意松君遽向卫戍营请派宪兵若干名，于九月四日午前六点到厂，径入华工住所。嗣后若何，骏诚难确定。据华工陈诉，称宪兵操杖驱逐，群工悉恐，始持砖自保。至宪兵所说乃适相反，云并未操杖，只招呼华工仍旧作工而已。其后但见华工环绕，持砖相向等语。骏以为：当此变乱之际，两造猜疑，互有戒心，交哄遂起。既无指挥，复不知两造谁为祸首，突有宪兵发动手枪，华工掷砖。最终有华工二人中枪身死、八人受伤；宪兵一人及该工团总管亦同时受伤。骏于六日午后到厂，工作犹停。遂招集等工等，训以法国此时需用军械孔急及滋事后

之遗憾，与法华两国人感情关系诸理由，应即仍旧作工。及与厂主晤谈，渠欲送遣一百五十名华工，疑若常怀恶感者。骏则忠告以不必采取如此决绝办法，如有不良工人，略须时日，必能革新，并不须为无益之过分处理，而惹起其他华工之纷议，即可自由安置等语。最可幸者，骏之劝告已得两造赞同。等工等遂于七日午后一点半钟全体作工如常矣。兹于此役中所宜先劳绮注者，骏以为必此。惨毙之两华工，骏固不克断定其于此役之所为若何？而其为完全无辜，亦有然者。总之，此两同胞之家属刻尚不知其厄运已临。骏不必于阁下前为之作无理之抱屈、乞怜，所望者，阁下尽其所能，为彼等请得家属抚恤金，如合同所预定者而已。是役也，既开端于现在，难保不再见于将来。既发始于“弹盖而克”，难保不效尤于与之同情之工团。骏之有感于将来而有以下之观察，祈与阁下共鉴之。华工本无军事上之义务，早在洞鉴中矣。彼等来法，不过以彼等之工作助此邦而得一相当之报酬耳。至赴前敌工作，以一身冒险，此等事实华工中有以为与合同之要旨不合者，而且置此等华工与其内地同事处于不平等之地位。骏闻法国铁路公司对于其办事人员所在地在前敌战线以内者，皆与以额外津贴以为酬。贵稽查员德君，曾拟以此同意待华工之最近战线者。骏亦云：在法军中亦有此差别，凡军官兵士之在前敌者，皆领此同一之津贴。果能于此提议赞以高见，并示以将来之解决若何，骏当感激无限矣。此外，骏意当华工决意罢工之际，而即招军警加于驻所内，不知此势力曾否于事变之后影响一不幸状况。然以愚见论，遇此等同一事情，若公安无须诉之于军警，当尽先多方劝勉、诘诫，使华工重理工作，了然于其义务所在。骏不尝为阁下言之乎？果以此见为是，骏当准备效劳，勉竭绵薄以襄阁下，至愿通告各工厂总管及华工团人员，使晓然于善处华工之为利甚多。阁下其亦以此为有益之举乎？

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博君复书。奉读月之十二日丁字第一三四

号尊札，敬悉于“弹盖而克”工厂华工罢工后，阁下有所加意，并蒙示以高见为感。又来书告我以德凤丹中校之意，欲以战争危险津贴许所在工厂常遭飞艇攻击者之华工。博附呈该工厂之函，该厂已采纳敝见。自本年九月一日起，凡在该厂之华工，每作工一日加二十五生丁之津贴，每月底支付。兹更有请阁下加意者，则华工受飞机惊恐，并非以其近于前敌，即与战线离远之地点亦有之。且华工所签合同之要旨，并非谓该工人等不该用于得被轰击之地点，其意不过云：华工永不分担现在战争中之军事行动耳。此合同条文实遵守无遗也。至于“弹盖而克”工厂华人罢工，阁下以为当时招来军警，至有事后不良之影响，博愿请阁下属意于此等兵力属于通常警察，其召来之意非他，不过为保护工作上之自由耳。近以调查所得，知当有大多数工人甚愿作工，所不敢往工厂者，恐少数为首者之虐待耳。前日之警察中皆年长更事，当有镇静耐忍之宪兵，并无激动之举。其首先发难者，盖谓来自若干为首之华人也。且国家军力以保护公共秩序及工作与产业之自由为先，即在平时每遇有罢工之事，皆取同一之对待方法，此固难逃洞鉴之中。况今战争方烈，所有厂作大半为国防而设，而“弹盖而克”地方尤为敌人之特别窥伺，每欲停顿其军事之制造而甘心。但新来法之华工多昧于此，且不知国家兵警负有维持公共治安之责任，而为对待方法唯一之权衡。况当该罢工之事发生时，诚无他法为之处置。至于阁下所请两惨毙华工家属之抚恤一节，博当派人查明该两华工是否为九月四日滋事之分子，或为当时误遭惨毙。若果该华工情形属于后者，则二人之死可援因工遇险身故者之例。再者，阁下巡视工团之际，热心苦口劝解工人，使彼等晓然于勤工励行，助我良多，不胜感激之至。吾知阁下之正言宏说必有以鼓舞工人而收其成效，盖阁下固力谋彼等物质及精神之境遇之增益者也。博亦当勉竭绵薄以助阁下。

四、衣服问题

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致博君书。前次骏巡视下赛纳河省一带华工作工厂，计凡五处：一、哈佛来子弹厂；二、鸦雷威造船厂；三、鲁昂河运公司；四、瓦赛火药厂；五、格郎古龙炼钢厂。关于华工衣服事宜，有应烦厘注者，特为阁下言之。查合同第三款载明，于每月工价内提取二十五生丁作为衣履更换之资。其件数如下：上衣二件、布裤两条、大帽一顶、靴一双、每次袜子两双，至外套及冬裤，每年于九月尾更换一次，云云。然骏察及多数厂中华工尚未得领衣服，寒季已近，似宜迅速发给。即其他已发暖衣之厂内华工，亦颇多抱怨者。骏请为阁下陈之如次：据称所发工衣虽经洗补，犹见破污，颇谓此种衣服取自阵亡军卒，遂疑裂绽污点俱是伤痕遗迹。就我国习惯，伊等着此衣服最生厌畏，有背敬死之情。以后只可发给未经此种使用之衣服为善。若渠等所言不实，即希明白解释。此外，“鲁昂”华工领短裤以代长裤，并无腿缠带。依中国习惯，华工不能着裤之不足掩其腿者。然而骏在巴黎曾见南非洲工人着短裤时，均具有缠腿带。若非伊等自备，自应请同样发给与领短裤之华工。当天气严寒时，缠腿带良为必须之物也。犹有言者，“瓦赛”工厂所给衣服有仍带军章□可生混淆，并令华工误会，以为渠等已成军事性质矣。希于发给之前将此项军章取除为感。总之，凡所发衣服均请阁下留意，以能得最良办法为盼。

六年十月六日博君复书。九月二十九日来函领悉，阁下巡视下赛纳河一带工厂，且以宜速发华工应领之暖衣等见告，博为阁下表明，此问题已成目前最注意之事。各工团总管处，博已一律从新布告之矣。至关于短裤代长裤事，当遵来示，每次分给短裤时，一同发给缠腿带。若分给衣服犹带军章，博命令一切取消。至华工对于衣服之洗补者有疑为死兵之衣之意，急宜解释，与之说明法国埋葬死兵即在阵亡地，故所发浣补衣服，绝无属于伤亡军卒者。

六年十一月六日致博君书。上月巡视各华工驻所中，察及多数工厂未发暖衣，而尤以“翁日”国立火药厂为甚。该厂工人自去冬之末迄今，尚未得领冬衣。天气日渐寒酷，故工人多向骏陈诉此事。骏询工团总管法佛而上尉，据称已屡函军衣处未达。其后复书称：暖衣之供给尚为各机关待商之事。骏未解此项暖衣发给方法，并为谁人主持？但鄙意以为，寒季已至，需要急切，应烦注意，速为清查发给。此外，骏于九月二十九号丁字第一五一号信中，曾告阁下华工已领暖衣者至今仍以物料不佳多有抱怨。阁下于十月六号第二五六七六函内示及此项衣服并非取自死亡战士者，然独非来自伤兵者耶，即不然，而此项衣物究以常经使用，颇有破孔、污痕，补成之而未合工人身材。骏所为应与阁下说明此种怨言者，因事既普通，且难塞各工团总管之厌恶。彼等虽多美意，而仍未能予华工以满足也。骏窃自恕请阁下以后速求改良，势必使华工与总管一体快乐无疑矣。若暖衣供给原不属贵局，阁下或不易得满足结果，但请陈述一切不便之处于经办此事之机关，将必得最终之调停。合于尊见，亦即尊属各工团总管之意见也。此则骏所不疑者也。如蒙指教，或采他种便利方法相惠，极为欣盼□示以满圆答复，尤为感激矣。

六年十一月九日博君复书。接悉十一月六日丁字第二〇六号来函，蒙示巡厂所察华工衣服情形及其陈诉等。兹有为阁下言者：华工衣服问题实行之难极大，为欲解决之，博已考得方法二种：一、据工团总管复禀，有大多数之华工情愿不用扣除每日工资，由伊等直接自备衣服。博已通告工团总管，承接愿意采此新法诸华工之请求矣。二、凡诸仍守以前扣资发衣之法者，则由军衣局考定方法，总以力除发给军章之衣物发给其余工人尤善。从此种方法实行时，华工衣服必以确归切实改良之中矣。

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致博君书。当骏巡视：一、“沙龙”子弹厂；二、“克里搜”兵工厂；三、“安非”炼钢厂；四、“白浪洁”

火药厂等处时，华工多人向骏陈诉。据称近来发领新衣时，每令华工以旧衣件相换，此与以前办法相反者。据工团总管云，此法之实行，盖自得陆军部新命令之后始。在华工之意，以为领衣既准每日工资内扣除二十五生丁，则可领之衣物应为其永久所属。非但此种见解实合于合同条规，且能令华工留心整理其衣物，并于发新衣之前应用旧衣愈久，而常能保持完善之状况。骏愿请阁下查究如上所述部令是否错误所致，并愿阁下速惠遵意如何为感。

七年五月二日博君复书。接悉四月二十九日来函，承示华工陈诉当发新衣时，厂中将旧衣收回等由。尊意以为，华工既于每日工资内扣出二十五生丁作衣履之费，照合同规条，凡所领之衣应作华工所有物。尊意又以为自由支配己用衣物，必能耐用最旧之衣至于尽处，此亦为华工俭省所领衣物之一法。博请为阁下说明此项收回旧衣办法。博所新布告者，盖自初发衣时已然，兹特重申其令耳。查合同第五款载明华工出发时所领衣物条件，并明指更换时期。至每日工资内所扣之二十五生丁，原不敷所领衣履之全价，其实只为法国国家担任衣物费上一小小之补助分子而已。再者，华工应忆伊等应募作工，每日工价五佛郎，外加制造奖资等。合同内并未载明得享法国工人相等工价之权利，而今每次允许加工资于法国工人，华工亦享此利益。虽法工人一人担任维持费用，亦未尝索询华工更重之纳款，以供衣履之开销也。由是言之，华工陈诉反对收回旧衣、鞋，以供最要之制造品，诚为错误之设想也。

（五）天津惠民华工月款问题

六年十月十六日致博君书。兹特奉上十月十三日骏为补还在华无家属华工之存款事致惠民公司驻法代表王如玖君函抄，谅阁下亦必接到华工同样陈诉，并致函王君矣。惟骏知王君无完全权柄以规定此事，其最便利方法宜直接交涉于在华惠民公司。若无

不便之处，令贵局驻华代表与该公司交涉，实深感荷。阁下谅能深悉此事早为规定，即可销除华工之怨恶，为利实大。尊意如何，或已经办理之处，统希示之为感。

六年十一月十日博君复书。接悉十月十六日丁字第一七八号来函，承示归还在华无家属华工之存款事，并阁下致惠民公司代表王君之抄函。由公司归还华工存款问题，博亦久为注意，必须预为办理，以能得满意于华工之解决为善。然此问题只能得惠民公司之同意而规定，其代表则无完全之权可代公司决定之。再者，自阁下与惠民公司总理李兼善君谈后，已悉该公司应还工人之款依然附寄。惟须工人自行要求，并寄还存款簿也。自华工数次要求停止发给月款后，博即通知伊等应先将在华之领款簿缴还云。此项办法实不可少，因领款簿在华即征领款之期，而应款之人可据理要求适当期间给款也。收回领款簿，即不再发款。至惠民公司归还存款，则博无收回领款簿之必要。该公司曾为每工人立特别簿记，自能知工人应归还之款项，且不用疑虑工人将重领此款。因工人已无可据以争执领款之簿具等在手中矣。博甚盼自寄工人要求名单到驻华招工局总理处，并与之说明，令公司脱离存款关系，而此问题当可解决矣。

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致博君书。领悉本月十日第三〇一七三号尊函，承示关于惠民公司所招工人家属领款归还事，知阁下已竭力办理。骏深盼照此办法可于短期间告成，曷胜欣谢。至所示办法，谅能适合于已经交付领款簿于家属或债主，而愿意停给此款之华工，无疑在此办法中。阁下停止扣款，自非待收到中国领款簿后不可。惟骏以为对于在华无家属无债主之华工，彼曾将领款簿交存惠民公司者，此问题似有不同之处。骏谓阁下宜记忆此项工人之存款办法，自支工价之第五月起已经断绝发寄。然则停止此项工人之存款，在法政府方面实无待领款簿到手之必要，似可将四期之款发还工人，而无须领款簿也。但须查明真实应领款之

人，并须得该存款即足矣。而此项工人，阁下必已知之。因自其余二人继续行家属领款办法之时，伊等已绝未扣除工资矣。骏以为阁下能提到此项存款，即于以后再寄与惠民公司交付应领款人之数中先行提取之可也。故此事似能迅速规就，而无待于领款簿到手。如此办法于公司亦并无碍，因该公司亦并无损害，不过一存款转账而已，自无能反对矣。至难处似在华工应得利息之确数，但似仍可先将本金二十四元给还，其余利息容再补发。前阁下核定办法，关于有家属或债主之华工，虽极为妥洽，骏犹以为应请注意者，则在骏所收到多数陈诉，其大宗皆关于无家属无债主之华工工资中所扣存之二十四元事。此问题似宜分别办理更易解决也。倘蒙阁下详为察考骏之提议关于此项无家属无债主之华工者，示以最善之法，不胜感谢之至。

(六) 改良管理法问题

七年正月十七日致博君书。启者：骏自承任华工事务以来，各工团中奇变纷至，相干罢工滋事，引动厂规或司法之重罚，有时竟至华工死亡，此皆过去之实事也。在骏方面固已竭尽能力预防此种变故，并劝谕各华工安分守己，虽遇任何事故发生，绝不宜自陷于穷绝计划。其到工厂巡视时之面说与累次所发之通告，莫不为此用意，谅已在明鉴中矣。惟此等劝谕，在华工方面正与已经实行之罚规相若，似未得完善之结果。阁下于此或犹有设施改良也。骏以为宜速筹思办法，想阁下亦无不以为然。谨现议如下：（一）最初一步在变故悬决时，无论华工或始而有理，或应负一部分之责任，骏时察虽至小为危迫事故，然工团总管或其部属实缺手段。若用镇静工夫，温良待遇，华工即在错误中似犹能避流血之惨也。前法满师长在任时所发布告，曾作极佳之言曰：“管理华工应具极大坚忍心，严而不迫，待以尊崇，并留意其幸福。华工喜自大自夸，宜取和平待遇，粗率举动适与所求之目的相反。若工团总管及翻译等之行为，常作有益工人之事，则华工

之错处夙本甚轻，亦将罕发生矣。”苟能以此语重申各工团总办及其部属遵行，华工则受利益多多矣。（二）华工为民事工人，其在中国自由应招，即若此，而中国人民未尝性喜军事纪律，若华工早知到法后应受军事管理，则应招人数必大减无疑。而在事实上，纵令华工得称普通工人，其视应守法规犹若具军事性质者。骏谨就致令华工怀此感想之主要事实中，为阁下陈之一二。大凡工团总管及其部属多系军界之人，大都多服军装制衣，指挥华工具有军人态度，遂致华工无论有理与否，对之不敢交谈、报告，不理之。总办及管理人等全无信用于华工。其次，检阅华工书信，各工团中所共见者，与夫华工有过受罚，率闭拘离所中，彼等视同牢狱。骏固深知以目前战争之故，峻法急行，诚不可免，然而严整之行，无防于良惠之心。阁下请深长思之，或能作得几许改革功夫，必可令华工常怀自处于寻常自由工人管理下之感想，而仍保持其合同效力者，幸甚矣！顾此事不属于骏，我安能干涉工作及管理之方法？但姑举为例，设稍加书信之自由，勿令工人投信于工团待转，可得良益之实效。阁下谅信之矣。且此事绝无减少法国行政管理此种信件之权，一如其余寻常工人。华工盖常惊怪在贵国书信、交通享有极大自由，而今独见以严限检阅方法对待彼等也。推言之，若华工有所抱怨时，于工团中之聪明有识者，选出数人为代表，使任居间调停，宁非良法。骏闻此法已见实行于贵国工厂中用而收效者也，故为阁下提之。（三）当骏巡视华工团之际，工人多向骏陈诉其食粮不足，同时在别工团中，工人则言满意。而食粮之分量合同，所定者处处相同。以骏观之，信服工人之善法，似以令伊等自悟管理人已实行合同，且时有过之。欲达此目的，则当工人抱怨时，宜允许其自行检查。虽然此检查方法为效极微，切实检查仍在贵处派员。惜此种检查员人数过少，如今华工日增，工厂渐多，苟能增加检查之力，则赐益无穷矣。况此项人员不独稽查饮食，即衣服、住所一

切设施均可常为监督也。在骏方面，各处调查为力是视，劝励华工勤工守规，惟得阁下多派稽查，则将来收效更是无穷。如上所陈诸事并非新意，均蒙施行者。骏之所以重提，实欲阁下扩而行之，兼使各管人员留意管理法之宜遵行，务使工人事变消灭，防患未然可也。

本报告事件于此作为归结。如上所述者，独文件类累积，各项交涉先后发生甚夥，待择译报尚繁。因近日欧战初停，对于华工将来位置须预备之事犹杂，而法政府因解兵未终，议和在即，对于此等事件似未毕〔必〕研究，故至今尚无何种正式表示。吾人欲得其底蕴，当从各方面接洽探知，故骏未遑伏案抄印。且此次报告篇幅已多，亦未容一切合报也。其有未报告者或报而未全者，当于下期续上。至欧战后华工问题，前已探询大致，据称仍留使用，其无废约之患固也。然据近月之观察，有可核定法政府已实行减少华工主义者，则因工务局对于有疾病或犯过之华工，顿改从前态度，多送归中国，更何能盼其添招华工耶？然此虽实事之发现，究非正式之宣言。他日兵解和成，其最后解决，下次当能详报。谨呈。

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与五卅运动有关的北戴河华人信函

刘蜀永 搜集整理

编者按：199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蜀永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找档案期间，在英国外交部保存的驻华使领馆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一封写于1925年8月11日的北戴河华人信函。该信函反映出五卅运动后北戴河华人的爱国热情，是一件难得的近代史史料。原件共4页，无标点。现由刘蜀永研究员将其标点刊出，以飨读者。信中提到的英代使是指英国驻华代理公使。

英代使足下：

侧闻贵使馆罢工，贵国卫队武官将来此暂住。消息传来，同人等窃有为贵使忧者，愿为足下申言之。按北戴河系中国领土，与交民巷性质不同。孰安，孰危，孰险，孰固，贵使明达，自不待同人絮絮。况民气激昂，此地为甚。爱国志士连袂俱起，日来自于贵国士兵来戴事已拟有相当办法，用全力拒绝。吾华民团结尤坚，于沪案未圆满解决之前，誓不效劳于贵国而自取仰面事仇之羞。本地俄人又深表同情于华工，行动允取一致。倘贵国拔营前来，非徒无人可供驱使，即饮食、燃料亦恐无人供给。宁非自苦也耶。同人等窃以当此中英多事之秋，尚幸未以兵戎相见。贵使正宜秉公理人道，速谋沪案之解决，而俾国谊之重睦，则车骑所至，吾华人将欢迎不暇。否则，中国之大，恐无贵使及贵国人容

身之地。愿贵使三思之。

北戴河华人同启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原件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228/2060, 第 68—71 页。)

四川续备军规则

耿来金 整理

说明：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军无斗志，为了振兴戎政，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上谕，将原有各营裁汰精选，分为常备、续备等军。《四川续备军规则》对设立续备军的宗旨、权责、地段、训练、巡缉、禁令、赏罚都有详细的规定，为研究清末兵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原件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

第一章 宗 旨

一、此次改设续备军与常备巡警，均以钦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上谕，将原有各营裁汰精选，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为宗旨。

一、川省盗匪最繁，须分扎各属要地，兼顾防缉，藉补团练所不足。

一、从前防练各营，积习已深，此次改设续备，急应认真整顿，力除油滑骄惰气习，勿徒以改设新操，袭其皮毛。

一、自统将而下，总期立定志趣，各存忠君爱民之心，毋负御侮除暴之义，必造到缓急可恃，乃足为自强之基。

第二章 权 责

翼长权责

一、翼长系奏定派设，有稽查各营之权，亦即有表率各营之责。

统领权责

一、统领受权于总督，即为一方专阃，凡一切军政，均应实力奉行，悉心规画。

一、统领察看已定章程，或于时候人地有不相宜者，有稟请缓行，并酌量改易之权责。

一、统领兼带中营，即应督饬中营弁勇，认真操防，杜绝流弊，以为各营表率。

一、统领除管营哨外，如查有不肖团保窝庇盗匪，为害乡间，而地方官未及尽知者，各统领即移会地方官，举发惩办。惟须查有实据确证，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以自保其永久可行之权责。

分统权责

一、分统所辖之营，本为统领所兼辖，其统领所难遥度者，由分统随时酌定。

一、分统于大小事件，须会商统领及咨明统领备案。

管带权责

一、管带为总督所特委，凡黜陟弁勇、请领饷械所有主持全营事宜，皆为管带独有之权责。

一、管带为统领所节制，其平日营规，仍由管带整顿。

帮带权责

一、帮带于约束兵勇、整顿操防、修理器械等事，均有佐助管带之权责。

哨官权责

一、哨官须倡率全哨弁勇，遵守规则，凡哨内巨细事宜，哨官有应行应尽之权责。

一、勇夫有应革退严惩之处，哨官不得徇纵；遇有争竞事件，哨官必公平判断，不得偏私；如事关重大，须稟陈管带，亦得有承命代决之权。

一、合哨饷银，向由哨官承领分给，惟须平色均匀，不得丝毫减扣。

一、勇夫等有疾病艰苦之处，哨官须随时体恤。

哨长权责

一、哨长于整理操防、修饰器械，有佐助正哨之权责。

一、勇丁违犯规则，哨长须告知哨官责杖；如屡次违犯，须商同哨官革退。

一、哨长与哨官分别驻扎，一切操防事宜，即由副哨随时酌量，转商正哨办理。

红旗之责

一、红旗专管军装、器械等件，勿得潮锈损失；收发数目，勿得错误。尤须倡导兵勇，将枪枝随时启关擦拭。

蓝旗之责

一、蓝旗专司传谕军令，派拨兵勇，须常川不离营官左近，以免贻误，并管理营门启闭，迟早不得逾时。

差弁之责

一、差弁听候营官驱遣，须自守规则，以为兵勇表率，尤须联合弁勇气谊，勿得变乱是非，离散军心。

号令之责

一、号令为警众助威之用。无事时有司晨、司昏、司更之责；有事时有起队、止队、出队、归队之责。

一、号令于新补弁兵，无论土洋号鼓，必须将谱调演试，令其听识。

护勇之责

一、护勇须听候哨弁、哨长驱遣，与管带之差弁略同。

一、护勇除因公派拨兵勇外，不得私役兵勇。

字识之责

一、字识须文理通顺，营伍熟悉，如遇机密文报，不得泄

漏。

什长之责

一、什长为一队表率，勿得自犯规则。

一、什长与兵勇同居共食，各人性情技艺无不尽知，如遇官长考查，不得偏蔽。

一、什长待大众，须如亲弟兄，共苦分甘，劝善规过，俾大众均有相友相助之谊。

一、什长经理同棚伙食银钱，须义利分明，不得丝毫苟且。

兵勇之责

一、兵勇勤习新操，恪守营规，力求上进，不得违误。

一、兵勇须恭敬官长队目，各存亲爱服从之意。

一、兵勇凡平日派差及有事打仗，不得畏难讨巧。

伙勇之责

一、伙勇有经理炊爨，洒扫营房，肩负薪米及采买食物等件之责。

一、伙勇于什长、兵勇伤病时，有扶侍汤药之责。

一、伙勇于暇时，亦须兼习各项技艺。

第三章 地 段

一、成都府属为中路，川北为北路，川东为东路，永宁为南路，建昌为西路，雷、马、峨、越四边为西南路。每路一军，分驻五营，各专责成，以免推卸。此后各路情事迁移，势难逆料，相机变通，化板为活，随时详请酌定。

一、各军营哨分扎，或距本军太远，文报需时，应饬别军接近营哨，兼顾联络，免误事机。

一、川省盗匪劫掠之案，层见迭出，至于藉名仇教，贻害地方，为祸尤烈。凡保卫商旅远人各事宜，须各按地段，随时留意，不得疏忽。

一、兵勇人地过熟，日久弊生，一切串通赊借等事，均所不免。此后各营驻扎以一年为期，彼此更番换防，既可增其审方问俗之识，亦足振其革旧更新之气。

第四章 训 练

一、练兵必先练将。营哨各官，于一切行军窍要、操章战法，须躬列行伍，练习考究，自扩知能，以为兵勇表率。

一、各军抽调赴省，练习新操；回防之后，互相传习，愈操愈精，总以毫无间断为要。

一、兵勇平日恭敬官长，须确知尊卑上下之义，即遇别营哨队官长及地方官绅，均须起立示敬，不得倨慢。

一、浮伪轻躁、浅薄乖张之兵勇，必无真勇气，均须裁汰。

一、俭朴为营勇美德，不得服饰奢华，耗散财力，亦且为异日贪妄骄淫、越礼犯分之渐。勇丁月饷，尤须勒令各有存积，不得滥用，或致缺乏。

一、营勇宜习勤耐劳，除操习各项技艺外，并及修饰器械、洗沐洒扫等事，夙兴夜寐，不容闲旷，则一切有犯营规之事，自不暇及。

一、兵勇先宜练心，心中必多积道理，则处事自有见解，有方法。全在营哨各官平日勤密讲说，俾知中外古今将帅本领、用兵窍要。其余练力、练胆、练气、练目、练耳、练手、练足，皆不可偏废。

一、枪炮准的，全恃平日瞄靶窥线，并须辨别风力日光，自能命中，及刀标、叉矛、刺杀诸法，暨身法、手法、步法，均须练习，乃能便捷。

一、令旗动静向背，鼓号调谱，平日均须练习，庶临事时不至错误。

一、各营枪械，须将数目次第编号，某哨队领自某号起，至

某号止，某兵勇领用某号，载注册簿，俾各有专责。

一、每月各营员弁，督同红旗炮匠，赴各哨队，查验枪械二次，周而复始。查验时，先饬承领勇丁将各件机器次第开列案上，以便按号验明，仍各擦油关闭。凡擦枪必内面机器洁净，勿徒敷衍外观，尤不得用砖瓦灰质落入铁套内，转致胶涩机器。

一、药弹子火箱匣，必另用木架，隔绝潮湿。

一、旗帜号衣，无论公造私造，须大众爱护，污坏者责斥，爱护者嘉奖。

一、识字书写、测量绘图等事，兵勇须加意学习，即心手不甚灵便，亦当勉强行之。

第五章 巡 缉

一、弁勇以严禁骚扰、和协绅民为要。

一、购觅眼线，固须的确可靠。惟川省会党林立，眼线于同会同党决不捕拿，故匪类莫由尽除，不可不细加考究，酌量办法。

一、捕匪须乘机得法，尤贵神速，不得粗率迟误，徒损兵威。

一、治盗宜擒渠魁，宜办窝户，不得挟嫌诬良，贪功多事，以小报大，以假报真，及拖累匪徒族戚之无辜者。

一、兵勇缉匪搜赃，不得擅入民房，必协同团邻，以昭凭证。如团邻出名切保者，亦须凭众审释。

一、率队出巡，须酌派留守。

第六章 禁 令

一、总督以下各官过境及统领管带巡防，所属营哨不得多率兵勇，违例远迎，并严禁一切供应，亦不得私役兵勇。

一、严禁庆吊馈送，及藉提上差、扣额吃旷、摊除帮费、短

平低色等弊。修造军装军械，不得窳败充数，浮冒报销。

一、弁勇递送公文，严禁迟延损湿，及拆看泄漏；传谕将令，不可增减一字；侦探关系尤大，严禁谎禀妄报。

一、营伍昼夜均宜严肃，不得高声滥呼，轻举妄动。巡更传令，明传不如暗传。即有大敌警报，止宜严密布置，不得张皇，致动军心而长贼焰。

一、贼财匪赃及道路无主之物，除归公充赏外，将弁勇夫均不得擅取；居民财物，尤丝毫不准妄动；投诚酋党，亦不得勒索凌侮。

一、严禁盗卖军装、旗帜、号衣、枪炮子药、马匹，及自借借人，挪饷生息，监守失察或容隐。

一、严禁将弁勇夫吸食洋烟，聚赌挟妓，及携带姬妾，容隐逆犯妇女、逃失妇女，并禁在营醉饮狂歌，出营游荡。

一、军人不准听信邪说及妖言惑众，尤严禁烧会结盟等事。

一、严禁弁勇私逃及拐带饷物，拿获即行严办，容留同罪，并不准替充旷假。

第七章 赏 罚

一、赏罚恪遵谕旨，先就原有将弁择其朴实勤奋者，遴选擢用，仍随时严切考校，如有沾染积习，窳情废弛，即行严参惩办。

一、宜谨守练兵处奏案，赶紧训练，以待简派知兵大员巡阅，以定黜陟。

一、宜遵照前定缉捕功过，嗣后续备军派防处所，每逢抢劫案件，不必俟地方官知会及事主投报，一有所闻，立即追捕；追捕无获，设法购拿。有能即日破获者，每匪一名，赏银三十两；十日之内破获者，每匪一名，赏银二十两；二十日内破获者，每匪一名，赏银拾两；均系首犯，赏银倍给。倘至一月之期尚无破

获者，将营官记过一次，哨弁记大过一次；两月尚无破获者，将统领记过一次，营官记大过一次，哨弁记大过三次；三月尚无破获者，将统领记大过一次，营官记大过三次，哨弁降黜，并由营务处逐案登记。统领、营官、哨弁记过多者，随时呈请核夺，视其情节轻重，分别撤参。

一、宜遵用巡防验票，统领按月汇报营务处，营务处按月查核虚实勤惰，以定功过。

一、赏罚宜公，先从统领、管带自己身上行起，方有表率。该赏者，统领、管带有仇恨，亦必赏；该罚者，统领、管带亲子弟，亦必罚。宜信，该赏罚者，款虽多而不可惜，事虽小而不可轻，一事食言，万人解体。宜专，统领下至什长，各有赏罚之权，不得以尊凌卑制肘误事。宜达情，违情而赏，赏虽多不劝；违情而罚，罚虽严不怨。赏罚一人而千万人劝惩。赏不必金帛，罚不必斧钺，人亦劝惩者，赏罚中情也。宜变通，昔赏今罚，昔罚今赏，随时权衡，不拘成见，庶在下知恩威无定，功过皆由自取。宜及时，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司马法此言，诚千古赏罚之要诀，稍一游移，致延时日，心灰意冷，虽重赏重罚，不足激扬。然赏罚之要，尤在明，不明则似公非公，似信非信，似专非专，似达情非达情，似变通非变通，似及时非及时。赏罚一明，则中人劝，恶人惧，自强之机，未有捷于此者。

沈钧儒收文录

(1937—1939 年)

编者按：本篇收辑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胡愈之、吴大琨、吴涵真、张宗麟等原救国会成员致沈钧儒函，主要反映上海、西安、桂林、南昌、成都、香港等地的抗日救亡情况、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建议等等，颇有研究参考价值。

章乃器致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函

(1937 年 12 月 6 日自广州寄往汉口)

衡山、公朴、千里诸同志：

阅报知道你们在汉口组织救亡总会，^① 我还不曾知道内容如何，但有三点意见，请你们考虑：

1. 必须单纯的站在民众立场，不要有一丝一毫党派的意味。目下一个全国性的民众组织是需要的，但是一个新党派却绝对不需要。我们想化除统一战线里的壁垒，自己是不应该有一个壁垒的。只有站在无党无派超然于各党派的纯洁的民众立场，我们才能完成伟大的时代任务。

^① 1937 年 11 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相继到达武汉后，即与其他各党派人士联系，组织发起“全国抗敌救亡总会”，想把它办成一个联系各地救亡工作的核心组织。

2. 必须取得党政的完全了解，否则即使我们没有党派意味，但是为了党政不谅解，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和党政对立的党派。又所谓党政，还应指中央而言，倘使只有地方党政或者一部分党政的谅解，是不能开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我们目下千万不能在部门势力的庇护之下表现丝毫的嚣张，也不能利用这一部门的势力对付另一部门，否则我们便要变成别人的工具，而成为统一战线的障碍。倘使某一个部门特别开明一些，给我们一条工作的道路，那是好的，但不能超过“抓取一切机会努力救亡工作”的限度。所以，全国性的团体，是不能在部门的谅解之下进行的。

3. 不可匆匆成立，要使各方面各地域都有参加的机会。否则对党政即使不是一个壁垒，对其他各方面各地域还不免有壁垒的意味。

我想你们考虑的也许比我还要周密，也许这三个条件早在你们的考虑之中，我不过是想到就说罢了。

我于四日早来广州，此处印象颇好，前途甚有望，同时敌机不断来袭，汉奸到处活动，危机也很深刻。自余总司令^①、吴主席^②、曾市长^③以至谌钟诸友及李照寰主任，都异口同声要彻底解放民运，异口同声欢迎上海文化人到广州来。许多人集中武汉，许多人过广州不停留，使他们很失望。我短时期想来往于港粤之间，将来仍拟过桂湘转武汉一行，但是否长留，则犹未定耳。

此间民众组织缺乏中心领导，文化上缺乏代表机构。关于前者，我想以坦白至诚的态度帮他们团结起来一个中心；关于后者，我希望《救亡日报》及《国民》移过来，同时再促成一个文

① 即余汉谋，时任广东绥靖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

② 即吴铁城，1937年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③ 即曾养甫，时任广州市市长。

化资料供应所。干部训练问题也在进行中。

三、四天后即返港，有信仍请寄港。

章乃器

1937.12.6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致沈钧儒函

(1937年12月31日)

钧儒先生道席：

京中拜违，已阅数月，工作迫匆，致疏候问，简慢失礼，尚望谅之。同学等离京后即北返鲁济，时逢第四三路军总部组织战地工作团，缺乏宣传人员，同学等所组成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乃整个受约参加，称宣传大队。工作以来时阅两月，各方进行尚称顺利，惟因同学等识能不足，致表现不尽如意，有愧各方期许，实深痛怵。兹谨以所历工作缕陈略概，祈赐指正。

同学等加入战工团时正值十月中旬，十月末旬曾去历城县乡工作。十一月初旬在长山周村一带宣传公演，十一月中旬因前方战事紧迫，当局严令南来兖州各县工作。十二月初旬在济宁工作，十二月中旬在金乡、单县各地工作，十二月末旬在曹县及柳河各地工作。下月将去钜县、城武、菏泽等地宣传公演。同学等之任务在担任民众之宣传组织及训练等工作，而实际上宣传工作等之对象实包括武装之军人及非武装之民众二者。今各方局势愈形迫急，同学等之行，正于先生读到此信时恐不知如何矣。同学等时思报国杀敌，此或其时耶！惟同学等自拜别后即以不便投信先生，疏于问候，故恳望时赐教言，以匡工作。敬此。即谨祝福。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谨上

十二月卅一日

张宗麟、胡愈之致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函

(1938年1月30日自上海寄往汉口)

衡山、韬奋、乃器先生：

别来两月，想念至殷。港汉诸友，以为上海已如孤岛，留沪诸友也常常以处孤岛自称。其实上海的一切，决不如内地诸友想象中的荒凉寂寞，尤其是救亡工作，两个月来，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进展。现在趁友人赴港之便，报告一二：

在两个半月以前，当国军离去上海、诸友纷纷去内地工作的时期，上海诸友确实有些手忙脚乱，尤其是弟等数人不但忙乱，并且有些感到寂寞。但是过了不久——大概一个星期——我们的工作重新开始了。我们开始检讨过去，开始重新估计今后的工作。在那时我们认定有三种人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一是难民，二是工人，三是一般市民。这三种工作对象是大有区别的。难民留住租界内收容所是临时的，时时刻刻有被敌人要出来的可能，即使敌人不来要，一切给养也就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我们对于难民工作非特别加紧不可。于是立即动员上层，使收容所的门开得大些，让我们进去做工作，这点总算做得很够。现在至少有六十几个收容所是可以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让我们去教育他们。十几万难民至少已经有五万人能唱救亡歌曲，有八万人做过新年的纪念，还有一千余人已经学会了“新文字”^①，一万几千难童受特殊的难童教育。我们的难民工作人员统计起来至少有八百多人，有许多工作人员本身就是难民，所以工作效率极高。上海许多学校里已经听不到救亡歌声，但是走过难民收容所能够听到“起

^①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推广的中国语文大众化运动，又称新文字运动或拉丁化运动。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旧历新年，我们已经预备了三万双袜子，八百名青年男女到难民收容所去慰劳。这虽然是兴奋工作，但是预料也可以有很大的收获。

其次是工人工作。工人在上海相当散漫，过去黄色工会的打击确实相当厉害，但是自从国军离沪后，工人队伍中做联合战线的工作收效不小。现在已经能够在一堂开会，能够共同选举了。不过劳资之间仍然难免有问题。例如这次中华书局工潮，凭良心说，陆费伯鸿、舒新城们实在太欺工人了，所以这次工潮我们是同情工人的。我们还联合了几十位文化人，写了一封长信给舒新城。“工人工作是储蓄力量的工作”，这点也应当做到。

一般市民工作，我们是希望做到一般市民不做汉奸。过去两月，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小小的效果。例如十二月廿五、元旦、“一二八”等的挂国旗运动都有相当成绩。上海伪组织的难出现也不无受到这个影响。不过，这部分工作实在做得不够，例如年底的白糖，明明是私货，而一般市民买得非常踊跃。这些地方，我们是看到的，不过到此刻还找不出一个有效办法来。

“文化”与“教育”的工作是针对着上述三种对象做的。文化界的推动工作做得很有成就。愈之出席的几个座谈会，一般上层分子都很积极，虽然有一部分人背后有别的企图，不过表现在“救亡”一点上，都已经一致。干部的开展也还好，如青鸟剧社公演，能够维持到一个月以上。青年记者协会继续工作，一方面办《上海人报》、《大美晨报》等；一方面继续鼓动许多老大记者，如《新闻报》等。此外还计划组织读者会，到今日为止，大概有二千人可以有把握。这个情形，希望郑森禹君面详。

教育工作向上下两层都有开展，上层工作如国民党的学校以及一般“学阀”，近来时时可以接近，也有时能接受我们一二劝言，如国军初退时国民党人主张市立学校交给工部局，经我们设法说通，此事不实现，而改变了计划。又如最近市立学校及富有

学校联合起来要对付贫民学校，这件事是相当麻烦的，我们也正在说服中。至于对下层的工作，如工人教育、难民教育、街童教育等，都与工人、难民等工作打成一片做，成绩很好。

学生工作也渐渐有办法了，原因是各校内党的津贴生停止了，所以阻止学生工作的力量取消了。因此纯洁而热情的学生可以迅速地组织起来，工作也就很顺利地开展起来。他们元旦聚餐，竟有四十几个单位，大多数是中学，也有大学的。

职业界内部问题较多，但下层发展得极快，现在已经可以动员八千多人，其中以海关、银钱业、日商退职华员、粮食业等较强。至于上层的联合战线也正在设法中，大约可以与中华职教社方面联合起来。

刊物出版较少，《团结》是我们的机关刊物，已出八期，从九期起改为十六开版本式样，与《抵抗》相仿。《上海人报》是我们的人办的，《集纳》、《译报》也是我们的人办的。最近正在译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二月十五可以出版，一千五百本已预约出去。愈之还打算印出《鲁迅全集》。

愈之与梁士纯筹办了一个社会科学讲习所，托沪江大学商学院代办，二月中开学。因此也就多了一个座谈会，同时也多了一个训练干部的机关。

经费的报告与请求是这次写信主要目的之一。在十一月下旬十八人座谈会议及上海工作经费，当时有此决定：“每月贰千元，可以有六个月把握。”该数计一万二千元。加上海关捐款十二月及一月份各一千五百元，二月五百元，合计得一万五千五百元。各处支款数目大多是乃器先生面允，如职协三百元，文协四百元，青年、工人、妇女等数目。在实际上十二月支出三千一百四十六元九角伍分，一月份支出三千三百七十一元五角八分，两共陆千五百十八元五角三分。若以四千元（经常）加上三千元（海关）计算，共得七千元，所以还余四百八十一元四角七分（详细

报告由愈之直接交乃器先生)。乃器先生一月十一日来信提及沪上款项，其中有一个原则我们很赞成——上海应筹款。但是上海是敌人势力包围之区，救亡工作终究还在秘密的阶段中，所以公开筹款，不无困难。现在我们的意思是：一方面节省开支，一方面于无可奈何中设法筹款。但座谈会决定的一万二千元项下未付之数，仍须照付。现在拟定的用途如下：（支付文协、职协、妇协（连妇校）、普教、学生、青年、《团结》、壁报、飞轮、日商退职华员、办公费共计贰千壹拾元。帐单从略。）

末了报告一件从前保卫大上海手套捐款的处理经过。该款经过几次催缴，几次讨论支配用途，终算相当解决。截至一月十五日止共收到九千贰百十二元，决定提出一千元作为印征信录及印刷刊物用，余数以半数慰劳伤兵，半数救济难民。三笔付款都已照付，只要征信录印成发出可以算得结束。

最后我们希望诸位先生时时赐教，并时时告诉我们港汉消息！敬致
民族解放敬礼！

弟 张宗麟、胡愈之同启
廿七、一、卅

附乃器先生一月十一日来信的一段：

“据汉兄意见，沪地应可自筹自给，……弟意自下月起沪需费用向×兄支一千元，三月七百元，四月五百元，五月份开始完全自给。……”

章乃器致沈钧儒等函

（1938年2月自安徽寄往武汉）

衡山先生及诸同志：

电悉。重远滞港及志让迟迟其行，损失甚大！德公^①求才若渴，皖局展开，一时又无大批适当人物，如能早来，则种种任务，可立谈而决，对此间政治改善，裨益匪浅也。

重远兄已与德公说过，拟请其任潢川青年军团政训处事，初拟任副主任，后且欲以黄季陆兼任之正主任俾之。大概彼到徐后（本日动身）当另有电去也。行知亦拟请其来皖推行民教，即有电去港欢迎。涵真已与谈过，可给一专员。动员委员会已于昨成立，乃任秘书，将来工作开展，需人亦多，惟均系苦干事。乃十日后拟赴潢川一行。

章乃器致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张志让等函

（1938年2月16日自安徽寄往汉口）

衡山、韬奋、千里、季龙诸兄：

皖省府事果不出所料少生波折，介公对弟任秘书长不同意，故改专任省委。弟对于此事认为必然，对介公环境深切了会，而对名义问题亦毫不在意也。现已于十三日就职，因朱秘书长未到仍暂由弟代。日来经验结果更深感此职之枯燥繁琐，不任，实甚得计也。德公对弟事甚觉歉然，弟转慰之。从此间情形而论，非有大批新干部不但谈不到改革，且亦谈不到敷衍，因许多胆小者及不能苦干者，或早已逃走或时时求去也。德公有意锐进，而桂中干部已不够分配。以后弟虽不负秘书长任务，但荐贤一事德公望弟甚殷。省府秘书、科长、科员及专员、县长等职大批出缺，只要有能力而又肯苦干，必可设法。可多动员一些人（周新民、严士复二兄，弟拟荐为省府秘书及科长，请促驾；达夫、雪寒、暮桥、超白、何伟诸友如愿来，皆甚欢迎）。因除行政方面外，

^① 即李宗仁，字德邻。1937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省动员会即改组，需要多人办理也。但有须特别要求者，即汉口诸友所作剪报工作，请即日为此间办一份。切切，切切。重远、季龙如未动身（潢川为训练干部之所，甚重要），盼速驾。千里兄体弱，暂在汉工作如何？韬、千二兄曾与孔见面否？弟动身前已面告，将来兄等将与接洽也。此间系一中等城市，点煤油灯，睡板铺，上茅坑，一如幼年生活。食料颇佳，但日用物品甚缺。如多数人来请组织一流动图书馆，每人各携带不同之书籍三五本，功德无量，款由弟筹。行知回时请立即电知，当欢迎来皖办民众教育。余不一一，即颂公绥。

乃器

1938.2.16

回示寄六安省政府，航函请代发。

杨东莼致沈钧儒函

(1938年2月17日自湖南寄往汉口)

衡山先生并转俊瑞、志让、韬奋、仲实、仲华、晓村、崑峯、宝驹、千里诸兄：

弟抵湘之前数日，田汉兄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未能尽量网罗在湘文化人，遂在远东咖啡店以私人名义招待在湘文化人，到会者近二十人，一致表决加入文抗会。上月二十六日，田汉兄又召集更广大之茶话会，到会者百余人，会中亦有人言及充实文抗会，扩大文抗会，以谋在湘文化人大团结之实现。文抗会接受两次茶话会到会诸人之要求，遂决定征求新会员，并于本月十六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藉以检讨过去工作，商量今后工作计划。同时文抗会并呈报党政机关，请其派员出席指导。十三、十四两日，文抗会两次派人至省党部，均未遇见党部重要职员。

十六日上午，又至省党部，党部方面遂提出增加新理事七十人之议，并限定依照名单一次通过，不得增减一人。文抗会接受党部所提办法，但文抗会方面须斟酌实际情形，网罗全体文化人，故对理事问题，亦提出一对案，即在七十人中，由文抗会推荐十人。结果，文抗会提出九人，薛暮桥、曹亮诸兄均在内，惟东莼一名，经党部取消。十六日下午一时举行大会，到会者有三百余人，党部书记长出席指导。大会推举东莼、康德、吕振羽、翦伯赞、李仲融五人为主席团。当开会时，多数会员均估计大会必因理事问题而惹起纠纷，大会结果必难圆满。詎知讨论理事问题时，经主席团向大会再三诚恳说明统一战线之重要，竟得依照名单顺利全体通过。大会至下午五时始宣告散会。

以上所述，系当日开会实况。惟经过此次大会后，理事徒有空名，工作之展开，犹有待于干部之努力。特文抗会与各方摩擦，将因此大会而消灭。文抗会真能体现在湘文化人之统一战线，则为大会之最大收获耳。

衡山先生与俊瑞、千里二兄何时莅湘，甚为悬念。亦石先生追悼会，此间亦拟举行，惟尚未讨论到具体进行办法耳。

此间妇女工作得张主席^①女公子素我之助，颇形展开。其他如伤兵难民工作，得到刘良模兄之指导，亦渐有进步。东莼于二十四五左右赴汉，并参加亦石追悼大会。专此。谨致民族革命敬礼！

东莼手上

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

^① 即张治中，抗战期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胡子婴致沈钧儒函

(1938年2月22日自香港寄往汉口)

沈老先生：

今天拜读了你的来信，真高兴，因为我们已有四个月不见面不通讯了。想来你很忙吧！望你多注意点你的康健，因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而是青年唯一的保护者，你得为青年们保重身体。

我今后的行止问题尚未决定，只要孩子们有办法安置，我可以自由行动了。现在正想这个办法，如有头绪当来汉。但我工作的目的决不在汉口，应该在火线上。沈先生你是最明白我的身世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中，是最适合结束我生命的场合的，我决不虚度此生，我会很愉快很英勇的来结束我这一条不足以生存下去的生命，我是对得起朋友、国家和丈夫，惟一心中耿耿者惟小女儿将成无母之孤也。

在香港的情形，大概史大姐已经详谈过了。我最近已加入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进行尚称顺利，我已推动她们做难民教育工作及平民识字，学校已都被接受了。所苦者，在香港无做下层工作的友人帮忙，而我又不懂粤话。现在正在设法训练干部中。

附上致乃器一信，务请立刻设法寄出，因有重要事需待解决。盖香港及上海方面最近发生经济恐慌，此事乃器能想办法，因此请沈先生用最快方法将乃器信寄去。

夜已深，就此停笔，如有暇还请时赐教言为荷。此致
大安。

子婴谨上

二月廿二日夜

沈玉璞女士来港时如我尚不能动身，则当托友人伴她同行，

或其他方法使她安然抵汉，如届时我能同行当更好了。

又及

严士夔致沈钧儒、张志让、钱俊瑞函

(1938年2月24日自河南寄往汉口)

衡老、季龙先生、俊瑞兄：

违别忽逾一周，怀想殊深。夔于十七日下午五时由汉动身，当晚十二时余抵信阳。旅舍人满，遍觅不得，在车站露立逾二小时，始由同伴沈君兰芝在一小旅店他人已住之房间内商得一铺，度宿一宵。床为竹制，上无藉草，卧后冰背入骨。侵晨即来警报，此地尚未经轰炸，且亦无趋避之设备，故警报来时，居民之行动，亦无殊平时也。

十八日由信乘五路军兵站所备之长途汽车（系朱秘书长所接洽），于当日下午四时余抵商城。十九日因车坏，等六安派车来接，在商又宿一宵。商城人口原有五十万，据该县县长云，剿匪军事结束后，只剩三十万，而壮丁则尤少。该地居民气象平滞，文化水准甚低，经红军占领二年，而在风气中毫无遗迹可寻，亦异事也。廿日乘六安来车前行，朱秘书长及其重要随人乘小汽车，夔附乘大卡车。车无天篷，沿途尘沙飞扬，几不能睁眼。至下午五时余始抵六安。

廿一日上午乃器先生约见，并介绍谒见李德公，且同席午餐。廿二日上午发表省府秘书，比即到差工作，主管者为民、教两厅，禁烟处及动员委员会事。动委会系新成立，昨开成立会，盖事前即预定夔核办该会文稿也。

乃器先生在皖情形，闻已有详函由皖财厅长带交衡老，想已达览。渠与德邻先生关系处得颇好，虽不兼秘书长亦能有所贡献。正因不兼秘书长，在有空闲时间多作计划及推动之事。夔见

面时贡献数语，谓在推进工作之前提下；对内要不与李先生原来干部引起摩擦，对外要不与党部引起摩擦。渠颇以为然，且谓过去十余日之作法即如此。渠现尽其最大注意于动员委员会事。李主席对于此事，亦甚关切，须俟成立后始赴徐。该会昨日成立，李先生今日即行矣。

李主席对于安徽民众武力与民众力量，非常注意。对于民众武力则设法纳之正轨，俾使用于抗战及自卫；对于民众力量，则极力设法培植，以期达成军民合作之目的。乃器先生计划，将来在动员委员会中，在皖各救亡工作团体之优秀分子均可分布各县为有力工作干部，拟先集中在新换各县长之地区从事动员工作。如皖局能维持数月，必有可观之成绩。

季龙先生在汉所发之电，因李主席已来六安，未得属目（亦未转来）。乃器先生原意，系想季龙先生先到徐一谈，再确定工作。再，潢川为训练干部之中心，任务甚为重要，故希望季龙先生来。又某厅或须改组，来后或有范围更广之工作。

长江、陆诒两兄均晤面，渠等已于今日随李主席赴寿县。罗青兄今日到六，闻新民、达夫已起程。此间已去电新民，请其任省府法制室主任。此间报纸仅有《皖报》及《皖西日报》两种，新闻简单，对于国际新闻，几于全无，关于国际大势及整个政治动向，实无法推测。在汉所出刊物，亦无售处，精神食粮断绝，此为最苦闷之事。生活书店所出各种刊物，不知可否请瑞兄按期寄来一份（订费及寄费将来由弟归桂），以供同人阅览。如能办到，则真须念三声“阿弥陀佛”也。

瑞兄太忙，宜特别注意身体。张劲夫兄已先来六，已晤面。渠与操君震球及狄超白兄所介绍之沈君，大概均可在动委会中工作。

乃器先生曾问韬奋先生见过孔庸之否？复以不知经过情形，故不能答复，衡老以后来信时，可附带提及。复日间颇忙，至晚

九时后始能抽空写信。以后盼时赐指示，俾使不致益趋孤陋为
禱。专此。敬颂
大安。

士复谨上

二、廿四夜

韬奋、千里、仲实、仲华、史良、兹九诸先生均问候。
大琨兄手臂伤势近日如何，甚念。

陆瑾致沈钧儒函

(1938年3月23日自巴黎寄往汉口)

衡山先生：

还是我刚离开祖国的时候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后来您在苏州我在美国的时候又曾给您和其他六位先生写过二信，也接到过您一封至性至情叫我异常感动的回信。此后我就没有再给您写过信。但我对您老先生的敬爱之心却是与日俱深。全面抗战以来，在国内寄来的报纸刊物上，常常可以看到您那永远年青的精神和努力，使我敬慕神往。回忆前年在您家门口告别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时光匆匆，已快两年了。在这二年中间，我们祖国是起了何等伟大的变化！现在是全面抗战业已开始，全国上下已有了空前的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已成为最大多数政府领袖和民众的坚强信念，这一切多么叫人兴奋！部分的领土沦陷和千百万同胞死亡流离，只有叫我们痛愤，却决不能叫我们悲观。相反的，我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坚持抗战，却是光明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只有鼓舞，只有更加努力奋斗！我为了种种原因，迄今尚在海外，虽然是为同一目标而工作，但我还是希望不久就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切实的担负一些工作。

现寄上致全国学联一信，请您代为转交。原因是沪战以后，最初因交通关系，后来又因全国学联过去工作的同学分散，故我和全国学联一度失去联系。最近虽接到我过去在北平的同学私人来信，知道一部分过去在全联工作的同学已聚首在武汉，且正在筹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来信略而不详，去信后亦无复信，故为特别郑重起见，请您代为转交，并请便中示复为感。

又，素来同情及援助我们抗日救国的世界学联已组织了一个世界青年代表团，五月中旬即将到达汉口。现在欧洲二代表业已起程，唯一路将有停留，故须五月中方可到汉。此行意义异常重大，详情请见我附上之《世界青年代表团行将来华》一篇报告通讯。该代表团将大有助于国际援华运动，他们在中国应得到极广大之欢迎。在他们来到之前，我们应先为之作广泛的公布和宣传。我这篇报告因不知寄到什么报纸或刊物才合适，所以特寄给您。最好这消息要不止在一份报纸或刊物上登。而要在许多报纸刊物上登。如果这不可能，那就应在一个不代表任何党派，只站在抗战立场而又有广大读者的报纸或刊物上登，以便这消息达到广大的人而又不致为人所误会。我因对目前情形不明了，故一切可由您斟酌。如果能将此消息由某个通讯社发稿则最佳。先生遇到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朋友时请一谈此事。我意对此代表团之筹备招待，反侵略运动分会应与其他学生以及青年团体同为主要筹备及招待者之一，先生以为对否？（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有正式介绍信致中国分会主席宋子文先生，由该代表团带往。）此事便中亦请示复为感。

我在巴黎通讯处即为世联。

草此。敬颂健安，并致

民族解放敬礼！

陆瑾

三月廿三日巴黎

张宗麟致沈钧儒、钱俊瑞、李公朴暨留汉诸友信

(1938年6月5日自上海寄往武汉)

衡老、俊瑞、公朴先生暨留汉诸友：

上海的五月，各纪念日由各界分别负责，如“五一”由工人团体负责，“五四”是学协，“五九”是文协，“五八”（母亲节）是妇协，“五卅”是职协等，各纪念日都各各展开了一些工作。前天检讨结果，以普及文化运动（文协负责）比较差些，但文协发起的文化界联谊会是在五月十二日成立了。现在逐件的报告下去吧。

（一）文协在五月中主要的工作是组织成立了一个文化界联谊会，参加者有五十二人。愈之、任叔、宗麟、定慧、望道等均被选为干事（无理事），各方面当选者有梁士纯、韦懋、张似旭、郑振铎、姚惠泉、孙瑞璜、储玉坤、吴修（市党部代表）等，分任事业、互助、研究等组干事。已举行过两次干事会议，情形还有些希望。接收译报。这件事是五月中失败的工作，原因是赵邦铤误会了黄定慧，于是大玩花头，结果五月份弄得不但无改进，反而更糟。自六月起由钱纳水负责，前途可以乐观了。《团结》周刊继续出版，也继续寄港汉，已出至廿一期了。此外还计划出《民族公论》，但因经费尚无十分把握，所以还不能付印。

（二）职协，中层很好，银钱业、洋行华员等很有力量。五月中他们组织了一个技术合作协会，是通易公司的潘鲁岩、陈志皋等发起参加的，有七八十人，情形还好，可惜有些复杂。海关事，他们着实奋斗了一场，可惜买办们出卖群众，结果牺牲了许多关员的位子，调往外埠。此外，邮政、法院等事也正在着手中。

（三）妇女界很努力，最意味的是过去作风的改正。联合

战线在妇女界中已经见成效了。她们独立编了两个刊物：《上海妇女》与《妇女》，大概都看到了吧！她们还有六月四、五、六日公演募捐。至于经常工作她们也做得极努力。不过有一件事将遭困难，因为法租界与“维新政府”成立某种谅解，将取缔卅七个学校，中华女职就是其中之一。

（四）教育界主要的工作有三：（1）是联合上海较前进的教育者拟了一个方案。（2）是组织了一个教授座谈会。（3）是各前进教育团体已经做了初步的联络，情形还好，如小教联、中教联及普教、补教等都有联成一起的可能——国难教育。

（五）学生界在工作上做得比前进步。《学生生活》以及许多训练班，都照计划进行。在五月中并且派出二人（周平、张伯怀）去汉口、四川，想都见到各位。他们与国民党冲突也渐渐儿和缓了，不过还未消释。前天为着暨南中学事又大闹起来，几乎全武行。还有因为各校当局的压迫，所以时时有许多冲动的举动，如省立上海中学压迫学生最凶，学生也就大批退学去西北，过汉时想已找到诸位。

（六）工人运动并没有多少展开，因为几个主持人关门得太过甚，也可以说小心得过度。又因为“工头汉奸”活动得太凶狠，所以他们的受打击也出乎意料的大。五月中本来有许多工作可以开展，但是他们能做到的只限于《劳动周刊》，会员发展得也不多。这件事别方面可以为力者不多，只有“普教”可以帮他们忙，但也只能止于帮帮忙，一切核心工作是不能由别人代替的。他们也派了代表去汉口，见到诸位吗？

（七）上海经费已经早早用光（附五月份账），上月亏欠五百余元，由复社垫付，六月份复社要付八千余元的印刷纸张费，不但不能再垫，旧欠也要偿还。此事请诸位先生设法！急速设法！

此外可以报告的还有两件：

I. 上海汉奸活动极厉害，流氓头是最主要的汉奸，为徐朗

西、常玉青、张啸林及杜门中许多二、三流徒弟，还有从内地来了一大批人，领队者是彭述之等。此事对整个抗战工作打击不小。

Ⅱ.“孔大少爷”的南兴社在上海也开始活动。干 F 与 CC 在上海有火并的可能。吴开先曾给梁士纯一个电报来联络。张东荪过沪大演其说。诸青来加入技术合作协会，依然活动。

到今天，我们都还平安，请勿念。敬祝平安，并恳切盼望汉口的信早日到来！

张宗麟

廿七、六、五

整整半年了，从来没有收到汉口诸位先生一封信，使留沪诸友太扫兴。为着这件事，我时常受诸友的责任，有时还误会我藏信不给他们看！

沈钧儒致陆瑾函^①

(1938年6月13日自汉口寄往巴黎)

陆女士：

两次来信都已收到，因事忙不曾就复您，很抱歉。世界学联代表来华后，各方都有招待，情况还算热烈。

学联的近况，据闻较前也有很多进步。此次学联方面人曾乘世界代表来华往各地游历的机会，也向各地进行联系的工作，成绩尚好。不过，学联在国内始终尚未得当局方面的正式核准成立，所以活动有时难免受到阻碍。但青年朋友们的情绪大家都仍是很热烈的。

目前国内除学联外，规模较大的青年团体尚有中国青年救亡

^① 此信为底稿，未正式签名。

协会、青年救国团等。前者的范围包括很广，学联也是该会的团体会员之一，领导者为叶南（叶楚伦之子），但我们方面的朋友参加的很多。该会在目前武汉是比较还能做些工作的，可是最近听说因为外界的种种关系，也不能够十二分活跃的。

自徐州失守后，武汉的形势当然更较前紧张了，可是军事上的形势虽紧张，民众运动的展开却并不能因了军事的紧张而也就跟着紧张起来，这是我们目前大家都认为一件很心焦的事。

海外的情形如何？

有暇还请时常写些信来。此祝
民族解放的敬礼！

六月十三日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致全国抗敌救亡总会信

（1938年6月17日自巴黎寄往武汉）

亲爱的救亡同志们：

今天接读你们的信，使我们十二分的兴奋！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是欧洲全体侨胞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总机关。它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正式诞生。它重要的任务是团结海外全体侨胞，促进、拥护和巩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和参加国际的广大援华运动，进行抗日义捐及推销救国公债，以支持抗战到底。我们两年来不断努力的结果，所有华侨有组织的国度的华侨团体都已团结在全欧抗联的周围，统一的进行救国工作。刻下全欧抗联的会员已有六个国度——为法、英、荷、比、意、德——里的侨胞抗日救国团体，或其他工、商、学团体，一共十六个单位。此外在欧洲其他国度里，散居而尚没有组织的侨胞，我们也从扩大宣传方面去动员他们。全面抗战后之各国援华团体，如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英国之援华委员会、比国之中比友

谊互助会等团体，皆由全欧抗联发动和促成。国际广大的援华运动，我们的努力已有结果来安慰。我们今后当更努力求欧洲各国的人民都为中华民族、为和平而斗争的援助。由我们广大的号召，华侨都很踊跃义捐和购买公债，每月巨大捐款交由使馆转汇中央政府，用作抗日经费。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是说一个大概，我们的工作更多的。

全欧抗联是欧洲华侨抗日救国的强大中心，可惜因为经济上受着限制，过去又因为种种的关系，未能与国内政府和民众各种机关紧密联络，致工作上未能得到预期的发展。尤其在国际宣传的工作上，材料和经济都受着困难而被限制的发展。我们刻下正在求这些困难的克服。我们更诚恳地请求全国抗敌救亡总会的同志们给予助力，共求抗日救亡的工作迈进。请您们不断给我们来信。并致
敬礼！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

吴涵真致沈钧儒等武汉诸同志信

(1938年7月3日自香港寄往武汉)

衡山、韬奋、愈之、俊瑞、千里、公朴、史良、柳湜以及在武汉诸同志：

兹陈者：(1) 要求恢复全救。自抗建纲领公布后，全国各党派均统统呈报总裁，公开活动，一面减少摩擦，一面得促成大团结而加强抗战建国的实力，此彰彰事实，尽人皆知。惟我救国会诸负责同志，过去及现在无不牺牲自己一切（最少数的反是），一心一意为抗敌救国而奋斗，（有言论事实可按，）早成一坚强伟大的团体。今各党派取得公开地位，而吾救国会同志表面上反息

鼓偃旗，实际上却各自为战。从前最主张争取公开的是救国会，今抗敌救国之事未了，全国救国会竟消声匿迹矣！至于各地救国会之公开存在及加倍活跃者有：陕西、四川、云南、平津游击队、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海外：南洋各属及英、法、美、墨各地之华侨，均有救国会之组织。至于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处，因为过去播了很多种子，其活跃情况更不可以道里计。上海国旗运动，华南“七七”运动（我相信比各处都有声色），均为救国会领导推动的事实表现。

既有过去的历史，现在的事实，救国会主张，当然能深深印入人们的脑里。抗战一日不停，救国会之开展亦无休止，同时其责任亦未完。然而全救自抗战开始，迄今一年，对外无所表示，对内无指示无领导作用！此种现象，吾负责同志何以对大众？何以对同志？组织是力量，我们何不将此力量供献给国家民族，供献给社会！抗战是艰苦的，我们应该在这长夜漫漫中为国家民族奋斗出光明之路来，以尽国民责任。有这几点意义，我希望本会负责同志，“应从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本会今后一切”！代表人选，不要忘记过去各地不怕死难的负责同志们！

(2) 此间保卫大武汉及“七七”两运动，各报出特刊，宣传方面尚称扩大而普遍，而七七运动更做得不错。是日酒馆、茶楼卖素食，肉店、鲜鱼行等停业一天，正午各工厂及各轮船拉长音汽笛，学校住宅静默三分钟。（上面的成绩，均由座谈会直接间接的关系而推动。）

(3) 上海方面工作情形，想尊处早知，毋庸赘述。但最近为经费问题，姚惠泉特来港，弟与其向蒋先生的代表陈其尤及杜月生磋商过数次，杜答应帮忙。

(4) 此间经费无着。我现在自己亦将成问题矣，所以无力掏腰包。因为没有钱的关系，所以只有按钱联系和推动工作，其他各通讯网及刊物无力去做，可怜得很！一个《立报》，明明是友

军，上海来的小朋友不加谅解，视为仇讎。希望愈之兄善为劝导，或调去武汉，以减少人事纠纷。

(5) 此间工作在尽量坚固和开展下层，培养上层（座谈会仍恢复）。

以上各节希望你们在最近赐一答复。国家到此田地，我们这些人活也好死也好，还要顾虑些什么？他们派遣了大批人马来香港，终不能起什么作用！信用二字不可随便糟塌，因此全救有从速恢复的必要！余不尽意。致
民族解放敬礼！

吴涵真
七、三

张宗麟致胡愈之转留汉同人信

(1938年7月5日自上海寄往武汉)

愈之先生转留汉诸位先生：

前天托刘湛恩夫人带上诸件（计上海各团体提案、六月份报告、复社信、又全集纪念本五册）想可早此收到。梁士纯先生到汉后，上海情形必能报告许多。上海毕竟是上海，毕竟有他的特点。上海的国际地位和工人运动的重要是不可否认的。第一点当然偏于英美；第二点又有流氓势力的成份。这两点如何着手做呢？一般实业界领袖们为着保护财产，无论如何不会轻易违背英美的意旨的，买办性是不易改去的，但是也是死要面子，所以只要有人去敷衍他们，也不至于即刻变成汉奸，尤其是几个外国人说一二句，他们更觉有面子。所以在上海做国际宣传，不但为国际而宣传，也正是为维系这般实业界领袖而做，这是一。其次，上海工人运动中的流氓性极强，此刻我们可以约略知道上海流氓中分化的程度。他们对于做汉奸与不做汉奸倒无所谓，可是为着

自己势力的消长，就有的做汉奸，有的不便做汉奸。这是我们做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好机会，利用不便做汉奸的流氓而扩大上海的工人运动。此事正在着手中。因为稍有心计的流氓也要来拉拢我们呀！抓住了这两点，那末上海的文化、教育、妇女、学生等工作，都可以配合起来。这点请留汉诸友特别注意，并请支援工作人员。

《译报》需款极急，协记垫款多至八百二十元，所以本月份竟无款可用，万请为《译报》筹一笔款子，多少不拘，五千至一万均可。《译报》销路极好，每日可销二万份以上，两天一万四千份^①。韦捧丹任总经理兼主笔，纳水、道胜副。

复社事有力雄先生详谈，恕不赘说。弟等八月中拟去港一晤陶行知先生。今后工作惟汉港诸友之命是从，是否再来上海，亦请诸友指示。敬祝平安。

文附致候，希望你能来一趟，请不要忘记我们。

弟 张宗麟

廿七年七月五日

第十四号

定慧府中，四日晚上发现炸弹，幸未伤人。她仍积极，请勿念。

胡愈之致沈钧儒、钱俊瑞、沙千里信

(1938年7月13日在武汉)

衡老、复瑞兄、千里兄：

六月初共同决议，将香港余款五千余元，以\$3300.80寄还上海，以\$1000补助香港国新社，以\$1000寄汉口作为准备金，

^① 此处有误。

以所余零数作为香港联络工作费用，并决定由弟负责办理。兹因香港国新社经费困难，将余款借用一部分，应寄上海者，则仅汇去 \$ 2300.00，尚欠 \$ 1000.80；应汇汉者亦尚未汇。但目前国新社经费已有办法，所有借用之数，在一个月內，由弟负责理清。兹先送上宗麟寄来收条一纸，又四、五、六月份报告各一纸。此类收条及账目，请由干事会详细审核后保存为荷。顺颂公绥。

弟 逸

七月十三日

吴涵真致沈钧儒等留汉诸位同志信

(1938年7月19日自香港寄往武汉)

衡山、愈之、韬奋、俊瑞、重远以及留汉同志均鉴：

本月十三日寄上一函，收到否？念念。愈之兄送来两函，均收到，账单亦看过。子伟兄款项，汉方同志的决定，甚善。

香港地位日益重要，而组织太不切实际，有时会发生极大困难。同人等感觉时势在迫切需要，故即拟恢复原有组织以利工作进行。

愚者，愈之兄最近来信，要将子伟兄余下款项一千四百元作如下分配：四百元留港候用，一千元寄汉候用。现下港方正拟大事活动，而经费却未有办法（愈之兄所交涉到的一千二百元，大致系指定国新社经费。查国新社组织系委员会制，最好须开一会报告经费用途，以免引起大家误会，请愈之兄函告纪元），可否寄汉千元留港用？再，上海方面经费，每月已额定六千元，可否代商上海同志每月拨出千元为香港救亡工作经费？是否可行，请即示复。附件请切实指教！

涵真

七、十九

附件：

现在困难日益严重，而香港地位因之亦日益重要。

同人等感觉此间工作日繁，但组织太不实际，处处发生困难。现应时势需要，邀集旅港救亡同志，拟恢复华南区救国会总会之组织，俾便开展新组织，充实旧组织，并联络海外及各内地之救亡团体，以求救亡工作之开展。

兹将进行事宜略述为次：

1. 名称：华南区救国会总会。

2. 组织：执委会——常委会——分部，设①总务：会计组、文书组；②组织：通讯组、联络组；③宣传：出版、发行、演讲；④设计（各组皆未定）。

3. 人选：崔载阳、尚仲衣、雷沛鸿、陶行知、张宗麟、茅盾、萨空了、杨槐、陈星源、郑审之、庄重、刘思慕、陈双玉、曾生、陈汝棠、吴涵真。

4. 最近期内工作：①定期刊物；②通讯网；③用各种方式培植干部。

5. 经费（大约）不日即有预算：①刊物；②工作人员六人（内技术人员二人，工役二人），每名十五元，共八〔九〕十元；③邮电费；④纸张费；⑤旅费。

沈钧儒致吴涵真等信

（1938年7月21日自汉口寄往香港）

涵真先生并转仲华、章达、纪元先生：

涵真先生大函业已奉悉。兹经在汉诸友集议之下，决定下列两项办法：

一、港款四百四十三元五角九分决留港备用，其保管支配之权，推请吴涵真、李章达、金仲华、王纪元四先生负责。

二、港地联络事宜亦推前列四先生主持一切。

关于抗战教育会，已由此间暂行借予二百元，并以附及。此布。敬颂公祺。

(此为沈钧儒修改的信稿，并无签名——编者注。)

吴大琨致沈钧儒函

(1938年10月10日自上海寄往重庆)

衡山先生：

七月初回到上海后，就想写信给先生的，因为考虑到邮寄的也许会发生问题，所以便将给先生的信搁下来了。但心上很不安，因为我想先生或许会念着我的。

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家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母亲因从亲友处知道了我断臂的事情，急得了不得，不知我在外边究竟怎样了，所以才设法催我回来的。

现在我在上海，除一方面翻译一些书外，一方面仍还是像过去一样地从事工作。不过，上海虽还是昔日的上海，景观到底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愈之先生在的时候曾经组织了一个“星一聚餐会”，现在则领导工作的组织已由另一所谓“九人委员会”负责。而此“九人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则系姚惠泉先生，是代表上海地方协会的。所以现在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都脱不了要与地方协会发生关系。可是从事工作的主要干部以及群众，则仍还是先前从事救国会工作的朋友们。

上海的干部工作人员以及群众们因此都是非常关心先生们的。可是先生们的真实消息，他们所能知道的，实在太少了，这往往也就很容易给许多造谣生事者增加了不少造谣的机会。

“上海依旧是中国人的上海”，这一点是不错的。每逢节日，

街上总挂满了国旗，群众们也都热心地在从事着节约、献金、征募寒衣的工作。

大的摩擦在上海现在总算是没有了，但因为人各有系统背景，所以在工作进行时也难免不稍稍有些波折，这点实在是很使人痛心的。

我在报上曾看到先生到前线去劳军的消息，很使我为之神往。我现在是偏处在“孤岛”中的人了。

张宗麟先生前一时曾到香港去过。据他回来的说话，华南方面似亦不乏对先生们误解的人。我不知道其中的详情到底如何。

陶行知先生是回国了。我想陶先生一定会与先生们共同负起全国民运的职责来的。

我现在身体很好，手也完全复原了，就是阴湿天难免还要痛。我这次在汉口的时候，因身体不佳并不曾能帮助先生做成一些事情，很使我心上不安。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补足我这个过失。

先生的健康如何？这里我与许多上海的朋友们对先生所最关心的事，愿先生为国珍重。

乃器、子婴先生现在何处？请为我代候。此致
民族解放的敬礼！

吴大琨敬上

十，十

千里、韬奋、史良诸先生处均此。

薛暮桥致沈钧儒函

(1938年10月16日自南昌寄)

衡山先生：

别来两月，想为国奔走，定极辛劳。晚因《中国农村》移赣出版，于八月底来南昌，此间救亡运动沉寂异常。现因外埠来赣

青年日多，近已稍有起色。目下已成立者有南昌抗战座谈会（已举行四次，参加者三四十人），组织中有江西战时文化工作协会（类似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此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上海战时教育服务团等亦正鼓吹救亡工作，不久或可稍有成绩。南昌党政诸公，大多忙于避难，忽于抗敌，甚至于前线负伤归来之英勇将士，亦无适当处置，殊可痛心！闻昨日抵此伤兵千余人，直至深夜尚无车遣送，无饭果腹，虽有妇女代表数人前往照料，但因各机关均互相推诿，亦只能徒呼奈何。结果闻有重伤数人在站呼号而死，复有多人于夜深风急时匍行过六十孔之长桥求援。此种情景，闻之酸鼻。今日闻伤兵聚议包围政府，乃集合全市公共汽车，将一部分伤兵遣送他县，以图卸责。然以各地拒不收留，往往辗转数迁，尚无着落。伤兵对此情形愤不可遏，对于党政人员每加痛斥，甚至动武。于是道路纷传伤兵如何野蛮，视若虎狼。为国捐躯，得此酬报，岂非怪事！此间抗敌后援会只有少数党员负责，能力薄弱，且彼等以为捐款既由中央集中，则救护慰劳，亦应中央负责支持。然负伤将士，绝无力来京请命，且亦不容越级求助也。敢请先生代将此意转达京中人士，促予注意！上述情形均系得诸伤兵慰劳负责者之私人谈话，所有惨痛情形恐难尽其万一也。顺颂公绥！

晚 薛暮桥手上
十月十六日

李公朴致沈钧儒等函

（1938年10月26日自成都寄往重庆）

家长、韬奋、存初、千里、行知诸友如晤：

朴此次与曼筠、则孙由重庆到嘉定，从嘉定坐黄包车到成

都，沿途细察各城镇社会生产与民众教育情形，所得甚多。到成都后又西往灌县看都江堰水利，北赴新都实验县游览，均颇有可观。明晨决定搭公共汽车赴川北取道汉中赴西安，从陕北渡河赴晋。此次藉便看看川北与汉中后方民间情形极感兴趣，将来离西安时当再函告秦中情形。关于成都现状，一般说来远较重庆为优，救亡团体均能公开的自由活动。其缺点则为团体间彼此联系不好，工作无中心，类多临时点缀作品，如鲁迅纪念会不但开会并能游行。今后或将以兵役等动员工作为此间救亡团体之中心工作。朴认为诸友与家长于参政会后应先后来成都一行，此间救亡同志亦极盼大家能时来予以指示与交换意见也。行知兄会后尤盼能立来成都，嗣庄兄有事急待面商。韬奋兄亦应亲来一视，文化工作急须有以调整也。余容兹九先生面告。专此。敬致
抗日敬礼！

弟 公朴

十月廿六日午夜

辰夫、伯昕、仲实、寒松均此。

李公朴致沈钧儒函

(1938年11月16日自西安寄往重庆)

衡老家长钧鉴：

离成都时托兹九带上的信想已达阅，十七日的航信想亦收到。

出了成都，一路上抗战的空气并不浓厚，除了公路上一些应有的点缀之外——墙上的标语口号之类，一切都仍照旧。公路本来应该修得更好，但现在是在下了雨就泥泞满道，车子无法通行，有的苏联的车子比较更笨大些，路上就格外难走。尤其是从广元过来这一段路，要经过几个石洞，而这些石洞相当低，高大的车

子就通不过。青年们由成都来西安者，也相当困难。警察宪兵对于一两个穿得漂亮些的青年尚不大注意，然而人多了，而穿得又不好，则简直就很难能通得过他们的严厉的盘查。

路上共走了九天——在广元为了等汽油与行李耽搁了三天——十一月五日到西安。目前西安的情势是很紧急的：潼关敌人是接连地放炮，陇海路的桥也已断而未能复修。然而，各方面的摩擦却依然如故。西安的报纸到了这紧急关头的现在，却以一种特异的姿态出现：西安是除了中央社的稿子外，其他的稿子即使是经过了检查也不能登出。各报要是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只是社论的区别。这主要的根源就是检查新闻的都是“抗战与文化社”里面的人。他们检查新闻的原则是不能批评，不能建议，只许颂扬，天窗不许开……等。

最近以来，西安几乎全被防共空气所充满，这一防共的空气在其他各地则是被掩饰着的。此间公务员以及行政人员训练所里的训话，几乎是除了反共以外没有其他的话可说，甚至还说，“摩擦不要紧，上面会保障你们的行动的”。惟一的工作也只是摩擦。

蒋主任^①自己对于此间工作也感到不够，在开会时也曾提出，然而大家都没具体的办法提出，等到别人来作时，则又惧怕。最近抗敌后援会的学生支会改为学校支会，就是怕学生联合起来——间接也就是使它没有工作。

此间颇有造成一种积非成是的空气的趋向，连比较爽直的张溥泉也都说共产党在藉抗战而扩充军队。他们乃是有计划地制造谣言，使一般与各方较隔膜的人由将信将疑而至成见愈深，成见深则解释困难矣。周恩来来西安时，曾与蒋鼎文谈过，这样才在表面上放出了几个青年送到延安去。然而，根本的一切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以前还只是在四川的梓潼、剑阁一带盘查青年，阻止

^① 即蒋鼎文，抗战期间任西北行营主任。

他们去延安，而现在则更在三原、耀县阻止青年。就在十一月四日的时候，还押回了四十余青年（由逃出的一个青年告诉我的）到一个他们所办的训练班去。防止青年至此，实无可言。然而，一方面既对于自己的训练青年的办法和成绩感到不满，而同时却又偏偏把一般青年押到自己的训练班去受训，实不可解。

总之，西安的情形与我在四月离此时已大不相同。在四月间，尚可在民众团体、学校里请人演讲，在报上登载各种消息，各战地服务团还能在此活动；然而现在，则连政治部派来的抗敌剧团亦受限制而不能活动。无论在其主观上是怎样，在客观上确是在替敌人造顺民。在目前保卫大西北的门户：西安和兰州——兰州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急迫情势下，这已不仅是西北的问题了，而实在乃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一种增加摩擦，破坏统一，为敌人造顺民，间接地阻碍抗日的倾向如果波及于全国，那我们抗战的前途实不堪设想。我很希望能使蒋先生注意到这一点。蒋先生或不反对对共产党有所注意，但也绝不能放任其违背抗战建国纲领至此。

此次蒋铭山先生尚没有机会见到，胡宗南前日方到，大概也来不及去看他。同时，事实上，这一切问题也都并不是见一面之后就能解决的。我曾与刘定五、杜斌丞、杨明轩、李寿庭、韩望尘、郑伯奇诸先生谈起，很想能推动他们有所表示，一方面更不断地将这些意见提供给当局。同时，据杨明轩先生谓，将组织一个抗战建国协会，而且在四川、湖南、河南、南洋等地也都已有些组织。我尚不知，家长如果知道，请即告我。

在此曾遇见孙蔚如（第三十一军团长）。他刚由山西来此，谈及那面的情形很好。现在全民社已派了一个随军记者同他一起去山西了。

最近朱德由汉口回延安，赴山西会阎锡山后，前日来西安——不久即将转赴晋南前方。昨日蒙来电话约谈，畅叙经过。他

这一次来乃是继恩来先生之后，与蒋主席、胡宗南及党政各方作进一步的谈话。主要的当然是希望能团结一致对外。从谈话的结果看来，成绩还好。但这一切是否能表现为事实，则还很难确定。朱先生又说在汉口除郭沫若、胡愈之二先生外，其他朋友都没有见到。我很希望在分别以前能有机会再去看他一次。

总结起来，在目前汉口失守、西北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在，西安不但不积极从事于动员民众抢救这一危急中的大西北与国际路线，却反而日夕地忙于自相摩擦，而且事实上已经超出于摩擦范围之外。这一切行动，无可否认的，必然会妨碍到抗日，甚至可以说简直有汉奸的嫌疑。西安已为一般“反共高于抗日”的人们所把持所操纵。这种种从事于摩擦的现象的日益加深就必然会传染到其他的地方。因之，为了国内的团结巩固，为了抗战的前途，希望家长以及其他的朋友们能密切地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联络与加强前后方一切抗敌力量，以及巩固全国的统一阵线，为吾人过去所注意，今后更应致力于此。我目睹西安及其影响下整个大西北如甘宁青之种种动态，以及渐遍于全国尤其是川云贵等后方情形，其妨害抗战力量也实甚大，而投入此“靠摩擦吃饭”的人也日见增多。吾人殊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必须唤起各方面之注意，急谋所以挽救之道。

东总最近在西安曾组织一华北战地工作指导委员会，党省委均有人参加，一个很好的统一阵线的团体。其主要工作在争取伪军反正工作及团结战区及“敌后”各救亡团体之工作与联系等等，并组有战地服务团，将出发赴河北各地工作也。

朴与曼筠、则孙等准于后日离安，复示请寄延安抗大艾思奇先生收转为盼。

此信将托友人顺便的带上，何日到达尚不可知，明日或将另发一信直接寄上，想能在此信之前达览也。余另上。此致

抗日敬礼!

公朴顿首

廿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于西安

韬奋、行知、存初、造时、千里、俊瑞、兹九、重远、子婴、伯昕、寒松、柳湜、仲实诸友均此问安。

石辟澜致沈钧儒函

(1938年11月17日自广东罗定县寄往重庆)

衡山我师:

相别又将经年，于广州空气苦闷时，曾写一信向我师诉苦，并申明当局之毫无办法，敌人图粤，其狼狈情形，竟不幸而言中！于十月廿一晨（广州沦陷前五小时）随零星队伍凄然离羊石，于港泊交错之小船中，回首羊城烽火，不知涕泪之何从。现已在西江各地进行民众武装工作。觉民非亡国之民，而当局之短视浅见，尤其是低层行政组织之阻力作用，真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广东当局改组在即，急望有相当之权力，否则长留于人微言轻之阶段，恐一点一滴之努力，仍无补于时艰也。我师有以教我否？

敬礼!

石辟澜

十一月十七日匆忙中

通讯处：广东罗定县统委会林主任收转第四战区政治部石辟澜收便可。

梁士纯致沈钧儒函

(1939年1月17日自美国纽约寄往重庆)

钧儒先生：

纯于十二月十五日搭菲律宾“飞剪号”离港，二十四日安抵纽约。沿途如小吕宋、檀（香山）岛、旧金山等埠，与侨胞领袖均有聚谈之机会，彼等对于民运极表赞同，以后在国内有相当发展时得彼等实际上之协助当可不成问题。纯抵此后曾往华府一行，作短期间之勾留，与朝野领袖均有圆满之接洽。此间一般情势与吾国抗战极为有利。一二月后纯拟游历其他各较大城市。此次一切工作之进行均能得此间重要民众团体如外交问题研究会、太平洋学会、青年会等之协助，殊堪告慰。以后一切进行情形当继续奉告。关于国内情形而尤其是抗日建国协进会之发展，务望随时来函告知。如有能特别效劳之处，亦请随时电示为荷。专此。即颂健康！

韬奋兄统此未另。

梁士纯 顿首

中华民国廿八年一月十七日

吴大琨致沈钧儒函

(1939年1月25日自上海寄往重庆)

沈先生：

自从分别以后，常常想到先生，只因沪地通信不便，所以没有经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原谅。

上海的工作情形，一般说来都很好。就机构方面说，现在有一个信义聚餐会，经常决定一切事情。聚餐会下并有一常务委员

会（人选是姚惠泉、孙瑞瑾、李文杰、张宗麟、许广平、陈鹤琴、杨懋德等人），以前耀宗、沈体兰、梁士纯、黄定慧等都在内的。最近因沈、吴、梁三先生已出国，黄定慧在生育，所以候补上了另外几位。

就工作方面说，现在上海除了推进一般的所谓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外，从今年起，又有了几种新的工作方针：一是国民外交工作（我们已招待过英大使及美国海军武官等），另一是内地工作（即动员青年以及上海资金到内地去的工作），还有一个是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促成并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工作）。这些工作最近都已慢慢地上了轨道。

去年底我们曾派了一个慰劳团到第三战区及新四军去慰问，成绩很好。现在又在准备作第二次前去考察的计划（我也预备前去）。

上海的民众为了要捐款前方，所发动的新年献金运动等，成绩都很好。反汪运动也进行的很厉害，各团体都有通电到中央去的。（先生也许在报上看到新闻了吧！？）

总之，上海的工作就目前的情形说，虽然还有许多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大体上总还算好。我所感到认为缺陷的是：第一，上海与重庆，甚至香港之间的联系太不够了。我们在上海的人简直没有办法知道先生们在重庆的情形及民运的动向，这点很希望先生能有办法补救。

以前，我离开汉口的时候，先生们正在筹备一种全国性的民众团体组织，现在此事不知究竟怎样了？上海方面，去年八月间由耀宗及宗麟的发动曾有一民社的组织，现在还是继续的。当时的计划，预备在重庆、桂林、香港、昆明都成立同样的组织的。不知先生那边的情形究是怎样？

我对于全国性民运组织的意见，大体是这样：

第一，范围要广大，只要是民众团体而且是救国的都可包含，而且今后应该多包含工商实业界的团体。要恢复过去救国会时代的

那种比较狭隘的团体，恐怕现在已经是不可行了，而且也不必要了。

第二，在工作上，应以具体执行民众的救国工作为原则，不空洞的以号召为满足，并不与任何政党采取敌对的态度，而应采取愿接受其领导的态度，因民众工作自有其特殊性，非任何政党活动所能代替，同时亦应避免民众运动之趋于政党化。

这两点意见，不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同时也可说是许多朋友所共有的意见。希望先生予以指示，不知是否正确。

最近张宗麟先生在上海，因作风略嫌狭隘，与一部分人士有些误会。现在他已到香港去看陶先生及愈之先生去了，大概他还是要回来的。

我在上海现在担任的是信义聚餐会常务委员会下的秘书责任（无给职务，事情很忙），余下的时间则从事翻译及教书的工作。下月初大概要到内地（浙江）去跑一次。

最近我还打算发起办一个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由新华经理孙瑞璜担任，董事长由上海市商会主席徐寄庾担任，我担任总务干事（简章附后）。很希望先生能在各方面帮我一些忙，如介绍经济部的关系及资源委员会的关系等，不知是否可能？有热心这种事情的朋友也请介绍通信。

重庆各方面的情形怎样？汉口时所有的那许多先生们现在都在重庆么？参政会第三次又要开会了，先生一定又要忙碌一番，有什么消息，很希望能经常告诉我们一些。

先生收到此信后，最好也能写一封较详的信，就托蔡女士带回来给我。

重庆的各师友处望为我代候，不另。祝
康健。

晚 吴大琨 鞠躬

一，二五

上海

耀宗先生出席印度基督徒会议，本月底可能回来。体兰先生则要十月底才能由欧回国。

胡愈之致沈钧儒函

(1939年2月10日自香港寄往重庆)

衡老：

到港后曾奉一函，想可达览。行知先生到渝想已晤谈。香港、上海方面近情，想必已由行知先生面告。日来敌人在海南岛登陆，不恤与英法正面冲突，此与德意在西班牙及北非之行动如出一辙。世变日亟，吾人只有抗战到最后方有生路。但路透社昨发表重庆政界人士谈话，仍认为中日事件可由远东会议解决，此意倘非故意歪曲事实，则必系一部分失败主义者从中作祟，断非最高领袖之意旨。想此次参政会中必能有以阐明真相也。弟来港后，与港沪诸友作长谈，以后沿海工作当可略见进展。供应社在港沪均可成立分社，但所最感困难者，一为负责之人，二为内地联络。希望重庆方面友人经常与港沪方面通信。每周通信似应早日发稿。桂林国际新闻社拟办战地新闻服务，需款甚亟。此事于抗战帮助甚大。弟意拟由供应社出版费项下拨一千元，捐给该社，恳提交理事会通过；如通过后请通知伯昕兄汇寄桂林为感。弟拟于数日后飞往桂林，尊驾赴江南前线时，或可在桂林齐候随行，亦未可知。余详致柳兄信。顺颂道绥。

弟 逸上
二月十日夜

沈钧儒致范长江、邵宗汉函

(1939年自重庆寄往桂林)^①

国际新闻社长江、宗汉先生：

贵社自成立以来，工作积极，尤以提供战区敌后之种种报导，于提高民族信心，争取国际同情上殊多贡献。敝社谨以共同工作之立场，在此向贵社全体同人致敬礼！

顷接敝社理事胡愈之先生来函，欣悉贵社将更进一步大规模举办战地新闻服务，惟扼于经济力量使工作进行上感受困难，希望敝社量力帮助。当此第二期抗战为争取相持局面迅速到来之间，贵社此项工作，无疑具有极伟大极光荣之意义。爰经第三次理事会议决，在敝社基金项下拨出一千元，捐赠贵社作举办战地新闻服务之用。虽为数至微，实表示敝社之无限敬意也。该款托生活书店汇上，收到后即请赐复。并希关于该项工作举办经过，随时惠告，乃幸。此致

敬礼！

文化供应社理事长 沈钧儒 启

胡愈之致沈钧儒等函

(1939年4月3日自香港寄往重庆)

衡老并转诸同志：

别后两个月半，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半，其余都在路上奔波。除个人近况由长江兄面陈外，现在就香港、上海方面近况，简单奉告，并请转达在渝诸友。

^① 此函应在1939年2月10日《胡愈之致沈钧儒函》后发出。

(一) 香港方面救亡工作因文化界、工商界缺乏组织团结，不甚活跃。弟到港后以重庆方面主张及意见传达各方同人，经决定在港成立协进会分会，由吴涵真、方与严、陈双玉三先生担任总务部工作；金仲华、刘思慕二先生担任文化部工作；林旭如、吴觉农二先生担任生产部工作，比较算有头绪。但因港人士过惯无组织生活，一时不能紧张起来，希望重庆方面常有信去联络鼓励。行知先生在港参加讨论，想必已有详细报告。以后请向吴涵真、金仲华二先生直接函洽。

(二) 上海方面，宗麟兄在港陈述详细情形，各方工作发展甚速。可惜文化界宗派观念颇不易消除，常有互相排挤情事。宗麟兄回沪后，邀吴耀宗、王任叔、孙瑞璜、陈志皋、黄廷慧诸先生发起文化供应社分社，但因各方面不尽了解，故至今尚未成立。弟本拟去上海一行，因感上海情形复杂，非个人能力所能解决，所以托宗麟兄代办一切。想在以后再行。

(三) 桂林情形比较各地为佳。《国民公论》在此出版，颇得各方面嘉许。东莼兄所办学校，亦尚称顺利。惟物质条件比较困难，印刷纸张都成问题，因此抗战建国室计划，须缩小范围，但无论如何，必当求其成功。以后当随时报告。

(四) 子伟兄在皖遭另一方面攻讦，控以莫须有之罪，但李、白二公均深明真相，现在为顾全双方起见，决定另换一工作。详情可询长江兄。

(五) 浙省救亡工作最近亦颇受打击，东南战线已被封闭。

(六) 各方面朋友意见，重庆与各地联络必须加强。弟离重庆后二个月半，未接重庆任何消息。港沪桂各处友人，则有一年半载未接任何音信。以后至少每月应请柳湜兄写信一次，给港、沪、桂、湘、浙各地友人报告一般情况。

(七) 文化供应社登记，希望早日办就。

(八) 此间友人希望衡老能来西南各地一走，最好能去南洋

一行。因去南洋或可筹得若干款项也。

(九)《国民公论》希望重庆友人注意，这是大家的刊物，不要把它看作少数私人出版物。

(十)俊瑞兄在渝必有所建树，望以近状见告。

(十一)抗建室计划早迟必进行，魏东明兄可请其准备来桂。

拉杂书此，诸由长江兄面详。衡老及诸友人望各保重。

敬礼！

弟 逸

四月三日夜

陶行知致沈钧儒函

(1939年5月26日自北碚寄往重庆)

钧儒先生大鉴：

现奉上与严同志所写《在大时代行进中话业余》一文，请赐察阅。在这篇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业余学校”在香港救亡工作中之非常重要性。敝处对于该校开办费及工作人员生活费已稍尽棉薄，但杯水不能解众渴。现方君告急之书屡至，且大书特书要我代向我公请援，务希设法拨予补助，俾能渐渐发展。倘蒙允许，务希遥寄香港九龙太子道二〇八号吴公馆转中华业余学校收，并乞便中示知，俾识明见。闻公有北碚之行，甚喜。行期可否预示，以便欢迎。敬祝

康健！

陶行知 启

二八、五、廿六

胡愈之致沈钧儒函

(1939年6月12日自桂林寄往重庆)

衡老大鉴：

连日敌机狂炸新市场，落弹更均在国府路枣子岚垭一带，不知诸友是否平安，不胜念念。本日已有电慰问，想可收到。最近两月来，此间工作颇有进展，宪政协进会成立后，发表宣言，颇引起各方注意，外埠报纸登载颇不少。惟至今尚少响应。重庆方面除有若干报纸登载外，似无何种反响，希望同人能加以注意。季龙兄现任宪协会常务理事，桂黄主席^①颇有决心复兴广西。故近来此间诸友与当局方面关系已较前增进。

其他有足告者，(1) 干校东莼因家事已辞去教育长，由张健甫代理至年底为止。惟东莼在实际上仍主持训练工作。(2) 西大教育部迭次命令，要求将家驹、季龙、铁生三教授解聘，学校当局尚无决定。但他们三人都不想继续干，家驹兄并拟离桂，更换工作。(3) 文化供应社组织并无变更，惟股份增至六万余，出书已有百余种。最近自建房屋，于下月初可落成。社内人事并无变动。渝友来信讲已由省府接办，完全不确，不知此种传说从何而来。(4) 《国民公论》三卷已出齐，同人决定自四卷一号起，改于每月十五、卅日出版，内容拟加革新，自办出版发行。惟经费尚无着落，故先由生活垫付。重庆诸友意见如何，恳速见告。(5) 弟拟于月底或下月去港，计划各方工作，并为《国民公论》筹款。惟目前政局转变，香港不知有无变动，须视数日后情形而定。(6) 生活职务弟决定完全脱离，以后出版事业当另起炉灶，请便中转告韬奋、伯昕诸兄，勿加强留。

^① 即黄旭初，广西省政府主席。

因此刻有便友去渝，托带此信，不及一一。顺颂健康。

诸友均此。

弟 逸
六、一二

张宗麟致沈钧儒函

(1939年9月29日自上海寄往重庆)

衡山先生：

上海环境天天在加深恶劣，敌人汉奸的残暴行为一天天在加重，但是上海民众抗战的坚决也天天在增长。我们在这样恶劣的气氛里，也时时感受到群众的鼓励而增加我们的努力。去年上海曾为后方募寒衣将近二十万元，今年预计可以有五十万元，但方法必须变换了。这就须借重中央主持此项工作者的大力。我们可以开给中央上海有某某人可以捐助若干，再由中央负责此项工作者发正式劝募函给该人，那末他就可以解款给中央。此事只要上下共同努力，必可成功。敬请先生示知中央负责此项工作者姓名；并请相机推动。江南已经篱菊遍开，华北又将初雪，寒衣是急不容缓了。敬祈先生速即赐复为禱！尚此。敬请道安。

晚 张宗麟

廿八、九、廿九 上海

①赐示可交上海生活书店王泰来君转。

②八月廿九日曾给子婴先生一信，未悉看到否？便乞一询。

李公朴致沈钧儒函

(1939年10月10日自山西岚县寄往重庆)

家长、韬奋、柳湜诸友均鉴：

久未通讯，渴念良深。朴所领导之“抗战建国教学团”出发工作以来，成绩尚能与原来估计相符，堪以告慰。兹附上我们在晋西北两中心城兴县与岢岚之工作报告、《告别书》两份，敬乞指正。另有《我们的工作晋西北》长文一篇（另函寄上），甚愿诸友能拨冗一阅；《全抗》如不需要，请设法介绍他刊发表；若行知兄在渝则请其一阅；如《生活教育》尚继续发行，亦可交该刊发表，诸请裁夺。关于《晋西北前线一角巡礼》一文，亦请指正。朴率教学团十余人于十月五日由岢岚抵岚县，明日由八路军三五八旅派队护送过同蒲封锁线赴晋察冀边区，约步行廿日、夜行军三四夜始能到达边区政府所在地。朴精神身体尚好，乞勿念。此间各军政民团体都希望诸友等前来视察指示工作，即边区方面有人来告亦然。朴预计十月底到达边区政府，约明年三四月始能言旋。诸友等如有愿来一看者，请早二月函知，以便详告途中情形。今后通讯处可寄山西冀察晋边区政府收转。昨曾电“民革社”社长梁延武先生（因此间有该社分社电台可用耳），请其就近代为通知朴之行踪，未识梁同志做到否？余容到五台后再函告。此致

敬礼！

乃器、千里、存初等诸友均请问安。

公朴 谨上

十月十日于岚县

一月曼筠不久即可由延安返川，又及。

钱俊瑞致沈钧儒函

(1939年)

衡老先生钧鉴：

晚来此后，体气日增，日前已停止打针，现仍继续服药中，唯稍能读书写作。关于文化供应社战地服务组工作，晚曾粗粗草具一计划，交玉衡先生，谅呈台阅，未识已修正通过否？书报供应所之工作内容、人员及经费，已多次与所中诸同志详细研究，今后办法亦大致拟定，当恳刚侯兄趋谒报告。请求补助一节，万恳鼎力设法，晚亦正多方想法，大致可无问题也。在此静养期间，对各项问题得有机会详细考虑，实属清福不浅，来渝后当详陈左右也。尚此。敬颂
钧安。

晚 俊瑞敬上
十六晚

兹九嘱笔问候。

千里兄不另。行知、绍禹两兄来渝开会否？

赴莫斯科谈判日记 (1945年8月)

王世杰

编者按：本篇选自《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作者以其亲身经历，记述了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一行17人同苏方在莫斯科继续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进行谈判，直至谈判告成，条约签订的经过。

七月三十一日

晚间，予向蒋先生陈述订中苏^①协定时不可有任何私密协定，外蒙问题亦宜于批准前向立法院及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否则，于国家及负折冲之责者极不利。蒋先生以为然。

八月一日

今晨，予与子文谈赴莫斯科事。彼谓将来中苏约文应由予签字。予谓可否由彼我共同签字。彼谓不可，但云如苏方由史坦林^②签字，则彼可签字。实际上苏方自将由其外长莫洛托夫签字。

上午十时到外交部视事。

上午十二时，英、美、苏三国大使同赴蒋主席官邸，报告柏

① 此旁批注有“拟定”二字。

② 即斯大林，下同。

林会议中关于邀请中国参加五外长会议之决议。予在座。蒋先生表示同意。

予出席外国记者会，说明我将继续抗战以来之一贯外交政策，并谓对日本不采报复政策，但必须实现公道与安全之条件。

八月二日

今晨向蒋先生提出意见，谓外蒙独立之承认，宋先生已应允史坦林，彼意此时不提疆界问题。余意疆界之划定，必须在承认之前，否则将为未来留无尽之纠纷。蒋先生以为然。

八月三日

今日续向蒋先生商中苏谈判问题。蒋先生谓：旅顺口外一百公里之岛屿非经中苏协商不得有何军事建造一节，决不可承认。予谓：予等此去莫斯科必须确定态度，究竟是否必须得结论，抑对若干未决问题必须坚持我方主张到底。蒋先生谓：必要时可来电请示。予谓无论若何，一切均须批准始能生效。蒋先生亦以为然。

八月四日

原定今日赴莫斯科，以苏联复电迟到，改定明晨启行。

予觉予此行之目的可以三语括之：统一、和平与保全东北，但外间对于外蒙问题亦颇有异论，如舆论不能深深了解，则即谈判有成，中苏之感情仍将不协，前途之变化仍甚可虑。

三十四年八月赴莫斯科日记

八月五日

今晨八时半由白石驿飞机站启行。宋子文院长为领导人，熊

天翼^①、蒋经国、沈鸿烈、卜道明、刘泽荣等同行，计十七人。又彼得洛夫大使及其同行之俄员四人。午后三时许抵加尔哈答。

予一路反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若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但自思“统一与和平”为中国目前必须本着与八年抗战同等之勇气以求取。否则，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若事前未与有所协定，则（一）苏联军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

八月六日

午后三时许抵德克兰（伊朗京城），伊政府招待甚殷。

八月七日

午后三时许抵莫斯科，莫洛托夫、美英法三国大使均来飞机场欢迎。

晚十时，借宋子文、傅大使^②、胡次长（世泽）、蒋经国往克里姆林宫，晤史达林、莫洛托夫、彼得洛夫大使及外次某某亦参加。谈话前几未作任何寒暄或酬应语，一切谈话几乎完全由宋、史对谈，予仅偶插一二语，莫洛托夫亦然。所谈为旅顺、大连、中东南满两路、外蒙疆界、中苏盟约草案等问题。予等于未赴史达林官邸前，曾约天翼与沈成章细商，故所谈较有准备。史氏态度坚强，但亦有针对对方态度而改变之状。宋、史争论有时颇露骨。史氏谓苏联决不像帝俄时代有征服土地之野心，但彼相

① 熊式辉，字天翼。

② 即傅秉常。

信日本必可再起，故不能不有安全措置（晚十二时，予将商谈结果电陈蒋先生）。

八月八日

今日将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及若干附属协定草案，略依史达林与我方之谈话拟就，并于午后二时左右送至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

八月六日美军以“原子弹”一枚首次投于日本本土广岛地方。此弹之发明闻之耗用美金二十六万万元。每一弹之爆炸力超过目前最大炸弹二千倍以上，据获在该弹投掷地点四五英里以内之人均可被震死。此殆为人类武器中最有威力之物。苏京各报亦纷纷记载此事。

午后七时半，予偕傅大使往晤莫洛托夫委员长于其克里姆林宫官邸。予告莫氏，中国人民对苏之友感，系由苏联首先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及首先接济中国抗战两事所造成，故予本人极盼彼此宝视此种友感，尽其力以发展之，勿使其受到任何阻遏。莫氏答称，彼将尽其一切能力，加强此种友感。莫氏于谈话之始，即向予声称，彼将以极重要之文件告予，旋即宣读其对日本宣战之声明书，该声明书于二小时前彼已交给日本驻苏大使佐藤。莫氏声明书中，谓苏联于日本拒绝七月二十六日英美中劝降之通告后已接受盟国之提议，应允参加对日作战，并参加七月二十六日三强之声明（按此语可解作苏联已接受开罗会议之决定）。但莫氏口头告予，苏联于雅尔达会议时即已应允，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即对日作战，明日恰满三个月，故苏联决定自明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以忠实履行苏联对盟国之诺言。莫氏说毕，即热烈与予握手，并催予将中苏协约各稿早日完全拟就提出。予谓已大部提送，其余可于午晚提出。

八月九日

苏联对日宣战后，莫斯科一般民众似无任何热烈表现。午前美国驻苏大使哈维曼来谈，据云彼所拟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声明（其内容系说明此次中苏关于大连问题之协议，只在给予苏联以进出口货物之便利，不影响于门户开放政策，亦无侵犯中国主权之意），已得史达林之同意，史氏惟对文中苏联无优先权益之语不赞同，谓雅尔达会议之商定文件中美国已承认苏联之“特殊权益”。哈氏又云：史达林对大连行政要求港务管理及警察责权甚坚持云云。予与子文细商，觉苏联对日军事已发动，情势趋紧，应电蒋先生准许予等于必要时得为权宜之拒纳（电于午后发出）。午后往晤商务委员会委员长米高扬。此君在苏联政府中之地位甚重要。晤见时彼表示中苏关系不但政治方面应加强，经济方面亦应加强。予表示希望彼能于最近之将来赴中国一行。

美国之“原子弹”第二弹昨炸长崎。此一武器之威力将不仅使敌人落胆，即其他盟国亦不免大有戒心。

连日睡眠不足，经过热带地方，受热亦甚，小便微感不适。

八月十日

午后四时许，予在寓所（中国使馆）突闻伦敦 B.B.C. 广播，谓日本已声明愿投降，接受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劝降之通告（读□通告，苏联在其对日宣战书中声明彼亦已参加），惟表示须承认日本天皇。此事予原预料其将发生，盖“原子弹”之威力决非日人所能忍受，倘无原子弹，则虽有苏联参战，日本亦决不致投降如此之速。因月前日本拒绝三国通告之时，日本殆已预计苏联必参战也。

闻日本投降讯后，予与子文、天翼、经国等细商关于对苏缔约事，今后我等究应采何态度。当经商定两点：一、对苏方表示

仍愿缔约；二、不作任何重要让步。晚间九时，史达林邀子文及予谈商时，予等即持此种态度（详见致蒋先生蒸〈10日〉电）。在商谈时，予对大连湾行政必须归还中国一事，剴切申述，并谓如苏联不让中国收回大连行政权，则九龙香港之收回为不可能。史达林沉吟一番，遂对此事作一重要之让步。

八月十一日

今日午后，莫洛托夫约子文及予等数人，就各项约稿作具体之商讨，仍有数项具体问题未决。关于外蒙疆界问题，予等谓正向渝请示中。予提议设中苏旅顺军事委员会，莫氏坚拒，谓其性质不明。予谓可决定共同使用问题及军事民政争执问题。嗣由予提议准许苏联多派一人为委员，并为委员会主席，莫氏始允考虑。

八月十二日

午后忽接蒋先生来电，谓对外蒙疆界问题必须有图，且于承认前须勘定疆界；否则，交涉停顿亦所不惜。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子文及钱乙藜、蒋经国、傅大使等均主张不顾蒋先生电示，迳与史达林解决。予谓此甚不可，以此事若未经蒋先生充分主张，则未来国内意见纷歧，即签字亦未必能批准。予主张今晚暂与史氏停止谈商，一面仍电蒋先生说明一切，请其授权于予及宋子文权宜处理。予并主张，在外蒙问题换文中，列入外蒙疆界应以现在疆界为限字句。如此，则在约文上我固显然不承认民八以前之旧疆界（民八以前，现时新疆阿尔太区属于外蒙，此为蒙边主要争点）。子文等遂勉徇予议，今晚暂不与史达林续商。

八月十三日

午后宋子文仍主张即与史氏续商，不主张等候蒋先生复电。予谓至少在正式接受外蒙问题解决方案须在蒋先生复电到达并允许之后。宋以为可。遂续约史达林于晚十二时续谈。

八月十四日

昨晚自十二时起至今日上午二时半，予与子文等续与史达林商谈。首谈外蒙问题。予等要求将外蒙独立声明应以现有疆界为界之语列入换文中，史氏应允。次谈俄路、旅顺、大连等问题，史氏均各有若干让步。在谈大连时，史氏要求我方不将所保有之港口码头及其他设备租与他国，我等不肯以书面承认，但口头应允决不租与他国，史氏亦赞同，惟郑重请我方勿背此口头之诺言。宋子文遂亦郑重应允。所有问题遂告解决。史氏继提出苏军在东三省之费用问题，我答以我方财力有限，即钞票目前亦无法运往东北。史氏谓倘属如此，则苏军将自由在东三省征取民物，只发收据，似非所以待盟邦之道。予谓此事无论如何须返渝商酌。予询以苏军入东三省者可能之数若何，史氏谓约近一百万。

上午十一时复与莫洛托夫将各约文稿逐一商定，彼方亦略有迁就我方意见，给予让步之处。定晚十时后签字。

八月十五日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林姆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复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今晨签约时，史达林亦出席。约文均由予及莫洛托夫签字。签毕，史氏作长谈，谓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希望中国军力强盛，使日本不能再起。旋即举杯祝蒋委

员长健康，并进早餐。盖史氏均于晚间工作，昨晚至今晨六时签字之时，殆尚未睡也。苏联外部主管人员及我代表团人员昨晚及前晚亦均未睡，因为约文之整理甚为费力。

午后二时半，莫洛托夫约请予午餐，在座为苏联外交部人员。尔后赴莫斯科郊外作二小时游。

八月十六日

晨五时乘苏联飞机启程返渝（子文已在前一日离莫斯科赴美），经巴古至德克兰，晚宿伊政府郊外避暑宫（皇太后行宫）。李铁铮大使夫妇招待甚适，铁铮力称此次缔约为必要。

八月十七日

晨九时许改乘英机至阿巴顿，此为英国炼油厂所在，亦即世界第二大炼油厂。我国所用飞机用汽油亦几完全由此地供给。予与机场主任出视全区，殆为一纯粹炼油之区。天气奇热，太阳下温度日至华氏 170 度，树丛阴影下亦可至 120 度，但机场有冷气，感觉颇舒适。

八月十八日

午后抵加尔哈答，寓总领事陈资平宅。

外报盛传中共要求接收日军投降，谓中国内战之危机甚大。实则中苏条约签订以后，中共愈觉无援，只要中央政府能再努力于政治解决，形势当可好转。

八月十九日

午后飞抵昆明，寓金碧别墅。腹微泻，但予仍决定明日续飞重庆。

八月二十日

上午十一时半抵重庆，来机场相迎者颇众。

午后予将签约经过报告蒋先生后，即往晤孙哲生^①先生，详告一切。彼极力赞成订约，并谓将从速召集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使之迅速通过。

八月二十一日

予晤美大使赫利将军，告以所签中苏条约之内容。彼亟称予等之收获超过彼所预期。

八月二十二日

晚间蒋先生约集各位院长及政府中其他重要人员十余人至贡山，由予报告签约经过及约文详细内容。予谓三年以来，予所旦夕忧虑者，为抗战虽胜利，东三省仍不能收回，此约之订立可以保全东三省。在座诸人均对此事无异议。

八月二十三日

重庆市颇有散发传单反对中苏条约者，但约文现尚未宣布，反对者自尚不明其内容（或谓反对者为宋子文之政敌）。

八月二十四日

今晨国防最高委员会及中央常会在国民政府开联席会，讨论中苏条约，蒋先生亲自主席（立法院委员亦均列席）。予即席报告订约经过及订约背景（雅尔达会议中罗斯福、邱吉尔、史坦林关于外蒙、东三省问题之了解，予亦详细提出报告）。予谓：此

^① 孙科字哲生，时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

约之订立，虽使吾人对于实际上业已脱离中国统治二十余年之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对于旅顺及中东、南满两路，予虽有所让步，但范围有限，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若国论统一，批准迅速，我可收缔约之效。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旋复开立法院会议，孙院长主席。讨论亘三小时之久，议论颇纷歧。吕复、卫挺生等均反对，但最后起立表决时，亦只数人不赞成。

午后五时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予复出席报告，亦有若干人表示不满，但多数人仍主批准。左舜生、傅斯年均赞成批准。辽宁钱公来尤热烈，至向予呼万岁，谓为东三省之救星。

晚间予复约各报负责人详为说明一切，直至深晚始归寓。

八月二十五日

蒋先生对于外蒙、西藏以及缅甸、越南、香港、泰国等问题，昨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发表演说，今日公开登诸各报。词中对外蒙认为应许其独立……

八月二十六日

中苏条约及其一切附件均于今日晚十二时公布，并与苏方约定，双方均以二十六日为批准日期。

蒋介石、宋子文等关于处理 河北平津敌伪产业的指令

天津市档案馆供稿 张秀芳 整理

编者按：本档案主要反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平津地区加紧接收敌伪产业的情况，以及将其变为现款和美金的企图。

蒋介石为接收及处理敌产之事 一律移交敌伪产业处理局致孙越崎令

(1945年12月15日)

查河北平津一带，敌伪产业甚多，原经由中央各部会特派员及冀省府与平津二市府分别先行接收。兹为统一事权起见，应依照行政院颁布之“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所有原有之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之机关，应即一律撤销，移交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仰该局切实遵照院颁处理办法，迅将该区一应敌伪产业妥慎处理，务使接收各厂矿早日复工生产，并将封存物资供应社会，以平物价为要。右令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孙局长越崎。

蒋中正 十二、十五

田策卫呈孙越崎关于平津区敌伪 产业处理情况向蒋介石汇报时谈话纪录

(1946年6月2日)

局长钧鉴：自主席莅平，各方对于本局处理物资，议论纷纭，而集中于工作太慢。职历有所闻，昨日往谒郑秘书长彦棻加以解释。今日上午，扩大纪念周，主席训词，首勉各级公务员勇于负责，猛图进步，力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积习。次述到平后感想：(1) 经济危机，及处理敌伪仓库物资工作太慢；(2) 教育问题；(3) 市政卫生；(4) 军队纪律、占用房屋等事。主席当众训词，以本局工作太慢为第一炮，当时不免一惊。十二时，主席召见曾秘书昭六、王特派员燕谋及职三人，经按时前往，始知尚有孙明哲兄，因行营通知不及，未能赶到。是时，主席因工作太久，稍感疲倦，奉传谕，改下午三时再见。

下午三时，曾、王及职三人同时召见。首询曾秘书以工作情形，即转入工矿问题，由王特派员答复，均未多述。主席又转入仓库物资，职请详谈，当告以截至五月二十七日止，仓库总数1061处已清点851处，下差209处。主席即插问，外间云75处仓库只处理5处。职答以外间所传，完全不确，我所报告数字，可绝对负责正确（主席点头）。且每一仓库，大小不一，所存物资又甚复杂，须按其种类供应市场，决不能以仓库为单位而估堆出卖。足证外间所传不符事实。仓库中大致分为：

1. 粮食，接收之始即完全处理清楚，早已一点不存。

2. 工业器材，占最大数目，已点查者，约值五千零四十三亿余元，日本人准备为二三年之用。吾人在海运未通以前，正宜妥为支配，以免浪费，不至使有钱之人一次买去，甚至囤积，而无钱之厂，将来无器材可用。本局经设立一工业器材委员会，统

筹办理。委员人选，皆工业界及地方贤达。

3. 日用品种类繁多，外间指责最严，故须详谈。就中如报纸一项，两月前即已配完。主席问按何标准？答：照中宣部分配单，逐月分配。但配完之后，又有人责以何以不多留一点。主席至此笑而点首。又问：何以不速将其他品类点清？答：就 1060 处中，已点 851 处，只差 209 处，且品类太多，如茶杯则有大小、高低、花色各别，纸张之分别尤大，发售、计价、作帐，必须精密，故海关坚持细点。孙局长谓恐误事机，嘱其大致点查，以求迅速供应需求，一切责任由孙局长对国家负之。主席说：对。职请以一事为例：城门检查汽车，每卡车载货不过四五方尺，然欲取下检查，而又搬上捆扎，非三四小时莫办。以此例推，仓库之大之多，而处理工作不仅检查，且包括清点、估价、发售、接洽、收款、取货、记帐，谈何容易。

对于此点，吾人亦须以数字考核为标准，已点物资计值五百七十二亿余元，本局已发售收入现款一百三十五亿元，未收款者尚未计入。则外间所传七十五仓库仅点五处，为绝对不确。且上海处理局成立较本局早二月有余，闻收现约二百亿元，足证本局工作不慢。至主席在纪念周训词所示：物价上涨不已，而敌伪物资处理太慢。吾人试一统计：平津物价以粮食上涨最快，而本局处理粮食最快，并未能收平抑粮价之效。足见物价上涨，原因甚多，并不单纯。

主席又问房屋如何？职答以各种数字。且告以因对象太多，人人思而染指，故极不易。拟整个调配，正在敦请行营李主任主持其事。至进展速度，亦有一证：前天报载，上海处理局第一批房屋标售；本局第一批房屋亦数月间即可标售，并不算慢。

主席问以后还有否？职答有，正继续办理中。

又问布匹如何？答：已点查者早已分售完了，系交军政部等处应用。军政部还欠布款四十亿元。

主席又问何以外间总不明白？是否联系太差？人家说你们处理物资，人家问不到事。职答以本局处理物资，设有日用品处理委员会，平津两市政府、市党部、商会、士绅、银行界均有委员，完全公开，与主席上午训词意旨完全相同。

主席问委员会是否开会？答：经常开会，有记录可查。只因仓库物资多在天津，故会址必须在津。因而北平委员开会时或感较远而难于每次出席，亦是事实。

问题又转到孙主任委员，职告以孙为人之精干廉洁，且发售物品，每天登报。

主席问这几天有否？答有，请主席检阅，天天都有，即发还房屋公告，也差不多三五天即有一大批，皆可查考。

主席问：依你之见，今后仓库如何办法？职答以维持现有机构，遵照主席上午训示，多负责任，不畏流言，开会次数加多，人数亦可酌加，增强联系，使外间易于明了。但若轻易更张，则工作又受影响。即以孙主任委员明哲主持此会而言，开始一二月工作较慢，今已逐步加快，以后更可望快。

主席说：对，不必更张。又问：你们何以不易使人明了？职答以我们多半是办工厂多年，对于政治情形较为生疏，不善作官，是其所短。但自信方法力求完善，廉洁苦干，每日埋头工作，夜以继日。孙局长虽离平较久，有顾副局长主持，工作不受影响。如谓为不努力，或有其他情事，则期期不以为然。当道对于埋头工作，而或联系稍差之人，是否即认为不对？

主席说：很好。你们辛苦了，以后继续努力。你可将工作情形去报告行营李主任一下，以后随时与李主任联络。

至此曾、王与职兴辞退出，主席起立稍行数步相送，似已疑云大释。谈话时，在座纪录者，为国府沈秘书昌焕、夏武官功权，故同室共为六人。以上所叙，悉为实在情形，钧座均可复按。职上次电呈钧座谓已备报告资料，可请放心，即自信有事实

可谈，而无所恐惧也。肃此。敬颂钧安。

职田策卫谨上

6月2日

宋子文关于接收日产折合成美金

致孙越崎电文

(1946年8月7日)

孙局长越崎：所有日人在华资产，应即依照接收国内日本产业赔偿我国损失记帐办法，照二六年度（即1937年）物价，合成美金价格汇报。其中如有金、银、美元等类，应分别开列。于电到两星期内呈报为要。

宋作楠为接收日产抵充赔款

界限提出补充意见致孙越崎的报告

(1946年8月10日)

(上略)

查日本在华产业得抵充赔款者，可归纳为两项：（一）日本政府及私人（包括公司在内，场、所、行、庄、商号及其所属之设备、材料、商品及其他产业）；（二）日人私人住宅、家具及其他财物。除第（二）项可按实际接收数量详列表册并估计价值外，第（一）项则因各事业单位之资金运用情形及各单位相互间之投资关系十分复杂，最易发生计算上之重复。查各事业单位资金及其由资金所置备之产业，实为一物之两面，兹若以资金充作赔偿，又将其资金所置备之产业计入可充赔偿，则不啻以同一物件计值两次。此院颁记账办法第三条有待补充者一也。又查各日本事业单位，相互间颇多投资关系。例如华北开发公司，其资本

总额为四亿四千三百万圆（日人在华投资均以伪币计算，当时联币与日币为一比一）。其所属之子公司，即日人所称开发关系之公司会社，数达四十以上。所有各该子公司之资本，大部分均由华北开发公司所投入。兹若以日本在华北开发公司所投资本计入赔偿，则所有各该子公司资本内华北开发投入之部分，似不能再充赔偿，否则发生计算重复。此院颁记帐办法第三条有待补充者二也。院颁记帐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自日本运入我国各地工厂、矿场、铁路、电讯等事业之机器、材料及有关设备，亦得充为赔偿之用。惟查上项器材、设备大部分系由在华各日本事业单位出资向日本购入，依常理论，断不致由日无代价输入，其性质实与资金所置备之产业相同，似不得充作赔款。此院颁记帐办法第三条有待补充者三也。根据以上各点，职意日本在华产业其可充赔偿之金额，应以日本实际在华所投实收资本数额为计算标准，其由资金或由历年营业盈余所置备之资产及各单位相互间之投资，均不应再行计入。兹根据此项原则，拟定办法如左：

- 一、可充赔偿之敌人产业价值，以敌人原投资本，按投资时日金与美金之汇兑率，折成美金计算。美、日开战后之投资额，另以黄金价格为连锁，折成美金。
- 二、由日人原投资金或历年营业盈余所置备之产业，不得再抵充赔偿。
- 三、母公司（例如华北开发公司）之敌人原投资金，得抵充赔款；其所属子公司（例如华北开发公司投资经营之各会社组合等）资本由母公司投资部分，不得再抵充赔偿。
- 四、各日本产业资本总额内之伪银行资本及华人资本，应先予查明扣除。
- 五、敌人所设之各种管理组合及统制协会，系由日华各参加单位所集资，且以配合敌人军事为目的，其资本不得充作赔偿。
- 六、各日本事业单位在中国所发行之长期债券，由在华日本事业

单位或敌伪银行所承受者，不得充作赔偿。但如确系日本政府或日本国内各事业单位所承受者，得由日本政府提供证据，经查明无误后，充作赔偿。

以上意见及所拟办法是否可行，敬祈核夺。（下略）

清算处处长宋作楠谨签

卅五 八月十日

**行政院为调查日本在华资产各项
统计总数致敌伪产业处理局孙越崎电文**

（1946年8月19日）

孙局长：据外交部转据驻英顾大使电，关于日本在华资产各项统计总数，或估计约数，亟需参考，请分下列两项电示：（甲）自由资产，即日人在侵略我国前所经营之正常工商业资产；（乙）侵略式资产，即日人在侵略我国期间及战争时期内，用武力政策或非法措施所经营之资产。以上数字，请以美金为单位等情，应准照办。查日本在华资产数字，前经电飭，依照接收国内日本产业赔偿我国损失记帐办法，查报在案。仰即遵照前电，并依上述两项，于电到一周内查明，一并电复行政院。

**敌伪产业处理局孙越崎为
接收敌产可充赔偿作价数额致行政院电文**

（1946年9月5日）

急。南京行政院院长宋钧鉴：节京叁字第〈2097〉号训令及未微、未叶、未漾三电并办法均奉悉。查日本产业赔偿我国损失记帐办法及估价标准一案，业经就本区实际情形拟具意见并补充办法于未号以平清字第〈1350〉号呈请核示在案。谨将估计结果

陈报如左：（一）本区接收日本产业可抵充赔偿部份，估值二三九一四六八六二.〇六美元。计（1）华北开发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三三〇四五八九三.〇〇美元；（2）其他公司会社一八九四五九三六三.四五美元；（3）合伙及独资经营方式之工商业一四八九一六〇五.六一美元；（4）经营方式之工商业一四八九一六〇五.六一美元；（5）日本私人房地产及家具等项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二）以上（2）（3）两项，如按成立时期分列，计战前成立者值五四一七九五九六.四三美元，战后成立者值一五〇一七一三七二.六三美元。（三）本区接收生金一六四三七五.三六市两、足赤金三六九五三.〇八市两。内除横滨正金银行赤金九七二七.〇〇市两暨天津德华银行赤金四〇.〇〇市两外，均系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财产。（四）本区接收生银一〇一八四五.九三市两，纯银六八九一〇一.八八市两，银币五〇四二三一五二枚，均系伪联准银行所有。（五）本区接收美金存款二一一四七五三九.一一美元，系伪联准银行财产；美钞八九七八七.五三美元。内除正金银行北平支店三八一.〇〇美元、德华银行三七四九.〇〇美元外，均系伪联准银行所有。除表格另行航寄外，谨电请鉴核。职孙〇〇〇〇叩。

审判细菌战诉状（下）

张唤民 译

第六 被告的责任

一、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

1. 中日之间的战争赔偿问题

中日之间第一次谈到战争赔偿问题是在制定中日共同声明的1972年。为什么日本战败以后过了二十七年才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呢？责任在谁呢？

当然，原因和责任在于不承认1949年诞生的中国新政权为中国，而强行于1952年4月与台湾政权缔结日台条约（日华和平条约）的日本政府方面。

日本政府做了些什么呢？日本一方面在日台条约中，认为台湾政权无权代表全中国，台湾政权没有代表中国提出“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因而采取不承认台湾政权的赔偿要求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在1972年的中日共同声明上声称已经在日台条约上解决了战争赔偿问题，站在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提出“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的立场上。总之，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的“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

这是侵略战争中侵略的一方不承认被侵略的一方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中日共同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在中日共同声明的交涉过程中，如前所述，日本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

这样就否定了被侵略的一方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显然把“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写在共同声明里，绝不意味着解决了战争赔偿问题。

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条约只是“确认了应该严格遵守共同声明规定的诸原则”。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改变对中国要求日本战争赔偿这一问题的态度。

上述事情只能意味着，日本政府从来没有站在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真心反省的立场上。

被侵略的中国要求战争赔偿的出发点是要求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表明谢罪的诚意。这一出发点的关键所在是，日本政府如果不对中国，不对在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进行诚意的谢罪，那么战争赔偿问题绝不会得到解决。

中国政府是如何考虑的呢？中国政府认为，1972年的中日共同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条约所解决的只是战争赔偿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

我们来看看中国政府的见解。1992年3月，钱其琛外交部长就中国人战争受害者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一事发言说：“由侵略中国的战争带来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必须给予适当的处理。”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支持了钱其琛外交部长的上述发言。同年9月，吴学谦副总理发言说：“民间赔偿和政府不是一回事。遭到战争创伤的中国人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的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表明：“中日共同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

府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在战争受害的赔偿问题上，国家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每个中国人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是有区别的，对后者并没有什么限制。中日共同声明处理的只是中国作为国家的战争赔偿问题，而对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每个中国人向日本政府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没有任何影响。

在中日共同声明中，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保证：“深深感到过去日本发动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的责任，并深刻反省。”因此日本政府为了遵守上述中日共同声明的规定，对战争受害者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采取积极的措施是法律上的义务。

2. 细菌战受害者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被告的细菌战不单是日军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是作为实施国家的战略的行动。但是，一旦使用了细菌武器，瘟疫流行的范围就成为既不可能预测又不可能限制的了。并且必然给与军队无关的一般居民带来巨大的损害。这样的细菌武器是面对全人类的。因此在细菌学开始发达的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之间绝对禁止细菌战被当作了国际惯例，并且在1907年的海牙条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决议书上，都明确规定禁止细菌战。可以说细菌战是全人类最憎恶的战争犯罪。

而且被告是在充分认识到国际法禁止细菌战的情况下发动细菌战的。

如此重大的战争犯罪是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对于由此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被告必须采取积极的赔偿措施。

在这次细菌战受害中，日本政府不但在进行加害时就充分认识到细菌战违反国际法，而且从战败前就开始消灭细菌战证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隐蔽证据。是这样，被告为了逃避细菌战的法律责任，不断加重包括消灭证据在内的国家罪行。因此，

被告必须站在作为法律基础的正义和信义的立场上，接受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

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而死于鼠疫、霍乱的中国居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被日军所杀，生存下来的家属也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瘟疫是由于细菌战所造成的。同时，生存下来的人们在很长期间内受到瘟疫流行的折磨。他们的痛苦是作为细菌战受害者的原告们要求损害赔偿的根源。对战争犯罪的司法规制的核心问题，是抑制未来的罪恶的战争犯罪，以及在实际上救济战争受害者。

为了实现上述两点，最有效的方法是使受害者个人具有对加害国直接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正如日本宪法第九条所象征的那样，永久的和平主义是日本宪法的原理。并且为了实现这一原理，前文中有“决心不再因政府的行为而引起战争的惨祸”的宣言。根据这一规定，可以认为，宪法明确地表示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对战争受害的赔偿采取积极的行动。根据这一理解，宣言才具有意义。因此，被告担负着对细菌战受害者要求损害赔偿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一法律上的义务。

二、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的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

1. 海牙条约及以海牙条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的成立

“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条约”（以下称“海牙条约”），是在1907年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采纳的条约，与会的四十四个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名。条约从1910年1月开始生效。日本在1911年批准了这一条约。

关于战争受害的赔偿，海牙条约的第三条作如下规定：

“第三条 违反前述规则的交战当事者，在造成损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有责任。”如上述海牙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在军队的成员出现

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的情况下，受害者个人具有向加害国直接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海牙条约是以制定条约时已经作为国际惯例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内容为条约的内容的，并且是在超过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的与会国数，有四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的总会上被一致通过的条约。世界各国在海牙条约制定以后，都一致表明了遵守这一条约，并且实际上履行了条约的内容。

并且，国际上认为违反此条约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日本也在批准此条约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表明遵守此条约，同时要求各国履行条约内容。

以上事实证明，海牙条约的内容最迟也在其生效以后作为国际惯例而成立。因此海牙条约的第二条有：“第一条所载规则及本条约的规定，在交战国都成为本条约的当事者的时候，只在协约国之间适用”这样一个总加入条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也有没有参加缔结海牙条约的国家，但由于总加入条目，所以并不排除海牙条约对其适用。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很明白，是毫无疑义的。

另外，海牙条约第三条所说“前项规则”，是指“海牙条约”附属规则“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规则海牙陆战规则”（以下称“海牙规则”）。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海牙规则。

2. 细菌战违反了战争法规

海牙规则中与细菌战有关的是第二十三条。此条第一项有如下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一项 除特别条约所规定的禁止项目以外，特别禁止如下项目”：

在各个禁止项目中，1号和2号如下。

1号 “使用毒或放毒的武器”。

示号 “使用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的武器、投射物及其他物品”。

因为细菌武器是靠细菌的巨毒和传染性能使人很容易被细菌传染，造成人体的致命伤的武器，因此该当上述才号。因为细菌武器长时期在广大的范围使恶性传染病蔓延，给人们造成了痛苦，所以该当上述示号。

另一方面，细菌战在 1925 年 6 月签订的“关于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或类似气体以及细菌学手段的战争的协议书”（以下称日内瓦决议书）上也被禁止了。就是说，根据“此规定，适用于使用细菌学战争手段”这段文字，细菌战被明文禁止了。

对于日内瓦决议书，没有一个国家表示反对，各国都一致表示在实际上一定不使用细菌武器，并认为使用细菌武器构成了战争犯罪。因此日内瓦决议书最迟也在 1928 年生效时起作为国际惯例被确立了。日本政府也在此决议书制定后签了名（1970 年批准），并充分认识到此决议书作为国际惯例而成立。

另外，海牙规则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手段对不设防的城市、村庄、住宅或建筑物进行攻击或炮击”。禁止了对不设防城市的攻击。日军细菌战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

因此被告所进行的细菌战在违反海牙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才号和示号、第二十五条的同时，也违反了 1925 年的日内瓦决议书。显然违反了战争法规。

3. 海牙条约第三条中要求赔偿的权利的所属主体

海牙条约第三条规定，在交战当事者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给个人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加害国对个人受害者负有直接赔偿损害的责任。下面将对此进行详述。

(1) 海牙条约第三条是为了让军队成员彻底遵守海牙规则而

制定的。为了让军队成员遵守海牙规则，以违反命令为理由的军事刑罚法规的处罚是不充分的。以这一根本认识为原则，第三条以国际法明文规定，在违反规则的行为造成个人损失的情况下，个人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加害国给予损害赔偿，并且即使没有指挥命令系统的管理、监督的过失，加害国对于这一要求也必须承担无过失的责任。这样，在军队成员有违反海牙规则的行为的情况下，第三条使对私法的不法行为的使用者责任的认识适用于加害国。

因此，显然海牙条约第三条就是规定在军队成员有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的情况下，个人受害者有权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

(2) 参照海牙条约第三条的制定经过，上述解释就更加明了。

海牙条约第三条是在修正 1899 年制定的旧海牙条约及它的附属规则后制定的。当时是新制定的规则。旧海牙条约中没有规定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补偿责任，只是在附属规则中规定了在占领军向城市、街道、乡村、居民征收劳力的情况下，“应尽快付款，否则应开收据以示证明”（第五十二条）；在占领军向私人征收军需物资的情况下，“在恢复和平时，应将其送还，或决定赔偿”（第五十三条）。

在 1907 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德国代表提议海牙条约追加如下两条：在占领地区内外，本国军队成员违反海牙条约的附属规则的情况下，交战国负有责任；对于因违反规则而受到损害的个人，应要求交战国给予赔偿。

“提案第一条 违反附属规则的条款、侵害中立者的交战当事者，对中立者负有赔偿其所受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组成军队的人员的所有行为负有责任。在未预定以现金即时赔偿的情况下，交战当事者承认其所造成的损害及应付赔偿额的决定与目

前交战行为不能两立时，可以延期前述决定。”

“提案第二条 因违反附属规则的条款的行为而侵害了交战对手的时候，赔偿的问题放在缔结和平时解决。”

关于上述提案，德国代表作如下解释：

德国提案的目的在于，在违反陆战法规惯例的规则的情况下，用附加规定补充此规则。其理由简单说明如下：根据陆战法规惯例的条约，各国政府只负有依照此条约的附属规则对其军队下达命令的义务。鉴于这些规定成为对军队下达的命令的一部分，违反行为要根据保卫军规的刑法来处罚。但是很显然，这个刑事处罚规则不能成为预防所有个人的违法行为的措施。不得不服从此规则的规定的不单是军队指挥官，此规定还必须适用于军官、士兵。因此，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志下达的命令在战斗中并不能保证都得到执行。由于上述情况，就应该讨论违反此规则的规定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由于违法行为而损害他人权利者，对他人负有赔偿自己所造成的损害的义务。这一私法原则在国际法目前讨论的领域里也是妥当的。国家单靠由于管理、监督的失误没有得到立证而不负责这种过失责任的法理是不充分的。采用这样的法理，政府本身就几乎不会有任何过失。这样，由于违反附属规则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人就不能向政府要求赔偿，在多数场合，实际上得不到赔偿。因此我们认为，军队组成成员违反规则的一切不法行为的责任，都应由军队持有者国家政府来承担。在决定责任、损害的程度、赔偿的支付方法时，区别中立者和对立者。在中立者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与交战行为两立的最快救济，应该有必要的措施。另一方面，对立者的赔偿问题必须推迟到恢复和平时解决。

在审议时，所有参加国一致同意上述德国提出的受害者个人可以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加害国负有无过失的责任这一

基本内容。俄罗斯和瑞士还发言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法国和英国对条文上分开了中立国的公民和交战国的公民这一点提出了问题。但是德国代表的意图不是为了在损害赔偿问题上区别中立国的公民和交战国的公民，只是在赔偿的支付方法上设立这一区别。

最后，进行审议的海牙和平会议第二委员会以德国代表的提案中的着眼点提案第一条的部分为基础，形式上在条文上不区别中立国和交战国，作了如下规定：

“违反本规则条款的交战当事者在造成损失的时候，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其军队组成成员的一切行为负有责任。”

总会全会一致通过了上述规定。起草委员会认为这些规定不应作为条约的附属规则，而应作为条约本文，应作为海牙条约的第三条的规定，得到了总会全会的一致通过，成为前述海牙条约的第三条的规定。

(3) 下面进一步讨论一下海牙条约的第三条的原文的意思。

上述第三条“赔偿”的原文使用的法语词汇是“indemnité”，英语译文使用的是“compensation”一词。英语的“compensation”主要是意指对个人之间的不法行为、违约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现金赔偿，因此不用国家之间的赔偿“reparation”一词。以上根据这一条的原文，也可以知道海牙条约第三条的规定是针对受害者个人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言。

4. 海牙条约在国内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日本1907年在海牙条约上签名，1911年11月批准，12月寄存批准书，1912年1月公布条约，因此这一条约在日本国内就具有了法律效力。

本来如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三条“天皇有宣战、讲和、缔结

各种条约的职权”所定，天皇才有条约缔结权。条约与帝国议会无关，而是在天皇的裁定下缔结和批准条约，寄存批准书以后公布的话，条约在国内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实际处理时，条约一经公布，即使在与条约内容不按照法律，不能发生市民的权利义务的条款有关的场合，也马上就作为国内法发生效力。

因此，根据日本宪法第98条第2项，要求遵守的条约及国际习惯法是不需要采取立法措施等特别手续，根据上述日本宪法条款的一般授权，就自动地全面地成为日本国内法的一部分，在国内法上是可以执行的。

这样，海牙条约及与此内容同样的国际习惯法就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5. 海牙条约的自动生效

海牙条约具有国内法律效力，为了象法律一样在日本国内适用，即使没有国内法的补充和具体化，也必须承认原来的条约内容作为国内法可以直接实施，可以在私人的法律关系上作为国内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判断根据而适用，即承认其“自动生效”。

(1) 为了承认条约自动生效，第一，作为主观的条件，根据条约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必须可以确认规定私人的权利义务，使条约直接成为国内法院的可能执行的内容这一缔约国的意向。第二，作为客观的条件，即使明白确切、完全详细地规定了私人的权利义务，但还没有具体化其内容的法令，也需要国内可能执行的条约规定。

在判例中，“在考虑被认为有国内效力的国际法规（除条约还包括国际习惯法）在国内是否可能适用的判断标准时，首先当然条约缔结国的意向是重要的因素，规定的内容必须明确”。（东京最高法院平成5年3月5日判决《判例时报》881号第76页）

(2) 联系海牙第三条，首先，联系上述缔约国的意向来看，

第三条的制定过程，特别是提案的理由表明，第三条规定受害者个人有要求加害国赔偿损害的权利，并可以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这显然是缔约国所承认的。就是说，海牙条约第三条为了使各国军队的构成成员彻底遵守海牙条约，在指出以军队构成成员的命令违反为理由的军事刑罚法规的处罚是不够的的基础上，从国家责任的观点来看，①提出给个人造成的损害应作为救济的对象，②政府对它的军队成员的一切行为负有无过失责任是立法的意图。这个意图得到了各国代表的一致支持。因此，海牙条约第三条的缔约国无疑是为了通过这一条款，使由于违反海牙规则而实际上受到损害的受害者个人可以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才缔结这一条约的。

(3) 其次，海牙条约第三条规定的内容也是极其明确的。要求明确性的理由，是根据第三条在国内执行时不损害国内法律安定性。因此，明确性的程度只要与同类国内法相同就可以了。

我国确定不法行为的一般原则、民法第 709 条极其一般地规定不法行为的发生条件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规定国家的不法行为赔偿责任的国家赔偿法，也用极为抽象的文句规定：“行使公家权利的公务员在执行任务时，因故意或过失违法地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是由大量的法院判例决定的。

对照我国这类制度，海牙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的条件显然更为具体详细。

因此海牙条约作为日本国内法是有着充分的明确性的。

6. 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的国内法院的救济

海牙条约承认受害者个人有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并自动生效。这样，根据这一条约，国家之间达成协议，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换句话说，只要条约具

有上述条件，国内法院就可以根据条约进行判断。

这时，不是国际机关，而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国内法院担当行使国际管辖权（执行国际法）。因此，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我国法院具有对海牙条约上的问题的管辖权，可以根据这一条约行使管辖权。实际上，我国法院承认海牙条约作为国内法可以直接适用（水交社事件，东京法院昭和41年2月28日判决，判例时报441号第3页以下，法华经的认证无效确认事件，千叶法院昭和31年4月10日判决，判例时报76号第12页以下）。但是，在实现个人对对象国家的请求权的手续中，最现实最有效的要求方法是恢复和平以后向加害国法院起诉的方法。

上述方法最为有效，是因为它依据受害者个人可以根据被告现在的司法救济手续法，实现要求被告赔偿损害的权利这一现在确立的国际人权法的法理。并且，上述方法的有效性是在国际人权法上被广泛承认的。这是由于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的规定：“所有的人对于侵害宪法或法律给予的基本权利的行为，有权接受有权限的国内法院的有效的救济”。还根据关于公民权及政治权的国际规约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为了把对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的有效救济权作为国际规范，有效救济的人，不管多少人，要求有权限的司法或行政或立法的机关，或者由缔约国的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其他权限的当局，承认他们的有效救济权。

如上所述，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的受害者个人的损害赔偿要求权，是可以在恢复和平以后，由受害者个人向加害国法院提诉，按照加害国的司法手续实现的。

7. 根据如上所述，在本件诉讼中，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原告具有向被告要求赔偿本件细菌战造成的损害的权利。

三、根据中国法律的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

1. 国际不法行为的基准法的法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由于事物管理、不正得利，或不法行为，而造成债权成立及效力根据形成原因的事实发生地的法律处理。”

形成本件不法行为的原因的事实发生地，是被告进行细菌战这一不法行为的行动地，也是原告受害结果的发生地，即中国。因此毫无疑问，形成本件不法行为的原因的事实发生地是中国。

因此，本件是适用 1940 年到 1942 年当时的中国不法行为法的。

2. 1940 年到 1942 年，当时在中国具有效力的民事关系法是 1929 年 11 月 22 日公布、1930 年 5 月 5 日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有如下内容。

①同法第 184 条第一项：“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

②同法第 185 条第一项：“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者亦同。”

③同法第 188 条第一项：“受佣人因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但选任受佣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或纵加以相当之注意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佣人不负赔偿责任。”

④同法第 194 条：“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⑤同法第 195 条第一项：“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

3. 另外，法例第 11 条第二项虽然规定：“前项规定适用于在外国发生的事实依日本法律不是不法的情况下的不法行为”。但是，本件加害行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受害程度上，都是历史上稀有的，从任何价值基准来看，都显然是绝不能容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且无疑，加害者是故意的。因此，本件细菌战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是日本法中的不法行为，本件的情况不适用于法例第 11 条第二项。

4. 因此，由于适用于法例第 11 条第一项，原告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 184、185、188、194、195 条，具有向被告要求本件细菌战造成的受害的损害赔偿权。

第七 原告所受的损害

一、衢州原告所受的损害

浙江省衢州的原告是下述 1 至 5 的五名。（此数字是六个地区通用的数字。因为原告的生日均在 1900 年以上，故只表示西历的后两个数字，并且通篇如此。）

上述五名原告的家属，是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衢州鼠疫流行而身患鼠疫，均呈现发高烧、头疼、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直至死亡。原告因此而蒙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

上述五名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估价的话，显然，每个原告相当于不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损失。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死者姓名 (与原告的关系)
1	程秀芝	女	71	26.5.24	程凤娜(姐)

2	吴士福	男	67	29.12.9	吴士英（姐）
3	祝汝涛	男	76	20.11.15	祝汝松（弟）
4	杨大方	男	65	32.6.7	杨惠风（父）
5	叶赛舟	女	67	30.1.10	叶孔氏（祖母） 叶松元（伯父）

二、义乌原告所受的损害

浙江省义乌市市区的原告是下述 6 至 36 的三十一名。

除了原告楼启才、陈学能，原告二十九名及原告楼启才的父亲楼杰明、陈学能的父亲陈福良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义乌鼠疫流行而身患鼠疫，均呈发高烧、头疼、鼠蹊肿大、呕吐等症状直至死亡。原告因此而蒙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

上述三十一名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估价的话，显然，每个原告相当于不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损失。

另外，原告楼启才因父亲楼杰明的死亡，原告陈学能因父亲陈福良的死亡而继承了全部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死者姓名 (与原告的关系)
6	金祖昌	男	72	25.3.29	金尔祥(父) 金祖元(弟) 金小元(弟)

7	吴圻林	男	64	32.11.28	嗣光妻(祖母) 吴圻牛(兄) 吴章珠(妹)
8	金祖惠	男	77	19.8.19	陈竹英(祖母) 吴才英(母) 金宝钗(妹)
9	金祖池	男	75	21.9.14	陈竹英(祖母) 吴才英(母) 金宝钗(妹)
10	王惠光	女	71	26.6.27	楼兰英(祖母) 何秀顺(母) 王惠香(姐) 楼齐禄(甥)
11	楼启才	男	45	51.11.29	楼良池(亡父之弟)
12	孟贤富	男	80	17.6.9	孟樟林(父) 孟四妹(妹)
13	楼秋星	男	72	25.5.5	楼筱芳(妹)
14	金仁均	男	69	28.4.13	金华喜(父) 金银香(妹) 金华海(叔)

15	楼赛君	女	67	29.12.22	朱荷凤(母) 朱桂凤(伯母) 朱炳堂(伯父)
16	张 曙	男	60	37.3.12	张俞氏(祖母)
17	叶樟基	男	64	33.7.15	何菊凤(母)
18	叶小基	男	61	36.4.18	何菊凤(母)
19	何关南	男	69	28.3.4	何菊凤(姐)
20	楼齐龙	男	69	27.9.15	楼绍通(父) 楼齐高(弟)
21	姚选宝	男	57	39.12.6	姚小田(父) 龚七妹(母) 姚根生(兄) 姚菊如(姐) 姚樟田(伯父) 姚选东(叔)
22	楼赛男	女	75	22.8.7	楼金荣(父) 黄顺英(母) 楼良春(弟) 楼忠四(叔)
23	陈知法	男	64	32.11.20	陈英奎(父) 陈知松(兄)

24	楼肇松	男	79	18.5.3	谭茂南(母)
					陈章汉(亡父之父)
25	陈学能	男	32	64.9.24	朱良兰(亡父之母)
					陈朱氏(亡父之祖母)
26	陈良福	男	78	18.11.15	陈文煜(叔)
27	张桂娥	女	93	04.8.10	王者春(长女)
28	楼爱妹	女	67	30.3.11	付宝兰(母)
					楼忠后(父)
					李球英(母)
29	楼良琴	男	61	35.12.10	楼云兰(姐)
					楼春香(姐)
					楼园球(伯母)
					马嘉英(祖母)
30	楼春娥	女	61	36.3.4	黄肖梅(母)
					吴福官(母)
31	楼仁锦	男	74	23.2.15	楼三妹(妹)
32	楼良田	男	80	16.10.26	楼章松(父)
					王凤兰(母)
33	刘华荣	男	77	20.6.22	刘月娥(妹)
					张锦寿(父)
34	张彩和	女	65	32.2.12	付宝琴(母)

35	楼仁耀	男	61	35.8.30	吴大妹(母)
36	楼仁荣	男	79	18.2.23	施秋莲(母)

三、崇山村原告所受的伤害

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原告是下述 37 至 66 的三十名。

除了原告王新林、王福元、王选、王俊豪、郑冬妹，原告二十五名及原告王新林的父亲王化吉、原告王福元、王选的父亲王容海、原告王俊豪的父亲王良琴、原告郑冬妹的丈夫等五名，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崇山村鼠疫流行而身患鼠疫，均呈发高烧、头疼、鼠蹊肿大、呕吐等症状直至死亡。原告因此而蒙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上述三十名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估价的话，显然每个原告相当于不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损失。

另外，原告王新林因父亲王化吉的死亡，原告王福元因父亲的死亡、原告王选因父亲王容海的死亡、原告王俊豪因父亲王良琴的死亡、原告郑冬妹因丈夫的死亡而继承了全部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死者姓名 (与原告的关系)
37	王仕化	男	61	35.11.4	王茂云(父) 王二妹(叔)
38	王松良	男	59	37.10.17	王焕章(祖父) 王基法(伯父) 王凤高(伯父) 王基炉(叔)

					王基有(弟)
39	王锦悌	男	62	35.3.12	王樟高(伯父) 王焕禄(叔)
40	王希存	男	62	34.10.20	王云菊(姐)
41	王基良	男	69	27.12.4	龚桂香(妹)
42	王焕潮	男	71	25.10.17	楼四妹(母) 王仙梅(姐)
43	王新林	男	53	44.1.24	王茂云(亡父之父)
					王道生(父) 鲍春妹(母) 王旌善(兄)
44	王旌昌	男	78	18.10.1	王旌菊(弟) 王旌伦(弟) 王兴汉(甥) 王 妹(侄)
					何金球(母)
45	王荣理	男	63	34.5.21	王樟潮(弟) 王小弟(弟)
					王仙玉(姐)
46	王基月	男	64	33.3.2	王基玉(弟)

47	王兴钱	男	69	28.1.3	俞春球(母) 王兴贵(弟)
48	王炳樟	男	81	16.2.7	王关海(长子) 王 妹(长女)
49	王明光	男	54	42.9.15	王明荣(兄) 王春风(姐) 王明芳(姐)
50	王景松	男	79	17.11.20	王文权(父) 郑桂珠(母) 王云香(女儿)
51	王基煜	男	54	42.10.27	龚樟翠(母) 文潭楮(祖母)
52	王福元	男	53	43.11.1	王凤华(亡父之长女) 吴东妹(亡父之母)
53	王桂春	女	69	28.3.1	王仙兰(妹) 王小弟(叔)
54	王基木	男	69	28.8.6	吴翠珠(母) 王香菊(妹)
55	王仙璧	男	64	33.4.11	王德佳(父)
56	王荣森	男	74	22.10.2	朱金芝(妹)

57	王晋华	男	60	37.1.11	王六妹 (伯父) 王樟高 (叔)
58	王荣良	男	68	28.8.31	王凤林 (父) 贾宝云 (母) 王荣章 (弟) 王牛妹 (弟) 王牛弟 (弟) 王牛兵 (弟) 王凤生 (叔)
59	王善庆	男	73	24.7.26	王善海 (兄) 王海兰 (姐)
60	王丽君	女	68	38.12.6	王焕兴 (兄) 王兴妹 (姐)
61	王善明	男	67	30.7.3	王满芝 (父) 王善余 (弟)
62	王 侗	男	68	28.9.28	王 仿 (弟)
63	王容仪	女	69	28.9	王海宝 (弟) 王小弟 (叔)
64	王 选	女	45	52.8.6	王海宝 (亡父之弟)

65	王俊豪	男	52	45.4.21	王荣禧(亡父之父) 荣禧妻(亡父之母) 朱奶(亡父之祖母) 王良善(亡父之弟)
66	郑冬妹	女	78	19.1.8	吴海兰(亡夫之妻) 王小弟(亡夫之子)

四、宁波原告所受的损害

浙江省宁波的原告是下述 67 至 72 的六名。

除了原告钱贵法，五名原告的家属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宁波鼠疫流行而身患鼠疫，均呈发高烧、头疼、鼠蹊肿大、呕吐等症状直至死亡。原告因此而蒙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

原告钱贵法于 1940 年 11 月因身患鼠疫而徘徊于死亡上，但终免一死，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创伤，遭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上述六名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估价的话，显然每个原告相当于不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损失。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死者姓名 (与原告的关系)
67	何祺绥	男	66	31.3.17	何福林(叔)
68	付仁娟	女	80	17.7.1	何福林(夫)
69	蒋杏英	女	58	38.9.27	蒋阿宝(父) 蒋信发(兄)

70	蒋家驹	男	56	40.9.17	蒋阿宝(祖父) 蒋信发(叔)
71	胡贤忠	男	65	32.2.6	胡世桂(父) 胡陈氏(母) 胡菊仙(姐) 胡贡庆(弟)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备考
72	钱贵法	男	69	27.11.9	生存者(原告本人)

五、常德原告所受的损害

湖南省常德的原告是下述 73 至 102 的三十名。

除了原告方运胜、马培成、高绪官、李丽枝、熊金枝、贺凤鸣、黄岳峰，二十三名原告及原告方运胜的父亲方整生、马培成的父亲马仙仁、高绪官的父亲高绍业、李丽枝的丈夫丁旭章、熊金枝的父亲熊用坤等五名的家属，由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常德鼠疫流行而身患鼠疫，均呈发高烧、头疼、鼠蹊腺肿大、呕吐等症状直至死亡。原告因此而蒙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原告贺凤鸣、黄岳峰于 1942 年 11 月左右因身患鼠疫而徘徊于死亡线上，但终免一死，由于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创伤而遭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估价的话，显然每个原告相当于不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损失。

另外，原告方运胜因父亲方整生的死亡，原告马培成因父亲马仙仁的死亡、原告高绪官因父亲高绍业的死亡、原告李丽枝因丈夫丁旭章的死亡、原告熊金枝因父亲熊用坤的死亡而继承了全部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死者姓名 (与原告的关系)
73	何英珍	女	62	34.10.26	何毛它(弟)
74	方运芝	女	58	39.7.9	方运登(兄)
75	方运胜	男	51	45.9.3	方运登(亡父之长子)
76	马培成	男	43	54.2.18	马宝林(亡父之父) 黄雪梅(亡父之母)
77	柯高茂	男	71	25.12.24	柯先福(养父)
78	朱九英	女	91	05.10.15	高绪武(长子) 高绪文(次子)
79	高绪官	男	52	44.10.5	高绪武(亡父之长子) 高绪文(亡父之次子)
80	李玉仙	女	81	16.7.10	李佑生(父) 陈梅姑(母) 李新陔(弟) 李惠陔(弟) 李春香(姐) 李月英(伯母)

81	李宏华	男	67	30.5.6	李佑生 (祖父) 陈梅姑 (祖母) 李新陔 (叔) 李惠陔 (叔) 李春香 (伯母)
82	李登清	男	65	31.12.23	李佑生 (祖父) 陈梅姑 (祖母) 李新陔 (叔) 李惠陔 (叔) 李春香 (伯母)
83	李安谷	男	63	33.9.30	李佑生 (祖父) 陈梅姑 (祖母) 李新陔 (叔) 李惠陔 (叔) 李春香 (伯母)
84	李安清	男	57	40.8.24	李耀金 (祖父) 朱菊英 (祖母) 李宗桃 (父) 李元成 (叔)
85	王金山	田	70	26.11.21	周莲清 (母)
86	王长生	女	65	31.10.18	王春初 (父) 王苗子 (婢)

87	丁年清	女	77	20.2.1	丁柏清（妹） 丁刘氏（亡夫之祖母） 丁长发（亡夫之父） 鲁开秀（亡夫之母）
88	李丽枝	女	72	24.10.29	丁尾新（亡夫之叔） 丁尾臣（亡夫之叔） 丁月兰（亡夫之妹） 丁妹之（亡夫之妹）
89	刘学银	男	62	34.8.13	刘学金（兄）
90	黄华清	男	80	16.12.16	黄金枝（妹）
91	熊金枝	女	49	47.11.28	陈三元（亡父之母）
92	石圣久	女	56	40.10.11	刘冬枝（母）
93	王开进	男	62	34.8.28	王焕斌（父）
94	聂梅林	男	66	31.3.31	陈元宝（祖母） 聂阳春（妹）
95	石开崎	男	84	12.10.20	王清秀（妻）
96	熊志成	男	72	24.9.15	熊瑞皆（父）
97	向四秀	女	80	17.2.25	彭善中（夫）
98	文佑林	女	81	16.3.10	石东生（夫）
99	王凤午	男	66	31.1.22	王以圭（父）

100	李桂香	女	73	23.10.1	张春国 (伯父)
101	贺凤鸣	男	73	24.5.8	生存者 (原告本人)
102	黄岳峰	男	73	24.6.13	生存者 (原告本人)

六、江山原告所受的损害

浙江省江山的原告是下述 103 至 108 的六名。

除了原告金效军，五名原告及原告金效军的母亲毛八妹的家属由于日军在江山的细菌战而身患霍乱，均呈腹痛、呕吐，由痢疾引起的脱水等症状直至死亡。原告因此而蒙受了难以忍耐的精神痛苦。上述六名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如果用金钱来估价的话，显然每个原告相当于不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损失。

另外，原告金效军因母亲毛八妹的死亡而继承了全部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No.	原告姓名	性别	年龄	生日	死者姓名 (与原告的关系)
103	赖根水	男	70	26.12.19	赖世贞(父) 赖清漾(弟)
104	赖清泉	男	67	30.6.10	赖双兰(妹) 赖双花(妹)
105	薛培泽	男	68	29.4.22	赖清漾(甥) 赖双兰(侄) 赖双花(侄)
106	郑莲妹	女	64	33.2.2	周珠芝(养母)

107	金效光	男	67	30.6.6	陈爱和(祖母)
108	金效军	男	51	46.4.18	陈爱和(亡母之母)

第八 结论

在这次诉讼的受害者之中，有 191 名死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死于日军细菌战；另外有 3 名幸存者在时至今日的五十多年间，也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所患的鼠疫是由日军细菌战所造成。

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而被杀害、而受创伤，但是虐杀的事实却从历史上被抹杀掉了。因此，正是这些被细菌战杀害或至残的人们被剥夺了“人的尊严”。这里正是中国的细菌战受害的深刻性所在。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在这次审判中细菌战首次受到审判，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立 证 方 法

甲第一号证 〈日军细菌战：真象大明了的陆军部总动员〉
（吉见义明、伊香俊哉著，《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二号，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93年12月15日发行）

甲第二号证 〈731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吉见义明、伊香俊哉著，岩波书店，95年12月20日发行）

甲第三号证 〈战争和瘟疫：731部队所造成的后果〉（松村高夫、解学诗、郭洪茂、李力、江田いづみ、江田

宪治共著，本の友社，97年8月15日发行)

其他材料在口头辩论时提出。

附 加 材 料

- | | |
|-------|------|
| 一、委托书 | 108封 |
| 二、甲号证 | 各一封 |

原 告 目 录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衢州市杨家巷84号
原告 程秀芝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衢州市水亭街柴家巷9号
原告 吴土福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衢州市初芳巷16—2号
原告 祝汝涛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衢州市体育场路10号
原告 杨大方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衢州市市区讲舍街15号
原告 叶赛舟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北门街新建路3号
原告 金祖昌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北门街69号
原告 吴圻林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北门街48号
原告 金祖惠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北门街48号
原告 金祖池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孟大川2号
原告 王惠光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北门街66号
原告 楼启才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北门街4弄1号
原告 孟贤富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金华市中山路14号
原告 楼秋星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常春路27号
原告 金仁均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化工路216号
原告 楼赛君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庆云路44号
原告 张曙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朝阳居委会诸巷32号
原告 叶樟基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朝阳居委会石古里
2号 原告 叶小基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新马路38号
原告 何关南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石鼓巷15号
原告 楼齐龙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保联村石古金3号
原告 姚选宝
-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后诸巷19号
原告 楼赛男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高坎头26—1号
原告 陈知法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庆云路1弄9号
原告 楼肇松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塔山乡陈村
原告 陈学能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塔山乡陈村
原告 陈良福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沪江路8弄34号
原告 张桂娥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东门庆云路3弄22号
原告 楼爱妹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工人西路143号4楼
原告 楼良琴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路11号
原告 楼春娥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庆云路3弄9号
原告 楼仁锦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工人路120号
原告 楼良田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厚河街33弄29号
原告 刘华荣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保联东街2号
原告 张彩和
-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工人北路13号
原告 楼仁耀
-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后诸巷45号
原告 楼仁荣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仕化
-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松良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锦悌

-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希存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基良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焕潮
-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新林
-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旌昌
-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荣理
-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基月
-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兴钱
-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原告 王炳樟
-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明光
-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景松
-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基煜
-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福元
-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桂春

-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基木
-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仙璧
-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荣森
-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晋华
-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荣良
-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善庆
-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江弯村上街
原告 王丽君
-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善明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 侗
- 6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芙蓉江路 150 弄 45 号 601 室
原告 王容仪
- 64 兵库县姬路市西梦前台 4—45—610
原告 王 选
- 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王俊豪
-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
原告 郑冬妹
-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郎官巷东弄 9 号 401 室
原告 何祺绥

-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郎官巷东弄9号401室
原告 付仁娟
-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解放南路81弄15号1—
103 原告 蒋杏英
- 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波桥街39号
原告 蒋家驹
-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东后街2号
原告 胡贤忠
-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莲桥街23号
原告 钱贵法
- 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血防办公室
原告 何英珍
-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柏子园3组
原告 方运芝
-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柏子园3组
原告 方运胜
-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新3村2栋2单元
3楼4号 原告 马培成
-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自来水公司6栋宿舍
原告 柯高茂
-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新兴乡报国村
原告 朱九英
- 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石门桥高家村
原告 高绪官
- 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马宗岭乡马宗岭村
原告 李玉仙
-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马宗岭乡吉安湾村
原告 李宏华

-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马宗岭乡吉安湾村
原告 李登清
-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马宗岭乡吉安湾村
原告 李安谷
- 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马宗岭乡吉安湾村
原告 李安清
- 85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王金山
- 86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王长生
- 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丁年清
- 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南
居委会 原告 李丽枝
- 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头
居委会 原告 刘学银
- 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头
居委会 原告 黄华清
- 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南
居委会 原告 熊金枝
- 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南
居委会 原告 石圣久
- 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石公桥镇五堰村 11 组
原告 王开进
- 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联五堰村
11 组 原告 聂梅林
-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南
居委会 原告 石开崎

- 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熊志成
- 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向四秀
- 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文佑林
-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常德电厂宿舍 11 栋
原告 王凤午
-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大兴街居委会 3
组 原告 李桂香
-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北
居委会 原告 贺凤鸣
- 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桥头
居委会 原告 黄岳峰
-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江山市清湖镇蔡家山村七里桥
原告 赖根水
-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江山市清湖镇蔡家山村七里桥
原告 赖清泉
- 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江山市市心街 27 号
原告 薛培泽
- 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江山市清湖镇蔡家山村七里桥
原告 郑莲妹
-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江山市须江镇郑村 10 号
原告 金效光
- 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江山市江滨 2 区 16 幢 356 室
原告 金效军

张国淦先生传略初稿

周家骏

张国淦先生祖籍湖北蒲圻，字乾若、仲嘉，号石公。生于清光绪二年（即公元1876年）闰五月十六日。父学诚公曾在湘军充营文书，举县主簿，转皖南牙厘总局及芜湖分局任职。先生自幼随父侨居安徽，及长游学于豫燕。1902年，先生二十六岁中光绪壬寅科省乡试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因母病返芜湖，任教赭山书院，时为沪报撰文。1906年授礼部礼学馆纂修。同年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后改名宪政编查馆），其师宝熙主之，召先生为馆员。先生撰辽吉政务言论在沪报发表。又上书督抚程德全论述黑龙江政务兴革，深受赞赏。1907年擢任黑龙江抚院文案（秘书长），兼宪政调查局总办，是为先生宦途之始。

1908年先生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任黑龙江交涉局总办，升内阁侍读补用。1910年复以补用道留黑龙江补用。1911年擢任黑龙江清理财政监理官，寻调京，任奕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先生在东北期间，除从政外亦潜心研究沙俄在东北进行侵略之情况，并有多种著述。《俄罗斯东渐史略》一书，乃是其中之一，可谓国人研究沙俄侵华史之嚆矢，难能可贵。

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清廷授命袁世凯组阁。十二月南北议和，袁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先生为参议参与和议。和议告成。1912年四月袁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任先生为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先是，先生以乡谊与临时副总统黎元洪交莫逆，后与段祺瑞亦有交往。黎入京后，袁黎两人嫌隙加深；

至袁称帝前后，袁段之间又争权日剧。袁之所以特任先生为国务院秘书长，冀能调和各方关系。先生以国事为重，折衷调停于三人之间，为各方所倚重。

1914年先生出任内务次长，兼参政院参政。

1916年袁氏称帝，全国各地纷起讨逆，袁被迫下台，随于6月6日死。黎元洪副总统继任总统，以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先生众望所归，出任教育部总长、司法部总长、农商部总长兼水利局总裁等职。同年，发表为总统府秘书长，未到任。不久，黎段争权，势同水火，先生往来府院之间，力主顾全大局，但协调未果。1917年，黎卒联冯国璋去段，以冯为副总统，免段内阁总理之职，并召张勋入京自固。不料张悍然拥废帝通电复辟，黎束手无策。先生协助运筹帷幄，劝黎通电南京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冯复起用段出师讨伐张勋，并力促段受命。事平，既全黎名节，又为段政权取得合法依据。

1917年7月，冯国璋接任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先生继任国务院秘书长。同年，曾发表为黑龙江省省长，未到任。此时，先生仍兼任农商部总长与水利局总裁。1918年，段为武力统一南北，以对德宣战为由，向日本乞求“西原借款”，并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军备，饬农商部出面与日合办浦口铁厂出卖主权。先生力持大节拒绝签字。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出马，对先生进行威胁，并以二百万银元企图利诱；同时，段亦派其秘书劝先生签字，均被先生断然拒绝。自此与段疏远。旋段在曹錕、张作霖等的反对下，被迫辞职。

1918—1924年间，徐世昌、黎元洪、曹錕相继出任总统，内阁更迭尤甚。先生以老成谋国，始终留任阁内。曾任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司法总长、内务总长兼市政公所督办、教育总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

1925年直奉军阀干政，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先生在颜惠庆内阁续任司法总长。继而杜锡珪、顾维钧先后组阁，亦均挽先生任内务总长。总之，北洋政府期间，先生虽长期任职内阁，但其间洪宪帝制伪令、张勋复辟伪令，先生均不参与，保全名节，尤为可贵。

1926年—1933年间，北伐革命胜利，蒋介石变节，实行独裁统治，于是先生绝意参政，先后寓居沈阳、天津，于其“自撰”年表上自注“自此不参加政治”。一面专心从事史地学术研究，但仍忧心国是，曾到东北秘密侦察日本侵略情况。1931年“九·一八”东北事变后，因先生熟悉东北地方人士情况，曾在关内外秘密接洽抗日地下工作。在其自撰年表上，对此有所简述。其具体活动，有待探索。以后先生以著作维持生活，一心闭门整理方志。1940年，先生致翁文灏书中云：“自顾十余年来，一日十二小时，精力消磨故纸之中。”地方志部分著作成于此时。其自撰年表中注有“实际并参加抗日地下工作”之语，足见先生治学与抗日爱国活动并进，长期隐退实乃应付策略耳。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先生此时“已实际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年表上原注）。但由于他当时从事的是秘密地下抗日活动，活动情况鲜为人知。据其家属回忆，居住天津期间，先生经常一人简装微服，往返于天津、沈阳、旅大之间，可能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十分可能与张学良及东北人士莫德惠等有所联系。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王克敏等人曾邀先生参加伪政权，因民国初年王曾在北洋政府几次内阁任职，与先生共过事。王之邀约，遭到先生严词拒绝。敌伪对此仍不甘心失败，又通过日寇对之施加种种压力。先生在天津已无法再住，遂决定迁至上海。行前，先生曾潜往北京，将家中百余箱藏书及其他物件，由其戚丁济南委托天津航运公司董浩云海运上海。先生本人经掩护从北京直飞上海。自此在沪定居，继续潜心研究地方史志与著

述，并以卖书撰稿维持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是年秋，蒋介石电邀先生去重庆，由其女张传琬陪同飞渝。蒋接见并宴请先生，力劝出山，共商国是，但先生以年迈体弱辞。蒋给以“国府高级顾问”名义，先生未赴任，返回上海。不久，蒋介石不顾疮痍未复，民生凋敝，悍然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发动内战。先生年近七十，不忍在抗战胜利之后再见国共兵戎相见，生灵荼炭，尚以衰病之身，与进步人士一起参与反战、和平、民主活动。此时，先生在沪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镇压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爱国活动，与社会贤达张元济、唐文治、胡焕、项藻馨等十位老人组织闻名的“十老人团”，挺身主持正义，联名公开揭露反动派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之罪行，并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决裂。

同年秋，《文汇报》在沪复刊，负责人有费彝民、严宝礼、储玉坤等。严商请其戚原两路局局长任传榜（筱珊），出资黄金二百两作为复刊经济支柱。任侨居美国，提出条件，必须邀请其老领导——前北洋政府任总长的张国淦为代理人始能济事。此事，经严、储等人拜访转达，先生终于同意，并被推为董事长。当时《文汇报》正处于两条道路抉择关头，负责人尊先生为前辈，经常登门请教，先生对报事亦关怀备至。

此后国共内战蔓延，《文汇报》坚持进步方向，持论公正，触蒋氏之忌，频频施加压力。1947年蒋之秘书长陈布雷来沪三访先生，最后袖出中央银行空白支票一纸说：“请你转交徐（铸成）、严（宝礼）两位，他们要多少钱，自己在支票上填写。”先生拒收，并告知徐、严等人，“看来逼得紧，来了三次，千万小心。”报纸竟遭无理查封，勒令永久停刊。

1949年上海解放。《文汇报》为抗战时期在上海创刊而坚持爱国、宣传抗战之大报，因而经常受敌伪摧残，严密监视。抗战胜利之后又备受反动派箝制威吓，停刊查封。可是，黑暗恶势力

终究敌不过光明磊落、主持正义之大众喉舌，《文汇报》终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迎来新生与灿烂前程。解放初复刊之《文汇报》组织董事会，仍选任筱珊为董事长，先生为常务董事。任未回国，董事长一职实际仍由先生代理。当时对于报刊新指导思想方法，均未建立，负责人徐铸成、严宝礼、储玉坤、葛克信、高季琳等人经常假先生住处商谈，或开董监事会。先生虽已七十高龄，仍与《文汇报》同人共同研究决定办报方针、路线，讨论加深对共产党认识，尤其沟通党与报之间关系。先生遗物笔记中记有：1950年2月21日，“宝礼、铸成、季琳到北京，为函致董必武”（董老为先生同乡，青年时交谊甚深）。有关《文汇报》馆务，先生皆悉心协助，直至1953年《文汇报》公私合营，董事会结束。

1952年6月——8月之交，先生先后将部分藏书损献。6月份先生将极为珍贵之文物，如碑帖拓本3454张又35册，捐赠给上海合众图书馆。8月份又将上海部分藏书中有史志和有关湖北省书籍共66册，以及存放在北京“来薰阁”八箱藏书捐与“中南区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1953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陈毅市长亲自主持下，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建立文史馆一项决定，积极筹建上海文史馆，敦聘上海社会贤达、知名专家学者为馆员。6月，上海市文史馆正式成立，陈毅市长依毛泽东主席意旨，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为第一任馆长，先生同“十老人团”成员项藻馨、胡焕、唐文治等三十多位老人为馆员。

据张老夫人顾信人生前所谈，1953年，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董必武因公来沪，亲自拜访先生，“畅叙旧谊，力邀北上参加工作”。此时先生病体稍好，欣然接受。先生即将其所余全部藏书由沪运往北京。中央对先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极为重视，特辟数室，妥善放置其藏书。先生到京之后，即聘任中国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之职。随后出版一些先生著作。

1954年先生任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又任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9年1月25日，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三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先生去世之后，其尚未完成之地方史志遗稿，均托付后人完成，多数由地方史志专家朱士嘉进行整理出版。先生所倾注数十年精力，于是有了归宿，亦其生平最大夙愿。

综观先生一生，出身科举，而长期在清政府与北洋政府中枢担任要职，颇有政声。初则受知于其师宝熙、督抚程德全、内阁总理奕劻等人，以汉员派往东北担任要职，尤其对东北饱受日、俄列强覬觐，颇有卓见。辛亥革命后，参加历届内阁，虽身在北洋政府，而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处处以国是为重，折中府院之争，不参预袁氏称帝之谋，打破张勋复辟之梦，最后并不满段氏丧权之举，拒重贿，抗威胁，义正辞严，正气凛然。预见日本侵华日剧，其卓见远谋，可谓“不同凡响”。及见国事日非，敝屣尊荣，洁身引退，绝意政治，从事学术研究，著作等身，成为一代史学泰斗、方志权威。但当国难深重时刻，先生仍不顾个人安危，暗中与关内外抗日救亡志士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同时坚决拒绝敌伪利诱威胁，大义凛然。抗战胜利后，先生一面拒绝蒋氏邀请，一面投身民主爱国运动，爱憎分明，并全心匡助《文汇报》，维持公正舆论，拒绝蒋介石金钱收买。建国后，虚怀若谷，寻求对党与人民理解认识。及至耄耋之年，重新参加社会有益工作，毫不固步自封，出处之间，磊落岭奇，不愧不作，诚可谓“国士”矣。

先生廉洁奉公，据老夫人云：“北洋政府任职期间，高官厚禄，月入颇丰，总长月俸千元银圆，办公费千元银圆。但先生自奉甚薄，生活俭朴，所得除购置书籍外，别无嗜好，积蓄无多，

居家常着布履布袜，淡泊名利，而治学甚严，一丝不苟。”不问政治之后，埋首典籍，劬劳数十年，至老不衰。其致力于方志，汇集研究，见解多足以考证史传得失遗阙，卒能成一家言。

先生一生事迹太多，有待继续整理。后学不文，仅能摭集先生事略一二，就教读者。

周家骏

1995.9.18

附：张国淦年表

此稿经先生亲以红笔校勘，故一仍其旧，不作删改。有括号者为笔者补充。

张国淦，湖北省蒲圻县人，公历一八七六年七月生（清光绪二年丙子年闰五月十六日）。

1902年 中乡试举人。

1904年 考取内阁中书。

1906年 礼部礼学馆纂修，考察政治馆馆员（后改宪政编查馆）。

1907年 黑龙江抚院文案、秘书长，黑龙江宪政调查局总办。

1908年 黑龙江交涉局总办。东三省督抚保荐由中书以内阁侍读补用

1910年 东三省督保荐由侍读以补用道留黑龙江补用。

1911年 黑龙江清理财政监理官、内阁统计局副局长。

1912年 铨叙局局长。

1914年 国务院秘书长、内务部次长。

1916年 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总统府秘书长（未到任）。

1917年 黑龙江省长（未到任）、国务院秘书长。

1918年 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

1921年 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1922年 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内务总长兼市政公所督办。

1924年 教育总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5年 内务总长（自此不参加政治工作）。

1926—1931年 专作学术研究工作，并到东北秘密侦察日本侵略情况。

1931年 仍专作学术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在关内外秘密接洽抗日地下工作。

1937—1945年 仍作学术研究工作，并实际参加抗日地下工作。

1945年 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几年，身体衰病，在家专作学术研究工作。

1953年 上海文史馆馆员。病体略好，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先后任上海文汇报董事长及常务董事。）

1954年 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委员

1955年 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委员

《天禄琳琅正编》亡失旧闻钞

祁龙威

《天禄琳琅正编》或称《天禄琳琅前编》，为清王朝内府藏书之最，内包括宋金元明珍贵古籍，凡四百二十二部。明代著名鉴赏家董其昌曾言，世间最珍贵之宋板书有《汉书》、《文选》、《杜诗》鼎足而三。而《天禄琳琅正编》却占有其二——《汉书》与《六臣注文选》。不幸亡失于咸丰庚申英法联军之役。兹辑录旧闻，以供考鉴。

按“天禄琳琅”藏书始于乾隆中。其事具载于《清宫史》正续编。

《清宫史》卷十二引乾隆帝《昭仁殿诗·小序》云：“乾清宫之东簾为昭仁殿，圣祖在御时日夕寝兴之温室也。朕弗敢居焉，乃贮天禄琳琅宋元鏤本于内，时一徘徊，曷胜今昔之思！”《清宫史续编》卷七十九云：“溯自乾隆甲子岁，敕检内府书善本，进呈览定，列架庋置昭仁殿，御题‘天禄琳琅’为额。越乙未，重加整比，删除贋刻，特命著为《天禄琳琅书目前编》，详其年代、刊印、流传、藏弃、鉴赏、采择之由，书成凡十卷，后入《钦定四库全书》者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五云：“《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乾隆九年，命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于昭仁殿列架庋置，赐名曰：‘天禄琳琅’。迄今三十余年，秘笈珍函，搜罗益富……因掇其菁华，重加整比，并命编为目录，以垂示方来。”

据阮元于乾隆五十七年六月所作《仪礼石经校勘记序》，他

为校《仪礼石经》，曾根据多种版本，其中有“内廷‘天禄琳琅’所收宋元本”。见《掇经室一集》卷二。阮元所见，当是《天禄琳琅》前编。

嘉庆初元，又辑《天禄琳琅续编》。《清宫史续编》卷八十六云：“嘉庆二年丁巳十月，敕尚书彭元瑞等仿前编体例，重辑《天禄琳琅续编》。”“前编书目十卷，后编则二十卷。”“前编书四百二十二部，后编则六百五十九部。”“前编宋元明板外，仅金刻一种；后编则宋辽金元明五朝梓本俱全。”

道光中，又命词臣辑《天禄琳琅三编》。光绪间，江标曾在王懿荣处见其《书目》。见萧穆《敬孚类稿》卷九，《记天禄琳琅目录三四两编本》一文。

咸丰一朝，烽烟四起，尤以遭英法联军入侵京阙之祸，对内府珍藏未遑检修。

同治时，始又遵行故事，曾将内府藏书发交北京书肆重新装修。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琉璃厂书肆后记》云：宝名斋“装潢最佳，穆宗重装‘天禄琳琅’书，由内务府发该肆。书面护叶，予检得不少，饶有古香。”肆雅堂“善装潢，与宝名同装‘天禄琳琅’者。”

也就在同治间，已有“天禄琳琅”藏书流入书肆卖给私家。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接孟與十月三十日信，寄来淳祐本《文选》一部，又《崔林玉露》一部，又《十七史详节》一部。《十七史详节》系内府秘藏，见于《天禄琳琅书目》，书中遇本朝庙讳，皆以金笺贴之，亦内府书之一证也。”^① 赵氏正署直隶磁州知州。孟與，周世澄字，赵之姊子，

^① 查《天禄琳琅书目续目》、《正编》、《续编》之中，皆有宋板《十七史详节》。赵烈文后死于常熟，所藏即易主。抗日战争中，我犹在该县市肆见到散出之“天放楼藏书”。不知宋板《十七史详节》尚存何处？

时去北京，赵托购珍本古籍。

赵烈文当时所见的《天禄琳琅书目》尚是传抄本。光绪十年始由王先谦刊于长沙。见其《自定年谱》。王氏《虚受堂文集》卷二，《天禄琳琅跋》云：“以世无刊本，罕获觐者。光绪七年于京师购得旧抄，携归长沙，从弟先泰见而惊喜，愿授之梓以公天下。”

光绪帝亲政后，在帝师翁同龢的诱导下，有检点《天禄琳琅正续编》之举。《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廿三日，“以《天禄书目》进。”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七日，“是日奉谕，偕孙家鼐同至昭仁殿，检点‘天禄琳琅’藏书。昨日已派南书房诸君整比，今日命臣等只须隔日一往，并可先散。饭罢即往……南斋四君皆集，携刻本《书目》，见一部，即于目上印一红圈以识别，大约《正编》书皆未见，见者《续编》耳。”廿二日，“至昭仁殿检书。书已检毕，南斋欲重书悬签，并讹字改之。大抵《续编》多半有，而《正编》则未见一部，未知度藏别处，抑毁于淀园也。”淀园，圆明园，咸丰十年被英法侵略军所焚毁。

时供职南书房的陆宝忠在其自编《年谱》中也留下有关记录。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奉硃谕，检查‘天禄琳琅’书籍。次日即偕同直徐颂阁、陆凤石、吴懿丞、张埜秋同诣昭仁殿检查。昭仁殿在乾清宫之东，圣祖当年寝宫也……乾隆间为藏书之所，凡最精本皆盖‘天禄琳琅’、‘石渠秘笈’小玺。同治初年由内务府派员查过，所写之签不无错误，且有残缺者，皆发武英殿。此次清查，上命逐一点检换签，开缮书档，一呈览，一存书房。次日添派毓庆宫师傅翁同龢、孙家鼐二公会同检阅。四月初一日检齐，分别经、史、子、集安架毕。”接着陆宝忠等又奉派在建福宫等处检点古物古书。

此事成为光绪帝德政之一。是年四月二十八日新进士朝考，即以“天禄琳琅”命诗题。孙雄《郑斋感逝诗》，《德宗景皇帝·

小序》云：“甲午春间，德宗万机余暇，念典勤学，尽发内‘天禄琳琅’书籍，命词臣排目校理。是年朝考，钦命诗题：《赋得‘天禄琳琅’，得‘书’字》，五言八韵。”

叶昌炽，时任翰林院编修，得见这次内廷查点的结果。《缘督庐日记钞》：光绪甲午六月初七日，“见内廷书目，宋元板及明刻旧抄在《天禄琳琅》外者甚多。”于是由新值南书房的王懿荣受命补编《天禄琳琅书目》。吴士鉴《王文敏公遗集序》云：“乾清宫之东北为昭仁殿，贮《天禄琳琅》。殿侧有古董房，储藏书籍乃乾隆时诸臣所未搜辑者。公与同直诸公奏请编订目录，得宋元明槧本若干种，撰为提要，拟名《天禄琳琅补编》，稿本粗具，会以事变不果奏刊。”事变，指中日战争。

辛亥革命之后，据刘声木《莪楚斋五笔》揭露，清逊帝溥仪曾以《天禄琳琅续编》之古籍赠人。

民国二十三年，张允亮编印《故宫善本书目》，其中有《天禄琳琅现存书目》一卷。《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辑是年一月十九日傅增湘与张元济书，有“友人编《天禄目》，欲知《前目》之书尚有存者否”云云。“友人”，即张允亮。据张氏自序，这次核点的结果，故宫所存善本之中，已无一部《天禄琳琅正编》内的图书。至于《续编》，则亦已大量亡失，宋板佚者逾十之八，元板佚二之一，明板佚三之一。继清季光绪二十年清点之后，再一次查明，《天禄琳琅正编》业已亡失。

关于此事，有些传闻不足信。

民国十五年九月出版的《图书馆学季刊》一卷三期发表齐念衡《嘉庆二年乾清宫失慎与〈天禄琳琅〉》一文，谓此书早毁于嘉庆二年之火灾。（按叶德辉《书林清话》亦有此说。）一九九二年，北京现代出版社为纪念钱存训先生八十生日而出版的《中国图书文史论集》所辑卢秀菊氏：《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一文，即据齐说，有“嘉庆二年（一七九七）乾清宫失火，昭仁殿

同时被焚，‘天禄琳琅’善本同归灰烬”云云。此等大事，何以既为嘉庆十一年奏上的《清宫史续编》所不载，又为翁同龢等所不知？所以我对此说不能信。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一“天禄琳琅”条，有“光绪甲午，正集全失，续集存其半”之语。显而易见，这是对《翁同龢日记》的误记，也不可信。

按从鸦片战争之后，外患频仍，内政腐败，我国大量珍贵古籍或毁或失，其中最重要者为《永乐大典》、敦煌经卷和《天禄琳琅》。读史至此，能不愤慨！

六枝汉族丧葬仪式补遗

刘成学

编者按：本刊总 91 号曾刊登《六枝农村汉族婚丧调查》。后作者经深入调查，又从民间挖掘出一部分资料，今作为“补遗”刊载，供研究参考。

一、成服

从晚清到民国，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汉族为死去的父母举行丧礼时，有大殓和小殓的仪式。大殓时，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叫成服。成服要举行献礼仪式，其过程如下：

孝堂肃静，内外整齐，执事者^①各执其事，行成服礼。

司香者设香案于东阶，司帛者设帛案于西阶，司宴者设酒樽所于东阁，司盥者设金盆于堂下。孝子排列丧左，孝眷排列丧右。

合户，起鼓，熄烛，迎神。

引诰接念：“恭迎西逝某某某上寿新故显考（妣）某公（母）某某某老大人（某老太君）之灵位前行成服礼。”

通诰念：

鸣金，金止；奏乐，乐止；轰雷，雷熄；辟户，燃烛；执事者入帟。

执事者带孝子出离丧左，带孝眷出离丧右，众人面出，履

^① 举行典礼时担任专职的人。

闕，降阶。

孝子由东阶而降转至西阶，孝眷由西阶而降转至东阶。两两相对，思念尔父（母）在时之音容。

执事者代孝子歌《居处诗》，以报亲恩。

诗曰：

“思其居处，思其笑语。

思其自意，思其所嗜。

思其所好，思其所乐。”^①

歌毕，执事者带孝子东立西向，带孝眷西立东向，两两相向。

执事者代孝子取纸，散发，成白，披麻，加麻冠。

执事者代孝子歌《素冠》之诗，以报亲恩。

诗曰：“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忉忉兮。”

歌毕，执事者代孝子披麻衣，束草带，歌《素衣》之诗章，以报亲恩。

诗曰：“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

歌毕，执事者代孝子着草履，歌《素屨》之诗章，以报亲恩。

诗曰：“庶见素屨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

歌毕，孝子孝眷在新故显考（妣）某公某某老大人（某母某老太君）之灵位前恭行兴伏四大礼：跪、伏、兴、俯。执杖。

执事者代孝子歌《蓼莪》、《白华》、《南陔》之首章，以报亲恩。

《蓼莪》首章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我父（母），生我劬劳。”

《白华》首章曰：“白华朱萼，彼于幽薄。灿灿门子，如琢如

^① 乐：读 yào。

磨。终晨三省，匪堕其恪。”

《南陔》首章曰：“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廷帟，心不遑安。彼具之子，忘获游盘。兴尔夕膳，洁尔夕餐。”

歌毕，孝子孝眷举哀。哀止。

执事者代孝子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到香案前初请香，司香者授香；到帛案前初清帛，司帛者捧帛；到酒樽所酌酒，升阶，引诹。

引诹念：“维西逝某某上上寿新故显考（妣）某公某某老大人（某母某老太君）之灵位前行初献礼。”

内诹念：“初上香，初献帛，初进爵，初进箸，初献饌，初奉食。献毕，叩首三次。礼毕，序立。初献已毕，转行亚献。”

面出，履闕，降阶，复位，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孝子歌《蓼莪》、《白华》、《南陔》之次章，以报亲恩。

《蓼莪》次章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我父（母），生我劳瘁。”

《白华》次章诗曰：“白华降趺，在陵之躔。倩倩士子，涅而不踰。竭诚尽敬，夙夙忘劬。”

《南陔》次章曰：“循彼南陔，节草油油。彼具之子，色思其柔。眷恋廷帟，心不遑留。兴尔夕膳，洁尔夕飧。”

歌毕，孝子孝眷举哀。哀止。

执事者代孝子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到香案前亚请香，司香者授香；到帛案前亚请帛，司帛者捧帛；到酒樽所酌酒，升阶，引诹。

引诹念：“维西逝某某上上寿新故显考（妣）某公某某老大人（某老太君）之灵位前行亚献礼。”

内诹念：“亚献香，亚献帛，亚进爵，亚进箸，亚献饌，亚

奉食。献毕，叩首三次。礼毕，序立。亚献已毕，转行三献。”

面出，履闕，降阶，复位，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孝子歌《蓼莪》、《白华》、《南陔》之三章，以报亲恩。

《蓼莪》诗第三章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白华》诗第三章曰：“白华玄足，在邱之曲。堂堂处子，无淫无欲。鲜侔晨葩，莫之玷辱。”

《南陔》诗第三章曰：“有獭有獭，在河之涘。临波赴谷，噬魴捕鲤。嗷嗷林鸟，受哺于子。养隆敬薄，为禽之事。勸斟尔前，以介丕子。”

歌毕，孝子孝眷举哀。哀止。

执事者代孝子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到香案前三请香，司香者授香；到帛案前三请帛，司帛者捧帛；到酒樽所酌酒，升阶，引沾。

引沾念：“维西逝某某上上寿新故显考（妣）某公某某老大人（某母某老太君）之灵位前行三献礼。”

内沾念：“三献香，三献帛，三进爵，三进箸，三献饌，三奉食。献毕，叩首三次。礼毕，序立。三献已毕，转入读祝（即祷告鬼神之辞）。”

面出，履闕，降阶，复位，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孝子读祝。读毕，孝子孝眷行九叩首礼。礼毕，序立。

执事者代孝子反面送神，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

礼毕，序立。

司文者捧文，司帛者捧帛，司肴者捧肴，焚诣望瞭，孝子孝

眷大哀入帟。

成服已毕，百事大吉，执事者休息。

二、点 主

孝堂肃静，内外整齐。执事者各执其事，行点主礼。

孝子候于丧堂。设宾宴于东西两阶，设点台于正堂，设盥所于堂下。

点鼓，鼓止。鸣金，金止。奏乐，乐止。鸣炮，炮止。

请大（陪）宾停车，下车；或请大（陪）宾出馆。^①

执事者带孝子出帟，叩谒大（陪）宾，恭行兴伏四大礼：伏、兴……

礼毕，序立，复位。

请大宾赴西宾宴，请陪宾赴东宾宴。

请大宾初举杯，初举筷，初举饌。

执事者代孝子歌《嘉鱼》之首章，以宴大宾。

《嘉鱼》首章曰：“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孝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

歌毕，执事者代大宾歌《鱼丽》之首章，以答孝子。

《鱼丽》首章曰：“鱼丽于罟，鲿鲨。孝子有酒，旨且多。”

歌毕，请陪宾初举杯，初举筷，初举饌。

点鼓，鼓止。

执事者代孝子歌《瓠叶》之首章，以宴陪宾。

《瓠叶》诗首章曰：“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歌毕，执事者歌《鱼丽》之首章，以答孝子。

① 如果只用大宾，则涉及陪宾部分全部删去；如果大宾陪宾均用，则按文中所叙程序进行。如果用车，则删去宾馆部分；如果用馆，则删去用车部分。

歌毕，请大宾亚举杯，亚举篲，亚举饌。

点鼓，鼓止。

执事者代孝子歌《嘉鱼》之次章，以宴大宾。

《嘉鱼》之次章诗曰：“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孝子有酒，大宾式燕以衍。”

歌毕，执事者代大宾歌《鱼丽》之次章，以答孝子。

《鱼丽》之次章曰：“鱼丽于罟，魴鲤。孝子有酒，多且旨。”

歌毕，请陪宾亚举杯，亚举篲，亚举饌。

点鼓，鼓止。

执事者代孝子歌《瓠叶》之次章，以宴陪宾。

《瓠叶》次章诗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歌毕，执事者歌《鱼丽》之次章以答孝子。

歌毕，请大宾三举杯，三举篲，三举饌。

点鼓，鼓止。

执事者代孝子歌《嘉鱼》之三章，以宴大宾。

《嘉鱼》诗之三章曰：“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孝子有酒，大宾式燕绥之。”

歌毕，执事者代大宾歌《鱼丽》之三章以答孝子。

《鱼丽》之三章诗曰：“鱼丽于罟，鰕鲤。孝子有酒，旨且有。”

歌毕，请陪宾三举杯，三举篲，三举饌。

点鼓，鼓止。

执事者代孝子歌《瓠叶》之三章，以宴陪宾。

《瓠叶》诗之三章曰：“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也可再歌《瓠叶》诗之四章：“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歌毕，执事者歌《鱼丽》之三章，以答孝子。

歌毕，执事者请大宾与陪宾离席。请陪宾归馆后，再请大宾整冠，圆领，束带，拾袖，扬尘，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然后高升恭坐。

执事者带孝子怀“主”出帟，谒见大宾，恭行兴伏四大礼。

礼毕，序立，请“主”出怀，请大宾授“主”。

执事者带孝子反面对灵。

执事者请大宾去彩，去盖，请“主”出椁。

执事者请大宾排“主”，眠“主”，观“主”。

执事者代孝子排沙，扎指，刺血。

执事者请大宾赐笔。

执事者合笔，合血。

执事者捧笔，请大宾授笔，点内“主”。引诂念：“内主安康。”

执事者请大宾通内神。引诂念：“内神拥护。”

执事者请大宾点外“主”。引诂念：“外主吉祥。”

执事者请大宾通外神。引诂念：“外神广大。”

执事者请大宾合主。

执事者请大宾点天庭。引诂念：“天庭满。”

执事者请大宾圈地阁。引诂念：“地阁圆。”

执事者请大宾贯左耳。引诂念：“左耳聪。”

执事者请大宾贯右耳。引诂念：“右耳灵。”

执事者请大宾光前。引诂念：“前程远大。”

执事者请大宾裕后。引诂念：“后裔繁昌。”

执事者请大宾通神。引诂念：“神通广大。”

执事者请大宾赐“福祿”二字。引诂念：“福祿绵绵。”

执事者请大宾笔发后。引诂念：“后必发。”

执事者请大宾诂主。

执事者请大宾搭彩，请“主”入榑。

执事者请大宾赐吉语。

执事者带孝子叩谢大宾，请大宾赐“主”。

孝子怀“主”叩谢大宾，恭行兴伏四大礼。

礼毕，序立。

执事者代孝子怀“主”入帟，请大宾妥主。

大宾歌《安妥》，词曰：“神主神主，听吾安汝。荐以馨香，奠以清酒。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佑尔子孙，锡尔纯嘏。于万斯年，受天之佑。”

歌完，点主仪式完毕，百事大吉，大宾归馆，执事者休息。

三、客 祭

孝堂肃静，内外整齐。执事者各执其事，行祭奠礼。

司香者设香案于东阶，司帛者设帛案于西阶，司宴者设樽酒所于东阁，司盥者设金盆于堂下。

孝子候于丧堂。

点鼓，鼓止。鸣金，金止。奏乐，乐止。鸣炮，炮止。

主祭者就位。

执事者代主祭者成白，着孝衣。

主祭者整冠，圆领，束带，拾袖，扬尘。

主祭者在新故某考某公某某老大人（某妣某母某某老太君）之灵位前恭行兴伏四大礼。

跪：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主祭者歌某某诗之首章以报亲恩。^①

如果是婿祭岳父或岳母则称岳考或岳妣，执事者便代其歌《灵右》诗之首章。

诗曰：“灵右堂堂，鼓钟锵锵。我思岳父（母），曷为其亡。”

歌毕，执事者代孝子歌《蒙赐》诗章以谢主祭。

《蒙赐》诗曰：“蒙赐猪羊，感谢风光。家君（慈）受享，锡寿无疆。蒙赐车乘，感谢高情。家君（慈）受享，锡禄来成。蒙赐香花，感谢物华。家君（慈）受享，锡禄无涯。蒙赐嘉肴，感谢风高。家君（慈）受享，锡兹紫袍。蒙赐香茗，感谢实深。家君（慈）受享，福禄来临。蒙赐时馐，感谢悠悠。家君（慈）受

① 如是外甥祭舅父、舅母，称作舅考舅妣，歌《南山》诗：

第一章：“南山有台，北山有莱。未见舅父（母），我心悲哀。”

第二章：“南山有杞，北山有藜。未见舅父（母），我心伤悲。”

第三章：“南山有松，北山有桐。舅父（母）逝矣，外甥何从？”

如是内侄祭姑父姑母，则称姑考姑妣，歌《素车》诗：

第一章：“吁嗟怆兮，云天漫迷。哀哉姑父（母），心如泥兮。”

第二章：“吁嗟凄兮，月落鸟啼。哀哉姑父（母），心如结兮。”

第三章：“吁嗟悲兮，时运不济。不矜小子，肝肠痛兮。”

如是姻侄祭姻长则称姻考姻妣，歌《鼓钟》诗：

第一章：“乐奏鼓钟，厥声蓬蓬。不见姻考（妣），维想音容。”

第二章：“乐奏鼓钟，厥声隆隆。不见姻考（妣），荫失乔松。”

第三章：“乐奏鼓钟，享祀尊崇。聊具素饌，以表衷衷。”

祭奠者与被奠者若系一般关系，则歌《頍弁》诗：

第一章：“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芻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悦怿。”

第二章：“有頍者弁，实维何期。尔酒既旨，尔肴既时。岂伊异人，兄弟具来。芻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第三章：“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享，锡兹祉麻。蒙赐香帛，感谢盛德。家君（慈）受享，福禄来恪。蒙赐香烛，感谢亲朋。家君（慈）受享，介以景福。蒙赐酒浆，感谢非常。家君（慈）受享，锡尔祯祥。蒙赐花圈，感谢周全。家君（慈）受享，福寿延年。蒙赐輓歌，感谢嘉禾。家君（慈）受享，隆福孔多。蒙赐輓诗，感谢盛仪。家君（慈）受享，福履绥之。蒙赐輓联，感谢高贤。家君（慈）受享，福禄绵绵。蒙赐哀文，感谢恩情。家君（慈）受享，福禄临门。蒙赐香灯，感谢贤能。家君（慈）受享，子孙承承。^①

歌毕，主祭者三叩首，礼毕，序立。

执事者代主祭者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到香案前初请香，司香者授香；到帛案前初请帛，司帛者捧帛；到酒樽所酌酒，升阶，引沾。

引沾念：“维西逝某某上上寿新故某考（妣）某公（母）某某老大人（老太君）之灵前行初献礼。”

内沾念：“初献香，初献帛，初进爵，初献饌，初奉食。献毕，叩首三次。礼毕，序立。初献已毕，转行亚献。”

面出，履闕，降阶，复位，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主祭者歌某某诗之次章以报亲恩。

如是婿祭岳父或岳母，执事者便代其歌《灵右》诗之次章。诗曰：“灵右堂堂，吹笙鼓簧。我思岳父（母），德音不忘。”歌毕，执事者代孝子歌《蒙赐》诗章以谢主祭。

歌毕，主祭者六叩首。礼毕，序立。

执事者代主祭者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到香案前亚请香，司香者授香；到帛案前亚请帛，司帛者捧帛；到酒樽所酌

^① 歌《蒙赐》诗，须根据主祭者来的物品决定，来什么歌什么，分三次歌完就可，不必把全诗全部歌完。

酒，升阶，引诹。

引诹念：“维西逝某某上上寿新故某考（妣）某公（母）某某老大人（老太君）之灵前行亚献礼。”

内诹念：“亚献香，亚献帛，亚进爵，亚献饌，亚奉食。献毕，叩首六次。礼毕，序立。亚献已毕，转行三献。”

面出，履闕，降阶，复位，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主祭者歌某某诗之三章以报亲恩。

如是婿祭岳父或岳母，执事者便代其歌《灵右》诗之三章。

诗曰：“灵右堂堂，礼仪方将。我备清酒，以助蒸尝。”

歌毕，执事者代孝子歌《蒙赐》诗章以谢主祭。

歌毕，主祭者九叩首。礼毕，序立。

执事者代主祭者到盥洗所盥洗，酌水，净巾；到香案前三请香，司香者授香；到帛案前三请帛，司帛者授帛；到酒樽所酌酒，升阶，引诹。

引诹念：“维西逝某某上上寿新故某考（妣）某公（母）某某老大人（老太君）之灵前行三献礼。”

内诹念：“三献香，三献帛，三进爵，三献饌，三进食。献毕，叩首九次。礼毕，序立。三献已毕，转入读祝。”

面出，履闕，降阶，复位，仍行兴伏四大礼：伏、兴……俯伏。

执事者代主祭者读祝。

读毕，主祭九叩首。礼毕，序立。

执事者代孝子出帟叩谢主祭（三叩首）。礼毕，序立，复位。

司文者捧文，司帛者捧帛，司肴者捧肴，到灵前化纸钱。

主祭者入帟。祭奠已毕，百事大吉。

执事者休息。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9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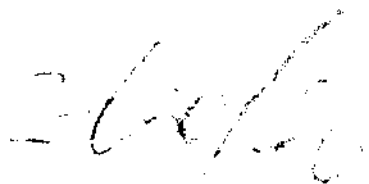
创刊四十五周年纪念
出版百期纪念

近代史资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99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著.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2

ISBN 7-5004-2606-2

I. 近… II. 近… III. 近代史-史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50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29 千字 印数 1 - 1500 册

定价: 19.00 元